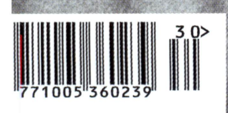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

2023.7.24
2023年第30期，总第1248期
www.lifeweek.com.cn

米兰·昆德拉与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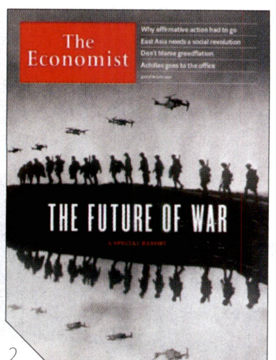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卫报周刊》2023.7.14

变热的海水

今年 4 月，北大西洋开始出现极端天气，平均气温达到 185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气候学家估算，像这样的高温发生的概率是 25.6 万分之一。科学家表示，北大西洋异常是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而海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吸热器，吸收了近 90% 的温室气体，从而导致海水温度升高，这会直接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同时，海洋中过多的热量会带来比平常更猛烈的风暴、更多的降雨和更热的海浪。







1 《科学新闻》2023.7.1

男孩的抑郁情绪

一项针对美国青少年的调查显示，女孩持续悲伤和绝望的比率很高，但这样的调查忽视了男孩表达抑郁的方式，低估了男孩的抑郁情绪。研究者认为，两性表达抑郁的方式不同，男性更易将情绪外化，例如发脾气，或产生危险、冲动甚至暴力的行为。根据 2021 年的一项数据，每 10 万名 15 ～ 24 岁的男孩中约有 24 人死于自杀，比同龄女孩高出 4 倍。另外，抑郁症患者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是非抑郁症患者的 3 倍。

2 《经济学人》2023.7.8

俄乌的三大教训

《经济学人》认为，俄乌冲突是 1945 年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为人们提供了三大教训：第一，人工智能使战场变得透明，卫星、传感器等设备让战场上的一切被精准定位和识别。有美国将军预测，十多年后，1/3 的武装部队将由机器人组成。第二，不管人工智能如何被使用，战争仍会涉及数十万人、数百万台机器和巨量弹药。第三，一场大战的边界是宽广而模糊的，平民仍将作为受害者被卷入战争。

3 《巴伦周刊》2023.7.10

沃尔玛拥抱高科技

新冠疫情让零售业更加热烈地拥抱科技。过去三年里，仅沃尔玛一家公司的全球电子商务业务就增长了一倍。自 2020 财年以来，沃尔玛在美国的电子商务业务增长了 122%，销售额达到 534 亿美元，接近该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额的 13%。此外，沃尔玛今年裁掉了 3000 多名配送员，改用无人机配送，并训练机器人拣选产品。到 2026 财年，沃尔玛计划通过人工智能完成约 55% 的订单，从而将公司处理每种产品的平均花费减少 20%。

4 《自然》2023.7.13

塑料污染

人类造成的塑料污染是水系统中一个新出现的威胁。研究人员对集中于北半球的 23 个国家的 38 个湖泊和水库取样，在所有的取样点都发现了塑料污染。其中，在人口密集的人类定居处、表面积大的湖泊和水库，塑料污染的浓度最大，就连最偏远的岛屿，也发现了无处不在的塑料。尤其是在深海珊瑚礁中，塑料在所发现碎片物中的占例高达 88%。科学家认为，渔船所丢弃的渔网和渔线是其主要的塑料来源。

30 封面故事

米兰·昆德拉
与我们





成都迎大运

2023年第30期，总第1248期，2023年7月24日出版。


绘画：老牛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天猫旗舰店
微信书店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荻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 + 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7427853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0451）8838290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05515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0791）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022）87080096
河　北：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311）83035788
新　疆：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82055352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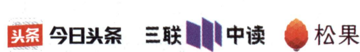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中读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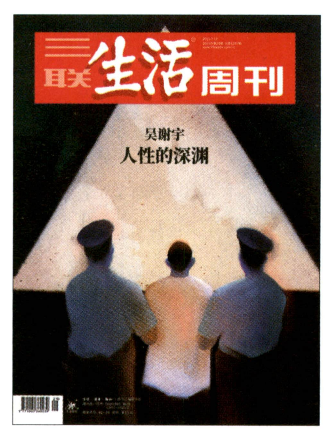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2023年第29期，总第1247期

吴谢宇：人性的深渊

探讨这个案件的全貌绝对是有意义的，投射出当下亲子关系和教育体系很多典型的特征。我们应该如何爱人、如何被爱？如何认识自己是谁、自己的人生是为了什么？在家庭中的角色、在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这样一个惨痛的事件中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某些瞬间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读者 @ 雷克雅未克）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丑玉米”引发的争论

6月底，父母在自留地种的一小片黏玉米熟了。地头上自卖也可以，可是二老要顶着今年出奇热的大太阳，实在受罪，再就是村庄里几乎家家都有自种，玉米卖得很便宜，便宜到两位老同志对自己的劳动价值产生怀疑。不忍看他们辛苦，更想让他们体会一点自己劳动的“获得感”，我决定帮他们卖一卖玉米。

我手机里有两个小区团购群，最近看大家团购玉米挺踊跃，跟群主沟通后，我也在群里发了自家玉米的信息，10块钱比之前的团购多给一根。参加团购的大多是家中管采买的当家人，对价格敏感，一根玉米的优惠着实吸引了不少人。于是，周末回城，我的车子上装了几十袋玉米。

连日高温，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玉米的新鲜，我和二老4点早起下地掰玉米，然后又是分装又是贴名字，尽管早晨还算清凉，忙乎完也是一头的汗水了。我不敢停歇，赶在中午前把玉米送到了订货的两个小区。

本想午饭过后补一觉，没承想一下午我还是没闲着。先是有两个人说拿回去的玉米剥开发现有点老，说不是新鲜的，要退货。我赶紧解释是今年天气太过干旱，玉米皮显得黄，但的确是当天起早掰的。当即也表示不愿意吃可以退货，没问题。群里围观的其他人大热天都猫在家里，马上有上传图片的，是已经下锅煮熟的玉米，现身说法表示这玉米看着是有点“老相”，但吃起来并不是那种秋天的“老玉米”。

一会儿的工夫，你一言我一语参加讨论的人越来越多。我分辨了一下，大概分成两派：一派对玉米的品相提出批评，包括有虫、不够嫩。另一派辩驳说农业产品尤其是小户种植的不可能那么品貌统一，老点放高压锅煮就好多了，“有咬头”；有虫说明没有农药，把头上那一点切去就好。还好，一共只有三份退货，后来还有两个喜欢非规模化种植的群友私信我，说他们再要一份玉米，今后有应季的蔬菜也可以带给他们一些。

现在精品超市里的瓜果蔬菜品相看起来完美无缺，与之对应的一般是规模化种植，背后都有大的投资，而中国地域广阔，像我家二老这般的小种植户实际应该不少。从团购群里的客户反馈来看，从品种选择到对接销售端，个体种植与规模化种植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当然，那些崇尚自然不忌讳虫眼的群友，一定程度上对小规模种植给予肯定。后续经过了解，我发现那是一些参与过农村劳动，或是近距离观察过农业生产的人，他们知晓一些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对“丑菜”也能生出一些关怀，理解农产品不可能都长成快餐汉堡的标准模样。

（读者 河虾）

本期截稿时间：7月17日19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在这里
陪你读懂
生活
LIFEWEEK
公众号
三联生活周刊
发消息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10709篇原创内容 406位朋友关注
视频号：三联生活周刊
消息
视频号
服务
给孩子花钱，我们太不理智了
危险的赶海，原来是传销团建
46位朋友读过
保洁阿姨，大隐隐于办公室
17位朋友读过
扫一扫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





英国 | **金毛聚会**

7月13日，来自十多个国家的466只金毛寻回犬聚会在苏格兰高地托米奇附近的古萨斯坎庄园，主人们以这种方式热烈庆祝这种金毛培育成功155周年。



瑞士 | **大地艺术**

（右图）7月13日，艺术家在维拉尔山上创作了名为“太阳和月亮有约”（The sun has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moon）的巨型大地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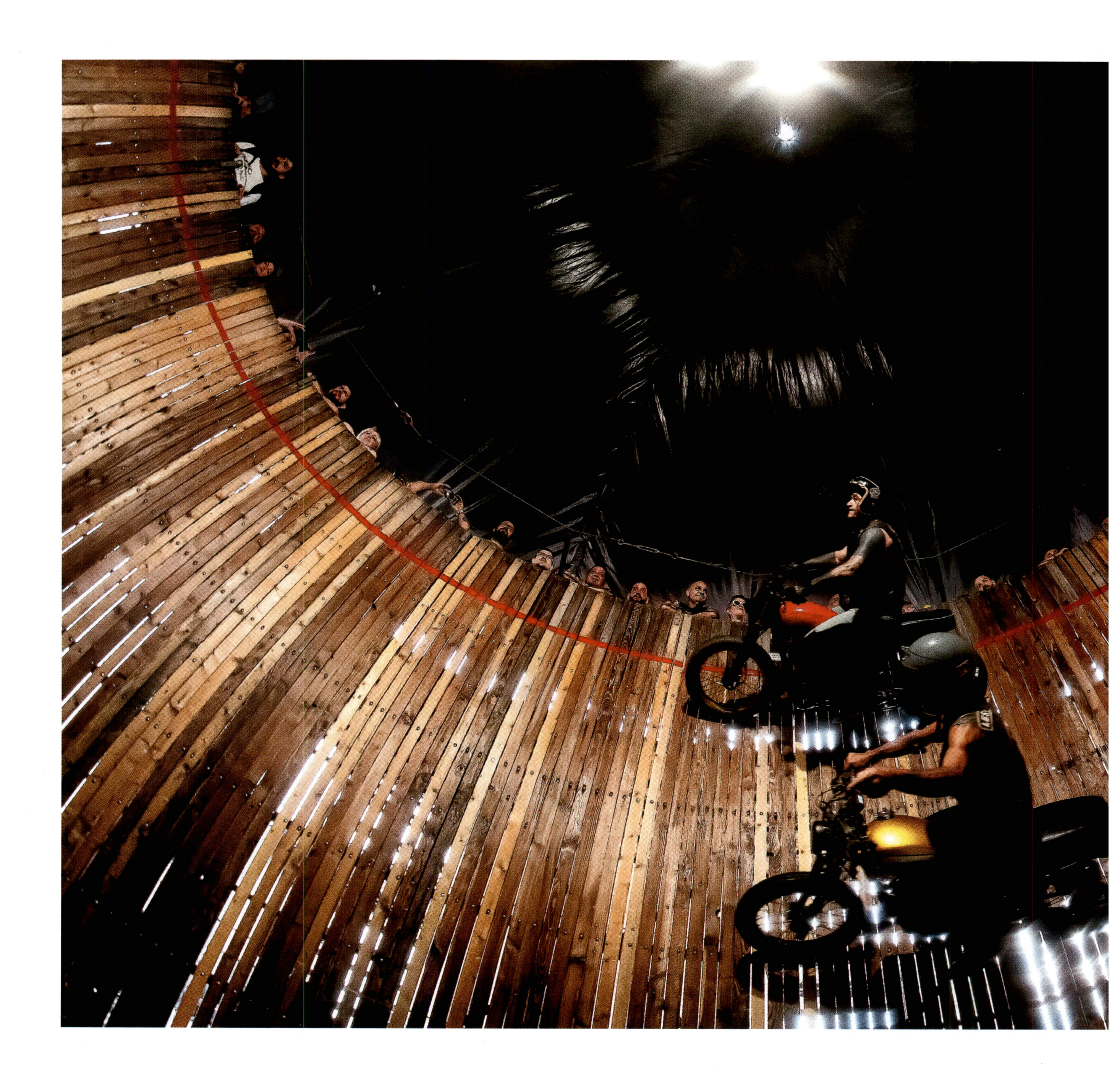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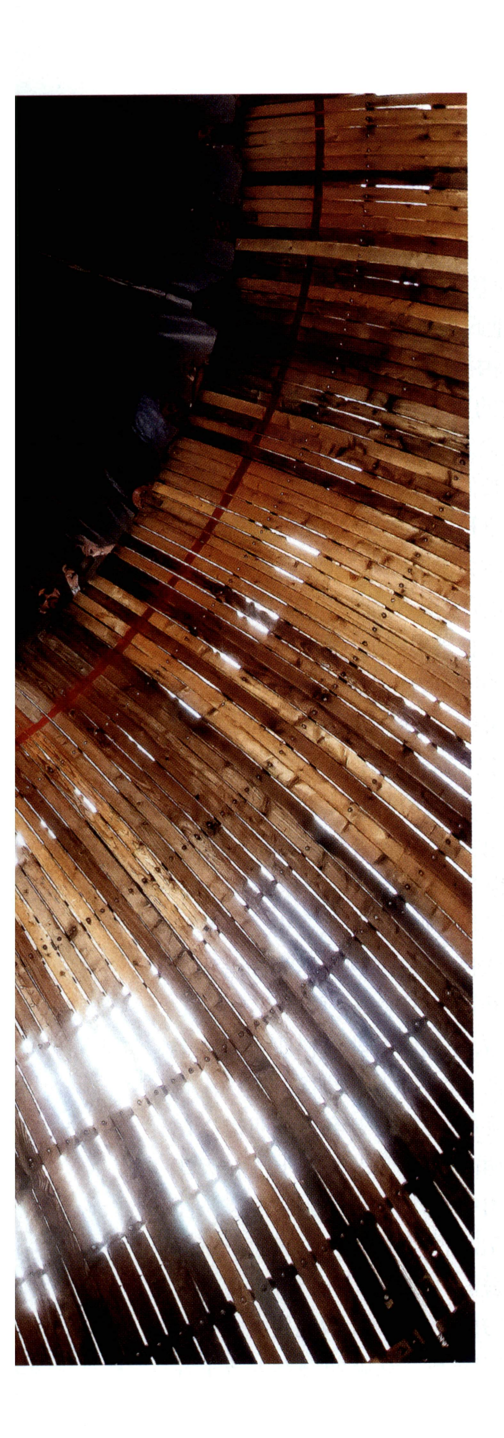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 | **考古**

（左页上图）7月16日，考古学家在巴沙地带发现一具罗马时代的石棺。

希腊 | **高温**

（左页下图）7月14日，随着热浪不断侵袭希腊，雅典卫城宣布暂停开放5个小时。当天，气象部门预计雅典的最高气温达到41摄氏度。高温已经成为今夏世界范围内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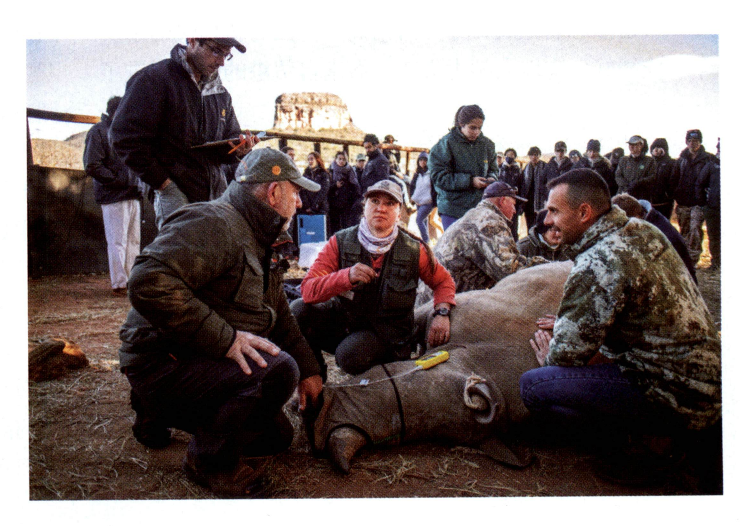


西班牙 | **摩托车表演**

（左图）7 月 14 日，西班牙举行“Motorbeach”节日庆祝活动，图为摩托车手在表演名为“吉卜赛死亡之墙”（Wall of Death Gipsy）的节目。

南非 | **救助白犀牛**

（下图）7 月 12 日，在波洛夸内附近的一个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兽医和助手给白犀牛幼崽注射药剂并对其进行监测。这头幼崽曾被狮子袭击，右后腿肌腱受损，兽医为它制作了假肢，让它尽可能恢复行走。



高考洼地会被填平吗?

文 · 邢海洋

7月，各地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开始了，至于录取分数线，还要等录取工作结束后才会公布。今年黑龙江是“黑马”，一本分数线文史430分、理工408分，查了那里顶尖的大学哈工大去年的分数线，果然比外省低了几十分。有如此顶级的学校，会否吸引家长们去定居呢?

我查的是哈工大收分最高的本硕博连读工科试验班的成绩，在天津招生，平均分693分，而黑龙江本地，平均分633分。本硕博连读，真可谓一考定终身了，两省之间，60分的差距，真是让人惊讶。有趣的是，天津居然是国内以高考移民著称的城市，却成了最卷的地方。

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高考满分都是750分，以仅仅答对一半多一点题目的水平上一本，答对四成题目的成绩上二本，不知这是不是高考命题的失败之处。但似乎又不是，和黑龙江省用同样一套卷子，河南、山西、江西、安徽等省，一、二本的分数线则要高得多，理科一本514分，二本409分，都比黑龙江多出100多分。全中国高考河南最卷自不待言，江西本科二本分数线比黑龙江一本分数线高37分，安徽二本分数线比黑龙江一本分数线高19分，山西二本分数线比黑龙江一本分数线高11分。以当地的二本成绩，在黑龙江就能轻松上一本，还不是仅仅卡着调档线，选择很多。

高考移民是顽疾，对于被抢占了教育资源，本地人是深恶痛绝的。今年海南高考，因为新移民的子女成绩好，本地人颇为失望。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引进了大批外地人才，外地的基础教育水平高，对本地考生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当地政府也在严查。但合理的移居，在移居地接受完整的高中教育，而非高考年突然异地空降，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在北京生活，经常会发现有孩子转学去天津了，北京落户和高考无望，家长们干脆通过海河英才项目买房落户天津。天津有着北京和上海之外全国最丰富的高教资源，北方的家长们为教育去天津是最好的选择了。也因如此，天津曾在高考前严查，对那些只买房却没有到天津工作、缴纳社保的家长予以清退。在教育资源和城市整体发展的博弈中，城市的管理者与家长们耗费心力，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可惜，以笔者的观察，很多家长都没有成为赢家——他们在天津买了房，孩子入了学，却发现作为一个直辖市，天津本来人口不多，被河北、山东、河南等高考大省包围着，高考移民涌入后考分水涨船高，这里的独木桥也变得狭窄了。

黑龙江似乎代表着另一种选择。东三省，尤其是黑龙江的教育资源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作为国营经济的主要力量，东三省曾贡献了国家最主要的重工资源，也因此配置了诸如哈工大等优质的教育科研实体。至今，黑龙江有39所大学，虽然数量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排在前列，但人均却是颇高的，每一万名考生拥有2.13所本科院校。这一比例虽然远不及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直辖市，但在各省区中却排在前列。相对而言，江西每一万名考生拥有0.78所本科院校，安徽每一万名考生拥有0.77所本科院校，河南则每一万名考生仅仅拥有0.46所本科院校。并且，黑龙江的院校中，多数是以省内招生为主的省属院校，这就使得本地考生容易上线，选择也多。作为对比的是，高考大省河南“985”大学数目为零，“211”大学也没有太多，“双一流”大学只有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

如今，黑龙江因为资源枯竭、老工业基地缺乏竞争力，人口纷纷南下，出生率也日渐走低。房价降下来了，鹤岗两万元一套的房子已经吸引了买房人。面对如此大片的高考洼地，有着强烈望子成龙情结的国人们，或许已经开始盘算，为孩子的教育“孟母三迁”。



栏目插图 · 范薇

Threads 与 Twitter 对决

吃瓜群众没等来扎克伯格与马斯克的笼中对决，却看到了“推特杀手”Threads 上线短短 5 天用户数突破 1 亿人，脸书母公司 Meta 市值升破 8000 亿美元。马斯克威胁将控告脸书抄袭，广告商则欢欣鼓舞等待竞品的出现。在硅谷的历史上，大型科技公司经常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扩展，可诸如 Google+，仅靠规模并不能确保用户黏性。

CPI 跌了

6 月 CPI 由上月涨 0.2% 转为持平，环比则下降 0.2%。上半年，CPI 平均比上年同期上涨 0.7%。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3%，涨幅扩大。非食品价格则由持平转为下降 0.6%。非食品中，服务价格上涨 0.7%，回落 0.2 个百分点。PPI 同比下降 5.4%，降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8%。如果再算上房价，经济似已陷入通缩。

演唱会经济

暑期档，五月天、周杰伦、薛之谦、任贤齐、林俊杰等 22 位明星开唱，票价上涨幅度在 10% ～ 15%，门票最高售价达 2580 元，演唱会经济如火如荼。周杰伦 2023 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站，为期 4 天共吸引 15.4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9.76 亿元，是端午假期旅游收入的 3 倍。观看一场演唱会，费用在 1000 ～ 2000 元，即使月薪过万，也得攒钱。



汽车出口与进口

受本土汽车厂商在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先优势推动，继2021年全年出口超200万辆、2022年全年出口超300万辆之后，今年上半年汽车出口214万辆，同比增长75.7%。同时，在1～5月高端市场需求较好的情况下，乘用车进口量只有28万辆，同比暴跌28%。外资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遭到中国竞争对手的蚕食。



吃不起巧克力？

上半年可可价格大涨三分之一，处于1985年以来的最高位。强劲的需求、产量短缺以及全球最大种植区西非的糟糕天气，都是可可价格飙涨的原因。国际可可组织称，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科特迪瓦的产品质量不佳，可可豆偏小，今年的收成平均为每100克产品消耗可可豆约120颗，而出口商的偏好是每100克产品耗用80到100颗可可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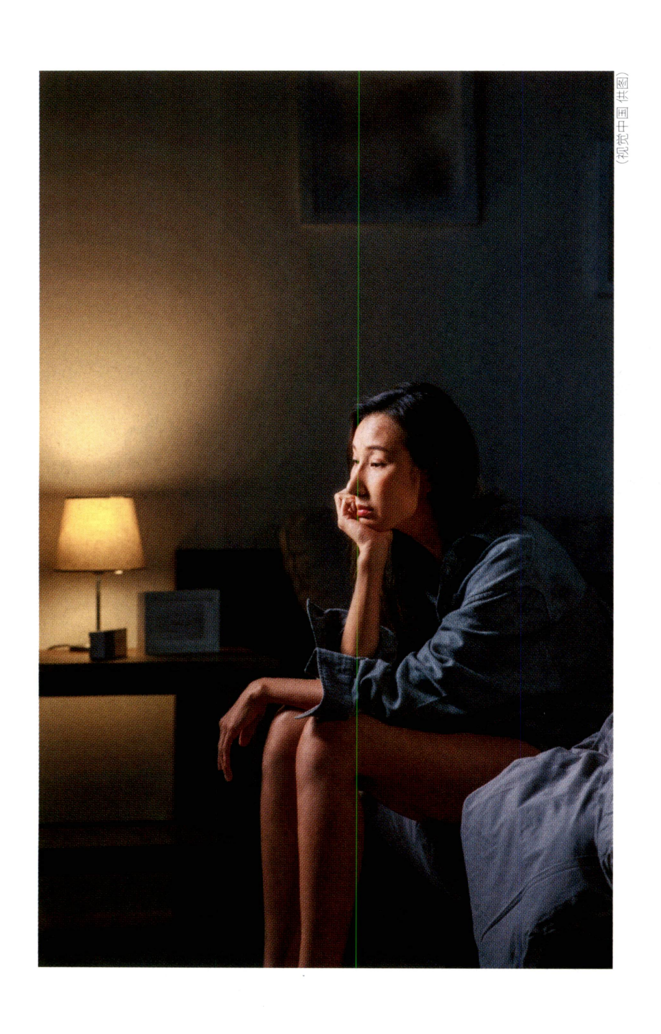


“报复性”加盟

8个月，库迪咖啡从0到4000家店；柠檬茶品牌柠季9天签约了62家；第一季度喜姐炸串开店700多家。进入2023年，餐饮加盟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浩大声势。工商信息显示，截至2023年6月27日，全国餐饮相关企业的新注册量已经高达202.2万家，相当于2019年全年新注册量的84%。就业艰难，人们闯入门槛低、投入小的加盟店。

好莱坞大片

卢卡斯影业电影《夺宝奇兵5：命运转盘》海内外同步上映，首日仅拿到6.7%的排片，票房584.7万元。暑期档中，有《变形金刚7》《蜘蛛侠：纵横宇宙》《疯狂元素城》《闪电侠》《夺宝奇兵5》五部好莱坞大片上映，但票房均不理想，如《变形金刚》系列曾三次拿下中国年冠，上映29天票房仅6.34亿元。


（视觉中国供图）

生物钟与抑郁风险

医学界早就注意到睡眠时间对人的情绪的影响，但此前并不能量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的新论文表明，入睡时间每提前1小时，患重度抑郁症的风险平均降低23%。换句话说，如果一个通常在凌晨1点上床睡觉的人改在0点睡觉，且睡眠时间相同，可以减少23%的抑郁风险；如果改为晚上11点睡觉，就能减少40%的抑郁风险。这个研究结果是通过分析84万个人类基因样本得来的，研究者将样本分为生物钟偏好早起型和偏好晚起型。相比流行病学研究，这种基因研究提供的证据更具有因果解释力。第一作者还建议，“让白天保持明亮、夜晚保持黑暗”有助于提前入眠。

好消息



维生素D与癌症死亡率

维生素D缺乏在癌症患者中是一个普遍问题。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近期论文表明，每天补充维生素D可以使癌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12%，70岁以上的人获益最大。研究者还指出，维生素D3在预防癌症死亡方面潜力尤其大，而且低剂量定期摄入的风险和成本很低。



终结艾滋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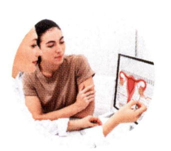
世界卫生组织近期表示，在2030年之前“终结艾滋病”的目标仍有希望达成，但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持续投入。自2010年至今，在非洲东部和南部国家，艾滋病新增感染率已降低59%。2022年，全球3900万感染者中有2980万人正在接受抗逆转录治疗。

坏消息



不超重的肥胖者

特拉维夫大学的公共卫生学者通过研究3000名以色列人的身体数据发现，38.5%的女性和26.5%的男性体重处于正常范围，但因为脂肪含量过高，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大。研究者认为，临床医生应该更多地根据体脂百分比进行营养或生活方式的指导。



子宫内膜异位的诊断困境

子宫内膜异位是妇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影响全球10%的女性，治疗不及时可能导致不孕。英国阿斯顿大学的研究者通过梳理过去20年的定性研究发现，对月经的耻辱感、社会对经期疼痛的无视以及相关医疗培训的缺乏共同导致这一疾病很难被诊断，并且缺少必要的干预。

李白是一位雄伟的浪漫天才。他有丰富的想象、激昂的情感、巍峨华瞻的思想和文字；他藐视世习俗套，不事世务，时常神往遐远的幻想！总之，他体会浪漫精神，透辟无比。你欢喜或不欢喜他，全看你个人的气质如何。我是倾向于现实的，所以我也就较爱杜甫的为人和诗，可是要否认浪漫主义的功用，尤其是在目今，那简直是连愚笨都不及。

——吴经熊，《唐诗四季》

庄子的梦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梦，一个并非由痕迹组成的梦。因此，灵魂学、心理学都无法走进他的梦。梦的主题既不是我，也不是它。世界本身在做梦。世界就是一个梦。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不在场：东亚文化与哲学》

时尚作为一门艺术，不仅要追求审美，更要质疑审美。既如此，丑便无可厚非。

——英国心理学家卡罗琳·梅尔，《时尚心理学》

如果很有钱，很容易就能隐藏我们的财富。如果很穷，就不那么容易隐藏我们的贫穷。藏起来一千个基尼，没有把外套上的破洞藏起来那么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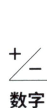
——英国作家查尔斯·卡莱布·科尔顿，《拉康》



（插图 山羊胡）

一部佳作打动我们的地方，在于其察觉和描述的质地，及其启发心智的力量和雄辩的说服力。我们能感受到作品切入主题的角度、着重点的分布、隐含的排列或对比，以及作品如何构建一个世界、叙述一段经历或刻画一个人物并赋予其厚度和灵性。所有这一切传达给我们的是：深度理解是存在的。

——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大学，有什么用？》



数字

200 份

麦当劳开始在印度尼西亚提供婚礼套餐服务，收费230欧元，提供包含200份餐食的套餐。

37 秒

人体的耐热力通常不如耐寒力。202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夜间室外温度超过10摄氏度时，每升高1摄氏度，人们每晚的平均睡眠时间就会减少37秒。

41 万

韩国将从“高考”中取消高难度超纲题，以遏制课外补课。根据韩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22年，韩国78.3%的中小学生参加私立教育补习班，平均每个学生每月的补课费达4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260元）。

扫雷式尝新

文 · 一朵云里　图 · 谢驭飞



我常去的咖啡馆最近推出了京城限定新品——豆汁儿拿铁，现萃滚烫的黑咖啡浓缩液，一股脑浇在冒着鲜酸热气的浓稠豆汁儿里，就像高中化学实验课里的氨气喷泉实验，黑白色泽瞬间混合交融，无法描述的苦酸气息迸裂而出，视觉嗅觉冲击都达到顶峰。足够爆裂新颖的"跨界组合"，搭配尝新期间附赠的两枚焦圈，让喜欢喝豆汁儿和喜欢喝拿铁的人都在心里疯狂长草。作为尝新一族的我自然也逃不掉诱惑，顶着 40 摄氏度的伏天烈日，品尝了这款踩雷率高达 50% 以上的新品——结果竟出乎意料的好喝，扫雷式尝新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尝新的驱动力来自人类最原始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好奇一时冲动为新品买单。熟练运用"尝新本能"的莫过于乐事薯片，为了保证新口味足够"新"，乐事每年都会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乐味一番"（Do Us A Flavor）比赛。选手可以向乐事提供一种独一无二的新味道，如果被选中不仅能获得价值不菲的奖金，这种"新口味"还将会被制作成薯片，投入对应地域市场。也许闲逛超市的你本无意购买，但看着货架上整齐陈列着周黑鸭辣卤鸭脖味、大白兔香浓奶糖味、五芳斋咸蛋黄肉粽味和老北京京酱烤鸭味的新奇口味薯片，在强烈的"这玩意到底什么味道"的好奇心驱使下，要"全身而退"是不容易的。

尝新之所以被称为"扫雷"，是因为品尝新品是一种前置型预消费，就像去电影院看电影，尽管大部分高光时刻都浓缩在三分钟的预告片里，但买票时你仍不知道未来两个小时是不是要交代在一部烂片里。有的咖啡商家，平均 3.5 天就推出一款新品。在新品真正吃进嘴里前，仅凭宣传图片、色彩包装与滋味记忆疯狂叠加，你永远无法想象真实的体验如何。

所以一部分忠实于经典的人们对"尝新"依旧保持着谨慎观望，甚至嗤之以鼻。无论简单地给煎饼果子里加火腿肠和生菜，还是在麻辣火锅里冒烤鸭的极限魔改，踩雷风险都令经典派们望而却步——与其承担风险尝试，不如墨守成规。就像《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当查理与小伙伴们满怀期待地见到巨型巧克力瀑布那一刻，恨不得跳进黑乎乎的热巧河里游泳，但真让大家啃一口沾满可可的绿草皮和蘑菇拐棒糖，所有人都面面相觑、犹豫不决。

尽管尝新充满挑战，也随时可能"踩雷"，但正如马克·布伯所言："永远做新的事，就永远不会老！"《活好 2》中 105 岁的日野原老先生，为自己制订了一份百岁"尝新"计划：100 岁学习俳句，成功出版《百岁创作俳句集》；101 岁，乘坐直升机克服恐高症；102 岁，出版第一本童话绘本《最喜欢的奶奶》，实现童话作家梦想；103 岁，挑战骑马……每一次新的尝试，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宝贵的体验。

金句、银句和铁句

文 · 程旭　图 · 谢驭飞



读刷屏爆文时，编辑和平台都生怕我们淘不出金句，要么手动给加粗加黑加彩，要么被网友添了下划线，旁人的好词好句就这样跑到我的摘抄本里来了。那些没有被标记和涂抹的黑铁一般的句子，像步入金色大厅前的长长走廊，也似金盔银甲重装部队旁站立的布衣兵士，注定是寒酸的配角。

那些闪闪发光的句子魔力四射，蛊惑人心。我大学有个室友，仅仅听了几句《哈姆雷特》里波洛涅斯对儿子雷欧提斯出远门前的人生忠告，就找来整套莎翁全集啃得昼夜颠倒。我也曾为一句话背下整篇名人演讲稿，但背完就后悔了，佳篇盖不过佳句，佳句顶一万句。

教写刷屏爆文、指导写作变现的书也对金句有种执念，费劲巴拉地列公式、举模板、讲套路，"让你 30 秒写出一个金句"。这些书里说，金句是大浪淘出的真金，但照他们的法子 30 秒用乐高拼出来的句子积木，再怎么四六对仗，或押韵上口，或回环往复，或谐音拆字，比起那些熠熠生辉的原句，仍差十万八千里。诚然，"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可乾隆一辈子作诗 4 万多首，没有一句是值得背诵的。

背完《英语 900 句》和《增广贤文》后寻章摘句的模仿是孩童学语的自然法则，高阶的玩法是句法意识和结构化训练。史蒂芬·平克认为，句子成分分析虽然像"刺儿头老师"带来的单调沉闷的严酷考验，但有意识地在脑子里画句法树状图，将思维网编码成词语串，有助于避免写出引起歧义、艰涩难懂的文章。作家斯坦利·费什将结构性造句训练称为"《龙威小子》写作学习法"，电影的主人公要参加空手道比赛，教练却让他练习给车抛光打蜡和喷绘栅栏，小伙子没有刻意学什么，但又学会了所有东西。因此，"金句写作指南"应该是"金矿矿脉哪里找"或"如何打造金斧头"才对，至于"金句"，就等待自然生长，"妙手偶得之"。

作家安妮·狄勒德曾讲过，你喜欢句子，就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词领着另一个词，走向花园深处的小径。斯蒂芬·金则坚持认为段落而非句子才是写作的基本单位，意思在段落中连贯起来，词语有了更多的意义。单独写有头无尾的句子不会造就伟大的作家，语录体的作品只依附伟大后的作家。一次，记者向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索要一些人生忠告，阿特伍德说这要依人和情况而定，非要说一个的话，那就是"通常会扎伤你的仙人掌都是小的，不是大的"。记者问："这是人生的譬喻吗？"阿特伍德说："不是，我是说真的。刚才我在花园除草，那些小恶魔真是让人痛得要命。你要写的东西，不会充满了那种在厕所里读到的智慧小语吧？例如'脸上挂满笑容，就会更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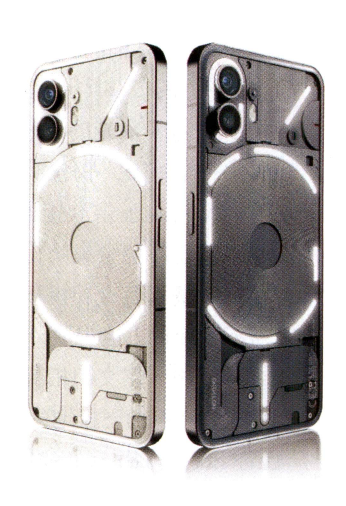
你知道什么是写金句的诀窍吗？那就是永远只写人们能记住的句子。这是我套用"金句宝典"写的废话。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夏日气息

APM Monaco ÉTÉ 系列密镶螺旋可调节项链的总长度可通过滑动锁扣调节，椭圆形吊坠的上半圈由纯银手工打造，微镶白色合成立方氧化锆，搭配下半圈的金色扭索螺旋结构，模拟阳光洒在沙滩上的景色。



多重材质结合

帝舵领潜型 FXD 计时腕表的钛金属双向旋转外圈，采用亚光黑色碳复合材质字圈及 60 分钟逆向刻度字圈，涂有 X1 级瑞士 Super-LumiNova® 夜光涂层，MT5813 型机芯配以一体成型镂空钨金属自动陀，日均误差在 -2 至 +4 秒之间。



透明机身

Nothing Phone 2 6.55 英寸的 FHD+ AMOLED 屏幕新增双 LED 闪光灯，机身采用铝质框架，其透明的外观设计和发光性能颇有赛博朋克风格，配套的 USB Type-C 数据线也采用全新的透明设计。



睡眠耳机

Sleep Headphones 的传感器和 AI 算法能够监测睡眠状况，调整音乐类型；当使用者进入深度睡眠阶段时，它会自动调整音量的大小。5.4 毫米超薄 3D 设计采用柔软透气的材料，音频驱动单元可提供清晰逼真的白噪声。

像素造型

Pixel Rider 的外形让人联想到 8-Bit 时代，鞋身由 XL Extralight® 发泡材质一体成型，像是上世纪 90 年代游戏中的鞋履走进了现实，不光造型充满噱头，还有不错的增高效果。





钥匙链数据线

Zeus X-Go Ultra 可支持高达 10Gbps 的数据传输速度，铝合金外壳和尼龙编织线材坚固耐用，内置芯片可以智能识别设备并自动调整电流输出，保护设备免受过电流和过充电的损害。

经典城堡

LEGO 复制迪士尼的童话城堡，并可打开展示城堡内部的结构，该系列配备了 4 组童话中的公主和王子，并根据童话中的细节还原精致的装修和配件细节。





美丽愿景

Damali 在阿拉伯语中是“美丽愿景”的意思，Lily Gabriella Damili 项链的设计受阿拉伯图案样式的影响，玫瑰金和钻石构成不断重复的对称图案，中间点缀绿色橄榄石。



对称标志

柔滑橙色小牛皮制作的 Loewe Goya 单肩包，方正造型体现严谨的线条比例。放大版的对称 Anagram 标志用作磁扣，填充形成饱满的立体效果。

绸缎光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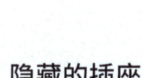
Venini Satin 花瓶源自玻璃吹制师的技术实验，穆拉诺玻璃表面呈现缎面般的晕彩效果，这是通过重叠透明色与乳白色穆拉诺玻璃获得的。





铝制推车

Fatboy Jolly 把手推车和无绳充电灯融为一体，上层托盘用于盛放饮料和小吃。圆形落地灯的灯管内装有充电电池和可调光按钮，为夏日夜晚提供充足光线。



隐藏的插座

Martinelli Luce Avro 吊灯采用陀螺形状的铝质灯罩，乳白色漫射器提供均匀光线。扩散器下方设有隐藏式的集成电源插座，让使用者摆脱墙面插座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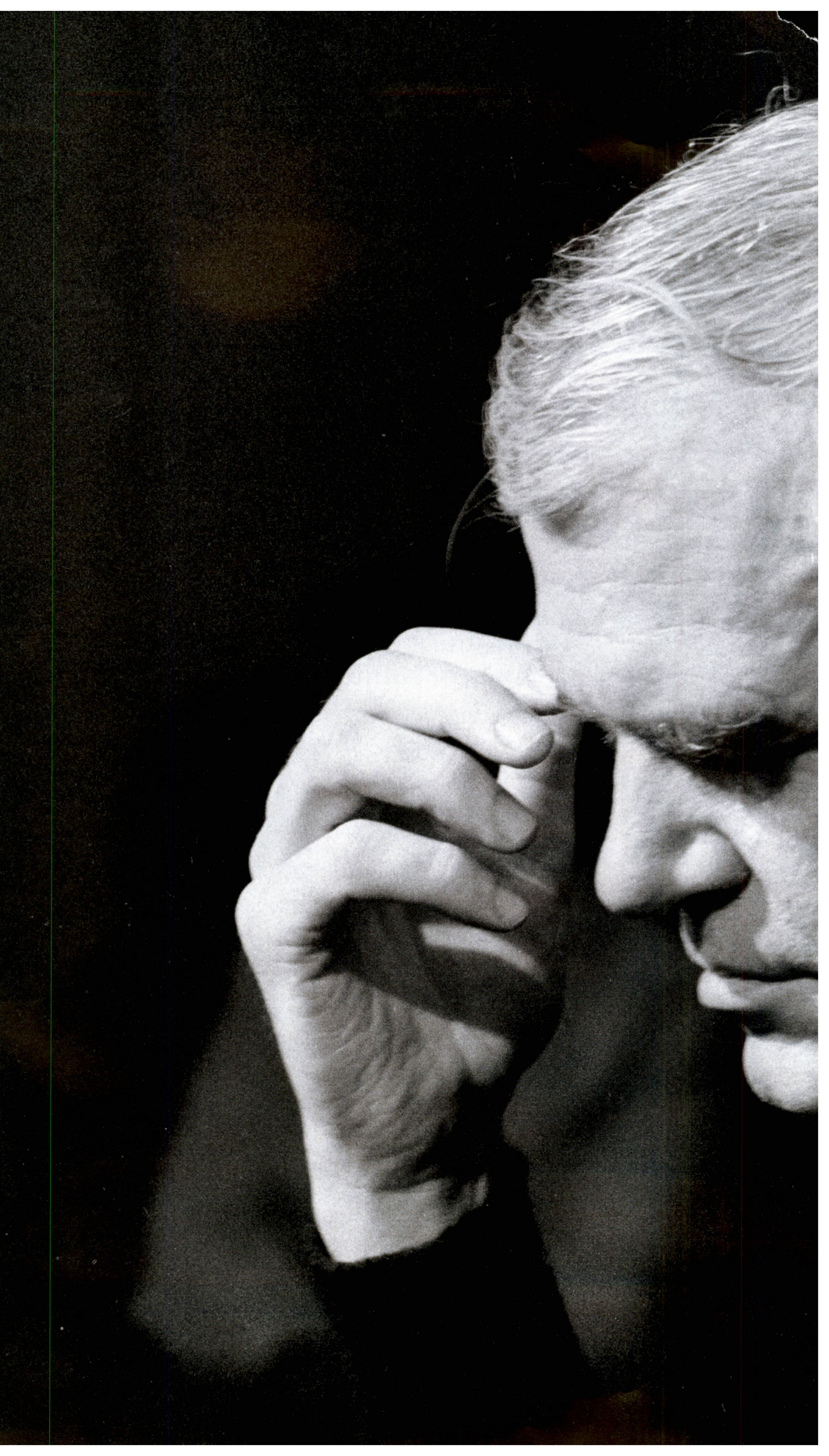
铸铝底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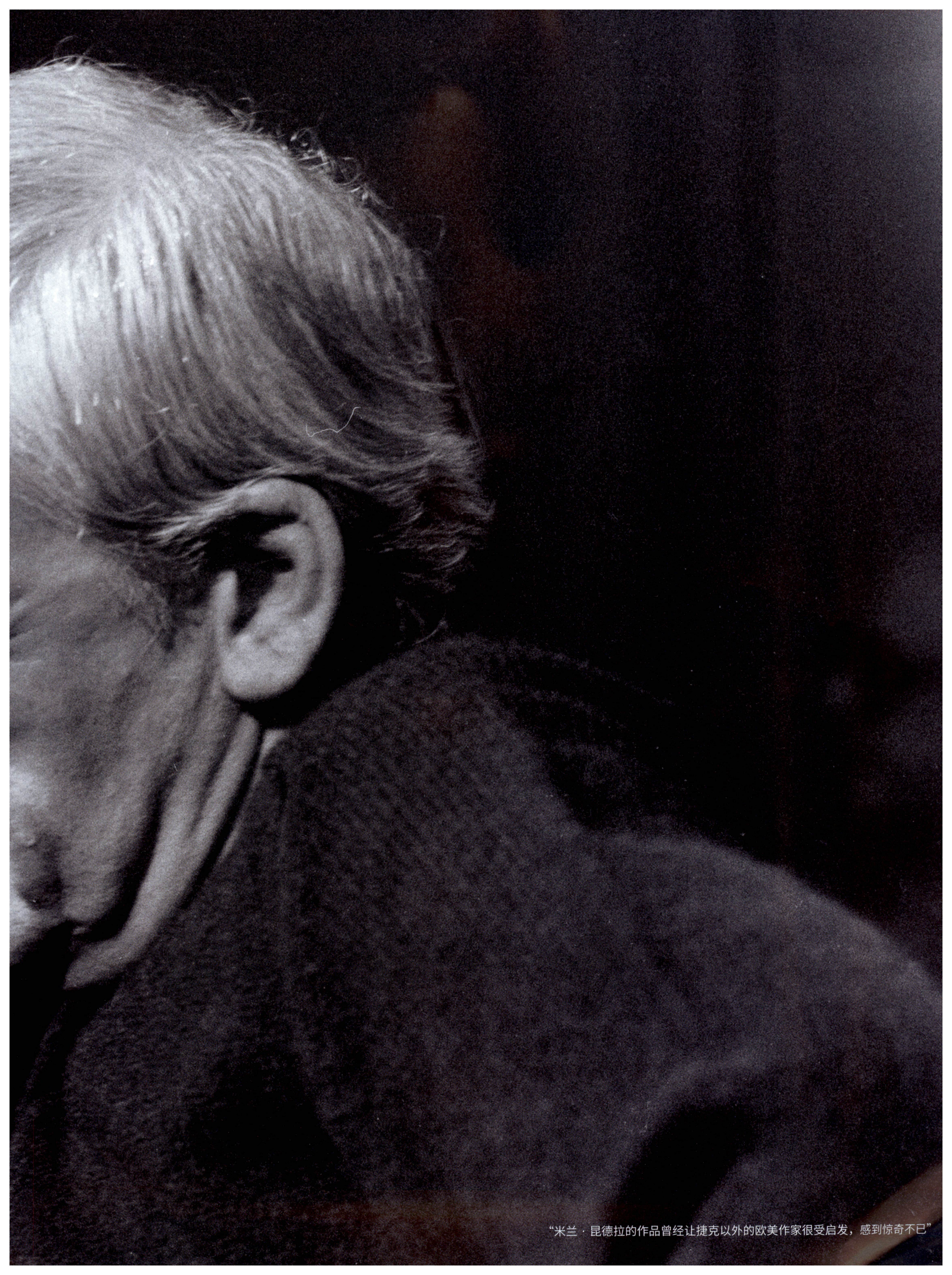
具有上世纪 70 年代特征的 Louis Poulsen Panthella 便携式无线灯，圆形钢质灯罩搭配喇叭形铸铝底座。新版台灯配备可调光的集成 LED 光源，电池续航达 5 小时。



米兰·昆德拉

与我们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曾经让捷克以外的欧美作家很受启发，感到惊奇不已”

主笔 · 薛巍

7 月 11 日，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巴黎去世，享年 94 岁。几十年来，他一直处于隐居状态，他最后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是在 1984 年。英国作家罗宾 · 阿申登问道："我们应该怎样记住他？记得他的反讽和玩笑，他对爱情嘲讽的剖析，他对刻奇的憎恶，还是他打破我们的幻想时的快乐？只要还有谎言，他的作品就会对我们有教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昆德拉深受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的喜爱。朱伟在《重读八十年代》中说："1986 年文学圈就开始传米兰 · 昆德拉之重要了。韩少功 1985 年开译，1986 年就迅速出版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7 年对于我们的影响，是那种对存在的思考方式。" 1987 年，景凯旋翻译了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后来又翻译了他的《玩笑》和《生活在别处》。那时很多人嘴上都挂着昆德拉书中的金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调情是一种暗示有进一步性接触可能的行为，但又不担保这种可能性一定能够兑现"。

西方国家的读者在刚接触昆德拉的作品时，也觉得它们很酷，因为其中包含对权力的滥用、乌托邦的诱惑、存在的本质的思考。卡尔维诺说："昆德拉的小说把情感小说与存在主义小说、哲学和反讽糅合起来，表明他是当代最狄德罗式的作家。"《泰晤士报》的讣闻说："昆德拉是捷克 20 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文化人物之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年轻的、智性上有时尚感的西欧人的心目中，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像 60 年代人心目中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种随身带着的饰品，要很招摇地去读它，最好是在巴黎的左岸。"

像拉什迪所说的那样，昆德拉给他的读者的想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存在是轻的，无法修正、没有第二稿，这让人难以承受，但也可以是解放性的"。美国作家乔纳森·罗森说："1980 年，我在上高中，昆德拉的《笑忘录》被从捷克语翻译成了英语，我仍记得那样一部融合了回忆、哲学和历史的小说的出版带来的兴奋，书中描写的放荡生活就像《傲慢与偏见》中描写的晚宴派对。在 80 年代读昆德拉，就像观看《广告狂人》，相信抽烟、喝酒、抓秘书的臀部是在大胆地肯定个人的自主性。"美国作家戴维 · 尤林说："昆德拉的作品模糊了政治和爱欲、头脑和身体之间的界限；每一本书都推翻了一套等级体系。其效果让人眩晕、振奋。他的基本主题或者说遗产是解放——形式、风格、性和政治方面的解放……在昆德拉对小说的构想中，一切皆有可能，因为没什么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可以自由玩耍，不仅是自由，而且是必须自由。"

昆德拉是一位著名钢琴家的儿子，他自己是一位爵士乐音乐人，后来转向文学和电影，在 60 年代被布拉格电影学院聘为教授，1972 年被电影学院解雇，1979 年夏天，捷克政府宣告取消昆德拉捷克公民的身份。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总结说："昆德拉是一个反复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跟他这种复杂、曲折的经历相比，许多美国作家的经历就像西红柿的成长一样平平无奇，所以昆德拉能够像加缪那样，轻松地把个人和政治意义融为一体。"

生活中的昆德拉也很爱开玩笑。1968 年 12 月，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乘飞机抵达布拉格，昆德拉负责接待他们，带他们去了一家桑拿店。随着热气的蒸腾，他们的身体太热了，两位客人问，可以去哪里把汗甩掉。昆德拉带他们去后门，可以从那里走到冰冻的伏尔塔瓦河上的一个洞里。他指了指河，两位客人就爬了进去，以为他也会一起下去。但是昆德拉待在岸上大笑，两位拉美作家上来的时候已经冻得像冰棍了。马尔克斯说："一个放开了自我的疯子先是在零上 120 度、然后在零下 20 度给我们解释他的国家的问题。"

袁筱一在《文字传奇》中说："在昆德拉漫长的小说创作旅途中，他一直在重复这个词：玩笑。革命是玩笑（《玩笑》），逃亡是玩笑（《告别圆舞曲》），爱情是玩笑（《好笑的爱》），青春是玩笑（《生活在别处》），道德是玩笑，不朽是玩笑（《不朽》），回归是玩笑（《无知》），自我的寻找是个玩笑，甚至，

家也是一个玩笑，生命本身也是个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堂吉诃德走出家门，他看到的世界是一个毁灭的世界。越往下走，就越会纵情于玩笑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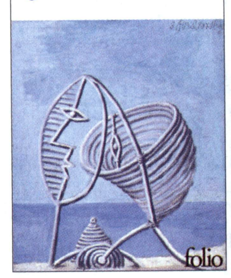
昆德拉曾说他不是一名教士，他不能告诉别人该信什么。但他在《雅克和他的主人》的序曲中说：“要是真得给自己下个定义的话，我会说自己是个享乐主义者。”这是他的信仰，但不是自私地享乐。昆德拉把小说当作他思考世界的方式。他在接受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访谈时说：“小说不做任何主张，只寻找并提出问题。人的愚蠢来自对每件事都有答案。小说的智慧在于对每件事提出问题。小说家教读者把世界看成一个问题，这种态度包含了智慧与宽容。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人喜欢批判甚于谅解，热衷回答甚于质疑。”

他在《帷幕》中也为他的哲思型小说做了辩护：“像布洛赫和穆齐尔那样在现代小说美学中引入的小说思考，跟一名科学家或者哲学家的思考完全不同；我甚至要说，这种思考是有意非哲学的，甚至是反哲学的，也就是说坚决独立于任何既有的思想体系；它并不做出评判；不宣扬什么真理；它在探询，它在惊讶，它在探查；它的形式最为多样：隐喻的、讽刺的、假设的、夸张的、格言式的、好笑的、挑衅的、奇思异想的。”

昆德拉在他的作品中探讨了许多一般认为是相互对立的概念：轻与重，灵与肉，偷情与忠诚，线性与循环，短暂和不朽，力量与软弱，记忆与遗忘，玩笑与严肃，荒谬与正常，大众与精英，抒情与史诗，媚俗与媚雅，乐观与悲观，虚无与意义……在他看来，很多问题都不是那么黑白分明，没有哪一个肯定比另一个更好。比如关于生命是轻的、一次性的，还是沉重的、永恒轮回的，卡尔维诺说，如果永恒轮回是相同的回归，独特的、不能重复的生活跟重复的生活就是一样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无法挽回的。如果永恒轮回只是节奏、模式、结构的重复，细节是可以变的，那么每件事都有其他更好或更坏的选择，每一个动作就都变轻了。

直到晚年，昆德拉一直在探询，不变的是他的俏皮的态度，以及拒绝任何刻板的思想，拒绝做出断言。在昆德拉看来，生存是含混的、矛盾的，不承认这种含混和矛盾是不人道的，就会陷入深渊——“人生被两个深渊所围困：一边是狂热，另一边是绝对怀疑主义。”我们可以用玩笑对抗狂热。能对抗思考所带来的怀疑主义的大概是美的事物，是创造。

本期封面故事用55页的篇幅重新阅读昆德拉，包括他对中国读者在八九十年代——不止于文学——的影响。老文学青年、作家苗炜贡献了万字主文，模仿昆德拉小说的七章节结构，讲述了对昆德拉作品的接触史。昆德拉作品的三位中文译者，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对昆德拉作品中的关键概念如“刻奇”做了深入的阐释；北京大学教授董强解读了为什么晚年昆德拉以法语写作，却和生活了四十年的法国渐行渐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筱一讲解了《不朽》在昆德拉创作过程中转折点的地位——从《不朽》开始，昆德拉只为我们描绘失去历史之重后人类所处的平庸处境，这些碎片一般的个人记忆的垃圾有助于我们理解到“不朽”的本质。





左图：米兰·昆德拉的著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法文原版

右图：作家出版社1987年内部发行的韩少功与韩刚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无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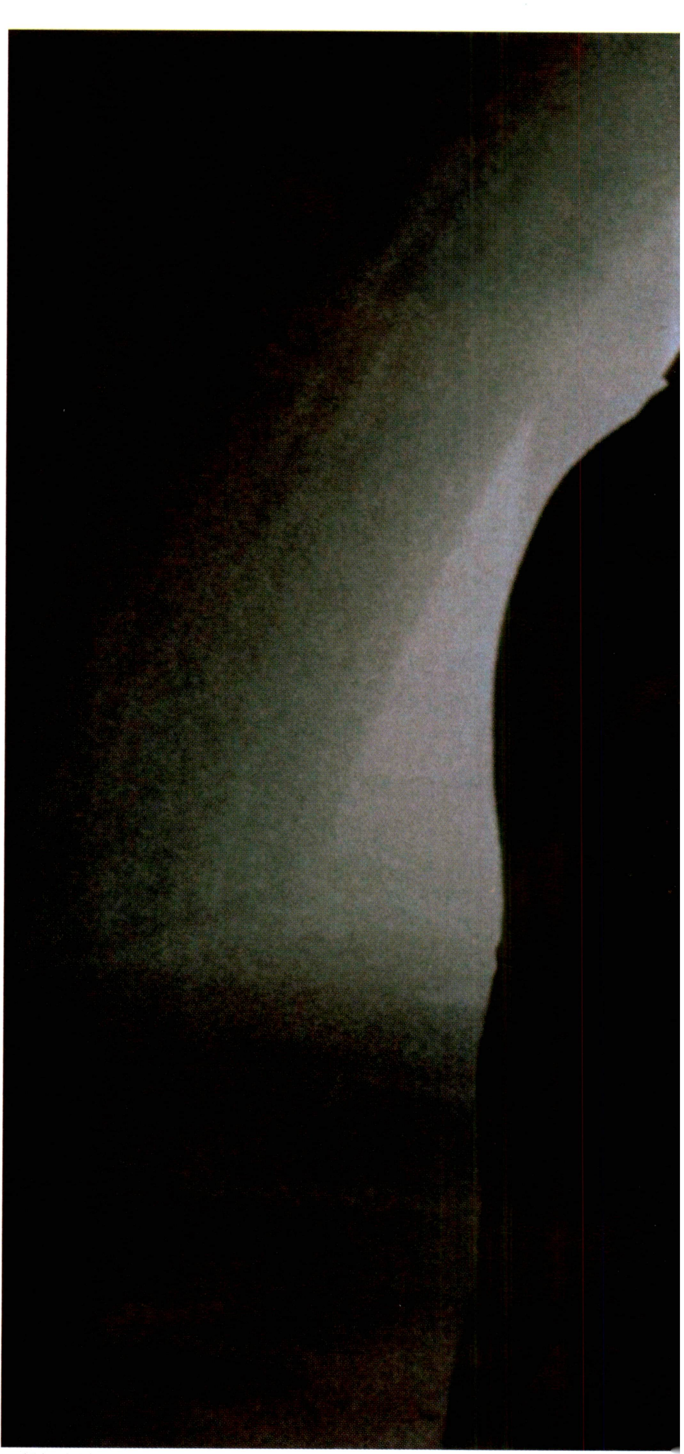
文 · 苗炜

昆德拉形式上最成熟的三本小说，都采取了统一的格式，七个章节，叙述与议论交替进行，所以我这篇纪念文章也分为七个段落。昆德拉死了，我们给他找点儿意义。

1. 阅读

1988 年秋天，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学校发 30 块钱伙食费，我爸爸每周给我 10 块钱零花钱，我拿了钱，就到街上的烟摊儿买盒烟，万宝路 10 块钱一盒，希尔顿便宜点儿。学生宿舍里几位师兄，有一位姓温，抽烟，有一天我递给他一根烟，他递给我一本书，说“你看看现在最厉害的小说家是怎么写小说的”。我当时正在看从图书馆里借来的艾特玛托夫，温师兄想让我进步，他借给我的这本书淡蓝色封面，题目有点儿意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是 1984 年在法国出版的一本小说，很快有了英文版，我们那时还没加入版权公约，没几年就有了中文版。我看完了，没看明白，但后来再拿到零花钱，就去把市面上米兰 · 昆德拉的书都买了。很快我就读懂了一点儿，在《笑忘录》的扉页上我记下一句：“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那时候，昆德拉非常火，教古代汉语的老师也知道昆德拉，他在课堂上说，最近有一本书，叫什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题目用古汉语翻译应该叫“沉重浮生”啊。我在下面想，还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好，那时我可能正经历极为轻快的时光，但一年后就获得了更多沉重的体验，能更好地欣赏昆德拉了。此后多年，我时不时会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笑忘录》拿出来翻翻。

2004 年，英国作家约翰 · 班维尔写过一篇文章，讲他时隔 20 年重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被自己的记忆力之弱所震惊，“这本书从我的脑海中飘了出来，就像一个从绳索上飘来的气球。我找回了一些碎片——戴着圆顶礼帽的裸体女人，一只宠物狗的死亡，马桶从浴室地板上升起像白睡莲，以及尼采的名字出现在第一页



根据米兰 · 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剧照


（TPG/alamy 供图）


(TPG/alamy 供图)

布拉格每年都会举办“公元 2000 论坛”国际会议，图为瓦茨拉夫·哈维尔（第二排左二）出席现场活动

第一行——但这些角色中，我没记住任何东西，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班维尔说，这是一本“后现代”小说，作者没有满足读者对小说的期望，如圆润的人物塑造、节奏良好的情节，是那些哲学和政治的段落使它成为全球畅销书。我的记忆力稍微好点儿，还记得托马斯和特蕾莎，还记得他们的模样，这可能是因为电影《布拉格之恋》，丹尼尔·戴-刘易斯扮演托马斯，朱丽叶·比诺什扮演特蕾莎，这部电影 1988 年上映。有一个画面，男女主角坐在一辆小汽车的前排，那是他们离开捷克的画面吗？其实，也可以把那个画面当成是昆德拉和妻子薇拉离开捷克的场景。1975 年，法国雷恩大学给昆德拉提供了一个文学教授的职位，7 月，昆德拉和妻子薇拉上了一辆雷诺轿车，带着四箱行李和几箱子书，出发去雷恩大学。一路上，他们经过许多美丽的法国城市，然后到了第一个难看的法国城市，那就是雷恩。

班维尔说，1984 年，世界正处在奥威尔所预言的那个反乌托邦场景之中，冷战处于最热的阶段，里根在白宫，安德罗波夫在克里姆林宫。在那暗淡的岁月里，那些听力足够敏锐的人能在冰盖开始移动时第一次听到微弱的吱吱声，昆德拉是国际秩序解体最热衷的倾听者之一。班维尔说，一部小说必须从艺术的角度来判断，而不是从其道德、社会或政治上来判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其中很多跟 20 年后的东欧依然相关，然而，与真正伟大小说家所传达的那种永恒的价值相比，政治现实的相关性算不了什么。在艺术中，轻盈往往就是纤细。

2004 年，我经常去钱粮胡同一家叫“驯鹿”的咖啡馆，有一天在柜台上看见了一摞书——哈维尔文集。我问老板这书是卖的吗。老板是个香港人，颇为谨慎地说，这书是朋友摆在这里的，我明白他的意思，朋友摆在这里的，但你放下 20 块钱就能拿走一本。我在书里看到了哈维尔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看到了“1990 年新年献词”，

里面有一句激动人心的话："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我想，昆德拉选择了一种"轻"，他从捷克去了法国；哈维尔选择了一种"重"，他留在捷克，后来被判入狱，再后来成为捷克总统。哈维尔有一篇演讲叫《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说，知识分子探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及更广阔的背景，通常这让他们对世界有更广阔的责任感。但昆德拉拒绝这种"更广阔的责任"。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个小说家。你是持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个小说家。你是左翼还是右翼？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

2015年，英国《卫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米兰·昆德拉在今天有多重要》，开头提到昆德拉一年前出版的小说《庆祝无意义》——6月，一名男子在巴黎的街道上行走，就像"早晨的太阳从云层中升起"一样，我们不知道他的年龄，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街上的姑娘露出来的肚脐眼儿激发了他的一系列反思。这个小说的作者当然就是米兰·昆德拉，其特点在小说前两页就确定无疑。首先，男性凝视女性，被"吸引"，并根据在那里看到的东西旋转而成一个复杂的理论。其次，这理论不仅被一个男人所觉察，而且被一个时代所感知。这篇文章说昆德拉的声誉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他的声誉建立在三部其创作生涯中期的作品上，《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不朽》。在此之前，他有三本漫画式的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和《告别圆舞曲》。在此之后，他有三本简洁的中篇小说，《慢》《身份》和《无知》。这篇文章过早地总结了昆德拉的文学成就，他85岁了，后面的主题就是跟疾病做斗争了。《庆祝无意义》好像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寄语：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进展的。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在恐怖时，在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要有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不仅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2. 生平

昆德拉1929年出生在捷克的布尔诺，十多年前，那里还属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匈帝国分裂成七个小国，其中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昆德拉10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5岁，战争结束。他在小说《笑忘录》里是这样说的：1939年，德国军队进入波西米亚，捷克人的国家不复存在。1945年，俄国军队进入波西米亚。俄国人赶走了德国人，人们为此欣喜若狂。

1947年，冷战降临。昆德拉中学毕业，进入查尔斯大学艺术系学习文学和美学，并加入捷克共产党，不久之后就被开除了。开除的原因，昆德拉一直语焉不详。1956年，被开除八年之后，


(TPG/alamy 供图)

1945年5月，苏联将领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解放布拉格

昆德拉又加入了捷克共产党。当时，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工人罢工被波兰政府镇压；匈牙利发生十月事件，苏联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的抗议行动，造成数千人死亡。这是东欧国家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想摆脱苏联控制的一些迹象。这些陈年旧事和文艺青年还是有点儿关系的。当年有数以万计的匈牙利人逃亡，法国给匈牙利难民造了难民营，1959 年有一个叫达拉邦特的小子出生在难民营中，达拉邦特的爸爸妈妈带着 12 个孩子逃离匈牙利，住进了难民营。这 12 个孩子到底哪个是亲生的哪个不是亲生的，其实也说不太清楚，逃难的时候多带一些孩子出来，能早点儿办理移民手续。所以爸爸妈妈在难民营里还要过夫妻生活，摇床拱被私造人丁，1959 年在难民营里生下了达拉邦特，后来一家人移民美国。达拉邦特长大成人，拍了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

捷克当时并没有发生抗议行动。27 岁的青年诗人昆德拉加入了一个“日常生活诗人”小组。他完成了在布拉格电影学院的学业，留校担任老师，讲授世界文学课程。当时有一个学生叫米洛什·福尔曼，只比昆德拉小三岁，他后来也跑去了美国，在切尔西区的旅馆里为房租发愁。然后迈克尔·道格拉斯拿了一本小说让他拍电影，这个小说是《飞越疯人院》，有朋友劝他：这个故事太美国了，你拍不好。福尔曼回答说：对你来说，这是个美国小说，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生活。

昆德拉年轻时写的诗什么样？他 1953 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叫《人，一座广阔的花园》，其中有一首诗写“伟大的游行”：早晨的空气闪闪发光，工人游行从郊区建筑出发，举着旗帜，歌声响起，云雀飞翔，一个老工人喊道，我才刚刚开始！每个人都开始了！年轻的昆德拉是共产主义的热心支持者。1955 年，昆德拉还写了一首长诗《最后的五月》，歌颂捷克英雄伏契克。这个人我多少知道一点儿，课本上有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从门到窗是七步，从窗到门是七步”，伏契克七步成诗，在烟盒纸上写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来我才知道，这报告可不是课本上那么短，上百页的篇幅，全写在烟盒上，要抽不少烟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昆德拉跟我们曾经是同一阵营的。

1957 年，他出版了《独白》，这是一本爱情诗集。到他 30 岁的时候，他放弃诗歌创作，转向小说。他说自己的成熟期始于 1958 年或 1959 年，当时他在写第一个短篇小说《我，悲伤的上帝》，“我确信找到了自我，我成了写小说的人”。昆德拉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收在《好笑的爱》这个短篇集中。

1965 年他写完长篇小说《玩笑》，1967 年春出版，1968 年秋天有了法语版。这恰好是苏联军队进入捷克的时候，法国读者立刻接受了《玩笑》这本来自捷克的小说。在外国读者看来，昆德拉就像是一位勇士，以捷克小说特有的幽默感来反抗强权。幽默是捷克文学的基因，他写了一个青年人因为开玩笑，被送进苦役营的故事。

1968 年，约有 7 万捷克人离开祖国，但昆德拉留在了布拉格。捷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创作。1969 年，他写出了《生活在别处》。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诗人，他以抒情诗的态度进入世界，却发现世界并不是他想象的样子。在苏联美学的统领下，现实主义作品最受推崇，但现实主义作品中写的现实，跟真正的现实不搭边。苏联美学也会赞美年轻人，却又扼杀年轻人的个性与冲动。昆德拉离开抒情诗，选择小说，相当于转换了看待世界的态度。对这一转变，昆德拉自己最为丰富的阐释就是《生活在别处》。

1972 年，布拉格电影学院解雇了昆德拉。同数千名知识分子一样，昆德拉失去了工作。这一年他写完了《告别圆舞曲》，他认定自己的作家生涯已经结束。在朋友的帮助下，昆德拉给一家报纸写星座专栏谋生。一个被文学界抹去的人，开始向数十万年轻人宣讲星座运程。

到他 30 岁的时候，他放弃诗歌创作，转向小说。

1973 年，《生活在别处》获得法国美第奇最佳外国小说奖。昆德拉到巴黎领奖，伽利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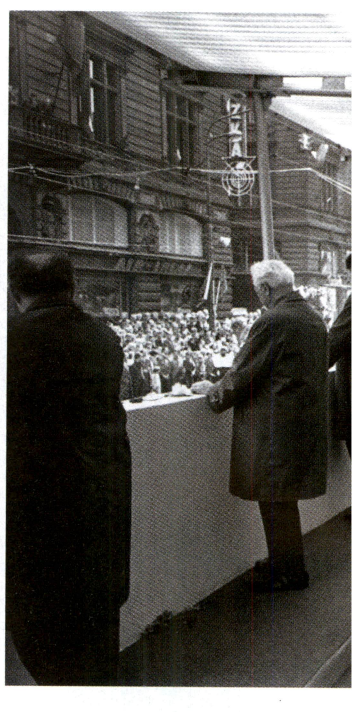
1968 年，约有 7 万捷克人离开祖国，但昆德拉留在了布拉格，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创作

社的老板问他是否考虑留在法国写作。这时候，昆德拉的主要读者是法国人。1975 年，法国雷恩大学给昆德拉提供了一个文学教授的职位。7 月，昆德拉和妻子薇拉前往法国。

1979 年夏天，捷克政府宣告取消昆德拉捷克公民的身份。捷克政府开始对哈维尔进行审批并判决。这一年 10 月，昆德拉用法语写了一篇文章叫《老实人必须消灭》，他分析荒诞派戏剧家尤内斯库对哈维尔的影响。文章中说，随着“布拉格之春”的失败，一个庞然大物得以将其小小邻国的最后一点儿主权也剥夺了。捷克在接受文化统治，捷克的生活方式、风俗、艺术传统、趣味和日常道德都面临危险。……布拉格预示了欧洲毁灭的可能性，微不足道的捷克人每天都亲眼看到欧洲的死亡。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一直属于植根于罗马基督教的欧洲地区。对他们来说，“欧洲”一词并不代表地理现象，而代表一种精神概念。当年，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出版。到了秋天，昆德拉和雷恩大学的合约到期，他被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聘用。

1981 年，昆德拉获得法国国籍。他说：“法国已经成了我的书的祖国，我追随了我的书。”1982 年，昆德拉写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说：“某些东西已经彻底封闭，我不会再涉及捷克历史这一主题。”从 1980 年开始，昆德拉尝试用法语写作，他先是校正自己小说的法语译本，又用法语写随笔，发表了两本随笔集。到 1995 年，昆德拉写出了第一本法语小说《慢》。这是他写作生涯中的第二次转变，第一次是由抒情诗人转向小说家，第二次是由捷克语转向法语。





左图：1973年10月14日，米兰·昆德拉与妻子在布拉格合影

右图：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68年1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3. 布拉格

我出生在1968年，这一年发生了这样几件事：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杀，巴黎的五月学生运动，布拉格之春。这一年，美国宇航员第一次拍到地球从月亮表面升起的照片，有个美国人办了本杂志叫《全球目录》，就用那张照片做了封面。

有一阵子我对外国杂志特别感兴趣，没事儿就翻翻《时代》《明镜》还有《巴黎竞赛画报》，看不懂也觉得好看。我曾经在《时代》周刊网站上看到了一个小游戏，你输入自己的生日，就可以找到你出生的那一周，《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什么样子。我输入自己的生日，然后看到1968年4月第一周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杜布切克。杜布切克1968年1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推动政治改革。他是苏联党校里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从来没去过西方，却在1968年宣布要取消审查制度，允许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工人还可以罢工。他说捷克要建立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后来有一次我去巴黎玩，塞纳河边有很多旧书摊，我在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1968年9月的《巴黎竞赛画报》，封面是布格拉街头的苏军坦克。我花一欧元把这本画报买下来，带回国送给了一个1968年9月出生的朋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角色特蕾莎就是一位摄影师，在1968年拍摄了不少布拉格街头的照片，我把小说中的角色和现实生活的影像联系在一起，忘记了小说中最重要的概念——刻奇（kitsch），这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

我甚至不由自主地想，我出生在1968年，就注定了我是有反抗精神的一个人，我要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像巴黎学生、像布拉格市民那样，捍卫自由，争取权利！当然，这些都是我偶尔想想，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内心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什么呢？就是刻奇。不过，我把这个话题往后放一放。

布拉格之春的一个源头是1967年的捷克作家大会。在那次会议上，昆德拉发表了演讲，他



说，现代文明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就是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由中世纪迈向现代的一步。

1968年春天，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提出要在国内推动政治改革，苏联及东欧国家对捷克的这番做法都提出了警告。8月20日这一天，几百架飞机从波兰、白俄罗斯和东德的机场飞往布拉格，1000辆坦克进入捷克境内。几天之内，共有50万来自华约组织的军队控制了捷克。苏联的塔斯社说，军队之所以进入捷克，是因为苏联收到了捷克人民发出的援助请求。苏联正在捷克进行兄弟般的援助。杜布切克被抓了起来，关押在乌克兰的一个秘密地点。苏联人先威胁要杀死他，过了几天，命令他刮胡子、穿上干净衣服，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协议》上签字。8月27日，苏联军队进入捷克一周，杜布切克回到布拉格，发表广播讲话，数百万捷克人听了他的简短演说，讲话过程中有长时间的停顿。这是一个政治家非常屈辱的时刻，杜布切克在自己的国家要施行什么样的政策，不由他和他的人民说了算。

这是1968年8月的事。到1968年10月，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出了法语版，这是他的小说第一次在法国出版。昆德拉前往巴黎宣传自己的新书，他对法国记者说，布拉格之春的精神会永存，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没有失败，也没有捷克作家想移民国外，他要留在祖国继续工作。从巴黎返回布拉格后，昆德拉写了一篇文章叫《捷克的命运》，他说，我在国外讲话的时候，用的是爱国语言，因为我们的民族是坚定的、理智的、团结的，布拉格的秋天比布拉格之春还有影响，未来还充满希望。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剧作家哈维尔发表一篇文章反对昆德拉的说法，昆德拉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只交手了一个回合，双方就停战了。而后，昆德拉继续写小说。

4. 反讽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好兵帅克》，中央电视台播的动画片，后来才看小说。故事一开始，是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当时捷克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帅克跑到酒吧里跟酒吧老板聊天，妄议国事，结果被警察抓走。到了警察局发现，被逮捕的有很多人，在打牌的时候说了一句，“我打掉了你的K(King，国王)”，就被抓了起来。统治建立在这个荒唐的逻辑上，帅克经过审讯后承认，“斐迪南大公多半是我暗杀的”。法官判他精神不正常，疯人院认为他就是傻，不是真的有精神病，帅克才可以继续他的历险。好兵帅克所处的环境非常压抑，被监视、被审判、被送进疯人院，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是无价值、不道德、不合理的，帅克会喊口号，“我效忠国王”。但还会因为这句口号被抓起来，因为它听上去像讽刺国王。《好兵帅克》是捷克式幽默的最好启蒙——不能与强权对抗，就采用迂回的态度，表面上赞同人们拒绝接受的制度，同时抱有使它逐渐丧失威信的希望。昆德拉说，每个捷克人身上都有一个沉睡的哈谢克。


(ICphoto 供图)

1978 年摄于法国雷恩，米兰 · 昆德拉和他的绘画作品

昆德拉在法国宣传新书《玩笑》时，提到了这个捷克传统："玩笑这个词或许有某种捷克特色，捷克人性格中最给人好感的特征就是幽默感。如果说有某种捷克天赋，那就是幽默的天赋。它是哈谢克的天赋，也是好兵帅克的天赋。"后来他对菲利普·罗斯说："在恐怖中，我明白了幽默的价值。我总是能从微笑的方式中辨认出谁不是斯大林那一拨儿的人，谁是我丝毫不用害怕的人。幽默感是一个可以辨识的特征。我被一个失去幽默的世界吓坏了。"

他曾经赞美的英雄伏契克频繁出现在《玩笑》中，大多数是调侃的，"一个不利用自己最后的时刻来引人注目的英雄有什么用？伏契克，尽管他原来没有著作，但他认为必须把他在狱中想些什么、感受到什么、经历什么公之于众。他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估价多么高"。他对书中女性角色埃莱娜多少带有恶意，埃莱娜想要吃安眠药自杀，结果吃下去的是泻药。埃莱娜拉肚子的那一段描写，给他招致了"厌女"的批评，有一位女性主义评论家说，敌意是昆德拉作品中有关女性的共同因素。对此，只能重复一个古老的捷克笑话——"夫人，有一台轧路机从你女儿身上轧了过去。""好，我正在洗澡呢，请把我的女儿从门缝中塞进来。"

昆德拉写《好笑的爱》时，就有了反讽的基调。1968 年给他带来了一股奇妙的张力，让他将反讽的调子进一步提高，《生活在别处》是他告别抒情时代的作品，这个曾经的抒情诗人感叹诗人过剩的现象，"我们迟早会出口诗人。其他国家出口装配工、工程师、小麦或者煤炭，而我们，我们的主要





米兰·昆德拉的绘画作品

（左、右图：ICphoto 供图）

财富是抒情诗人。捷克诗人将缔造发展中国家的诗歌。用我们的诗人，我们可以换来椰子和香蕉”。

《生活在别处》讲述了诗人雅罗米尔的生平，并把这个虚构的诗人和兰波、雪莱、济慈、莱蒙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生活插曲进行比较，昆德拉谴责欧洲抒情诗人的不成熟和破坏性，以及他们基于情感的政治观点。在昆德拉看来，抒情诗人是由女性控制的，雅罗米尔就被他神经质的中产阶级母亲所控制，她系统地重新解释事实，以便它们符合自己的情感，融入自己的描述，比如认定她在哪个地方怀上诗人这件事——小说开头，就是诗人的母亲回想自己到底在哪里怀上了诗人：某个夜晚在广场的长凳上？某个下午在朋友脏乱的房间里？某一个早上在布拉格市郊一个罗曼蒂克的角落？夜晚的长凳太不正经了，朋友的房间太局促了，只有郊外山谷的岩石下面，才适合孕育一个诗人。诗人母亲在寻找意义。在昆德拉看来，抒情性的人物无法应对现实，因此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现实——诗歌，他们在其中避难。抒情诗不需要推理，任何陈述都成为真理。抒情诗人会说，生活像哭泣一样徒劳，或者生活像笑声一样欢快，这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诗。抒情诗人总是试图在他们的诗歌中找到一个比他们实际生活的地方更美好的世界。像他的母亲一样，雅罗米尔无法应对现实，但他逃到了诗歌的世界，他为一个新兴的政权所利用，根据官方的要求调整他的诗歌。他举报朋友，感染肺炎死去。通过以这种怪诞的方式杀死雅罗米尔，昆德拉象征性地消除了自己年轻时的谬误。

5. 性

昆德拉的小说中有不少政治，好在他还有同样多的性。《笑忘录》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米雷克，他有一个信条就是：“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他写日记，收集自己写的信，写会议记录，但他是一个异类，整个国家都要过一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你是一个污点，就需要被抹除。米雷克被抓起来，判了六年。这是个悲剧人物吗？性，透露出喜剧的一面，米雷克有一个老情人，他们第一次做爱之后，女人对做爱方式不太满意，她批评米雷克说：“你做爱的方式就像是个

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时的政治用语中，是一种辱骂。它指的是不懂得生活又与人民脱离的人。”米雷克接受了这个批评，下一次就表现出激情迸发的样子，佯装粗暴地在女人身上运动，像一条狗跟主人的拖鞋争斗。《笑忘录》最后一章有更多的性教育：为什么她要和他睡觉呢？他经常问自己，但找不到答案。他只知道一个事情，那就是他们的交合是不可避免的。《纽约时报》在昆德拉的讣闻上就是这样给他定调子的——昆德拉是共产主义的弃儿，他凭借尖酸刻薄、充满性意味的小说成为全球文学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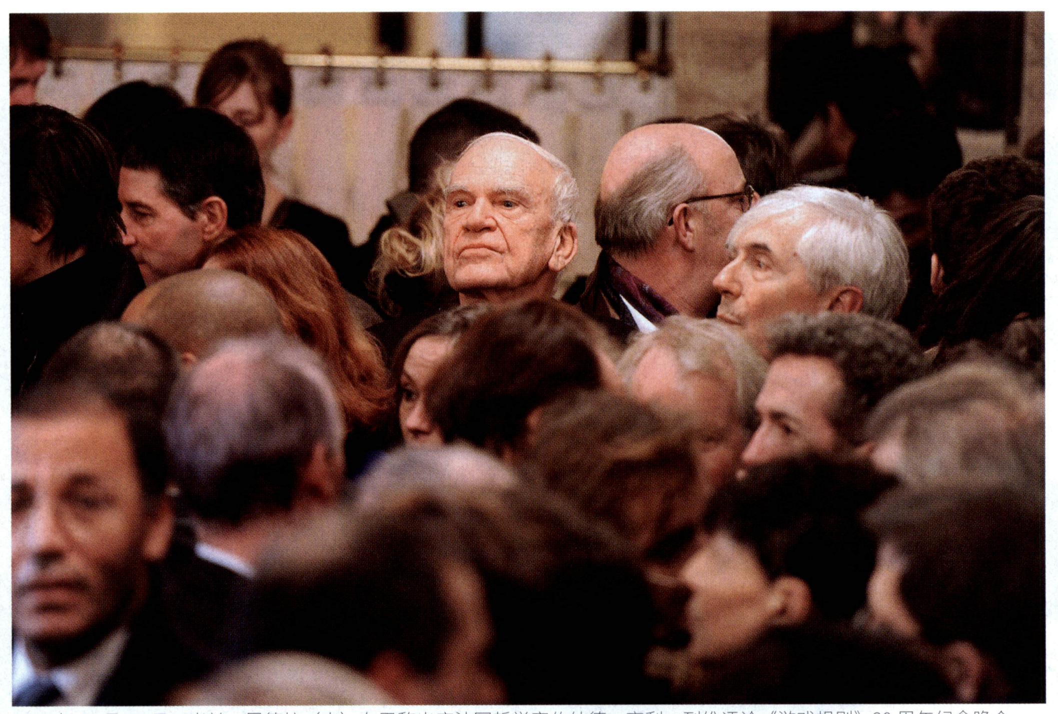
《笑忘录》第四章叫“失去的信件”，讲的是塔米娜的故事。1968 年之后，塔米娜跟丈夫离开捷克，后来丈夫死了，塔米娜在一个小咖啡馆里当女招待，薪水很少。她会想她死去的丈夫，但又觉得他们过往的生活痕迹在消失，丈夫的样子都模糊了，所以她给捷克的婆婆打电话，想要回她的日记本还有一些信件，这些东西都保存在婆婆家里。塔米娜想要回这些东西，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日记，他人的目光像是雨水，会把墙上的铭文腐蚀。塔米娜是想寻回自我，保存记忆。有一个叫雨果的知识分子答应塔米娜，要帮她取回那些信件，雨果在“骗炮儿”，两人上床了，塔米娜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她看到雨果的睾丸、生殖器、阴毛，闻到了他嘴里的酸臭气息，这时候她认为自己再也想不起她丈夫的生殖器和阴毛是什么样了，厌恶的记忆比柔情的记忆更强大。

我们看小说，最常见的性描写，都是男女主人公，情到浓时，宽衣解带，进入了天地的大和谐。但昆德拉小说中的场面，往往是写两个人中的不和谐，性爱场景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光芒，一下子揭示了人物的本质。昆德拉喜欢写人类的性游戏，他制作了唐璜神话的现代版本，他说，当性行为不再是禁忌时，仅仅描述性场面就变得很无聊了。比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萨宾娜和托马斯做爱，托马斯是个放纵之人，乐意比较女人之间那细微的差别，他娶了老婆，跟萨宾娜偷情时偷偷看手表，完事后，萨宾娜就把托马斯的袜子藏起来一只，让托马斯穿着一只男士黑袜子一只女士白袜子回家。再比如萨宾娜后来和弗朗茨做爱，弗朗茨高大威猛，但萨宾娜忽然觉得，这个肌肉强健的男人只是自己养的一只大狗，他没有男子气概，心智可能还不太成熟。昆德拉的性爱描写，总是带着点儿嘲讽。

有一个法国记者，给昆德拉写了一本传记，传记中有一个章节，题目叫“性交选集”，性欲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维度，对性欲进行探索，就是要发现人类境遇。这个章节分析了昆德拉作品中的很多个性爱场景。我想补充一个场景，是我印象很深的一段情节，来自《生活在别处》。我们看诗人雅罗米尔的一次艳遇，某一个夜晚，他跟一个姑娘有了独处的机会，昆德拉是这样写的——两个人即将成为情人的故事是永恒的，它几乎让我们忘记了历史。叙述这样的爱情故事是多么愉快！忘记历史是多么愉快！但是，历史在敲门，要进入我们的故事。它的到来不是身穿秘密警察的装束，也不是革命的装束，历史的进场不是总那么有戏剧性，历史常常像污浊的洗碗水一样深入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故事中，历史是身着内裤上场的。

小说中说，捷克那个时候，高雅被视为一种政治罪行。人们穿的衣服糟透了，高雅的内裤没有了。大家穿的内裤都肥肥大大、松松垮垮，时髦的人不喜欢这样的内裤，就要穿一种颜色鲜艳的亚麻运动内裤，这种内裤被称为“教练员”。那个时代，波西米亚的男人爬上情人或妻子的床，都穿着这种运动短裤，像足球运动员似的，真是一种奇观。诗人雅罗米尔以前跟姑娘约会时，总穿上“教练员”内裤，但诗人的妈妈不喜欢他穿这样的短裤，诗人的妈妈总让儿子穿肥大松垮的内裤。这一天，诗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有艳遇，所以他没穿“教练员”内裤，他穿了一条宽大、灰暗、破旧的内裤。姑娘的屋里亮着一盏粉红色的灯，看样子姑娘不想把灯关掉，诗人又不习惯

叙述这样的爱情故事是多么愉快！忘记历史是多么愉快！但是，历史在敲门，要进入我们的故事。



2010 年 11 月 30 日，米兰 · 昆德拉（中）在巴黎出席法国哲学家伯纳德 · 亨利 · 列维评论《游戏规则》20 周年纪念晚会。这是他晚年罕见地在公共场合露面

把内裤和裤子一起脱掉，他愿意先来一段前戏，再脱掉内裤，所以，他那条肥大的内裤就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最后，诗人临阵脱逃，不干了。

这段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又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性教育，那就是你应该勤换内裤，在你有艳遇可能的时候，每天都要穿漂亮的干净内裤。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昆德拉多次谈及个体对他人目光的依赖，有些大人物需要被公众凝视，有些人无法离开他所爱的人的目光，还有些人会在不在场之人的目光下生活，比如昆德拉说自己就会在父亲的目光下生活，哪怕他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觉得，雅罗米尔因为自己的内裤不好看，就放弃了一场性爱，就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目光下生活，他逃脱不了对自己的审视，他会看到自己穿着一条难看的内裤上床，他会看到自己的困窘，所以，他只能临阵脱逃。昆德拉这段情节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脱光了衣服，裸露在爱人的目光之中，此时，我们是不是也处在自己的审视之中？这场未能如愿的性爱竟然回响着好兵帅克的笑声，“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在自我欺骗”。

6. 刻奇

我们得回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看看小说中的描述，这个段落被不停引用，不停地重新叙述，都是为了讲解什么叫刻奇。萨宾娜流亡到了美国，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参议员。参议员开车带着萨宾娜兜风，车里还有四个男孩子，到了一片草地，车停下，孩子们在草地上跑起来，参议员看着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用一种很陶醉的神态跟萨宾娜说，看看他们，这就是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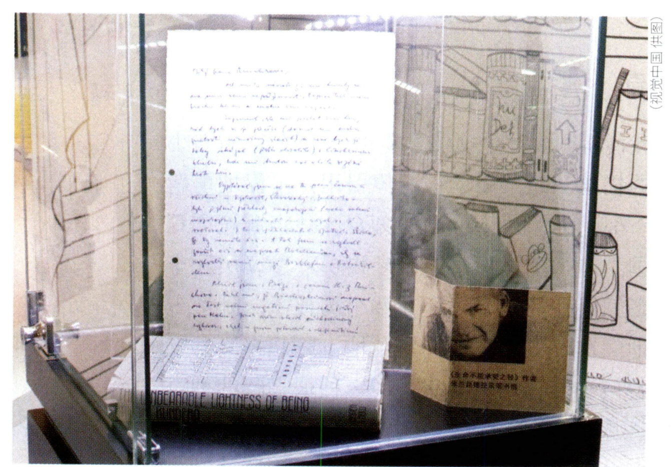
小说中说，刻奇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眼泪，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多美；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感动吧，真美啊。第二滴眼泪就是刻奇。刻奇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美学名词，有时又翻译成媚俗。有人专门讲过，刻奇跟媚俗不是一回事，甚至是相反的意思，但我觉得把它翻译成媚俗也不错，可以丰富一下中文词媚俗的意思。

我们可能对刻奇这个词有点儿陌生，却对刻奇现象一点儿也不陌生。比如某一晚会，主持人



上图：4月6日，捷克布尔诺的米兰·昆德拉图书馆内，一位读者正在阅读其著作

下图：2017年6月13日，南京新街口德基广场，米兰·昆德拉的书信在“文学巨匠手迹展”上展出



（视觉中国 供图）

先做了一个煽情的采访，然后歌声响起，一个女歌唱家出来唱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就是刻奇。刻奇要求整齐划一，排斥一切个人性。简单地说，刻奇是一种伪崇高。刻奇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

在流亡生涯中，萨宾娜遇到了另一种刻奇。某一个政治组织在德国给萨宾娜办了一个画展，画册上她的照片被画上了铁丝网，她的个人简介像是圣徒小传，说她经历了苦难，与不正义抗争，背井离乡，但继续用自己的画为自由而战。萨宾娜对这种宣传手法提出抗议，她说：“我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刻奇。”

刻奇（kitsch）一词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慕尼黑，后来成为中欧一个非常精确的概念，经历世俗暴政的人对抛在现实上的玫瑰色面纱感到特别恼火，对那种永远深深感动的心感到特别恼怒，那是一种审美上的邪恶。昆德拉说，如果没有长期接触刻奇，就没有机会对它产生过度敏感的厌恶。直到1960年，也就是它在德国出现100年后，“kitsch”这个词才首次在法国使用；然而，这个词和这个感觉太难翻译了，法语词“art de pacotille”（廉价艺术），会让“刻奇”这个概念更难理解。昆德拉说，他移民到法国的最初几周，人们很容易理解苏联占领对捷克造成的悲剧，人们认为昆德拉被包裹在令人尊敬的悲伤的光环中。“我记得我和一位巴黎知识分子坐在酒吧里，

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这是我们在巴黎的第一次会面，我可以看到宏大的话语在我们上方的空中徘徊——迫害、古拉格、自由、被放逐出祖国、勇气、抵抗……我渴望赶走那些刻奇的幽灵，我开始描述被跟踪的事实。”昆德拉讲他在捷克的公寓被警察安装了窃听器，他就把公寓借给一个花花公子，让花花公子和女士在自己的公寓幽会。“我本想逗那位法国知识分子开心，但他的脸逐渐变黑，直到他用断头台刀落下的声调说，‘我觉得这不好笑’。”昆德拉说，这是两种审美态度的冲突，一种人对刻奇过敏，一种人对粗俗过敏。或者我们用另一种翻译，这是两种审美态度的冲突，一种对媚俗过敏，一种对粗俗过敏。

昆德拉移居法国之后，慢慢尝试用法语写作，1995年出版了第一本用法语写的小说《慢》。在这本小说里，昆德拉写到了一位捷克学者，这位捷克学者原来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原来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布拉格苍蝇。1968年因为政治原因，他失去了原来的科学家工作，只能到建筑工地搬砖，1989年之后回到了科研岗位，到法国来参加一个昆虫研究的科学会议，还要在会上做一番演讲，他的演讲就是一个刻奇现场。

这位研究苍蝇的学者走上讲台时非常激动，他说——“亲爱的女士先生，请原谅我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它一时袭上我心头。经过20年的缺席之后，我终于又能在与我思考相同问题、与我有相同热爱的人士的集会中发言。在我来自的国家中，一个人只因大声说出心中所想，便会被剥夺生命的全部意义，因为对一个科学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科学。……”

听众听了这位捷克学者的演讲，都为他鼓掌。一个在专制统治下失去工作的科学家，重新回到科学会议上，重新回到欧洲文明中，发表这样一个略煽情的演讲，当然能打动听众。但昆德拉写的这段非常刻薄，他说，1968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灯的照射及摄影机的注视之下，是全球的历史性时刻，他在那一刻登上了历史舞台，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后方回荡着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舞台上方且飘荡着死亡天使，捷克学者至今还自豪于彼时的幸宠，为自己参与了崇高的历史性时刻而感到骄傲。这使他不同于大厅中那些挪威、丹麦、法国、英国的学者。这位捷克昆虫学者，当年为什么被开除出科学岗位？因为有一群反对派借用他的办公室开会，学者讨厌这些人，但他还是答应了。受这件事牵连，昆虫学者被开除了。而后，他逐渐忘了自己原来对那些反对派的憎恶，也不再觉得自己是怯懦的，他要在心里给自己加戏，认为自己是追求自由，是有勇气的，应该为之骄傲。看到了吧，刻奇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但是，谁也无法完全避免刻奇，刻奇属于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我们很难停止刻奇。

我们前面提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过后，昆德拉和剧作家哈维尔发生过一场论战。20年后，哈维尔成为捷克总统。昆德拉这本小说《慢》，字里行间似乎对哈维尔进行了讽刺，比如他写道，在专制统治下，公开表态是危险的，但有些人像舞蹈家一样，在聚光灯下活动，到处都看得见他，世人的注意力可以保护他；他的崇拜者会追随他光彩四射但欠缺思考的召唤，他们签请愿书，参加集会，走上街头抗议，那些人会被残酷对待。但舞蹈者不会责怪自己，他知道一个高尚的事业比那些人的生命更重要。很显然，在昆德拉看来，统治者会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一个民主斗士也会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无论是极权还是反抗，只要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就是刻奇。

刻奇是一个美学名词，如果你对刻奇很反感，看不得那种动不动就煽情、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东西，那你就有了自己的美学准则，美学准则是超越政治立场的，你不能看到苏联统治者的刻奇行为感到厌恶，看到民主斗士的刻奇行为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你不是从伦理上反对别人，你是从美学上反对别人，你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事，都非常粗鄙，恶俗，谄媚，难看，让人尴尬。这是昆德拉对我进行的最重要的美学教育。

但是，谁也无法完全避免刻奇，刻奇属于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我们很难停止刻奇。

7.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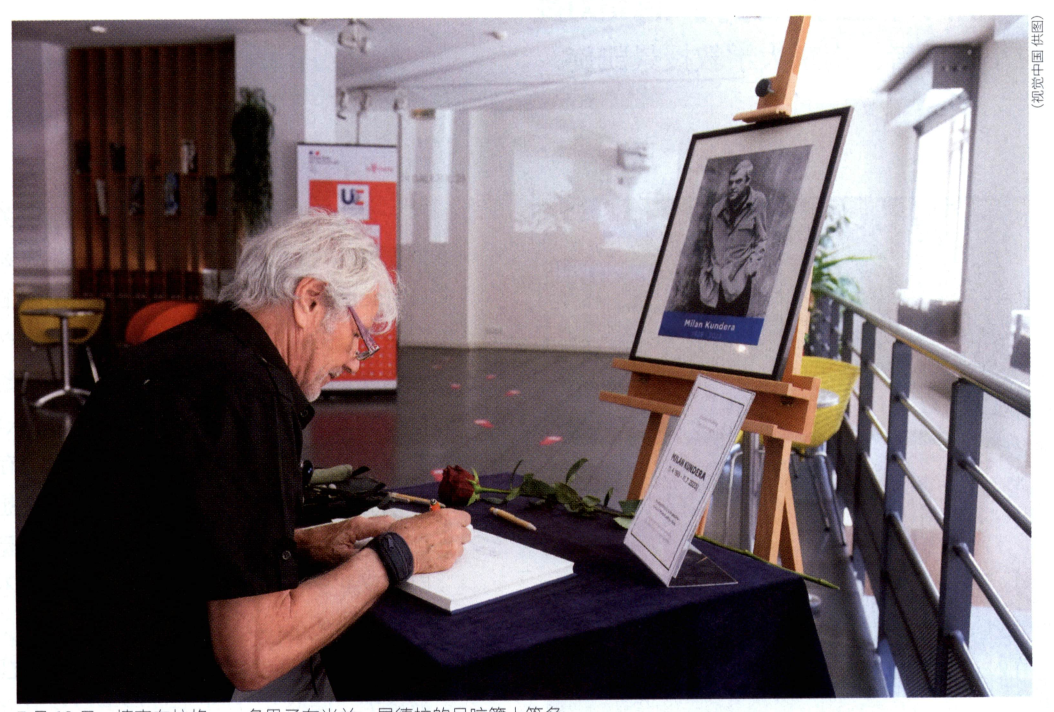
昆德拉到法国后，开始写短篇小说，但他觉得这是在重复之前所写的《好笑的爱》，而后他找到了一种处理方法，写出了《笑忘录》。《笑忘录》避开了传统的线性叙事，他讲相互关联的故事，把角色结合在一起，把思考的随笔片段插入其中，整个作品却有极好的流动性。似乎祖国是一个锚，当他离开捷克后，他也从小说范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经《笑忘录》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种“复调小说”的形式更成熟，我们看到构建自我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看到作者略带忧伤的讽刺笔调，也看到他在智力上的严谨。

在《笑忘录》这本1979年出版的小说中，昆德拉似乎预言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他花了好几个段落来写“著书癖”（写书的癖好）。他说，如果一个地方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有闲工夫了，就有普遍的个人孤独感了，于是就都有描述自己的冲动，普遍的孤独导致“著书癖”的产生，那么集体的“著书癖”反过来又增强了普遍的孤独感。一开始，印刷术的确促进了人们的相互理解，但到了“著书癖”的时代，著书立说起的作用恰恰相反，每个人都用自己写的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像用镜子做成墙把自己封存起来，与外界所有的声音隔绝。为什么大家都有表达欲呢？都要写书呢？因为每个人都忍受不了他不被人说起，也不被人注意，就从这个冷漠的世界里销声匿迹，他想弄出点儿动静，弄出点儿词语。作家是这样的，每个想表达的人都这样。1984年，昆德拉还说过一段话，说文化的声音可能会从媒体的喧嚣中消失，传媒的精神与文化的精神是相悖的，文化基于个人，而传媒导向单一化；文化照亮事物的复杂性，而传媒将事物简单化；文化是一种长久的拷问，传媒则快速地回答一切；文化是记忆的守护神，传媒是时下新闻的追逐者。昆德拉说完这段话不久，就拒绝了一切新闻媒体的采访要求。

1984年，昆德拉在电视上最后一次露面，他说，“我喜欢不被人看到。我的梦想是用化名写作，但要做到那么神秘，实在太难了。”他说，小说家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就会给自己的作品带来危害，人们会关注这位作者的行为、言论和立场，把小说当成是这位作者的言行和立场的附属品。然而，小说家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甚至不是自己观念的代言人。他反复强调自己是小说家，是想表明，小说家和作家是不一样的。作家会带着自己的想法发言，写小说、写文章，都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是一个公众人物。小说家不能当公众人物，一个小说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他不喜欢谈论自己。小说家要从作品背后消失，只留下他的小说。

昆德拉当然留下了他的小说，还留下了他的小说理论。有些人不喜欢昆德拉的小说，却喜欢昆德拉的小说理论，作为评论家的昆德拉阐述了他对欧洲小说传统的理解，分析布洛赫的《梦游者》，也尝试给小说下定义，“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小说家的工作就是编一些故事，询问世界。人类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小说的智慧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昆德拉说，对世界一般有两种解释体系，一种是科学的，一种是哲学的，在启蒙时代，人们相信理性进步，同时人们发现有一个东西，叫“愚蠢”。没关系，慢慢来，科学和哲学的进步，能让人变得聪明点儿，不那么愚蠢了。但真是这样吗？为什么世上还有那么多愚蠢存在？人为什么单调乏味？脑子里充满偏见，无知又自信？昆德拉引用过一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流传甚广，大家懒得思考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所以我们就别思考了。但昆德拉的意思可不是停止思考，他说，小说就是对上帝笑声的回应。小说要反对那种单调僵化的思维模式。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头第一节是哲学思考，讲尼采的永世轮回问题，第二节还是在思考，讲轻和重，第三节讲人物了，“多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好像有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但后面你发现这个“我”只是一个思考者，托马斯



（视觉中国 供图）

7月13日，捷克布拉格，一名男子在米兰·昆德拉的吊唁簿上签名

的故事在进行，思考者也在思考。昆德拉把他的哲学随笔和小说故事糅合在一起。他说他在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意识到人物编码是一些不同的关键词，特蕾莎是肉体、灵魂、眩晕、软弱、田园诗，托马斯的关键词就是轻和重。他塑造人物，会用几个关键词来编码。小说第三章就叫“未解之词”，讨论什么叫忠诚与背叛。最后一章，一边讲故事，一边在讲什么叫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不是像哲学家那样从观念出发进行思考，他是从人的境遇开始思考，一个人遭遇什么样的故事，他处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中。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彩排，那我们怎么进行选择呢？昆德拉的《笑忘录》，写那个叫塔米娜的女人，他说：“地球上每秒就有两三个人虚构的人物在接受洗礼，现在轮到我了，我要塑造一个人，得先给她起一个名字，就叫塔米娜吧。我要把她刻画成一个既高又美、三十三岁的布拉格人。好，现在我能看见她了。”一般来说，作家希望他写的人物真实可靠，但昆德拉说，让读者相信小说中的角色确有其人，这毫无意义，他不是从子宫生出来的，他是由一些关键词造就的。

我最早读到昆德拉这两本小说时，惊讶于他塑造人物的方式和以往读过的小说大不相同。后来会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虚构一个人物？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真实人物了，虚构角色的必要性在哪里？昆德拉说，小说不断言任何东西，小说的智慧是对每件事都有一个问题。他的小说带给我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什么叫感动？什么叫刻奇？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儿？如果否定一切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那我们如何辨别什么是崇高？过多的反讽，过多地选择“轻”，是不是太胆怯、太犬儒？我们真的能承担一种无意义的人生吗？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时常会想起有一年驾车去布拉格，途经布尔诺，青山绿水中躺着一个安静的小城，似乎从来没有炮火和坦克，从来没有压制异己的狂热，一切都沉浸在幸福的虚无之中。

（本期封面文章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1987年韩少功、韩刚译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2003年许钧译本）

“刻奇”，一种对世界的抒情态度

——专访昆德拉小说译者、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

记者 · 艾江涛



(视觉中国 供图)

1973 年 10 月 14 日，米兰 · 昆德拉在法国巴黎一家咖啡馆门前，两年后他和妻子离开捷克，定居巴黎

“刻奇”，中文里更为人知的翻译是“媚俗”。而昆德拉意义上的“刻奇”是指一种伦理情感的过度，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对绝对事物的激情，换句话说，就是人对世界的抒情态度。“刻奇”是昆德拉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反刻奇的思想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小说。但景凯旋在采访最后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还是想说，昆德拉混淆了刻奇与真正的崇高，混淆了雪莱、兰波和其他奉命诗人的区别。”

米兰 · 昆德拉喜欢以一些主题或关键词来结构自己的小说。源自德语的刻奇(Kitsch)，是昆德拉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在那本完成于 1982 年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首次给出自己对刻奇的定义：“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这一美学理想被称为刻奇。……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讲，刻奇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

昆德拉的“刻奇”，最早进入中文时，被译为“媚俗”，后来一些学者又将其译为“媚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它与社会现实的贴近，曾引起热烈讨论。如今，多数严谨的学者更愿意用景凯旋最早音译的“刻奇”，来表达昆德拉意义上的这一概念。

昆德拉的小说为何在国内具有如此热度？昆德拉意义上的刻奇，究竟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昆德拉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昆德拉小说的早期译者，对昆德拉作品有深入研究的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

以文学内容解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1987 年，你翻译了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韩少功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此引发了国内的昆德拉热。请谈谈当年昆德拉被译介进入中国的情况，在你看来，他的作品为何能在国内引起如此持久的阅读热潮？

景凯旋：其实当时翻译昆德拉，对我来说完全出于偶然。我们一位美国留学生到这边做博士论文，旅行中带了本昆德拉

的英文版的《为了告别的聚会》，他走的时候就丢给我了。我看了后非常有感触，就想着翻出来给大家看看也不错，也没想要出版。这本书出版后，韩少功翻译的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出来了，当然这本书是昆德拉的代表作，就引起当时很多人对昆德拉的热情。

昆德拉的小说带给中国读者的影响，我觉得不在作品形式，更多还在于观念，大家发现他的小说和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家族相似性”。当时尼采、弗洛伊德，包括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的作品也已传入中国，大家对昆德拉的接受度更高，因为他描写的更接近于我们生活本身。

昆德拉当时给我的触动，后来想想，是因为他描写了人性的内在。当时不管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寻根文学”，包括后来的乡土写作、民国传奇，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都是在写外在原因，一个人遭遇苦难甚至灾难，都是由于外在原因，外因一旦解决或消失，矛盾冲突就没有了。而你看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小说的主人公要么是受害者，要么就是迫害者。昆德拉小说的主人公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政治异见者雅库布为了不被胁迫，随身带着一片毒药。他因为要和养女告别，来到一个温泉疗养地，结果他带的毒药在无意中杀害了一个无辜的护士，雅库布听到这个消息后，内心没有任何负担，反而带着一种告别故乡的伤感情绪，驾着汽车出国了。我觉得昆德拉在这部小说里把卡夫卡那种梦魇式的抽象主题，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了。中国人为何心领意会？“文革”中见得太多了，就是一种互害模式。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实际有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充满理想的东西，像阿伦特说的，一切都是一个开端；另外一种情绪是精神上的疲倦。王蒙这样的作家就提出“告别崇高”，实际上就是告别过去50年代那种革命抒情的东西。很多作家就觉得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很轻松、很幽默、很不正经地写。

对于一些更年轻的读者来讲，昆德拉作品中对性的描写，也很有吸引力。昆德拉把性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写，他小说中的人物，由于权力控制一切而感到个人的微不足道，于是试图通过性爱来获得自我的存在感。这不是西方作家所表现的主题，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完全从性解放的角度写，但昆德拉用爱甚至是不可信的爱解构宏大叙事，具有东欧的存在主义特色。他引用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说我们曾经在一种理想的指引下，忘却了生活世界本身。

我想他能比其他一些西方现代作家影响更长远，可能还是在观念上为我们打开了看待世界的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看待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甚至可以讲，破除了文学的迷信。昆德拉给中国读者的有益启示始终是，生活的日常性高于生活的崇高目的，忘记这一点就会导致集体灾难，或者导致个人生活的错谬。

三联生活周刊：你本人从古典文学转到对东欧文学的关注，其实也是从昆德拉开始的吗？你如何看待昆德拉在东欧文学版图上的位置？

景凯旋：对，我接触昆德拉是偶然，后来又翻译了他的《玩笑》和《生活在别处》。从昆德拉开始，我在上世纪90年代又接触到捷克作家克里玛，他的小说主题和昆德拉很接近。后来我也接触了米沃什、凯尔泰斯、赫伯特、丹尼洛·契斯，还有辛波斯卡娅的东西。东欧文学对我的吸引，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说的：“20世纪下半叶，其实是东欧的知识分子为自由提供了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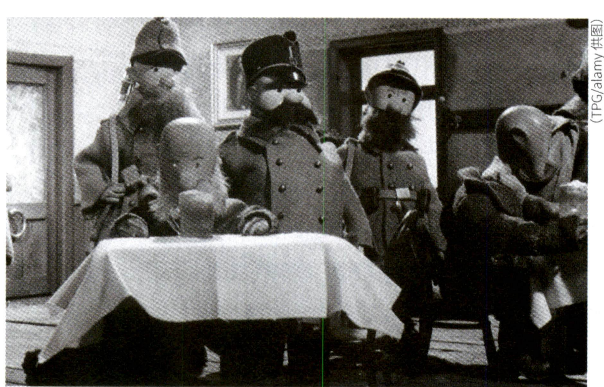
昆德拉更愿意在欧洲小说的传统中谈论自己，这也与捷克本土的历史背景有关。捷克是一个小国，1620年被奥地利吞并，之后又被奥匈帝国统治，直到1918年才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历史上不断被东边的、西边的强权侵占，也没办法抵抗。克里玛有一个解释，认为因此造就了他们总是带着一种幽默无奈面对强权。“布拉格之春”中，捷克人也是通过弄乱路牌，女孩子撩起裙子故意挑逗苏联士兵，这样子来反抗。所以他们就诞生了一个大作家哈谢克。《好兵帅克》中，他就完全用幽默调侃的态度对待非常残酷的“一战”。

昆德拉追溯欧洲小说的传统，从拉伯雷、塞万提斯到狄德罗、斯特恩，他认为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漫游，就像他在《小说的艺术》中说的，“当上帝离场的时候，堂吉诃德出发了”。


(TPG/alamy 供图)

上图：4月30日，捷克哈夫利茨库夫布罗德镇举行纪念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诞辰140周年漫画展览

下图：根据哈谢克代表作改编的动画电影《好兵帅克》剧照，哈谢克以调侃幽默态度对待残酷战争的写作方式也影响到昆德拉


(TPG/alamy 供图)

为什么出发？因为上帝不在了，他要去寻找新的空间。在这些漫游中，昆德拉提炼出，小说最初是一个游戏，因此是多元的、不确定性的；文学也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展示生活本身。

昆德拉更愿意把今天普遍被称为东欧国家的捷克、波兰、匈牙利称为中欧国家。他特别推崇并为“中欧四杰”的卡夫卡、布洛赫、穆齐尔、贡布罗维奇这些非常现代主义的作家，目的就是强调中欧的文学贡献，强调这个他所称的中欧不像俄罗斯，都经历过文艺复兴，当然就是要回归欧洲，回归文学本身。

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看，与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作家相比，昆德拉的作品中有很强的20世纪特定年代的时代感，带有更多对现代性的思考。如果说纳博科夫、卡尔维诺更多以文学形式解构意义，昆德拉则从哲学、文学内容上解构意义。

昆德拉意义上的“刻奇”

三联生活周刊：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刻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如何理解昆德拉对刻奇的解释？它与我们通常翻译的“媚俗”有什么不同？

景凯旋：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小说中提出“刻奇”这个词。“刻奇”，Kitsch，在中文中最早被翻译为“媚俗”，台湾曾按照小说中的解释，直译为“忌屎”。

实际上Kitsch早就进入所有西方语言了。我当时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感觉如果把这个词译成“媚俗”，和昆德拉所要表达的主题是矛盾

的，就开始思考这个词的真实内涵。

按照一般词典的解释，Kitsch 是指“造作的艺术”，实际上就是指大众艺术。美国权威美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 1939 年写的一篇文章《前卫与刻奇》中，提出刻奇是大众文化的一种特征，比如通俗小说、好莱坞电影、踢踏舞、卡通、广告、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在制作上都是机械的、按照程式仿作的，没有原创性，因此“刻奇是间接经验和冒充的感受，刻奇依时尚变化，但本质始终不变。刻奇是我们时代生活中所有那些赝品的缩影”。文学评论家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ă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面也说：“刻奇的整个概念显然都围绕着模仿、伪造、假冒以及我们所说的欺骗与自我欺骗美学一类的问题。”我觉得词典是采用了格林伯格的观点。

比格林伯格更早，赫尔曼·布洛赫也谈过“刻奇”这个概念。对于这个词，一般认为来自德语。“刻奇”最早指那种在散步的时候，在路边遇到一朵野花，把它摘下来，夹在笔记本里面等这样子作为美好时光的记忆，因此刻奇本身就含有一种抒情的味道。

格林伯格认为刻奇是美学不充分的表现，是商业化；布洛赫则从美学角度去解释，认为刻奇与 19 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有关，刻奇是伦理的丧失，如果一个艺术家只追求纯粹的艺术美，就是“刻奇”。可见，两人都用了“刻奇”这个词，但意思完全相反。

昆德拉受到布洛赫的启发，尤其是在刻奇与浪漫主义相关的问题上。但他有一个新的阐述，认为“刻奇”是一种伦理情感的过度而非丧失，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对绝对事物的激情，换句话说，就是人对世界的抒情态度。这是他和布洛赫的巨大区别。

我们只能这样讲，这是昆德拉意义上的“刻奇”。问题是很多人在谈昆德拉的时候，还在用“媚俗”这个词。昆德拉有篇很短的随笔，我们翻译成《媚俗与粗俗》，这里的粗俗，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媚俗，如果把媚俗翻译成刻奇，就对了。刻奇与粗俗是相对的概念。昆德拉并不反对粗俗庸俗的东西，他认为那是生活日常性的东西，比如说大便，是吧？包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特别反感的，她的母亲在房间里面裸着身体走来走去，响亮地放屁，因为特蕾莎对待生活有一种抒情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正因如此，一些学者比如说朱大可，更愿意把它翻译为“媚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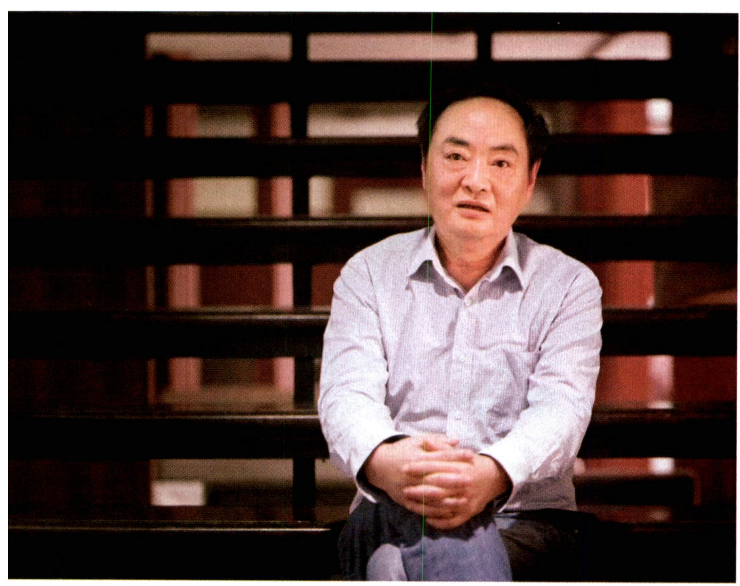
景凯旋：第一个提出“媚雅”的人是王蒙。王蒙在 90 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要媚雅，那么就和媚俗刚好相反，这就至少把昆德拉的意思提出来了。不过我觉得“刻奇”在昆德拉指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激情，一种对生命的激情，雅致不能代表这个东西。刻奇简单讲就是伪崇高。为什么叫“伪崇高”？因为它是没有超越性维度的“崇高”，就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面讲到的，崇高需要理性介入。而伪崇高完全是一种情感推动。

三联生活周刊：昆德拉对刻奇的理解受布洛赫的影响，而后者认为，“刻奇”是与 19 世纪多

一般词典的解释，Kitsch 是指“造作的艺术”，实际上就是指大众艺术。



约 1910 年，奥地利作家弗朗兹·卡夫卡在他位于布拉格的住所前



昆德拉小说早期译者、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

浪漫主义在宗教祛魅以后，就要寻找一种世俗英雄主义，所以普罗米修斯才被重新提出来。

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如何理解刻奇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关系？

景凯旋：浪漫主义主要还是指18世纪末德国兴起的一种思潮，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但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这是一种观念，一种对世界很新的看法。在此之前，应该说人们都是以结果论，到了浪漫主义，就是动机论，只要你的动机是真诚的，即使结果非常糟糕，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们经常歌颂那种非常激情澎湃的诗人。

浪漫主义在宗教祛魅以后，就要寻找一种世俗英雄主义，所以普罗米修斯才被重新提出来，浮士德才被重新提出来，其实他们都是世俗的，是一种人类不靠外在更高存在的自身的拯救。造成的结果，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也谈到，知识分子经常需要一种意义才能生活。

昆德拉认为，从理性上讲，生存的意义是不能证明的，但人又不能赤裸裸地生活，所以就得改造我们生活的日常性，强行赋予它意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认为刻奇就是“绝对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含义是在这里，就是否定人的死亡，否定人的那种不属于高级的东西。吃喝拉撒肯定是生活本身，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生命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也认为是媚雅对吧？因为你要否定这些低俗的东西。

景凯旋：是的。就是说，大家在用的“媚俗”，实际上是格林伯格的“刻奇”，这也是人们对“刻奇”的主流看法。所以昆德拉才会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在布拉格，我们认为刻奇是艺术的主要敌人。在法国不是这样。在这里，与真正的艺术相对的是娱乐。”他恰恰喜欢大众娱乐的东西，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不喜欢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他看来后者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是浪漫主义的。

拒绝抒情，并非拒绝诗性

三联生活周刊：昆德拉虽然是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提出了刻奇的定义，但如果按昆德拉的理解，刻奇是一种对世界的抒情态度，一种伪崇高，那么昆德拉从拒绝诗歌改写小说起，这种思想已贯穿于他的小说中。我想请你以昆德拉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梳理一下其中的“刻奇”主题。

景凯旋：对，昆德拉的“刻奇”主题有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里只能简单谈谈了。我觉得从昆德拉的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第一部长篇《玩笑》开始，他的思想就一以贯之。比如《好笑的爱》里面，他的作品都是试图描写一个人从有限空间的这种性爱中，寻找生活的意义，最后因为不真诚而失败，变成好笑的爱。

到了《生活在别处》，就更清楚了，生活在别处，就是抒情时代，就是诗人“刻奇”的本质。兰波提出“生活在别处”，其实他有个经历，可能一般人不知道，他是康拉德《黑暗的心》里面的主角，

后来躲在非洲的原野当个独裁者。

不光是兰波，《生活在别处》把所有西方诗人都包括进去了，我觉得他是扩大了。昆德拉认为生活应该在于当下的日常性，而不在于看不到的什么意义之类的东西。他认为那是诗人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幻想，是柏拉图以来的一种乌托邦理想。但是，人类其实也需要这种理想，如果没有这种理想，就和动物没什么差别了。

所以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我觉得昆德拉对无意义的人生还是有点伤感。萨宾娜最后自我流亡到美国，带着一点回忆，一个人在孤独中死去。那么按照昆德拉这种扩大了的解释，回忆也是刻奇。

所以我更喜欢他的早期作品，包括《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到了《不朽》，不朽的意思就是刻奇，他用了另外一个词，“灵魂的虚肿症”，表现那种刻奇的东西。后来还有《慢》，他写了一个政治异议者。1989年捷克转型后，这位异议者成为国家领袖，到法国参加国际会议。昆德拉要揭露这个人在大众面前总是表现出崇高的一面，赤身裸体时却不敢面对自己丑陋的身体，把他戏谑地称为“舞者”。在他看来，无论是专制还是反抗，只要以群体崇高的面目出现，都是刻奇。

昆德拉越写越倾向于反对刻奇，反对抒情。从《不朽》到《慢》，再到《无知》，再后来，他写出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感觉已经快写不出来了，如果只是无意义，为什么还要写这个书？

抒情和反抒情，或者悲伤与理智，怀疑和理想，一直是必要的复杂的对立存在。昆德拉的思想，其实更接近于英国的休谟，那种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但他把文学和现实的一致性推到极端，虽然摒弃了本质主义，但最后，文学和生活一样，都会走向无意义。然而文学是理想，与现实始终是有距离的。

三联生活周刊：反对抒情可以理解，但昆德拉似乎对诗歌有种深刻的偏见。事实上，20世纪以来诸如里尔克、T.S.艾略特等不少现代诗人，在他们的写作中同样反抒情，与昆德拉所推崇的那批小说家抱有对荒诞分裂现实的共同看法，但他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如何看待他所说的“诗人和刽子手共同统治的时代”？

景凯旋：我还是认为，昆德拉混淆了刻奇与真正的崇高，混淆了雪莱、兰波和其他奉命诗人的区别。或许由于个人具体的经历，他在50年代也是写作“生命万岁”的诗人，所以就形成他很特别的文学观：反对诗歌。

反对诗歌，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波兰小说家贡布罗维奇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反对诗歌》。贡布罗维奇很早就移民到阿根廷。他的思维和波兰人完全不一样，波兰主要是诗歌传统而不是小说传统，所以那里的抒情传统很强大，贡布罗维奇非常反感诗歌的过度。

至于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视为“诗人和刽子手共同统治的时代”，也与昆德拉个人的创伤体验有关。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的序言中写道：“我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录》）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昆德拉反对诗歌，其实是反对过度抒情，或者说把抒情伦理化，而非反对那种隐藏于存在背后深沉的诗性。我注意到，昆德拉在评价卡夫卡的作品时恰恰使用了“诗性”这个词，他说：“卡夫卡成功地完成了在他以前不可能的事情，将一种根本反诗性的材料、极端官僚化的社会转化为小说中伟大的诗性。”

景凯旋：对，昆德拉反对诗歌的集体性。其实，布罗茨基把这个问题谈得更好，他说诗歌就是人的个体性，在诗歌被阅读的地方，我们总会看到不一致，因为诗歌强调创新，大家都写一样的诗歌，诗本身就不存在了。但昆德拉不这样看，我觉得他更多还是从他个人经历中得到一种教训，一种经验，然后把它上升为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

（感谢吴金岭对采访的帮助）

“米兰·昆德拉是一位音乐家”

——专访昆德拉作品译者、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董强

记者·孙若茜

“他对于音乐的思考，全部用到了小说创作中，结构是他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董强翻译了多部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其中包括《身份》《帷幕》《小说的艺术》，以及即将在中文世界出版的《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他更为媒体与读者熟悉的身份是，上世纪90年代在法国求学期间，曾跟随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HESS）研讨班任教的米兰·昆德拉学习。

回国后，董强曾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外国语学院博雅特聘教授，同时也是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身通讯院士、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在此次专访中，本刊侧重与董强教授探讨了米兰·昆德拉在法国期间的创作与境遇：他为何强调小说家与作家的分别？他在法国的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晚年为什么对法国又爱又恨，渐行渐远？

他是一位小说家，不是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法国《世界报》在悼念米兰·昆德拉的文中着重写道，他是一位“小说家”（romancier）而不是“作家”（écrivain）。这也是昆德拉生前对自己的定义。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对“小说家”和“作家”的区分？

董强：米兰·昆德拉常强调说他自己是小说家，不是作家。这个区分很重要。我们不要忘记，他骨子里是音乐家。音乐家如莫扎特、贝多芬，我们听的是他们的音乐，面对的是经由他们的天才展示出来的艺术种类本身，而不是他们本人。音乐重要的是作品（opus）本身，而不是音乐家本人讲了什么。昆德拉特别强调“作品”。作为小说家，他认为自己写的文章、接受的采访都不算作品，那些只是他作为一个人表达了一些东西而已。昆德拉认为小说已经说出了他想说的一切。不仅如此，只有“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才称得上小说家。小说家是不“介入”的。他尤其忌讳别人给他贴上政治作家的标签。而比如像萨特、加缪，他们所有的政论、文章都会编入作品集。对昆德拉来说，他们是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的艺术》被昆德拉本人和外界公认为是其非常重要的作品，但它不仅不是小说，里面有一章还是一篇访谈。这是为什么呢？

董强：对昆德拉来说，虚构的小说和关于小说的理论探讨都是他的作品。作品之所以被视为作品，是由结构造就的。我刚才说过，昆德拉认为日常的采访不算作品，它不具有作品的属性，但是当它被插入书中，成为整本书结构的一部分，就成了作品——像昆德拉的很多作品一样，《小说的艺术》一共有七章，对他来说就像是创作了一部交响乐。那篇访谈也正是关于音乐结构的。昆德拉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音乐家、一个艺术家的位置。抓住“音乐”这个词来理解昆德拉，就会变得非常清楚——他对于音乐的思考，全部用到了小说创作中，结构是他作品的生命力所在。同时，读昆德拉小说时，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虽然他有很强的作品感、形式感，但又在试图打破各种形式。他知道在哪个地方继续写下去就会被结构套住，因而必须打破。所以他的每个章节都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东西，打破你的预期。

在《小说的艺术》里，昆德拉用七个章节的结构，重新定义小说，并重铸了小说史：从塞万提斯和拉伯雷开始，到罗伯特·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昆德拉有一套非常明确的体系。这是米兰·昆德拉真正应该被强调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看到他写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出了“媚俗”，等等，不仅仅把他当成一个从捷克流亡到法国的作家。当然，他的这套体系一直也没有得到法国人的认同，或者说一直没有能够被真正理解，这



1981年7月3日，米兰·昆德拉（中）与法国作家让-皮埃尔·费伊（左）等人参加密特朗总统专门为文化人士举办的活动。这一年，昆德拉拿到了总统亲笔签署的公文，正式成为法国公民

也是他后来跟法国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理解昆德拉所说的“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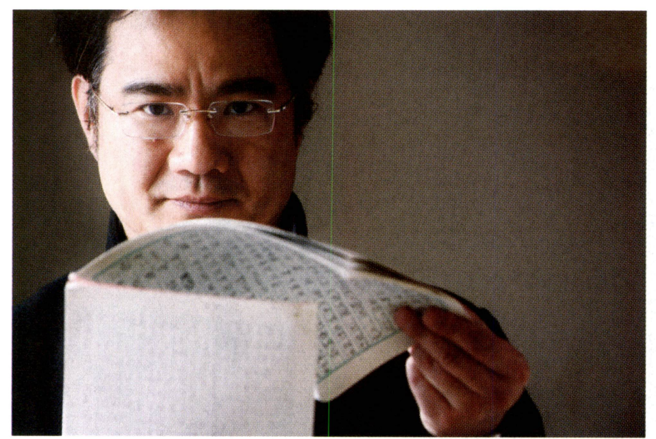
董强：他认为，如果一部小说没有能照亮一些新的存在的角落，那就不能算是小说。它们不过是一些具有重复性的、随便在车站里面就能买到的畅销书，没有价值。他认为一部伟大的小说应该能探索到连哲学家都无法探索的地方。因为哲学家只能通过概念对问题进行探索，但小说家可以抓住细节。他可以从一个老太太对一个梨的关切、一个情人想要收回他的情书等这样的细节去探索社会对人产生的影响。

昆德拉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实验性的自我”，就是把一个人物实验性地放入一个场景、一个生存处境中，看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这是对存在的一种探索。比如加缪《局外人》里的默尔索，如果你从昆德拉的角度看，他就是一个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实验性的人。加缪是完全依靠想象力把他放入一个处境当中的。相比之下，萨特所写《恶心》里的安东纳·洛根丁，其作为一个“实验性的自我”的程度就弱很多，基本上还是一个自传式的哲学论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等人，都是昆德拉创造出的实验性的自我，通过他们，他比一个哲学家更清楚地探讨了轻与重、媚俗等。

除此之外，昆德拉还将大量的哲学思辨、文论式的东西插到小说当中——布洛赫是这种写法的开创者，如果读过他的《梦游者》，就会发现昆德拉从那里学到了很多。但相比布洛赫在小说中放入过多的思辨，昆德拉的糅合恰到好处。通过这样一种他称之为“离题”（digression）和“发挥”（improvisation）的做法，他大大拓宽了小说的维度，让小说变得妙趣丛生，无所不及。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作家都会首先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昆德拉早年也写过很多诗，但他不称自己为诗人，当他的作品进入“七星文库”时，没有放入一首诗作，这是为什么？

董强：他愿意被人看作是充满诗意的，但不愿意被人看作是诗人，这是两码事。在他看来，


昆德拉作品译者、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董强与他的昆德拉译稿

真正的诗人很少——当一个诗人站到街头去"介入"，对他来说那就已经不算是诗人了。而且他认为诗很容易把人带向媚俗。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这个题目出自法国诗人兰波，是法国人建议他用的，他后来很后悔——他不断反思，觉得到法国以后，法国人想把他带到的那种法国的氛围，并不是他所想要的。因此，他后来开始不断地捍卫中欧。

三联生活周刊：米兰·昆德拉始终在强调"中欧"，而我们总是习惯把他归于"东欧"，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

董强：米兰·昆德拉认为东欧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东欧是个政治概念，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西欧人说起东欧，就相当于把那些国家推到了俄罗斯那边，他认为那是完全不对的。1983年昆德拉写过一篇长文叫《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可以说预示了今日欧洲的困境。他捍卫中欧，不仅仅因为中欧是自己的家乡，而且他认为只有看到、重视中欧的价值，才能理解真正的欧洲。

对法国又爱又恨、渐行渐远

三联生活周刊：昆德拉不喜欢的法国的氛围，具体指什么呢？

董强：他不喜欢法国人的很多腔调。他跟太french的法国作家格格不入。比如他对新小说、对解构主义理论什么的，就嗤之以鼻。作为亲历者，我以前写过昆德拉和德里达两人常在同一个咖啡馆出现，但彼此都不说话，甚至都不看对方一眼。那种特别复杂、矫情、形式主义的小说，还有法国那种动不动就"我我我"的很私人的写作，他都受不了。所以虽然当时他在法国已是鼎鼎大名的作家了，但始终跟法国文坛保持距离。后来，他过上了隐居一样的生活，最后甚至又接受了捷克国籍，还把自己所有作品的手稿都捐给了他的家乡，成立以他命名的图书馆，这些都很说明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对法国作家的疏远，我曾经在《寻找米兰·昆德拉》一书里读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昆德拉常常和在法国的拉美作家聚会，包括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还有马尔克斯……在《小说的艺术》里，昆德拉也表现出了对拉美作家的欣赏。

董强：他喜欢拉美作家的想象力。我曾在《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讲昆德拉的"欧洲视野"，涉及他对小说的理解——"欧洲"跟音乐一样，也是进入昆德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他认为小说是"欧洲之子"，在他看来南美洲是欧洲的一种延伸，至少算个远房亲戚。他认同拉美文学，认为拉美作家的创造正好是欧洲大陆所缺乏的，尤其像魔幻现实主义里那种随便打破时空的处理，他特别推崇，因为它能够使人从当时的美国式或者所谓欧洲式的消费社会中跳出来，可以和塞万提斯、拉伯雷、狄德罗，那些他心目中的小说家接续。他认为拉丁美洲作家的写法给小说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使小说不会终结。

三联生活周刊：昆德拉在法国的现实生活的处境是什么样的？

董强：到法国之后，昆德拉先后在雷恩大学和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获得过教职。在社会上，他更多的是以作家的姿态出现，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还在学校里教课。凭借他当时在法国的名声，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稿费生存。法国的作家很多，但是能完全靠写作为生的，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他当时的生活很单调。法国知识分子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但所谈论的内容和他并没有什么切身的关联。他的生活里也没有了跌宕起伏，

没有了在东欧时遇到的那种冲击和动荡，换句话说，没有了丰富性。昆德拉很少写法国的生活，因为他确实也没什么生活可写。同某位作家、出版商见见面什么的，他当时也就是这样一种生活节奏，所以他往往通过回忆、阅读来写作。

以我们对流亡作家的认知，总觉得他们要经历艰难的处境，但昆德拉在法国并没有这个过程。一开始他就被推崇为大作家，相当于被法国邀请过去的。在法国，他可以做一个纯粹的作家。法国给了他一种放松的氛围和自由的环境，使他可以从容地站在中立的位置上思考。他肯定也有孤独，但环境的开放又使他可以畅所欲言，他因此可以创作。可以说，法国是昆德拉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地方，是法国成就了他。

三联生活周刊：昆德拉与法国的渐行渐远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有具体的事件作为诱因吗？

董强：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初到时昆德拉接受着法国，这种接受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到了自由的西方世界。后来，他对法国越来越了解，甚至开始用法语写作，但与此同时，这种了解使他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也不愿完全融入法国。他自身的文化身份渐渐强大起来，他也开始不断地对它进行捍卫。昆德拉和法国的这种又爱又恨的关系，并不是受什么具体事件的影响。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昆德拉始终捍卫个体，将个体视为现代社会的“最后的一个堡垒”，对隐私的捍卫对他来说是一个最终的底线——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捍卫不了，人类文明就没有意义了。他对捷克那种所谓集权的反抗主要就建立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有任何隐私权和自由。但他后来发现，在法国这条底线也会被打破，也还是会有各种人来打搅你，有各种媒体将你彻底变形。因此他开始思考整个“现代”。

这是昆德拉思想的精髓之一。之所以晚年的他变得越来越虚无，就在于他发现个体越来越难保。自从有了社交媒体的概念以后，人被虚拟化了，个体到底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他也预感到他所捍卫的东西在将来也许真的会不复存在。在他的遗嘱中，他不允许对他的作品有任何的改编。原则上，他甚至不允许他的书被数字化，他只相信纸张、印刷，不相信电子书。

这两天我特别感慨，有公众号搞出了AI昆德拉，还不止一个，说着他最有名的一些话，意思是他的灵魂将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朽。很好玩儿，因为昆德拉本身就探讨“不朽”的问题。但实际上，一旦进入这个世界，昆德拉所捍卫的价值就已经没有了。

对边界的思考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当初被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他也是不太满意的？

董强：不是不太满意，是极不满意。看完电影以后他吓坏了，发现原来还可以这么改编，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完全被异化了，从此他就开始捍卫“小说”，而不只是捍卫自己了。他认为小说有它的特性，它是用文字写在纸上的，是需要阅读的，形式本身就是小说的生命，一旦换成了图像、影像，这些形式的改变会改变小说的本质。然后他就立下遗嘱，任何人不可以改编他的小说。但很有意思的是，当初也正是电影《布拉格之恋》让昆德拉的声望变得更高了，很多人认为那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电影。这是一个悖论。

三联生活周刊：昆德拉对翻译的态度也让我印象很深，我记得他曾经说他生命中的整整一个时期都被完全用在对他能阅读的三四种外语的新旧小说译本进行阅读、检查、修订……而且据说修订的程度就像是重写一遍，再后来他就干脆直接用法语写作了。

董强：他对翻译这件事本身是不反对的。他非常自豪他的小说被翻译成了50来种语言。在他的家里，一进门整面墙的书架上全都是他的书的各种译本，那是很震撼的。我从没在其他作家的家里看到过那样的场景。但他非常在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他的叙述口吻、句子的长短之类，因为那都是小说的一部分，他受不了。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地说，他就像是堂吉诃德，哪打得过风车啊。但至少他还是把自己的理念传播开来了，

为此他还在《被背叛的遗嘱》里写了很多关于“翻译”的内容。在他的翻译观里首要的一定是忠实。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他改用法语写作这件事？

董强：其实这一点他说得很清楚了。相对于捷克语来说，法语远远是一个大语种。在谈到卡夫卡的时候，他就说过，如果卡夫卡用捷克语，而非德语写作，达不到后来的那种影响力。在这个认识之下，他用法语写作是顺理成章的。对他来说，能够使用法语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全盘接受了法国的东西。相反，刚才我们谈到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了解法国，也就愈发有意识地摒弃很多东西，使自己作为捷克人、作为中欧人的东西体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在昆德拉使用捷克语写作时，巴黎批评界对他很推崇，自从开始使用法语写作，第一波批评的声音也就随之出现了，是这样吗？你怎么看？这种声音和语言有关系吗？

董强：昆德拉真正用法语写作是从《身份》开始的。相比我们习惯的昆德拉创作的多声部的“复调”，《身份》显得比较单一，好像没有他以往作品的那种丰富性，读着不过瘾。但后来无论是《慢》还是《不朽》，评价都是很高的。尤其是《不朽》，在当时受到法国人的绝对推崇。法语毕竟不是昆德拉的母语，但我觉得对这些作品的评价跟语言并没有什么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在作品里，什么是所谓昆德拉作为捷克人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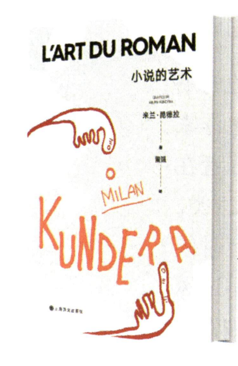
董强：这一点，小说《庆祝无意义》就非常典型。很多人觉得这部小说昆德拉写得不是很好，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昆德拉，但是对我来说它特别有意义。昆德拉通过这部小说把他抵触的法国的文化生态彻底摒弃了，他身上的捷克劲儿全都回来了。

比如小说的开头是从卢森堡公园那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国公园进入的，小说里的人物又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法国的生活方式，要举办一个庆祝派对。但是他们做事的方式、讲的笑话都散发出一种捷克精神，是“好兵帅克”式的。小说里所用的反讽、幽默、笑——笑本身是粗俗的，是对假装高雅的人与事的一种致命打击——在除了拉伯雷以外的法国作家的作品里，都是难以找到的。

我打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昆德拉就像是拿着一把捷克的锤子，砸碎了一座法国古典主义的雕塑，砸的过程中还有一种欢快的情绪，而砸碎以后它就“无意义”了。他好像已经达到了老年巴赫、老年贝多芬那种彻底放开的境界，而在这种境界中，他似乎回到了一直远离的家乡。在此之前，他小说中的“捷克性”都是很具象的东西，是带有回忆和实际生活的，比如主人公直接回到布拉格之类。《庆祝无意义》完全没有捷克的实际生活，你却能感觉到完完整整的捷克劲儿。

三联生活周刊：也许并没有必要，但如果一定要把昆德拉放入一个文学的坐标系里去理解，应该放在哪儿？

董强：事实上，的确没有必要。在国内我们习惯给他贴标签归类，但昆德拉是个世界性的作家，是一个作为艺术家的个体。如果一定要把他放在哪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跨越边际、跨越国界的位置。昆德拉对边界的思考也很深，他的《笑忘录》和《身份》都涉及这个问题。那什么是边界呢？就比如一个画家画你，在某个前提下，他使用任何形式，无论如何夸张，可能我们都会知道他画的是你。但另一种情况是，不管这个画家描摹得多么细致，我们也会觉得他画的不是你。这就包含了一个边界的问题，是很难定义的。昆德拉跨越了国界，跨越了自己文化的边界，后来又放弃了母语，用法语写作，但是他身上依然保留着捷克性的东西。作为一个中欧和西欧的结合体，他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向两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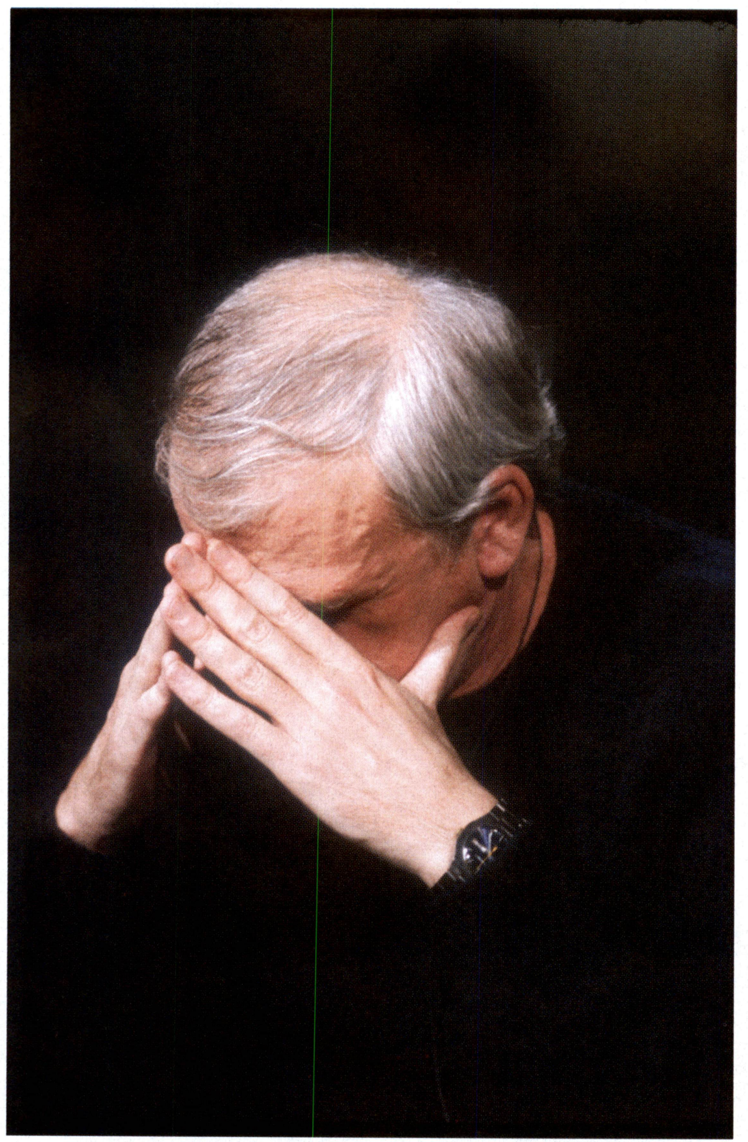
昆德拉通过这部小说把他抵触的法国的文化生态彻底摒弃了，他身上的捷克劲儿全都回来了。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小说的艺术》，译者董强



阿涅丝、历史之轻与小说的隐喻

文 · 袁筱一



米兰 · 昆德拉在某法国文学电视节目现场

从《不朽》开始，昆德拉只为我们描绘失去历史之重后人类所处的平庸境遇，这些碎片一般的个人记忆的垃圾有助于我们理解到“不朽”的本质。

阿涅丝是谁?

昆德拉在《不朽》的开头直接以叙事者的身份进入了小说，他同时还兼有小说人物的功能，闯入了小说的虚构之地，见证了自己笔下人物的诞生。那个叫昆德拉的“我”在泳池边看到一个女人“做了一个手势”，于是，“在一刹那间，她那种不从属于时间的魅力的本质显现出来，把我迷住了。我心里异常激动。这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阿涅丝这个名字”。

阿涅丝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大概六十岁，或者六十五岁”的女人。她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大半，能够摒弃幻觉，平静地面对真相。昆德拉让《不朽》里的阿涅丝不再直接承受既定历史阶段、既定国家、既定制度、既定民族的沉重，这就使得她有可能与大写的历史脱钩，和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成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失去典范意义的小说人物。她出生于普通家庭，有丈夫和女儿，还有一个和丈夫相处颇为和谐却总和自己意见不一的妹妹。她每周的日程也分为工作日和周末，休息日比在办公室工作还要累得多：去邮局、采购、维修家里的设备、打扫卫生，或者还要去桑拿——因为桑拿的时间，是她能够停下来，思考自己究竟是谁，和周围的人究竟有何种区别的时间。

阿涅丝是谁呢？简单来说，她是昆德拉安排在小说世界的一个提问者，失去了具体的社会意义，与存在拉开一段距离。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她合法地替代了昆德拉——当然也合法地替

代了我们——从人“希望不朽”的存在符码入手，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存在的问题：人为什么是“我”？人与他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人期待永恒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永远是无经验的人，永远不能够避免重复那些诸如战争之类的蠢事呢？在一个最大的对立似乎已然消失的时代，人类就此得到安宁了吗？

阿涅丝没有直接回答她向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她更像一个阅读者，也是一个观察者。阿涅丝知道自己与“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的生灵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丈夫不一样，和妹妹不一样。妹妹洛拉的图解由一个向上（上半部分）和一个向下（下半部分）的箭头构成：“她的充满幻想的脑袋仰望天空。但是她的身体坠向地面：屁股和乳房——也是沉甸甸的，往下凝视。”阿涅丝的图解则由一个向下（上半部分）和一个向上（下半部分）的箭头构成，表示“她的身体像火焰一样升起，但她的头总是略微耷拉着，凝视地下的抱着怀疑态度的头”。

于是阿涅丝的“自我”时不时地会跳到一边，审视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个现代人构成的世界。人人都在说，都在展现自我，人人都在试图说服他人，人人都在将所谓的自由演变为一种权利，人人都试图凭借这种将自由演变为权利的游戏进入一个“同一”的社会。我们以自由为名，获得了一系列权利——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指责他人的权利，甚至是裸体的权利。只是，阿涅丝的问题接着又来了：如果所有的自由都成了“权利”，如果我们都是“自由”的，并且这“自由”不具有普适的意义，而只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那么我们的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将个人的自由变成普世价值的“权利”的希望，难道不是人类冲突的根源吗？

于是在小说的最后，其实并不遵从小说既定规则的昆德拉却没有忘记再回到人物的诞生之初，再次使用那个叫作昆德拉的“我”的视角：“汽车在按喇叭，传来愤怒的喊叫声。从前，在同样的环境里，阿涅丝想买一株勿忘我，只一株勿忘我；她想把它置于自己眼睛前面，当作隐约可见的美的最后痕迹。”

因为诞生于一个手势中的阿涅丝在确信了自己想要与这个现代社会分道扬镳之后，梦想着在生命的某一天，她同样借助一个手势“遁出”，买上一株勿忘我，“只要一株，细细的茎上一朵小花。她要把这株草举在面前走到街上去，眼睛紧盯着它，除了这点魅力的蓝色以外什么也看不到。这是她想保留的她已经不爱的世界最后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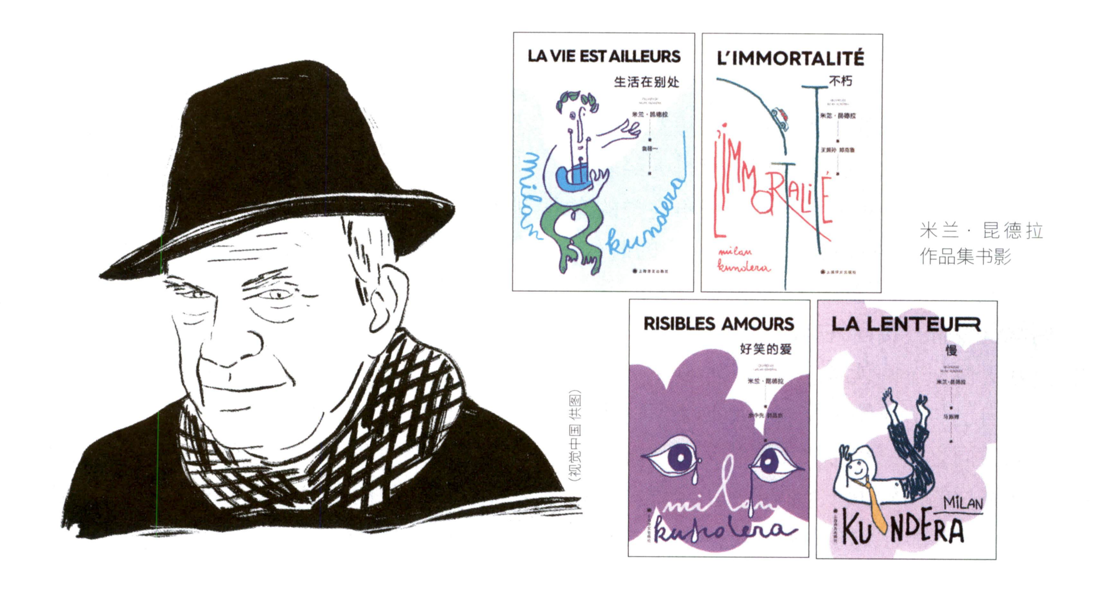
一朵蓝色的小花，或许这是《不朽》中最打动人的意象。因为我们无法否认，即便我们个体的存在也是“由一个向上和一个向下的箭头”构成，在某些“凝视地下”的时刻，我们还是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我们也曾希望通过凝视一朵蓝色的小花忘记自身的存在。

失去历史之重的人类境遇

作为存在符码的“不朽”是阿涅丝一系列疑问的反面，是我们每个人不假思索确信应该向往的东西，那就是：无论是借助荣耀、爱情甚或是现代社会媒介手段纯属偶然创造出来的“走红”，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借以抵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死亡。因为有那么多过来人告诉我们，倘若肉体终将泯灭，历史却是永恒的记忆，能够进入历史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永恒。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已经不无残酷地揭示出一个我们不愿面对的，有关历史的真相：我们渴望历史的沉重，觉得这份重量可以赋予我们的存在以价值，然而历史之重一旦被消解，我们就会发现，人的价值也随之消解。

从《不朽》之后，昆德拉的小说就彻底进入了历史虚无的状态。他甚至不再展现此前执着的一个事实，即历史仿佛一个玩笑，在不断解构自身。从《不朽》开始，昆德拉只为我们描绘失去历史之重后人类所处的平庸境遇，这些碎片一般的个人记忆的垃圾有助于我们理解到“不朽”的本质。对于没有得到“历史之重”的机会的人来说，有一种构筑自己存在的方法，那就是创造历史，或者说，拼命挤进“历史的舞台”——因为历史好歹留下了它象征的空壳——让自己在历史的聚



（视觉中国 供图）

米兰·昆德拉
作品集书影

光灯下大放异彩。等待历史呈现出机会是被动的，但是，镌刻进历史可以是自己掌握的。

人类抵达“不朽”的途径多种多样，造成的结果也是多种多样。政治家的表演是其中的一种，例如竞选成功之后，手执三朵玫瑰的密特朗；而诗歌或者其他形式的艺术也是其中的一种，例如歌德、海明威、贝多芬（谁叫他创作了作为“不朽”象征的《英雄》呢）、毕加索，嚷嚷着“必须绝对现代”的诗人兰波，以及昆德拉自己塑造出来的诗人，《生活在别处》里的主人公雅罗米尔；一无所长的普通人不断地伸张自己的主张也是其中的一种，例如在小说开始，那个“宣称痛恨热水澡的陌生女人”，她“像一个女战士那样把自己呈现在大家面前”，通过“告诉所有在场的女人：（一）她喜欢出汗；（二）她非常喜欢骄傲的人；（三）她蔑视谦虚的人；（四）她喜欢冷水淋浴；（五）她对洗热水澡深恶痛绝”，她“用无数根线条勾勒出了她自己的形象”，从而也有了跻身不朽的可能。

退一万步，爱情或许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第二次机会。不是留在大写的历史的大舞台上，而是留在对方记忆的小舞台上——谁说私人关系就不算是历史呢，尤其是在混淆了公众与私人空间的今天？由此贝蒂娜就通过歌德留在了“大写的”历史上。因为即便我们不能够创造历史，我们也能够抓住创造历史的人的衣襟。而现代社会超越歌德时代的关键在于媒体手段的发展：摄影、摄像、电视直播，再加上昆德拉尚未来得及涉及的网络虚拟空间，使得“历史的舞台”更成为一个虚空的象征。卸下所有历史重负的《不朽》也由此从存在的角度而言成为昆德拉最为丰富的作品之一。因为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昆德拉借助阿涅丝的思考验证了“世界是价值（源于中世纪的价值）贬值的进程，这一进程绵延现代的四个世纪，是现代的本质”。在此前的小说里因为意识形态的对峙而延搁的没有一下子崩溃的价值——秩序、忠诚、牺牲、理想、崇高等——于是以另一种形式一一得到了清算。

只是昆德拉要说的是，所有这些人类以为在其中可以得到救赎的价值，都抵不过阿涅丝想要买下的那株勿忘我上的一朵小蓝花。

作为小说隐喻的《不朽》

熟悉昆德拉的人都理解《不朽》在昆德拉作品整体中所具有的转折意义。《不朽》仍然是用捷克语创作的，并且保留了昆德拉一贯迷恋的七部分结构，但是其法译本则由昆德拉本人和艾娃·布洛赫合作，历时九个月共同完成。而从内容上来看，《不朽》中的人物第一次跳出了捷克背景。此后，小说《慢》《身份》《无知》和《庆祝无意义》均用法语直接完成，人物也继续置身于西方的生

活环境中。这几部小说相较于《不朽》之前的作品，改变了从部分到章节的构成形式，直接划分为章节，篇幅也比较短，彻底进入了昆德拉的“轻小说”时代。因而如果我们把昆德拉的作品整体分为“上半时”与“下半时”——我们姑且使用他在阐述欧洲小说史时所用的语汇——昆德拉私人小说史的上半时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结束，下半时则以《慢》开篇，《不朽》居于上半时与下半时的中间，是一种总结与交代，也是一种消解与否定，更是一种澄清与宣告。

在昆德拉小说史的“上半时”，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用捷克语写成的“大作品”——即便像《好笑的爱》这样的短篇小说集也被昆德拉赋予了“变奏”的形式概念，因而也和一般的短篇小说集不同，可以被当作一个作品整体来对待——有严谨的、对称性的结构，也大多围绕同一（组）主人公的情节展开，尽管情节不一定是按照线性的逻辑来推进的。这种结构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得到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实现，例如七个部分——在星相学杂志上做过专栏作者的昆德拉迷信“7”这个数字——借助关键词不断展开的离题，人物和情节意义的对称展开等。昆德拉的小说野心从《玩笑》开始就已经在了，只是被所谓的历史之重遮掩。正是经历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误读高潮之后，愤怒的昆德拉将《不朽》变成了自己最好的反击机会。

《不朽》并没有终结“昆德拉式”叙事，恰恰相反，它甚至强化了该叙事的所有要素，乃至可以被看作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小说分成七个部分，在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不解之词”同样的位置——都是第三部——作者也同样安排了由一组关键意象组成的“斗争”。小说仍然充满了“哲学暂停”，例如和尼采永恒轮回概念相类似的“钟面”意象。种种二元对立的存在态度也通过人物在每一个细节处交锋。我们于是看到了作为对称人物的阿涅丝和洛拉姐妹，历史真实中的歌德、海明威、密特朗与现实虚构里的洛拉、保罗、贝尔纳的遥相呼应。不同空间的人物进入同一个虚构空间，又带来了昆德拉所谓的多声部、对位式的叙事方式。

但是《不朽》和其“上半时”作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另一个故事，或者说是基于同一（组）主题的变奏，它是对此前所有作品的“合成”。在《不朽》中，昆德拉彻底放弃了对于小说某种不成文的约定，废黜了虚构世界的边界，不仅让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作为作者和叙事者的自己，乃至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小说世界里发生关联，阿涅丝这个人物因而也同时负有和读者一起发现新道路，从而一起迷失的“任务”。《不朽》这部小说本身就像是阿涅丝喜爱漫步的树林，一条小径的最终意义并不取决于它的尽头，而是取决于它在半途中岔开去连接上的另一条小径。

在《不朽》之后，昆德拉一改“大作品”的进路，开始创作“小型”的“赋格曲”：随着我们的存在不再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向历史提问，存在的范畴也都分裂成一个个不再等待答案，似乎也无从改变的“无意义”的问题。和语言失去“意义”的重要性一样，当同一的世界将人类的行为演变成自我重复，演变成“对自己的滑稽模仿”，昆德拉的小说也改变了提问的方式。不再是通过一个类似“不朽”的存在符码进入存在的所有面向，而是一一探讨“不朽”这个母题所包含的“子题”。《身份》是对现代社会人人张扬的“自我”的拷问。《慢》探讨的是在快速、疯狂的自我重复中，速度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无知》展现的是在世界趋同的观念中，人会不由自主地走向自己先前所界定的存在的反面。这个尤利西斯式的问题似乎答案明确，即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永远回不去的。《庆祝无意义》更像是一个告别的手势，将一切意义消解为无。那也是一个俏皮的手势，就像阿涅丝的手势一样，“这是一个淹没在已经衰老的躯体里的富有魅力的手势”。

而今，已经衰老的躯体真正“遁出”了这个世界。或许，对于他最好的纪念就是接受阿涅丝的暗示，买一株勿忘我（《不朽》），通过凝视性的阅读来忘却这个并非是被“人类进步”而是被“病菌”同一化了的世界吧。

（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米兰·昆德拉作品《生活在别处》译者）

牧歌图景中断裂的微声

——重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文 · 蒲实

擅长讽刺与幻灭艺术的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出了田园牧歌的图景，而这关乎他历史哲思式小说的主题。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对历史的哲思，只不过采用的是小说的形式。正如昆德拉在开篇第一章所写："不久前，我被自己体会到的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所震惊：在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时，我被其中几幅他的照片所触动。它们让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在战争中度过，好几位亲人死在纳粹集中营里。但与这张令我追忆起生命的往昔、追忆起不复返的往昔的希特勒的照片相比，他们的死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里，他引出了两种世界观下历史的差异，一种是现代来临之前的永恒轮回世界观，一种是现代的进步史观——"一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和一位反复轮回、不断来砍法国人头颅的罗伯斯庇尔之间，有着无限的差别"。

这是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留在史书中的一段文字、一张照片，与那些默默无闻流血、死去的人相比，对前者的记忆随文字流传，如有万钧之重，但后者的生命难道不才是更加真实的存在吗？"一将功成万骨枯"之中，究竟是"功成"更重，还是"万古枯"更重？昆德拉意识到，"与希特勒的这种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所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从哪里去矫正这种历史带来的重量的偏差与颠倒？昆德拉的路径是爱情，更具体地说，是女人的爱情，因为在他这里，"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存在之重"在这里不再是凝于文字的生命形式，而是由女性身体所感受与承受的、切切实实的男性身体之重。女性生命中的爱情故事并非建立在"必须如此"（Es muss sein）之上，而是建立在"别样也可能"(Es koennte auch anders sein) 之上，是完全偶然的。

这一次重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被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深深吸引。我所读的这个许钧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里，书末有一篇弗朗索瓦·里卡尔的文章，标题为《大写的牧歌与小写的牧歌》，写得很有欧洲人的深度与繁复美感。他感叹，最后一张关于卡列宁的那几页文字，与他在昆德拉作品中看到的中心倾向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昆德拉之前的小说讽刺和质疑任何抒情形式，彻底批判天真，以毁灭、以"彼世"的目光投向一切价值标准，他"将幻灭之艺术推得如此之远，将我们的生命与思想借以为本的基本谎言揭露得如此深刻"。而竟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出现了田园牧歌，不禁让人疑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最后一部分怎么可能由一条垂死之狗的微笑而变得如此温馨和明媚？"这首牧歌紧接《伟大的进军》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探讨的是粪便与媚俗问题，昆德拉也在这一部分彻底地表达了讽刺，是最具'撒旦性'的部分。最后几页文字则揭示了另一个昆德拉，他不再是'毁灭的作者'，而是'牧歌的作者'。"

对牧歌这一主题的含混表达，莫过于《笑忘录》中结尾部分。在海边荒岛上，扬和爱德维奇在一个所有人都裸体的海滩上漫步，爱德维奇从中看到了一幅天堂景象，一幅终于解放了的人类景象，而扬则想到了走向毒气室的犹太人。扬与爱德维奇都渴望牧歌，也就是渴望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写的"第一次冲突之前的世界状态；或者冲突只是误会，即假的冲突"。这种"冲突之前的世界状态"，这种对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幸福的渴望，是一个欧洲文学中的理想主义传统，可以在德国诗人席勒那里追溯到线索。在席勒的诗《女人的尊严》中他写道：



电影《都灵之马》，以哲学家尼采见到都灵之马受鞭挞而精神失常的故事为蓝本，尼采的经历在《卡列宁的微笑》一章中也被提及

人以不确定的脚步蹒跚而行，
在幸福和法权之间撕裂为二，
结果失去美好的中间，
人类快乐逗留之地。

这种对和谐与安宁的渴望，展开了两种牧歌的图景，两者之间存在相似性。一种牧歌已经消失了，仅在书中或前辈们的述说中以回忆的形式存在。在那个街道已被全部改成了俄国地名的小城，有一天，往昔的乡村图景在特蕾莎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来："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所有成员有着共同的利益、一致的习俗，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每个星期六，乡村客栈的大厅里都有一支乐队演奏，全村的人都来这里跳舞；每个星期天，人们去教堂望弥撒，男人到客栈聚会，谁也不带妻子。"这一牧歌的图景，也是《笑忘录》中的达夫尼斯岛，是昆德拉的小说中各种节日和集体欢庆的场面，是音乐中冲突的化解。但这古老的景象已被革命之后的新制度抹去，新出现的是公社、办公室、官方节日和现代家具，随着音乐喝酒跳舞的场所消失了。

另一种牧歌则是革命理想，通过将世界改造成一个没有异端、没有分裂的统一天地，来结束冲突。在 1948 年的布拉格，革命被看作是对所有人的邀请，邀请众人进入"有夜莺歌唱的田园，向往着和睦安宁的王国，在那一王国里，世界不再视人为他物，人也不再视其他人为异己，世界与所有人都被糅合到唯一、同一的物质里"。在《卡列宁的微笑》一章里，这样的图景浮现出来。特蕾莎与托马斯都失去了工作，他们到乡下定居，买下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这是他们唯一能逃避现实的途径。特蕾莎在这里感到了幸福，他们和农民一起劳动，不时相互拜访，与过去的熟人断绝了往来，她也终于能和





上图：1948 年，布拉格的查尔斯河

下图：根据米兰·昆德拉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剧照

托马斯拥有无人打扰的“二人世界”。让这幅图景进一步溢出前现代式安宁祥和的，是俩人与卡列宁——这条狗——之间建立起的深厚关系。“卡列宁总是陪着她。每当小母牛淘气，想离队时，它就汪汪叫着追赶它们；它显然是乐在其中。他们三个当中，卡列宁是最幸福的。这个‘时间总管’的职责过去从未受到如此的尊重，因为这里没有任何临时变动的机会，特蕾莎和托马斯所生活的时间与卡列宁的时间规律性很接近。”

在这里，在这个动物与人和谐相处的图景中，再次出现了尼采的那个“都灵之马”的主题。叙述者“我”的声音在某个时刻出现了，“我”看见特蕾莎坐在树墩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想着人类的失败。与此同时，另一画面在“我”脑海里出现：尼采正从都灵的一家旅馆出来，看到门口的车夫正在用鞭子抽打一匹马；尼采走到马跟前，一把抱住马的脖子，大哭起来，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一刻发作的——在他为马而悲痛的瞬间，他的精神受到了强烈刺激，他因而与人类彻底决裂。那是 1889 年的事，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理性思想，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宰”的启蒙思想，正在改变历史的深层背景。按照笛卡儿的观点，人类是万物之灵，动物只是机器人，是台有生命的机器，即 machina animata。动物的喊叫不是悲吟，而是一台运转不正常的机器发出的咯吱声；他否认动物有灵魂，而在不久之前，村里的每头奶牛都有它们的名字，名字是灵魂的符号，这些名字也在理性与进步主义的浪潮中消失了。

认为动物和植物皆有灵魂，认为万物与人一样有灵，是古老的传统，与昆德拉在小说开头就提到的永恒轮回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正是永恒轮回之说，从反面肯定了生命一旦永远消逝便不再回复，“似影子一般，了无分量，未灭先亡”，其“残酷、美丽和绚烂都没有任何意义”。在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唱给我自己的歌》中，他写道：

至于你呢，生命，我算计你是多个死亡留下的残余，

（无疑我自己以前已死过一万次）……

啊，恒星——啊，坟上的青草——

啊，不断的转换和前进，

如果你们不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呢？

如果离开了这种世界观，一个人所主宰的世界会是何模样？昆德拉对人类的道德抱有深刻的怀疑和本质的不信任，在他看来，“人类真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最为彻底的测试，处于极深层次，往往不为我们所注意），是看他与那些受其支配的东西如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历史开始于不易察觉的细微之处，就像尼采的突然精神失常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样。特蕾莎想起12年前在报上读到的一则只有两行字的短讯，说的是在俄罗斯的一座城市里，所有的狗都被杀光了。这则小消息似乎无关紧要，也不显眼，却使特蕾莎第一次感到很恐怖。这便是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预兆：俄国入侵后，“由于全国上下几乎都反对占领制度，俄国人非得从捷克人中找些新面孔，把他们扶上台掌权。可是，人们对俄国的爱都已成死灰，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一切是从对人性的微调和改造开始的。他们试探、训练并激发一些人的攻击性，首先得训练他们瞄准临时靶子，而这个靶子就是动物，先是鸽子，然后是狗，都被杀尽灭绝。终于，从动物这里积聚起的仇恨被转向了真正的目标：人类。历史的虚无在这里被昆德拉拆解得异常清晰：正因史书上谈及的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血腥的岁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变得比一片鸿毛还轻，不再让人惧怕。昆德拉因此逃逸历史。历史的虚无与昆德拉在《玩笑》里的一段话形成了反向的呼应和对照：“她对历史一无所知，她生活在历史之下，她对之并不渴望；她没有任何崇高的和一时的烦恼，她生活的烦恼只是琐碎的，是永久的。”在这“安宁的间歇”中，“一下子，我获得了解脱”。

昆德拉的主题在这里与尼采“上帝已死”的哲学主题再次呼应，这个主题在《笑忘录》中也曾出现，那就是爱德维奇所说的“回到人还没有被基督教戕害的那个时代”。牧歌的景象是《旧约》神话中的伊甸园回忆，伊甸园的生活不同于将我们引向未知的直线赛跑，也不是一次历险。它是在已知的事物中间循环移动；它的单调并非厌烦，而是幸福。昆德拉对现代战争与暴力的反思，要回到对“以人为中心”这个思想的反思那里。在《卡列宁的微笑》里，卡列宁与亚当的类比，隐喻的正是伊甸园中人还未成其为人的时代，那时人还没有被抛入人之轨道，身上还有一根细线与遥远的伊甸园相连，“亚当正探向泉水，根本不知道他看见映在水中的那个依稀的黄色小点就是他自己”。对伊甸园的怀念，就是人不想成其为“人”的渴望。卡列宁对肉体与灵魂的两重性一无所知，不知何为厌恶，所以与它在一起，特蕾莎感到快乐和安宁。如果它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人，它或许早就对特蕾莎日复一日地喂它羊角面包感到不乐意，但卡列宁没有谴责也没有变故，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没有被逐出伊甸园的动物更能做到。

然而，一旦当人之不为人，人又能回到伊甸园吗？当特蕾莎察觉到托马斯已然老去，她才意识到，正是因为她，托马斯才放弃了外科手术医生光明的前途，离开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又是为了她，离开布拉格，失去了工作，不再追寻自己的“使命”。她突然感到内疚，意识到自己在苏黎世的独自出走拖累了托马斯，他对她的追随一步步将他往底层拖，就像仙女把农夫引入泥沼。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托马斯证明自己确实爱她。她获得了幸福，甚至产生了幻觉，看到托马斯的身体缩小为一只小野兔，一只她可以抱在怀里的野兔。这意味着，托马斯终于忘记他是强者，意味着从此谁也不比谁强。可是这是伊甸园吗？特蕾莎醒悟过来，她利用了自己的弱小，滥用了女人的软弱来对付托马斯；她的软弱实则咄咄逼人，因为人们都倾向于把强者看成是有罪的，把弱者看成是无辜的牺牲品，她利用了这一点来让这个强大的男人不得不退步，直到发现他已头发花白，指头僵直，再也握不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这幸福伴随着多么奇特的忧虑啊。

没有什么别处

文 · 陆晶靖



《心之全蚀》剧照。影片以诗人兰波的人生为主线

只要想着在别处，就永远无法停止流浪。

兰波，和一个叫雅罗米尔的诗人

“生活在别处”是兰波说的。兰波是法国诗人，19 岁前就已经完成了足以让他载入史册的所有诗歌。兰波从小就想离开故乡，有一次他出门散步，忽然就爬上了去巴黎的火车。

兰波生活在 19 世纪末，那个年代很多诗人活得都不长。普希金活了 38 岁，莱蒙托夫 27 岁。兰波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兰波活了 37 岁，停止诗歌创作之后，兰波当过水手，卖过咖啡，甚至还当过军火贩子，发了财。总之就是再没写过诗，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死于疲惫”。但后来的人们记住他，主要是因为他的一张照片。那时候他应该和现在的初中生差不多年纪，眼神高傲又迷离。他应该对自己的诗歌才能已经有了强烈的意识。其实今天的读者不那么容易理解兰波的诗，很多分析者甚至认为他根本就没想让我们以常人的方式去理解。但这不妨碍兰波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形象，他的生平也是一件作品，先少年成名，再神秘地否定自己。总是去远方，最后死在远方。

相比那些直到老年还在写作的职业诗人，人们偏爱少年的天才诗人：这个身份包含了对我们这个充满日常细节的世界的双重否定。少年意味着他还没有被世界的琐碎毒害，没有背负上生活

的重担，而天才诗人代表他超越我们平时生活的维度，代表人类可以超越平庸，到达更高的境界。他们就像是在替代另一些人生活一样。

这两者就构成了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的起点。这本小说是对诗歌非常激烈的挑战。它认为诗歌的基础很可疑，而和少年结合在一起，并为人所崇拜，就更加无法原谅。传记作家说这是因为昆德拉年轻的时候写诗，后来也像兰波一样骤然停笔，觉今是而昨非，作为对自己青春年代的告别，才写下了这本小说。这倒是有道理的，今天昆德拉已经名满全球，但谁也没见过他几首诗。其实，从根本上去冲击诗歌这种文体的基础，昆德拉算不上最激烈的。我们知道阿多诺在"二战"后曾经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欧洲人思考了那么多年的哲学和文学，最后竟然发生了奥斯维辛这么惨烈的灾难，如果不对这种灾难进行彻底的反思，还转过头去继续吟风弄月，这就不可理喻，就是野蛮的。这句话提出来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但是诗人们也并没有停止写诗。

《生活在别处》写于1969年，世界已经是另外一副样子，欧洲分化成两个阵营。昆德拉是在阿多诺的基础上继续追问，我们理解人们有继续抒情的需要，但这种需要本身正当吗？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抒情呢？

这本小说的观点是，诗歌可能成了某种逃避，成了某种否定现实的借口。这种逃避始于认识上的幼稚，终结于审美上的庸俗。所以诗歌在阿多诺那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昆德拉这里就是一个美学问题。总而言之，崇拜诗人是不对的，崇拜少年诗人更不对；没有什么别处的生活，没有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只有你在当下，你清醒地活着。这是一个激进的挑战，但很不幸的是，他有时候是对的。

《生活在别处》讲了一个叫雅罗米尔的诗人的一生，诗人出生，诗人出名，最后诗人在很年轻的时候死去。他的一生从未摆脱他的母亲。很多诗人都被自己的母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关注，比如普希金一直忘不了他的奶妈，里尔克被自己的妈妈打扮成小女孩（他的中间名玛利亚是一个明显的女孩名字）。昆德拉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和兰波的暴虐的母亲相反的角色——一个热爱文学的女人。她生来就是一个读者，等待自己的体验被书写，如果能够进入诗歌的世界，她将会感到非常光荣。小说开头，母亲就在回忆，到底是在哪里怀上了她的诗人儿子。答案是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面。诗人只能是伟大爱情的结晶，而当这位母亲发现自己的丈夫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浪漫，自己的爱情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生理的冲动，父亲在这个家里就已经象征性地死亡了。当然他后来也确实被纳粹杀死了——这并不重要，在此之前母亲已经把雅罗米尔当成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了。儿子是她生活合理性的来源，怀孕和分娩是丑陋和令人痛苦的，可是有了儿子，她就无视这些，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她满怀激情地监控着儿子和自己的身体，觉得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都凝结在这个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小生命上了。

我们理解人们有继续抒情的需要，但这种需要本身正当吗？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抒情呢？

有一次雅罗米尔对她说："妈妈，我没那么小，我理解你。"这句话让母亲吓了一大跳。听到自己的孩子忽然说出一句成年人才会说的话，很多父母都有过这样的经验。雅罗米尔看到了自己母亲的惊慌和喜悦，这并非第一次，每当他说出一些与众不同但自己并非完全理解的话的时候，他都会得到赞赏和笑声，但这一次他得到了感动。我们今天的父母也会为这种一句话、一幅画或者一首歌带来的时刻骄傲，甚至去炫耀，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种魔法瞬间终将过去。不过，雅罗米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以为铺满鲜花。

诗人和世界的关系

对于诗人动机的追问是我们社会的禁忌，似乎追问这些就会让诗意损失殆尽。而昆德拉就像怀着恶意一样，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

的，那么在冷战的时代，他要让刚刚恢复过来的诗人的声誉原形毕露。

雅罗米尔的第一首真正的诗源于屈辱。这是小说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情节，它奠定了诗人和世界关系的基调。雅罗米尔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父母都不在家，他趴在浴室的钥匙孔那里偷看保姆洗澡。他本来打算下定决心闯进去，但保姆提前发现了并叫了起来，他不得不在懊恼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对自己的欠缺决心和临场退缩不满，更为中断的性行为感到挫败。昆德拉的恶毒与巧妙之处，就是揭示了这种猥琐的卑贱和诗歌的崇高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躲向崇高，才可以面对堕落。在诗里，浴缸里的水变成了大海，他在门外偷窥时候的心跳现在在水面上激起了涟漪，保姆也不再是保姆，成了水中的爱人。他借此获得了对生活的主导权，不是生活的经验让他感到挫败，而是他的诗歌在统率着所有的经验。从此他获得了处理经验的本事，要走向世界了。

他和世界最初的关系是由和母亲的关系构成的。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母亲对他的依恋也越来越深。既然儿子是母亲生命中唯一的男人，那么这种依恋发展成控制欲，也就没什么奇怪了。生活中不缺乏这样的父母，他们对自己孩子的男女朋友怀有巨大的嫉妒。这是一种病态的情感。一方面，雅罗米尔得到母亲的爱，因为他是他父亲的替代，因为他会写诗；另一方面，雅罗米尔渴望得到另一个女人的爱，渴望得到世界的爱，也是因为他是他自己的替代，因为他会写诗。所以他通过诗歌表达，生活在别处，这也是在表达，他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又和他的母亲达成了一致。生活在别处的意思，不是去别处生活，而是只有在别处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种心理就像是一种自我囚禁的牢笼，因为当任何的别处成了此处，到达的时刻也就是厌倦的时刻，就要开始寻找另外的别处。这是抒情的逻辑，在抒情诗歌里，一件东西从来不会因为它是它自己而得到赞叹，它一定要经由诗人的眼睛和心灵，变成另一样东西，例如滤镜下的糖霜，或者梦中的鲜花，什么都可以是，但永远不会是它自己本身。

我们在这里看到母亲和儿子同样地在借助诗歌逃避生活。母亲逃避没有爱情的命运，儿子逃避被母爱囚禁的命运。之后雅罗米尔和不同的女人恋爱的过程中，母亲都像一个幽灵一样笼罩在他的上方。但他也没有放弃用诗歌来折磨他的母亲。自从雅罗米尔在家庭的赞叹里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选中的人以后，他就从来没放弃过诗歌给他带来的权力。

母亲逃避没有爱情的命运，儿子逃避被母爱囚禁的命运。

镜子那面什么都没有

兰波后来来到巴黎，摆脱了他的母亲。雅罗米尔也来到了布拉格，他入了党。就像当初在家里，他因为提前窥见了诗歌世界的秘密而得到褒奖一样，在政治的世界里，一个年轻的诗人也总是受到欢迎。少年雅罗米尔认为诗是对世界的甜腻的变形，青年雅罗米尔认为诗和革命一样，是这个世界上最先锋的东西。母亲不是觉得诗歌必须押韵，必须优美吗？布拉格的秩序鼓励他告别过去的诗歌，反其道而行之。母亲不是觉得在世界面前炫耀自己，和真正走入世界不是一回事吗？他可以借助诗歌的武器，去为这个接受并鼓励他的新秩序战斗。只要世界还在崇拜青春、崇拜天才，雅罗米尔就可以顺利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有能力把歌颂工人阶级和他的诗歌艺术融为一体，这是了不起的一步，帮他超越了兰波，战胜了母亲，不过，他还需要向世界做出最后一个动作，否则诗人和世界的关系，就还是文字和象征的关系，而不是实在的、有重量的，像铁锤和铁砧之间的关系。

他向自己的小学同学、安全局的警察举报

了女朋友的哥哥偷渡。举报给他带来崇高感。首先因为他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违背了不应该告密的人性；其次，也因为他做的事不再是写漂亮的句子，而是真实的，影响了他人的命运。只有他通过主动的行为，让女朋友因为她的哥哥被审讯、被折磨，他才完成了对这个女人最真实的占有，因为他主宰了这个女人的命运。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雅罗米尔对于世界也有一种病态的掌控欲了。

在小说的结尾，昆德拉表达了明确的意图，他认为诗人在现实面前永远是无力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决斗中丧生，这就是诗歌企图走入现实的结局。雅罗米尔通过告密，享受了掌控现实的感觉，但他却在一次口角里被人推出房间，得了肺炎，几天以后就死了。他临死的时候，又重新回到孩子的状态。他握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最爱的女人是你。"妈妈流下了幸福的泪水。透过泪水，她周围的事物都挣脱了原来的桎梏和形状，兴高采烈地跳着舞。母亲失去了儿子，获得了诗意。雅罗米尔看到的最后的东西，是他自己在水面上的倒影，说到底他的整个生命，就像那喀索斯一样是一场自恋。他死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少年。最后诗歌的读者战胜了诗歌，母亲战胜了儿子，她借助儿子的死亡，永远把儿子留在了自己身边，并且他从此永远是从未长大的孩子形象。崇拜青春是一种恋尸癖般的激情，它要求对方在生命的某一个点停止，不再变化。

《生活在别处》是《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序列上的作品，它告诉我们糟糕的作者不可怕，糟糕的读者才可怕。一开始它的书名叫《抒情年代》，抒情是作者和读者的共谋，比如《荔枝蜜》这样的东西，是作者在尝试抒情，如果我们对它无动于衷，抒情就会变得非常可笑。但更多时候，抒情是受人欢迎的游戏。这本小说里，母亲首先是一个读者，才能培养出儿子这样的诗人。抒情的诗歌就像是爱丽丝故事里的镜子，把我们与真正的世界隔绝开来，它让我们舒服，喝下糖水，也让我们停留在童年。一个人能够把耻辱转换成崇高，意味着他可以靠抒情自给自足，那他就无法在真正的世界里成长。童年是纯真的，但纯真的另一面就是幼稚。

左图：法国阿登地区沙勒维尔-梅济耶尔街头的《奥菲莉亚》壁画，创作灵感来自阿瑟·兰波的一首诗

右图：阿瑟·兰波书信手稿

昆德拉不能同意世界在抒情中陷入幼稚。后来，他在对抒情的批判上，发展出了更有力的对媚俗的批判。那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故事。那里面也有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人物，小城少女特蕾莎带着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她所有的东西，只身来到布拉格。在故事的结尾，特蕾莎和她的爱人托马斯厌倦了大城市里无所不在的媚俗，去农村生活，这看起来又是一次"生活在别处"的尝试。但在一次出行中，特蕾莎和托马斯的卡车刹车坏了，他们一起死于车祸。昆德拉在这两本小说里同样想表达的是，镜子那边什么都没有，没有田园牧歌，更没有什么诗与远方。没有什么别处，只要想着在别处，就永远无法停止流浪。

捷克的面孔：塔尖、广场和“巴比代尔”

记者·肖楚舟





捷克位于东西欧之间，属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历史常常在这里发生碰撞和转折

幸运的是，布拉格总是会用一种忍耐、宽容、轻松的精神去应对历史的重负。

中欧，不是“中东欧”

走进布拉格的人，首先会被上千座塔尖吸走目光。从南方山地奔来的伏尔塔瓦河在这里绕了个弯，在西边的波西米亚高地和东边的喀尔巴阡山地中间圈出一个惬意的盆地。在群山衬托下，教堂和城堡的塔尖因为密集失去了咄咄逼人的高度，露出别处少见的平易面貌。不少文学家抱怨过布拉格的狭窄拥挤。卡夫卡就曾经站在旧城广场5号顶楼的居所窗前，看着窗外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大圆顶和市政厅塔楼抱怨，“我一生都关在了这个小圆圈里”。

作为曾经的帝国都城，布拉格拥有辉煌的资格，却令人意外地收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长年研究中东欧国际政治，她用布拉格的佩特任瞭望塔做例子，佐证这个民族的低调性格。1891年，捷克人去参观了巴黎的万国会以后仿照埃菲尔铁塔造了这座可以俯瞰全城的铁塔，而它统共只有64米高。在郭洁眼里，这种收敛的表现，是捷克人在历史中习得的安全感。

旅居捷克的文化工作者韩葵第一次到布拉格是1995年。对一个初次出国的人来说，这座城市很符合想象中“欧洲城市”的古老华美，但又灰扑扑的，似乎无人费心打理。第一天到旅店坐电梯，得手拉着电梯外层那扇公寓木门似的门关上电梯才开始运行，更有那种一直呼啸着循环的老电梯，没有门，到了楼层也不停，人得找准时机跳上跳下。房间里的电视下面压着一大本卷了边的电话黄页。清晨，她趴在旅馆窗户往外看，天灰蒙蒙的，三两个老头老太在街上慢悠悠地走，这番灰暗的景象让她有些沮丧，但转念又想“这就是欧洲的样子啊”。

在布拉格生活久了，韩葵发现捷克人不大习惯“东欧”这个称呼。郭洁也有类似的观察，“捷克人更强调他们的中欧身份，不喜欢用中文惯常表达的中东欧，硬要说也是‘东中欧’，这里面是有微妙区别的”。

上图：见证过捷克曲折历史的老城广场

下图：领导新教革命的扬·胡斯（中间站立者），是捷克民族性的代表之一



“中欧的民族始终为了生存和保存自己的语言而费尽力气，因为它们从未完全被整合进西方的意识之中。”

地理上，捷克的确更靠近以德国、奥地利为核心的中欧，欧洲人是他们最底层的身份认同。然而如昆德拉在《中欧的悲剧》中指出的那样，欧洲总是被分为两半，一半是古罗马和天主教会的，一半是拜占庭和东正教的。1945年后，两个欧洲的边界向西移动了几百公里，“若干始终自认为属于西方的民族陡然发现自身处于东方”。政治变动划定的僵硬界线造成的困扰不只关乎日常生活，还涉及心灵归属。

米兰·昆德拉指出的困惑，郭洁概括为“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可以向前追溯到捷克历史的开端。从血缘上讲，捷克人是西斯拉夫人的后代，最初在布拉格建起城堡的是公元6世纪来到这里的西斯拉夫波西米族人，而在那之前，这里其实已经有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足迹。此后两三百年内，斯拉夫人建立起统一的王国，但未能抵挡住罗马天主教的影响。12世纪，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宣布波西米亚成为罗马帝国框架内一个独立王国，300年后，捷克变成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直到“一战”以后奥匈帝国解体，捷克斯洛伐克独立。但很快，他们又被划为德意志的一部分或者苏联的卫星国，真正“独立”的时间并不多，就像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里概括的那样，在这里，不断“有其他人加入到捷克人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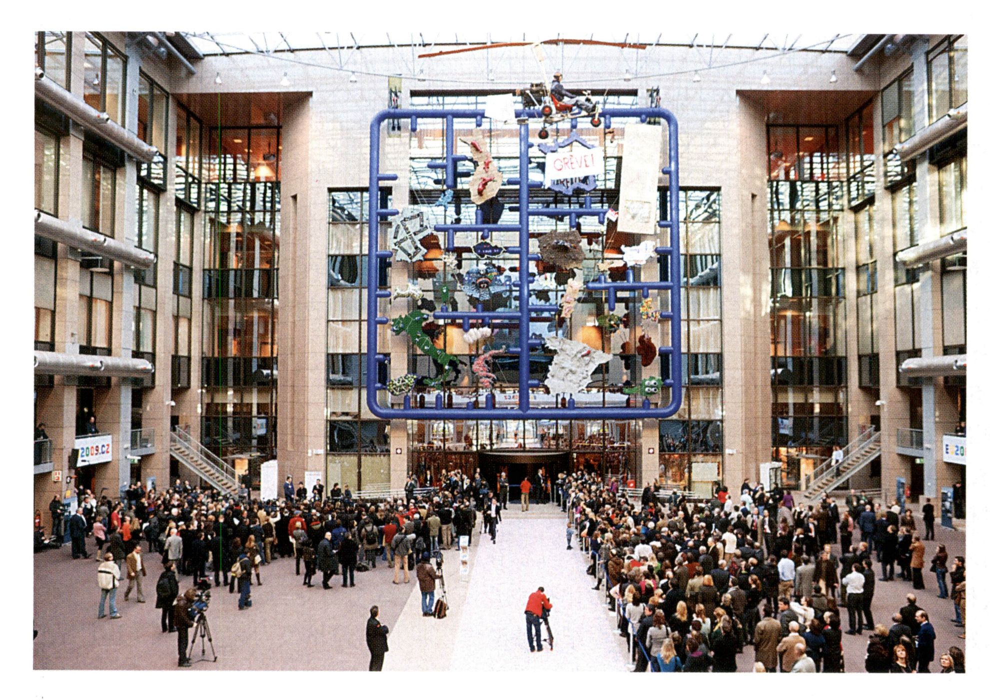
尽管总处于大国的笼罩下，捷克却是个很有存在感的“小国”。韩葵出过一本讲布拉格的小书，时任捷克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乌金（Zlata Černá）给她写了序，非常礼貌地指出“小国”这样的称呼或许是来自大国的作者的用词习惯，但捷克人并不介意“小”，“……显然像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一样——微观是宏观的表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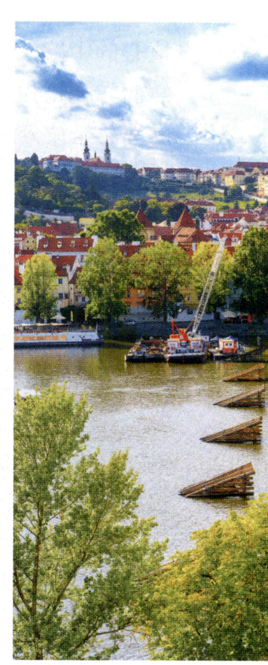
捷克人有足够骄傲的资本，即使抛开那些在奥匈帝国滋养下产生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不谈，他们的思潮也常常走在整个欧洲之前。“曾经在奥匈帝国或者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这些国家，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历史断裂的问题。要寻找跟自己身份紧密相连的元素来源，往往需要向前回溯到很久以前。”郭洁举了两个捷克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例，均发生于15世纪：一个是1418年的扬·胡斯（Jan Hus）新教革命，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第一次创造了宗教的双重性并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比路德的新教改革早了100年。另一个是40多年后波西米亚国王波杰布拉德的伊日（Jiří z Poděbrad），他提出了一个颇为超前的想法，建立一个中世纪“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建立全基督教世界和平条约》（*Smlouva o nastolenímíru v celémkřesťanstvu*）来统一欧洲。“所设想的组织类似今天欧盟的前身。”郭洁说。

总在巨大之物笼罩之下，却有自己的性格，让捷克反复陷入辉煌与悲剧交错的命运。16世纪，鲁道夫二世将布拉格设为都城，捷克因此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在这之后不久，斐迪南大公企图压制捷克人宗教自由的诉求，由此引发了欧洲三十年战争。随之而来的白山战役成为捷克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捷克的贵族精英阶层在这场战役之后几乎全部被屠杀或驱逐，学术和人文中心布拉格成了维也纳贵族们的度假胜地。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布拉格的许多尖塔和巴洛克建筑，也是在那段悲惨的天主教化时期建成的。

昆德拉在《中欧的悲剧》中承认了自我身份的破碎——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的历史一直都是纷乱而破碎的。夹在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之间，“中欧的民族始终为了生存和保存自己的语言而费尽力气，因为它们从未完全被整合进西方的意识之中，所以他们仍然是西方最不为人知且最脆弱的部分，而且更进一步深藏于由它们的奇特而且极少有人通晓的语言所构成的帷幕背后”。

以胡斯在广场被处以火刑为开端，当本民族信仰的事物不断被碾压，被扼杀，甚至遭遇“去捷克化”，慢慢就形成了“什么也不信”的心态。郭洁提到，捷克是中东欧国家里信教人口比例最少的国家之一，根据2021年的数据，信仰上帝并属于教会或宗教团体的人数不足20%，无宗教信仰者则占比三分之二以上。跟相邻的波兰、匈牙利、





左图：大卫·切尔尼为欧盟制作的艺术品“Entropa”

右图：横跨伏尔塔瓦河的查理大桥，被克里玛视作布拉格的象征

斯洛伐克相比，捷克几乎算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模糊的国家。如果要追溯一个缘由，那大概与被“天主教化”的历史有所牵连，对捷克人而言，后者更多是一个政治过程，而非一个真正的深层的精神过程。

但若照着这个思路，把捷克人理解为一个苦大仇深的民族，又是大错特错了。克里玛自己也承认，布拉格这个城市更宁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随之伴生的是对苦难的节制处理，“它并不展示这些伤口，仿佛希望尽可能地忘掉它们”。于是布拉格人有了两个词：“卡夫卡式的”，用来形容生活的荒谬；“哈谢克式的”，用来形容带着幽默和藐视的消极抵抗。

“在捷克，玩笑可以开得很大。”韩葵和捷克人多有交往，她发现跟捷克人说话不用有太多顾虑，他们常常善于抓住生活中一些转瞬即逝的状态发挥幽默感，“和美国人开玩笑，或许要常常考虑政治正确的问题，不小心就会冒犯到人，但在捷克不会。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你甚至可以听到捷克人拿人家的残疾开个小玩笑，对方也不会恼火，当然，会是一些特定语境之下”。

捷克人的幽默感有时候出格得招来麻烦。2009年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以叛逆著称的捷克雕塑家大卫·切尔尼（David Cerny）制作了一件名叫“Entropa”的作品放在欧盟议会大厦作为装饰。离经叛道的切尔尼把所有成员国都嘲讽了一遍：法国被一片写着“罢工”的白布代替，保守的波兰被几个力挺彩虹旗的波兰教士代表，葡萄牙国土上扔的几块牛肉是过去葡萄牙殖民地的形状，象征德国的高速公路形状有人觉得像纳粹标志，还有宜家纸盒装着的瑞典……这件将成见推到极致的作品，副标题叫作“成见是应该被消除的障碍”。

当然，捷克政府还是不得不为此买单，切尔尼放弃了制作费，但不是认错，他声明，就是想要“提示欧盟少点严肃”。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无视权威、没边没际的幽默态度，也可以算作克里玛所说的“人性的尺度”，或者杜布切克想要的“人性面孔”。郭洁觉得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捷克历史中一种不可思议的坚持，或许更难以置信的



是，他们还时常会将其民族身份定位在更广泛的人道主义责任感之上。克里玛对此给出一种解释：“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是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那些被杀害、被流放、被驱逐的，不是布拉格精神的重点，重要的是能承受住整个悖谬历史的独特姿态。

广场、酒馆和窗口

站在伏尔塔瓦河右岸，从布拉格老城所在的山顶往下俯瞰，除了密密麻麻的塔尖，就是零星穿插在街道中的广场。一些中国人想到布拉格，就会自动牵出“布拉格的广场”这个词。这要感谢20年前那首流行歌曲。韩葵发现很多人到了布拉格的广场发现没有许愿池，还为此抱怨。但没有许愿池是正常的，捷克人不在广场上祈福，历史的幸运之神也很少眷顾他们。

最知名的是老城广场。如果你是一个游客，穿过查理大桥，前往瓦茨拉夫广场的路上，可以在老城广场稍作喘息。四周是最布拉格式的繁杂景致：巴洛克式的圣尼古拉教堂，先后做过东正教堂、仓库，现在是胡斯新教的教堂。哥特式的泰恩教堂，由一座12世纪的罗马式教堂改建而来，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安葬在这里。开放的老市政厅，墙上挂着1410年就开始转动的天文钟。广场中间，树立着在这里被处以火刑的杨·胡斯的雕像。

韩葵和朋友碰面的地点总选在广场。和老城广场距离不远的瓦茨拉夫广场，不大被游客重视，但却是捷克人更爱活动的场所。韩葵在这里撞见过“雄鹰体育协会”的游行，夹在头上套裤衩的壮汉中间欢闹一场。也围观过一场政治集会，主题似乎很严肃，是借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次访问布拉格之机抗议美国在捷克建反导雷达基地。在那样的现场，给韩葵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句玩笑话，身边的一位男士说：“不错啊，今天回去不用健身了。”

将地图缩小，观察捷克在欧洲的位置，有人说它是“欧洲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拉宽一些，说它是欧洲中间的一个小广场也无妨。四面八方而来的文化、思潮和人群聚集在此，吵吵嚷嚷一番，又朝各自的方向远去。而广场本身，很难说它属于哪条道路，它或许只能待在原地。

捷克发生过不止一次“掷出窗外”事件，也和广场文化有点关系。随手打开一个布拉格广场的街景地图，朝四周看看，房屋挤挤挨挨离得很近，一个个方形的窗口背后，仿佛射出来自不同时代的目光。要宣告反对意见，直接将不受欢迎的代表扔出窗口——不管他是什么帝国派来的面孔。

“掷出窗外”（defenestrace）是个很有意思的表达，很少有哪个民族的反抗事件表达得像捷克人这么有表演性，还有点儿荒诞的味道在里面。在捷克查理大学任教的姜蔚茜告诉我，这是一个自造的词，专门为了指代那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1419年，不满宗教迫害的波西米亚人把当时的布拉格市长和议员一共七个人从新市政厅的窗户扔了出去，点燃了胡斯战争的导火索。差不多整整200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想干



(TPG/alamy 供图)

赫拉巴尔爱去的金虎酒吧，历史上经常有名人光顾

涉捷克人的信仰自由，于是新教徒冲进城堡，把帝国大臣连同书记官扔出了窗子，三人侥幸落在堆肥中没有受伤，但引发了欧洲三十年战争。《布拉格：欧洲的十字路口》的作者德里克·塞耶把1948 年的另一起神秘死亡事件命名为第三次抛窗事件，苏联红军将纳粹赶出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死在切宁宫的窗子底下，死因不明。

将这几次事件连缀起来，似乎可以看作布拉格历史上一个个重要的标点符号，但它们书写的历史却是断裂的，用塞耶的话说，“漫无目的、互不连贯、缺乏意义”。像昆德拉在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里嘲讽的那样：“哪里是前？”“这是我们人类最古老的笑话，不管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比起偶尔的反抗，松弛、自嘲、满不在乎，是捷克人性格里更主要的色彩。在布拉格，啤酒馆的分量或许比咖啡馆更重一些。捷克历史上与啤酒酿造有关的记录最早出现在 1088 年，当时的国王已经开始要求国民向教会缴纳啤酒花作为什一税。可以说在整个王国正式成型之前，啤酒就已经占领了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啤酒馆里那种微醺、散漫的氛围，最适合用来形容布拉格的性格。

形形色色的人来到这里，都卸下了身份和防备。赫拉巴尔最爱去的金虎酒吧就在老城广场旁，门檐上站着一只立体雕塑的金色老虎，屋内拱梁低垂，朴素的条桌分列两侧，（在公共场所禁烟前）吊灯总是笼罩在烟雾里，充斥着轻快热闹的人气。1994 年克林顿到访捷克时，向哈维尔提出想见见赫拉巴尔，作家说：“你知道上哪儿找我。”于是美国总统、捷克总统和 20 世纪末捷克最伟大的作家就在金虎酒吧的条桌旁见了一面。

酒馆老板爱讲的另一个故事是，“二战”前的法国总理赫里欧也爱来金虎，一次他和一位外交部官员来金虎“微服私访”，偷偷谈论周围的人，对面的是众议院的议长，议长身边是一位画家，再往旁边是行政法院的院长，可他旁边的先生两个法国人都不认识。邻座的客人告诉他们，“这是来自卡洛夫卡的葬礼灯具制造商”，而他自己则是“来自思科瑞普卡街的看门人”。赫里欧当场惊呼：

“民主不在法国，在这儿！”

跨过布拉格的门槛，就可以融入一种不拘小节、不拘传统、充分解放自我的社区氛围中，当然，也可能和自陷困窘、贫穷、不大讲究联系在一起。有一段时间，韩葵在布拉格负责凤凰台的记者站，常常为派驻欧洲的记者们联系政要采访。她发现，在捷克，那些高高在上的欧盟领导人是最容易接触到的。这里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多么高端大气的场合都不必那么严肃地对待。韩葵描述一场她参加过的外事活动，现场布置得华丽漂亮，准备了一排排优雅的玻璃高脚杯，到头来，提供的是便宜红酒和白水。“拿着高脚杯喝白水，他们也不在乎，好像挺是那么回事儿。”

“事情或许如此，又或许不是”

和西欧童话不同，捷克童话的开头常常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从前啊，事情或许如此，又或许不是。”（Bylo，nebylo.）

历史的模糊性渗透在捷克人的语言中。《捷克编年史》的作者、圣维特主教科斯马斯将捷克历史开始的年代定于 1120 年，后来的编年史纪事也都随科斯马斯而定。但布拉格的创建却是一个近似传说的故事。在波西米到来之前，这片土地显然不是如他宣称的那样“还不曾向谁臣服”，科斯马斯所用的“捷克”其实是公元 1 世纪之前在此定居的凯尔特人分支波伊人起的地名。公元 1 世纪，日耳曼人赶走了波伊人。公元 6 世纪，属于西斯拉夫的波西米族人才来到这里，他们用“波西米亚”自称——而这个称呼来自古罗马地理学家，由波伊人部落名加上日耳曼人表示家园的词根“西米”构成。

语言在捷克人那里是个复杂的问题。自从波西米率领族人来到这里，人们就为用何种语言命名城中的事物争执不下。当我们举出几位捷克最为知名的作家——哈谢克、卡夫卡、赫拉巴尔和昆德拉，会发现其中卡夫卡是用德语写作的，昆德拉后来用法语写作，而科斯马斯的编年史其实是用拉丁语写的。捷克语的特质是什么样的？作家们的性格、表达力与想象力与语言是否相关？成了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

克里玛说布拉格的语言是没有虚饰的，“不像俄语那样含有那样多华丽激情的东西”，这使得我们很难形容这种语言传达的性格。如果非要举出捷克语词汇中最有特点的一个，韩葵觉得是赫拉巴尔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巴比代尔”（Pabitel）。中文译者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汇，只能原样音译。这个词其实是赫拉巴尔自创的，为了概括他作品中那些特殊的人物形象。具体来说，他们是水泥厂的老工人、地下室里的废纸打包工、冶炼厂的送返工，过着悲惨的生活，却整天乐呵呵的。用赫拉巴尔的话说，是那些善于用幽默，乃至黑色幽默来装饰悲惨的日子的人，“足以将某种不愉快的、讨厌的、危险的、忧伤的或者悲剧性的现实改造成一种富有美学意义的享受”。

赫拉巴尔说自己的写作只是学来了“巴比代尔”的言谈，“实际上只是小酒家和小饭馆顾客们的扒手”。而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呢？总的来说，是滔滔不绝，错漏百出，粗俗却幽默的。说时间久是“等牛鞭子开花”，说不安分叫“屁股上长了刺”，直愣愣地盯着人叫“活像老汉看犁过的地”。有时候，赫拉巴尔整本书写下来都没有标点符号，甚至出现小学生都能看出的语法错误，有大量重复、不连贯的地方。一位女编辑说出版社给赫拉巴尔的书稿指出了数百个文法和修辞错误，但她特地交代：“改五十来个错就行了，其他的别去碰！”

和“巴比代尔”们那种轻快随意的形象类似，捷克民族性的另一个载体是一种玩具——木偶。走在如今的布拉格，四处可见兜售木偶的店铺。捷克语言曾经面临覆灭，是木偶戏挽救了它。白山战役之后，来自日耳曼的贵族占据了王国的上层社会，捷克被排除出了文化生活。后来奥地

和西欧童话不同，捷克童话的开头常常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从前啊，事情或许如此，又或许不是。”


(TPG/alamy 供图)

木偶是捷克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在也深受外国游客喜爱

利特蕾莎女王废除捷克耶稣会，布拉格最古老的查理大学转而使用德语教学。到约瑟夫二世时期，毁掉大量捷克语书籍，德语被定为官方语言。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捷克知识分子开始利用木偶戏来拯救捷克语——当时官方剧院只许上演德语戏剧，只有民间的木偶戏表演可以使用捷克语。木偶表演家科佩斯基曾经被要求用德语演出，他说："我是会说德语，可我的木偶不会。"

木偶戏演的不只是孩子的故事。布拉格上演的木偶戏里最重头的剧目，是莫扎特为布拉格的艾斯特剧院落成而作的《唐·璜》，在20世纪90年代改编成木偶戏。此外，《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塞维利亚理发师》都有木偶戏的版本。就连"欧洲的沃尔特·迪士尼"——动画片《鼹鼠的故事》之父伊利·唐卡（Jiri Trnka），也曾是木偶戏演员。

语言的断裂无可避免地造成文化记忆的断裂，在捷克，这种裂痕更为复杂，当他们试图为了凸显民族性而剥离一种外来的语言时，也总会无可避免地失去一部分相当珍贵的自我。韩葵曾在90年代与捷克好友聊起昆德拉，对方有些诧异地表示自己未曾听说这位作家，因为昆德拉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在捷克出版。而她另一位捷克朋友显然对昆德拉抱有怨气，"不是我们不接受昆德拉，是他不接受我们"。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他的作品在德国占领捷克期间被禁，战后又因为反德情绪不受欢迎。

姜蔚茜说起前两年翻译的小说《希特勒金钱》，感叹那种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被放逐者的复杂情绪或许是我们很难领会的。书里的主人公吉塔·劳希曼诺娃，一个在捷克生活的德裔犹太人，好不容易逃出了集中营，却始终无法回到故土。德裔、犹太人和捷克，每个词都叠加着不幸与对立。为了洗清父亲身上支持德国人的骂名，她耗尽全部力气想在故乡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而她无法逃避的事实是，那笔钱是她被关进集中营数年的补偿，是一笔"希特勒金钱"。

幸运的是，布拉格总是会用一种忍耐、宽容、轻松的精神去应对历史的重负。克里玛在这个问题上再度表现出捷克人的大度。他认为关于布拉格的指南里面，写得最好的是意大利人里佩利诺（A. M. Ripellino），其他则是因为纳粹迫害逃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或犹太人写的。他借用说德语的布拉格人约翰内斯·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的话，说捷克、德国和犹太人在这里优异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造就了一批"世界主义者"，这儿的生活"超越民族性"。

回溯"布拉格"这个名字的起源，捷克的性格或许早已嵌在传说中。波西米的小女儿莉布丝公主与农夫普舍美斯结合，在山顶建起高高的城堡，说出那段关于未来布拉格的预言："我见一城峻伟，赫赫声名，闻达诸天……临河一面蜿蜒而下，山体斗折蛇行，似海豚正待入水。"她顺便为这个未来的城市命名——三十步开外，有个村庄，一个人站在屋前刻凿门槛。"平民如是，君王亦如是：欲过门槛者，必自卑躬。故此城谓之布拉格，盖取其'门槛'之意也。"

（感谢查理大学姜蔚茜老师的帮助。参考文献：[捷]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英]德里克·塞耶，《布拉格：欧洲的十字路口》；[捷]赫拉巴尔，《巴比代尔》；韩葵、徐晖《布拉格，布拉格》；昂放，《布拉格时间》）

西方作家眼中的米兰·昆德拉

主笔 · 薛巍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曾经让捷克以外的欧美作家很受启发，感到惊奇不已。”

7月12日，《纽约时报》书评人德怀特·加纳代表该报撰文评价米兰·昆德拉的成就，描述了他在美国风靡一时的程度——“很难夸大米兰·昆德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文学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他是自卡夫卡之后最著名的捷克作家，他的小说传递了精深微妙的东欧社会的动态。欧美书评媒体在头版评论他充满性爱、悲伤、形而上学的小说，还会刊发对他的访谈。他的作品施展的魔法，很少有人会不为之屈服。在每一个大学城，人们都在购买、阅读和迷恋昆德拉。在六七十年代，他在西方的声誉随着其作品英译本的出版而日渐隆盛。昆德拉的小说经常让人觉得像随笔，写的是他刚好想到的东西：怀旧、绝对的荒诞、音乐、性。他后期的作品会很抽象、笨拙。其中的角色只是棋子。他的语调有时很做作，‘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哪怕是断头台’。但他最好的小说仍然有一些地方势不可挡、力大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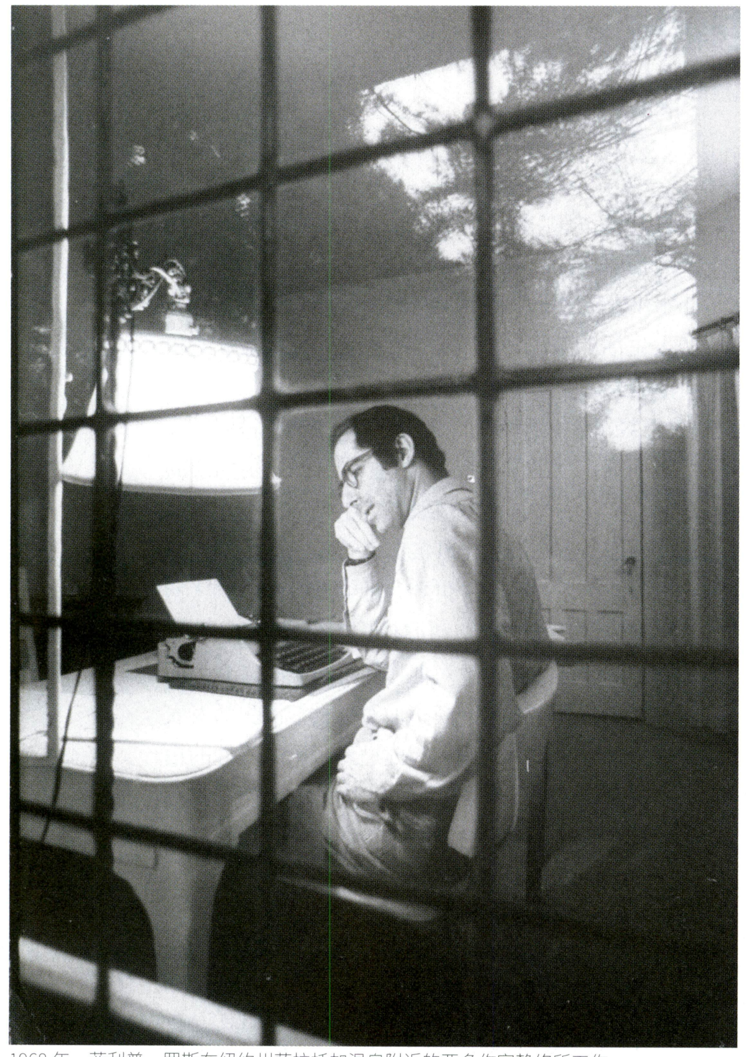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英文版封面上印着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评语：“一部隐秘而闪光的杰作。”1984年，麦克尤恩曾代表《格兰塔》杂志在巴黎采访昆德拉，访谈内容前对昆德拉及其作品做了一些介绍：“前往法国之前，昆德拉写了两部小说，《告别派对》和《生活在别处》。流亡到法国后他写的第一部小说《笑忘录》展现了他的最佳水平。在这一作品中，他广泛的哲学和政治关切、私人生活的戏剧和情节剧找到了新的综合方式和简洁的表述，结构更加大胆、有趣。”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英文版封面上印着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评语：“一部隐秘而闪光的杰作。”

《经济学人》的讣闻中提到他受到的各种非议，但最后肯定了他的作品的价值。“昆德拉用刻薄的嘲讽、辛辣的妙语和杂技般的文学技巧，取笑了他在各个地方看到的美化现实的谎言——政治中、文化中以及个人关系中。世界各地的读者和作家（从菲利普·罗斯到萨尔曼·拉什迪）都从昆德拉那里发现了解放性的灵感。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他不友好、善于操纵、冷漠。他对男女浪漫生活发表过冷静甚至粗鲁的评价，因此遭到了厌恶女性的指责。他不仅沉浸于历史喜剧的一面，也沉浸于性爱喜剧的一面。虽然他后期的小说的篇幅和影响都下降了，但他仍然相信小说的艺术。在他看来，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而是存在的探索者。跟缺乏幽默感的感伤主义者和理论家相反，小说家打开了一个自由和宽容的王国。”

曾经，昆德拉是欧美作家了解捷克人生活的一个窗口，但在激赏他的同时也都有所保留。1980年，美国作家厄普代克在评论《笑忘录》时说：“这本书杰出、新颖，它的清澈和风趣邀请我们进入；但它也很陌生，其陌生把我们锁在了外面……昆德拉的文字像一面破碎的镜子的表面，闪光的碎片跟黯淡的镀银混在一起。”

1984年，《纽约时报》邀请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评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他说：“昆德拉的文字比较不散乱，比较不生活化，仿佛作者已经决定把小说数不尽的装饰和细节，像公园的长椅一样扔进伏尔塔瓦河。这是一种概念化的小说，一个一般性、没有多余性质的小说。昆德拉有一流的头脑，而且和萧伯纳一样能够站在问题的正反两面争论，并使两边都看似合理。但偶


1968年，菲利普·罗斯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附近的亚多作家静修所工作


根据米兰·昆德拉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玩笑》(1969)剧照

(TPG/alamy供图)

尔一个论证错误的主张仿佛有缺陷，为了迁就文学理念，而非经得起考验的想法，例如集中营首要的定义是隐私权完全被剥夺，也许也可以辩称，奴隶劳动、饥饿和集体坟墓才是它的主要特色。”

1985年，苏珊·桑塔格在哈佛的美国保留剧目剧院导演了昆德拉根据狄德罗的小说改编的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这部作品不仅是昆德拉唯一一部舞台剧在美国的首演，也是桑塔格作为戏剧导演在美国的首秀。桑塔格说："这是一个抽象的、难以捉摸的、音乐化的戏剧。主人问雅克他们要去哪里，雅克说应该是主人领着他前进。主人说他也不知道前面在哪边。雅克说到处都是前面。雅克说得有些忧郁。所以这个戏剧有着昆德拉的小说的风格感，它好玩、讽刺、忧郁、优雅，这是昆德拉的小说的特点。它结合了沉思和叙述的元素，是一部很迷人的戏剧。”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为昆德拉进入美国做了很多工作。1974年，罗斯为昆德拉的小说集《好笑的爱》英文版作序，他说昆德拉"在欧洲是一位享有盛誉的作家。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获得了1973年在法国颁发的美第奇最佳外国小说奖。让米兰·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家喻户晓或者臭名昭著的作品是小说，书名毫不含糊地就叫《玩笑》。《玩笑》主要关注的是，种种荒谬如何摧毁一个一向持怀疑态度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但《玩笑》只代表了他广阔的智慧与才华的一个方面……《可笑的爱》中的《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之所以有契诃夫之风，不仅是因为它的腔调，或者它对时光流逝、旧我死去带来的痛苦和感人的后果的关注，而且还因为它写得非常非常好”。1980年，罗斯代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采访了昆德拉。1982年，昆德拉为菲利普·罗斯的

《欲望教授》撰写了序言。

1989年，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当代小说评论》上发表了《论昆德拉》一文，指出了昆德拉的小说在叙事上的特点，“在众多小说家中，昆德拉在这一意义上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他最感兴趣的是角色的故事：个人的故事，尤其是夫妇们奇特的、无法预料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方式是一波又一波地推进（大部分活动展开于前30页，中途已经宣告了结局，每个故事都被一层又一层地完成、阐明），他还会用离题和评论把个人的问题转变成普遍的问题，从而变成我们的问题。但这种总体上的发展，不是让情况变得更严肃，而是像一个反讽的过滤器，减轻了它的感伤。在昆德拉的读者中，有的更喜欢其作品的主线，有的（像我）更喜欢那些离题的部分。但即使这些也变成了故事”。

2010年，80岁的昆德拉出版了他的第四部随笔集《相遇》。英国作家杰夫·戴尔在《卫报》上说：“我们可以很合理地相信，作家即使到了晚年，甚至直到去世，仍能让我们感到惊异。但更为常见的是这样几种情形：过了某个年龄之后，他们要么让人失望，水准明显下降，要么喂给我们的都是相同的东西，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有时，两种情形会同时发生，有的作家我们认为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让人失望，我们等着他闭嘴（如菲利普·罗斯）。昆德拉则是一个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让我们惊叹的极端例子。想想你第一次读《笑忘书》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这些变异的小说的概念、内容和编配是多么让人兴奋。它们不仅有新颖的技巧，小说的概念都被重新校准成了新的知识形式。说昆德拉成了一种影响力都有些轻描淡写。他独特的、开创性的软件可供下载，已经被亚当·泰列维尔和克雷格·雷恩分别用在了《政治》和《心碎》中。”

2003年，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说：“跟他的前辈（卡夫卡、穆齐尔等）相比，昆德拉是一个矮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公式化的、过度确定的，有的地方让人难以承受。”

2013年，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对《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说：“读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之后，我基本印证了之前的猜测：这本书名不副实。我一直非常讨厌这个书名，而且很多年前，因为昆德拉当众表示看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心里便一直存着对他的不满。昆德拉本人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一般而言，这一点对小说家来说是巨大的障碍，就连《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出现的梦境也被赋予了理性的解读。不过，梦这部分写得不错，从梦的主角特瑞拉身上，我感受到了作者赋予她的凄美和同情。我没有想到，一个充满着哲学分析的爱情故事，结尾竟如此感人。”

2015年，在法国生活了40年、已经86岁的昆德拉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大西洋月刊》发表了美国作家乔纳森·罗森的评论。这篇题为《米兰·昆德拉还重要吗？》的文章中说：“这部小说也许是欧洲文化之花，但欧洲文化已经被耗尽了、转身向内了，只会盯着肚脐……还记得《笑忘录》的人都知道，天使是邪恶的。在《庆祝无意义》的结尾，巴黎充满了天使。这并不奇怪。因为昆德拉的法国已经变得非常轻浮、健忘。如果你贴近这部小说光滑、好玩的表皮去听，你会听到另一个声音，仍在呼喊（踢天使的）萨拉。”

“很多年前，因为昆德拉当众表示看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心里便一直存着对他的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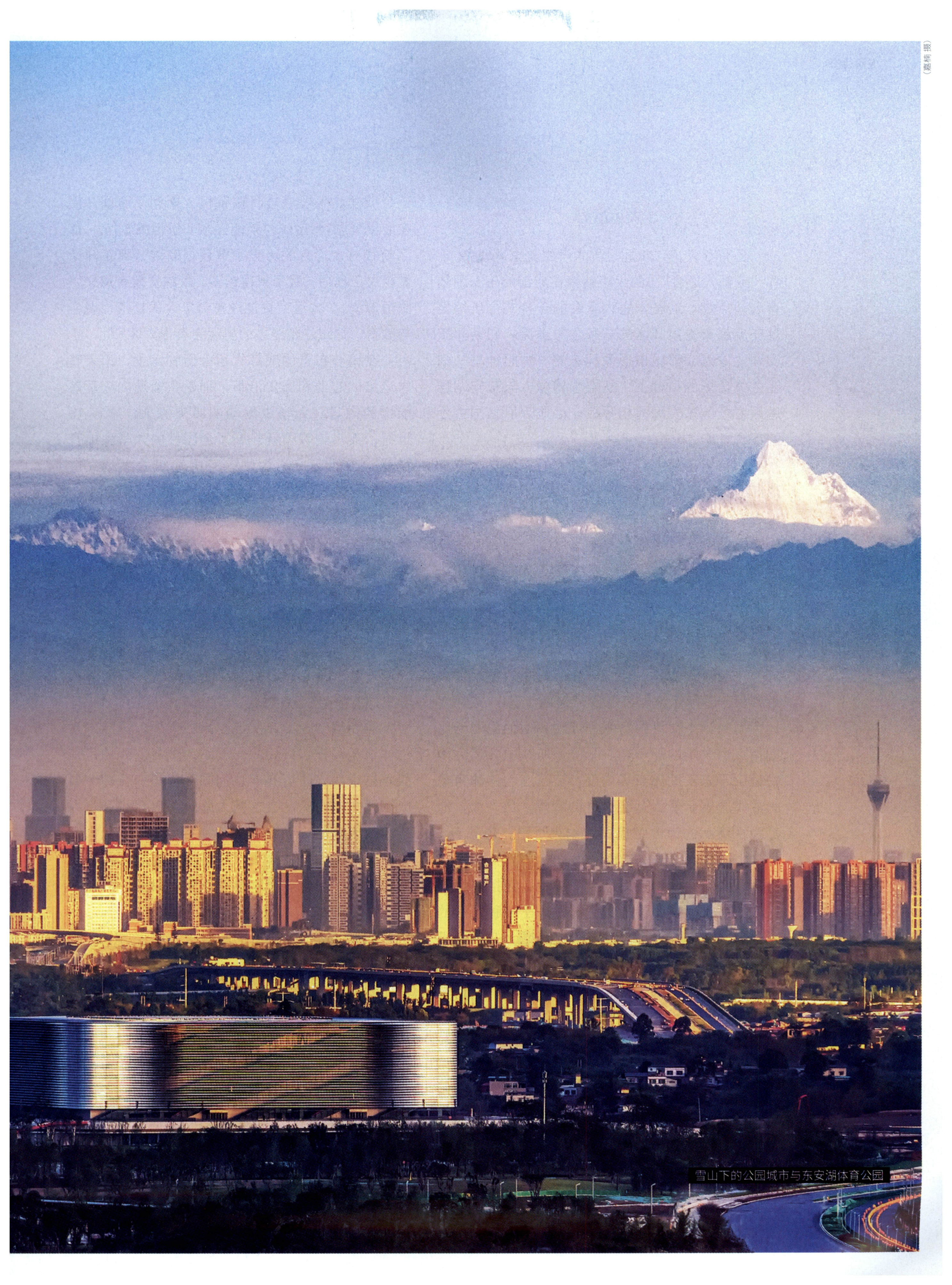


1985年，苏珊·桑塔格在哈佛的美国保留剧目剧院导演了昆德拉根据狄德罗的小说改编的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

成都迎大运

文 · 莫可非

作为一场注重青年人交流融合的体育盛会，办赛规模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今夏第三次来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国际大体联选择了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成都。这不仅是一个关乎城市当下实力的选择，更是一个有关城市未来发展的契机。它的筹备和举办，必将给这座千年名城留下新的遗产。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与东安湖体育公园

（嘉楠 摄）

大运蓄势

还有5天，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下称“成都大运会”）的火炬就将在成都的东安湖体育公园点燃。这座本届大运会的开幕式主场馆坐落在成都市龙泉驿区的一条主干道旁。它紧邻东安湖，作为成都城市形象标志的“太阳神鸟”刻在主体育场的顶棚上，从空中俯瞰，与东安湖畔唐风古色的东安阁遥相呼应，尽显天府之国古今的锦绣繁华。

体育场正南方，大运会主火炬塔像是一位身形纤细的窈窕淑女，矗立在东安湖畔。它高31米，由12条螺旋形空间曲线构成，裹一身银装，婉约优雅，呈众星拱月般的托举形状。一到夜晚，塔身发出一身白光，晶莹透亮。12道光柱呈螺旋线状射向夜空，不停地变幻着颜色和形态，照亮着周围的大运会场馆，也倒映在东安湖上，让这里五彩流光，相得益彰。

“你可以想象，7月28日那一晚，当点燃火炬的那一瞬间，这里将是多么绚烂壮观。”成都大运会博物馆中文讲解员张恒源说，他的内心无比期待点燃火炬的那一刻。张恒源所在的大运会博物馆位于东安湖体育场内部，在这座宏伟体育场的最高层展示着大运会过往的辉煌。每一天，他都会从环状的馆内眺望湖边的火炬塔，想象着7月28日大运会开幕式的盛景。

离大运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包括张恒源在内的工作人员、参与者们都进入了一种紧张的准备节奏中。6月底，东安湖体育公园入口处每天都有接踵而至的大巴车。车上载着来自成都各地的志愿者和各大高校的学生。他们着装统一，来此参加开幕式排练。纵使气温很高，也挡不住他们的参与热情。队列整齐排列，不时传来欢声笑语，散发着一股青春洋溢的气息。

一年前，张恒源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他2022年从成都一所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毕业，来此应聘博物馆讲解员的工作。张恒源来自广东，2011年见证了深圳大运会，由此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来成都上大学的第一年，正值成都申办大运会成功。张恒源当时在手机上刷到了新闻，便在心里默念，希望到时候能去做一份相关工作。“那之前我对大运会的历史了解还很有限，真正开始做相关工作后，我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有意义。”张恒源说，“大运会更加注重青年人的交流、融合与教育，这跟注重竞技的奥运会有很大区别。”

在精心布置的成都大运会博物馆里，记录着大运会的起源和历史沿革，那是张恒源如今耳熟能详的内容。大学生运动的历史悠久，早在19世纪，英、美等国就开展了全国性的大学生体育竞赛。20世纪初，各国有了国家级的大学生体育协会。法国人让·珀蒂让（Jean Petitjean）在此时有了组织“大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他找到法国同胞、“奥运之父”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商议后，决定不使用“奥林匹克”的字眼，在1919年成立了最早的世界大学生运动组织——世界学生联合会。这一组织在1923年到1939年举办了8届世界大学生锦标赛（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Games），为各国大学生的竞技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初始机缘。

然而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大学生体育运动被迫终止，一度跌入低谷。哪怕是在战争结束后，体育赛事也因国际形势变化被分裂成东西方两个运动会，两大阵营各自组织和举办自己的大学生运动会——这种背景下，现代大运会应运而生。它的诞生，更着重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全球青年弥补误解与裂痕、共襄盛举提供了一个极其珍贵的平台。

1949年，在卢森堡人保罗·施莱默（Paul Schleimer）的推动下，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u Sport Universitaire，FISU，简称“国际大体联”）成立。国际大体联倡导“体育即教育”，希望青年学子能从体育运动中获得健康、幸福和经验，能在合作和竞争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交流融合。他们秉承这一理念，在1957年经30个成员国代表一致同意后，决定每两年一届定期举办世界性的大学生体育比赛。首届大运会于1959年在意大利都灵举办。


（张盛摄）

2023 年 5 月 1 日晚，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大运会主场馆与火炬塔举行灯光秀表演，人们在湖边观赏

这就是今天大运会的由来。“大运会本身，具有超越体育竞技的意义。你能从组织者、承办者们身上看到一种担当和责任。”张恒源说，首届大运会成功举办后，大运会在多年后的发展趋于成熟，如今已是规模仅次于奥运会的体育盛会，是全球青年交流融合的绝佳盛宴。这也是一个明日之星成长的舞台，中国民众熟知的李宁、姚明、刘翔、李娜、郭晶晶等知名运动员，最早都是在大运会上闪耀锋芒，并一步步成长为国际巨星。

对于厚重的大运会历史，张恒源有着自己的讲解方式。卷帙浩繁的史料中，他着重从中发现中国留下的浓厚身影：1959 年首届大运会，中国派出 4 名田径选手参加；1975 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大体联，并在 1977 年首次以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身份参赛；1979 年，中国拿下大运赛场的首枚金牌；1981 年“体操王子”李宁在布加勒斯特拿下 3 枚金牌，从此开启了一个王者时代；2001 年，大运会首次来到中国，北京的成功举办为 2008 年奥运会提供了宝贵经验；2011 年深圳承办大运会，中国队包揽 75 枚金牌，创下了大运会的历史纪录。

大运会诞生后的 60 多年，它跨越光阴与距离，将火炬交给了中国的成都。对于中国而言，本届大运会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本次成都大运会是我国在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后举办的首个世界综合性运动会。据估计，来自各国的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团成员以及各地观众将超万人，齐聚在东安湖体育公园等 49 座大运会场馆中，共同参与和见证这一场盛会。

很多人已提前来感受过成都迎接大运会的热情与细心。一年来，张恒源在大运会博物馆接待过很多外国友人以及大体联官员的参观考察，还常有成都相关团队专程来了解大运会历史，“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讲 5 次”。这当中，来自瑞士的现任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Leonz Eder）让张恒源印象深刻。

今年 3 月底，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从瑞士专程来到成都，考察成都大运会的筹办情况。“成都已经准备好了！”雷诺·艾德在考察后兴奋地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还特意参观了精心布置的大运会博物馆，并在馆内留言：“谢谢你们呈现了如此杰出的大运遗产！”

这句话，映照着成都大运会的当下，也指向了未来。


成都大运会代表团团长春季会议（以下简称“春团会”）期间，各国代表参观成都大运会博物馆

成都之力

当东安湖体育公园华灯初上之时，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双子塔地标也在夜间闪耀。在大运会进入 30 天倒计时的时刻，这座天府双塔在夜晚点亮全身，喜迎大运会。憨态可掬的“蓉宝”、炙热奔放的“蓉火”都出现在高耸的塔身，向全成都昭告着盛会的临近。

双子塔下，天府国际金融中心 4 号楼灯光常明。这是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办公楼所在地，上千名工作人员正做着紧张的筹备工作。在体育竞赛部的培训服务处，30 多名工作人员一字排开，忙碌地在键盘上敲击着。小黑板写着大运会倒计时。体育竞赛部培训服务处处长杨飞说，他们白天 8 ～ 9 点上班，晚上 9 ～ 10 点离开是常态。

杨飞说，培训服务处的职责繁重，要联系 1700 多名技术官员来成都的交通、食宿等一切后勤工作，还要筹备 18 个赛事项目并为所有参与大运会的志愿者、工作人员、政府机关人员以及各类市民做培训。从 2018 年底申办成功到如今，他们已累计举办了相关培训讲座五六百场之多，惠及数万人。这当中，人们最常提出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成都选择了大运会？为什么大运会又选择了成都？

过去十多年来，成都的经济水平和市民生活水平高速发展，城市综合实力跻身全国前列。这座中国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迈上了可以举办国际级体育盛会的台阶。成都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志说，2018 年起，成都就把建设世界赛事名城作为城市建设目标之一。“在确定这个目标时，我们有一个更宏大的构想，就是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而在世界文化名城的构成要素中，我们发现体育是城市文化传播、文化积淀以及城市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抓手。”陈志说，不管是 GaWC 全球城市分级排名还是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都把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全民健身水平作为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标准。

这当中，申办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是推进世


2011 年深圳大运会开幕式：刘翔领衔 5 位火炬手点燃主火炬

界文化名城建设、提高城市国际知名度的最大突破口。参与大运会的申办筹备工作前，杨飞在成都体育学院国际合作处担任副处长，曾在 2007 ~ 2010 年受国家公派到国外进修，教国际友人学习汉语。他记得，那时候他问过很多外国人中国的首都在哪里，对方的回答五花八门。“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后，所有人就都知道了。”杨飞说，大运会是成都开门迎客、向世界递出天府之国文化名片的最佳时机。

而在所有重大的国际赛事中，大运会无疑是最适合成都的。它以青年学子为主，朝气蓬勃，青春洋溢，呼应着成都的城市气质。作为中国西部的国际化大城市，成都同时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高校密集地区，拥有 64 所高校、91 万名在校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汇聚在此，让成都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朝气与活力。与此同时，成都还是中国参与体育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具体育活力的城市之一。

“举办世界综合性运动会，不仅能把城市形象品牌传播到一个新高度，更重要的是能全方位地调动城市的参与，促进城市综合管理能力的提高。”陈志表示，为了成功举办大运会，成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在硬件设施上，成都新建场馆 13 处、改造场馆 36 处。东安湖畔的“一场三馆”蔚为壮观，城北的凤凰山体育公园更是成为成都市民新的打卡地标。

这些壮美的硬件场馆，只是筹备这次盛会的骨架。硬件之外，更有数万名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构成的软件肌理组织，以协调、高效的运转，为大运会做资源调配和保驾护航。执行团队中，有政府工作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也有社会体育组织、专业机构人士和上万名来自市民、本地高校的志愿者们。

这考验着成都的协调、应对与综合管理能力——过去，这座城市曾多次面临这样的考验。从 2010 年到 2020 年，成都常住人口在 10 年里增加了 581.89 万人，年均增长约 58 万，如今是中国第四座人口达到 2000 万级别的城市，也是唯一的一座非直辖市。涌入的新增人口之下，成都的城市管理也因此得到了锤炼。杨飞估计，大运会开幕前后，来到成都的运动员、裁判员及其家属、游客等人数众多，他们将在 12 天内全方位地参与到这场盛会与城市的方方面面。

为此，执委会的准备工作事无巨细。杨飞的

部门要跟1700多名技术官员对接，为他们制定出发航线，“有些出发地连飞机都没有”。他们到达后会住在7个不同酒店中，比赛期间可能要去40多个场馆。“这算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体育比赛的交通又非常特殊，要根据赛程做相应安排，但很有可能某一项赛事突然火了，今天有50人走，明天可能就是300～400人，这些都考验着我们交通的运力和紧急调度能力。”杨飞说。此外，运动员、裁判员以及工作人员、志愿者的日常餐饮起居也要精心准备，“对于整座城市的基础设施、组织能力、执委会的运营素养，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检阅”。

杨飞觉得，整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一些工作人员原本都是各自岗位上的专业人士，参与体育赛事运营的经验较少，要将他们纳入到大运会的轨道中。为此，他们进行了大量培训，增加了各类工作人员、志愿者对大运会以及体育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成都也通过举办测试赛等赛事下沉到场馆，在实战中提高运营水平，比如2022年成功举办的世乒赛团体赛等。

杨飞和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极大锻炼。他们精益求精，缩减了技术官员入住的酒店数量，又将从机场前往酒店的大巴进行了“123456”的数字编号，便于到访的技术官员快速找准对应车辆。“我们希望对外传递出一种声音和姿态，让所有来成都参加大运会的人，都能感受到成都的善意和温暖。”杨飞说。

指向未来

半年多来，每到中超联赛的比赛日，位于成都金牛区的凤凰山体育公园就人山人海。球迷们的热情汇集成了一片红色海洋，让将此作为主场的成都蓉城队和火爆球市一次次在社交媒体刷屏。球票一放即空、一票难求。所有人都想来凤凰山体验一把国际一流的体育设施、极佳的观赛氛围以及“出圈”的赛后集体大合唱。

“成都市民对于体育运动的热情，正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陈志说。成都希望看到市民们这样的热忱，这是他们举办大运会的最大初心，希望借此带动全民参与体育的激情。如今在全国走红的凤凰山体育公园，正是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场馆之一。

虽然大运会还未开幕，它能留下的遗产，已然在这座城市显现。陈志介绍，为了惠及更多市民、调动他们的参与热情，成都大运会特别提出了“办赛、营城、兴业、惠民”的筹备方针，有赛事侧、城市侧、外事侧“三侧联动”。他解释，赛事侧是组织竞赛本身，外事侧是对外事务，而城市侧则是把比赛效应外溢到城市中去，增强运动员、市民的参与感，通过城市观光、文化交流、大众比赛项目等提高体验的丰富度。

这方面，成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早年“甲A”时期四川全兴队的声声“雄起”，到如今凤凰山体育公园的引吭高歌，成都人对体育的热爱体现在球场的助威呐喊中，也融入在成都特有的休闲时尚生活方式中。陈志观察到，随着成都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很多别具特色的小众运动都在此兴起。他们去和轮滑、击剑、赛艇、攀岩、马术等俱乐部的人士交流，发现其成员人数增长非常快。“如果说早年的‘雄起’集中概括了成都的拼搏精神，那么在当下，成都人正学会单纯地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哪怕是在过去三年的特殊时期，成都户外运动也是爆发式的增长。”陈志说。

在这种大背景下，成都结合本地特色，率先在全国提出了“生活体育”的理念。“‘生活体育’比全民健身更普惠，是把体育完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是体育的最高境界和理想。”陈志表示。在成都看来，体育运动是一种时尚生活方式，也是成都打造公园城市高品质生活方式的一种重要体现。

为了倡导和推广“生活体育”，成都做了大量工作，兴建各类体育运动设施，并在此基础上筹办各类赛事——大运会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2017年起，成都开始在室内举办一些项目的青年锦标赛。“至少要有20支以上的专业队伍，所以参与人数都不少。”陈志说，以马术这项小众运动为例，成都近年来举办了多次青少年马术相关赛事，包括速度赛马、障碍赛马等，“赛场内外动辄

上千人，全是大人带着小孩，还有来围观的群众和爱好者。”

“生活体育”的热浪下，最知名且最受欢迎的场景当属天府绿道。这个规划总长约1.69万千米的惠民工程于2017年启动，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绿道系统。而这其中的绕城绿道，百公里主道像一个巨大的圆环，围绕成都绕城高速而建，连接锦城湖公园、桂溪生态公园、青龙湖公园等景点绿地，形成一个环城生态公园。市民与游客们可在不同点位租一辆自行车，沿绿道骑行，用一天绕行一圈；或是在沿途的公园歇脚，就地来一次户外露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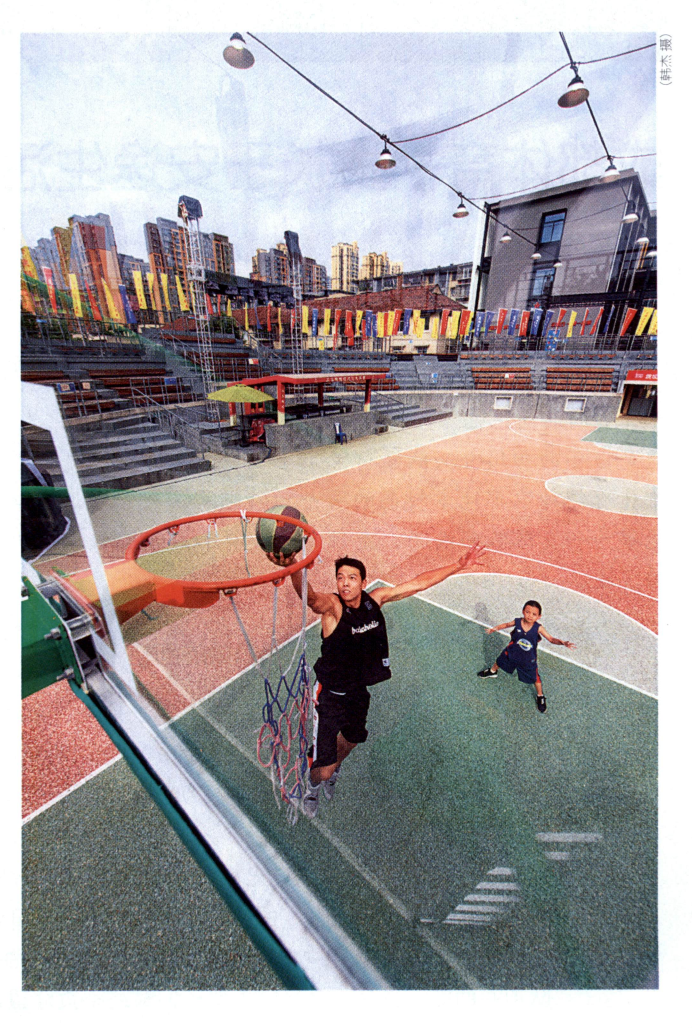
“成都地处平原，气温适宜，一年至少有10个月都适合户外运动。”陈志说。成都借助天府绿道的优势，规划了很多自主品牌的比赛，有全民都能参与的天府绿道健康行，2023年举办的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赛，还有以家庭为单位的绿道运动嘉年华等。后者分为户外挑战赛、公开赛、亲子赛等多种比赛，还在近年加入了音乐节、户外展等流行元素，备受市民和爱好者的欢迎。“带动力很强大，市民很喜欢，有些专业从业者也很喜欢。每次活动一开，就像阿拉善英雄会一样，圈内的玩家都到成都来。”如今的成都，登龙泉山看日出、天府绿道绕城骑行、公园城市露营这三大活动被市民们誉为“新铁人三项”。

在成都的未来构想中，培育全民“生活体育”的热情，将是大运会留给这座城市最重要的遗产。“通过举办大运会，我们的场馆等基础设施水平大大地提高。大运会之后，场馆开放，万千市民畅跑绿道，万千商圈动起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围绕建设群众家门口的体育设施上。随着场馆的完善和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的丰富，那时候成都这座休闲时尚之都，将加入一抹浓厚的体育运动色彩。”陈志说。

这在当下已经有了映照。在大运会执委会日夜忙碌的杨飞，是深受这股热浪影响的市民之一。杨飞大学期间热爱篮球，作为校队成员参加过CUBA。参加工作后，他在参与组织各类国际赛事的过程中接触到了铁人三项，逐渐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最终成为铁人三项比赛的国际级技术官员，被大家称为“铁人飞哥”。

不忙的时候，杨飞会带着儿子参加各类运动，尤其是篮球。成都的球馆里，经常有父子俩挥汗如雨的场景。“我在不断地引导他去喜欢这些运动。因为体育运动最关键的不在于教会人如何去赢，而是如何去面对挫折和失败。更重要的是，在运动过程中会学会与他人进行团队协作，学会合作与分享。这是一个人格养成的过程。”杨飞说。

杨飞憧憬着，在成都大运会成功举办后，带着孩子去那些他工作过的场馆，去里面感受和运动。“无论对个人、城市还是国家，体育运动都是百益无一害的。这个跟水平好不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参与，是运动本身。”



（韩杰 摄）

成都街头，篮球爱好者在灯光球场上苦练球技





成都体育：生长于安逸生活中的浪漫

文 · 张弛

四川话里有个词叫“雄起”，这也是很多国人对于成都体育的共同记忆。1994 年，中国足球刚刚进入职业化，这是当年的四川全兴队喊得响彻全国的口号。这也是成都体育精神浓郁地方特色的一个独特缩影——一座城市能够为一支球队而沸腾，是独属于体育和这座安逸之城的浪漫。

足球，与成都有关的回忆

1995 年的 11 月 18 日，天空阴云密布，初冬的寒意夹着冷雨静静地拍打在人们的身上，糟糕的天气就像是当时四川全兴队的保级形势，湿冷又前路迷惘。然而就在这样的雨夜，成都人自发地排起了长队，仅仅是为了支持自己家乡的球队。当天的《成都晚报》上，“保卫成都”的标题炽烈而醒目。隔日，据说当时的成都体育中心涌进了 6 万名观众，为主队加油助威。当晚，全兴的小伙子们最终不负众望，在最后 10 分钟，高中锋翟彪接外援马麦罗的挑传，以一记飘逸头球帮助全兴队以 1 比 0 绝杀八一队，最终成功保级。

那一年，曾经四川的足球名宿马明宇远走广州，他在日后的采访中回忆道：“1995 年的联赛首轮，当我随广东宏远队回到成都，球迷在球场里打出‘马儿，你在他乡还好吗？’的横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马明宇以 42 万元人民币的身价转会广东宏远，对于职业足球运动员来说，这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但转会之初，他的心情却相当复杂。“我甚至有一种背叛的负罪感，当时我特别怕在成都体育中心作为客队球员面对四川的球迷。”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做客成都时，成都人对于体育和足球的宽容与热爱远远大于狭隘的地域之情。“一进球场，我就看到了横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感觉太复杂了。”我们无从得知这种复杂的感情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在 1997 年，马明宇再度回归四川全兴，直到 2002



在成都蓉城队主场现场，热烈的成都足球氛围

年，他戴上了队长袖标，与范志毅、孙继海等人一起，率领中国队参加了韩日世界杯。

1995 年的那场比赛被球迷称为“成都保卫战”，至今仍旧为成都人所津津乐道。而时过境迁，2023 年随着成都蓉城的冲超成功，曾经闻名中国的“金牌球市”再度回到了球迷跟前，成为中国足球的一抹亮色，也让人们对于成都体育的回忆再次苏醒。

2022 年 12 月 23 日，成都蓉城队迎来在新主场凤凰山体育公园的中超首秀，这是中超为数不多的专业足球场之一。截至发稿时，成都蓉城队创造了 27 轮不败的队史最佳战绩，暂列中超积分榜第三，而这支球队成立才不过 5 年，仅是中超“二年级生”。凤凰山却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主场”。

本赛季前 4 场主场比赛，成都蓉城的凤凰山体育场上座人数分别为 39686、38665、39853、39920，场均入场人数达到 39531。而这一年，被称为世界第一联赛的英超本赛季的平均观赛人数也不过就是 40174 人，曾经的四川足球名宿邹侑根说：“四川足球饿了 20 年了。”而成都球市的火爆，恰恰是对于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成都人热爱体育的一种表达方式。

成都蓉城的训练基地位于成都三圣乡，这里虽然绿树成荫，却也无法抵挡难熬的高温。赶上训练日，球员们在场内飞驰，而训练场边，则是成都人无法浇灭的热情。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训练，有的是周边居民，有的是专程从其他地方赶来的球迷。场上的球员们大汗淋漓，另一边则是喝茶摇扇顶着酷暑的围观市民。这种场景别开生面，也让很多外地的球员不禁感慨：“成都人，真心喜欢看球哦。”

曾经“全兴五虎”之一的姚夏如今担任成都蓉城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他是成都足球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成都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嫁人当嫁魏大侠，生儿应生小姚夏。”魏是指魏群，他曾在蓉城队短暂任职。而这些四川曾经的体育人，正在帮助成都拾回往日的荣光。蓉城俱乐部创建之初提出“三年冲上中甲，五年进入中超”的目标，结果两年进入中甲，四年拿到中超参赛资格，也算是给了热爱足球的成都人一个交代。

姚夏职业球员生涯的最后一站是成都天诚（成都谢菲联改名后为成都天诚），他曾有过在 2014 年底俱乐部因缺资金而解散的经历，所以深知职业足球发展不易。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很多管理学和历史书籍，一本余华写的小说《活着》夹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他解释说：“活着不容易，总要面对很多困难。”这也是大多数成都体育人的期望，他们渴望将成都体育的血脉延续，从活着，到更好地活着。

过去的 20 年，成都足球经历了雄起、重组、复兴等一系列关键词。然而不变的，是成都人对体育持续的热情，就像是成都的火锅一样，沸腾的牛油之下，那一抹鲜红热辣，永远充满激情，令人热泪盈眶。

体育之于成都人的生活远非一剂调料，而更像一种融入血液里的精神属性。在成都，除了足球之外，你往往能感受到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浓郁的运动气氛，他们将体育的氛围渗透到了城市的肌理当中：钢筋水泥的立交桥下，就可能平添一座生机盎然的球场；一条马路旁边，一群野蛮生长的轮滑爱



邹侑根（中）在阿迪达斯 20 号体育公园

好者能够凭借兴趣影响周围的一群人去建起一座滑板公园；晚上 11 点街边的篮球场里，你依然能够看见那些挥汗如雨的青年，在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活力。

还有后来人

在这些激情澎湃的运动场景背后，离不开一代一代的成都体育人辛苦的经营和努力。1901 年华西协和中学足球场修建完成，现代足球在成都生根发芽，并成为当时的第一运动；1905 年在成都北较场举行的第一届四川省体育运动会，被认为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正式举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在成都，体育这种基因从来都是自下而上，来自民间的，成都人对于体育，永远不乏参与热情。

另一位四川足球的代表人物邹侑根，则着眼于群众体育兴趣的培养上。在他看来，成都有着全国最好的群众体育基础，因为成绩好，球队升上了中超，就像是一颗火星掉进了干草垛里，一下子就点燃了市民的热情。这些真正热爱足球的人，他们可能常年参与在足球里，而真正能让一项运动提高且具有凝聚力，就只有通过赛事，这似乎与成都以赛营城的理念不谋而合。

作为一名四川全兴培养出来的球员，邹侑根在球场上被称为“灵猫”，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球风，更是因为他的头脑。球员时代，邹侑根一直踢到 37 岁才退役，对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那批球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纪录。他虽然笑称自己的职业生涯长是因为酒量不好，但熟悉职业足球的人都知道，能够长久地保持状态，所依赖的只有两样东西：自律和清醒的头脑。

与马明宇、姚夏等人的路径不同的是，邹侑根并不希望自己和前辈一样，在体制内摸索体育的前进方式。他更希望的是找到一条商业、体育与群众爱好并行的发展模式。如今成都的 20 号体育公园就是他的项目之一。在网络上，这里被称为成都的最美足球场。场地以邹侑根球员时代的号码 20 命名，不仅承办赛事，同时也进行青训，还包含餐饮和住宿，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感受体育的氛围感和乐趣。因为先进的体育理念，他吸引了国际运动品牌阿迪达斯的关注。20 号体育公园采用可再生的原材料，对 4 万双球鞋进行了回收再利用，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用可再生材料打造的足球场。

这是邹侑根在近几年才摸索出来的商业模式，球场由邹侑根亲自设计，计划在未来开展包括品

牌推广、赛事和青训等内容的工作。在邹侑根看来，赛事才是一项运动最终能够得以发展的根本，而我国目前，除了一些大型赛事之外，更多的赛事开展还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成都的社会体育有着很好的氛围，这恰恰给他的事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

退役之后，邹侑根在西南财经大学读了两年EMBA的体育管理专业。在他看来，美国的体育产业构成的基础就是赛事，不论橄榄球、棒球、篮球、冰球，没有赛事就没有体育产业，赛事的部分占了美国体育产业的七成，而在我们国家，体育制造产业似乎才是体育的全部。这并不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模式。

而即将到来的大运会，恰恰是扩大成都体育影响力的途径之一。世界对于成都的印象还略显陌生，大多数人只知道成都有熊猫和竹子。“2019年的时候，当时成都曾经举办过一届传奇杯足球赛，邀请了巴乔、巴蒂斯图塔、卡福等一众世界足球名宿来成都，他们对成都的城市规模大吃一惊，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小县城，却没想到成都比他们所生活的城市都大，这就是世界级赛事对于一个城市的影响力。特别是，大运会是西部地区首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而这种赛事对于体育产业的带动是空前的。”邹侑根说。

不仅仅是足球，还有飞盘、橄榄球等，在成都有着广泛群众参与基础的项目，邹侑根都希望能够通过赛事，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我身上有太重的足球烙印，所以我做飞盘的时候总会有人觉得我‘不务正业’，但事实上，所有体育运动的发展，最终都要依靠赛事进行推动。”

所以，作为一个成都的体育人，邹侑根认为体育公园的方式是体育产业最基层的保障，解决了场地和赛事的关系，青训就变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而只有赛事盈利，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以及更多的人才进入，这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育闭环。这是邹侑根为自己锚定的未来发展方向。

而这也是大运会之外，成都以赛营城的另一种体现形式，不仅仅是足球，在成都，体育走进生活，人人可及。这不仅仅是遍布成都的“十五分钟健身圈”，更是致力于打造世界赛事名城的成都底气，一流的体育场地设施逐渐遍布全城。根据成都市体育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成都近年新建、改扩建49个大运场馆，体育公园、社区运动角、绿道健身新空间都得到充分扩充。成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2.4平方米，增幅居全国首位。

而硬件的相对充裕，也激发了成都人日常的体育精神和热爱。球市火爆的背后，成都也正在让打造赛事名城的建设成果服务城市、惠及市民。数据显示，在成都大运会筹办带动下，成都体育人口攀升迅速，今年有望突破950万。在全城热“练”中，市民体质合格率达到94.61%，实现“七连升”。

大运会结束之后，邹侑根希望能够参与一些体育场馆的改造及运营，打造出属于成都的体育王牌赛事。“成都有着最好的群众体育基础，从老全兴时代就累积了很多的球迷，他们有着很强的足球情结，母队没有了，就自己踢球找乐子，这种氛围从全兴解散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也解释了成都的体育精神，延续到今天的蓉城队，这更像是一种传承。今年刚好是全兴30周年，我们也希望做一个活动，让这种精神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已故作家流沙河先生说：在四川话的语境里，“雄起”是与“雌伏”一词相对的。《东观汉记·赵温传》有云：“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这是独属于川蜀的文化，也是对于成都体育精神的一种精准表达。这种精神一直刻在成都人的骨子里，让成都的体育能够始终葆有鲜活的生命力，永远肩负更多期盼，也向世人展示着不同的面貌。



自大运会申办成功以来，成都涌现出许多服务于社区的体育场地，玩湃全科体育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韩杰 摄）

凤凰山体育公园

凤凰山与东安湖：成都体育的新图腾

文·张弛

凤凰山体育公园

作为成都球市的新起点，一座具有国际视野的体育场显然是一座城市必不可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在北京，有重建的工人体育场；在上海，有翻修的8万人体育场；在大连，有新建的三面环海的梭鱼湾体育场。而成都作为一个体育氛围浓厚的城市，拥有专业的体育设施，显然也是衡量一座城市综合能力的象征。

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承载着成都人对于体育的热情与期望。对于场馆的设计师李峰来说，它不仅是对于成都体育历史积淀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于城市迈向未来的昭示。凤凰山体育公园在建成之后被成都市民检验，对于李峰来说，消化和吸收这些评价，心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是看到成都球市继续火爆之后的兴奋之情。另一方面，则被他形容成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感觉自己最终卸下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李峰是阿森纳和蓉城的双料球迷，所以他对于体育场馆的理解，是建立在一个体育迷的基础上的。从一个建筑师的视角看来，过往城市的大型公共建筑大多因为赛事而建，而在赛事的喧嚣过后，往往就会变成城市的疮疤。“这是令人感到痛心的，巨大社会财富的投入，建筑师日以继夜的心血，工人们的辛勤劳作，最终，如果不能充分使用，那么这就是一个失败的建筑。所以当成都蓉城入驻之后，看到球迷们欢欣鼓舞，赛后灯光关闭，所有人打开手机，球员和球迷一起唱歌，这让我

觉得这就是对于成都体育的最好诠释。作为一名设计师，我感觉是释然的，这是一个对得起决策层、社会投入以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和观众的建筑。”

老成都人对于体育场馆的记忆，似乎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年，位于成都后子门的体育场拔地而起，带着老全兴的辉煌与记忆。原本成都的新体育场是希望在原址上扩建的，但是随着东华门考古遗址的发现，这一目标变得不再可行，于是成都决定在凤凰山上兴建一座全新的、能够代表成都形象的体育场馆。而李峰被选为设计者，对于他本人和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西南院）来说，也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旧成都体育场由西南院的奠基人之一黎佗芬大师设计建造，而新的体育场馆的营造，对于西南院来说，同样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李峰所要考量的维度之多超过了过往作品之和。首先是成都文化的意象，一场一馆的设计，从天上俯瞰更像是盖碗和杯盖的关系，杯盖被放置在一旁，符合成都闲适的蜀都文化。与此同时，也表达了川人对于自然的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盖碗以盖为天，茶碗为人，茶托为地，天地人和谐共处，这恰恰是四川人基因里对于生命的感知。在这个基础上，两座建筑400多米的长度，有意识地加入了菱形格片，看起来就像经纬穿织出来的蜀锦，通过不同光泽度的材质的选择，最后产生一种明暗效果，在不同的光影下，呈现出丰富的变化，达到抒情与现代一体的抽象表达。

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成都大运会营城、兴业、惠民的重要场馆之一，李峰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将体育建筑在赛事之外用好，最佳的应用状态是形成体育和市民生活的一种无界沟通的场景，把体育融入其中。所以，在李峰的构想中，赛事的主场馆，刨除了“一场一馆”的赛事功能之外，在东看台下部设计了很多全民健身的场所。比如在非赛事期间，人们可以开展羽毛球、乒乓球、篮球以及攀岩等日常的活动，后期还会有多家俱乐部入驻，其他在建的包括羽毛球馆、篮球馆等，同时室外也有很大的空间让人们喝茶聊天，甚至是去跳广场舞，充分考量了对于场馆综合空间的利用。

凤凰山体育公园包含的综合性体育馆，是本次成都大运会的主场馆之一，有1.8万个座位，是“一场一馆”中的“一馆”。而“一场”则是一座能容纳6万名观众的现代化专业球场，如今是成都蓉城队的主场。此外，还配套有大量的主题商业和城市绿地公园。

在足球场内部，除了参考国外著名俱乐部的球场构思之外，同时也注重球迷与球员的互动体验，比如球员通道，侧面设计成了单向玻璃，球迷能够看见球员入场，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事。而在建筑应用上，球场的设计思路也兼顾了球场向外延产业的拓展，比如大型演唱会等，强调多功能和复合的利用。这里还特意在球场的南看台加入了伸缩座椅，方便进行大型演出的时候，能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视听享受。尽管一些球迷认为这样的设计让他们少了很多跳跃呐喊的乐趣，但是回头想想，一项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更多人群的加入，运动的影响力壮大了，参与和投入才会增多。从体育文化的培养上，这同样有着对于未来的考量。这种文化已经在比赛中得到了实践，蓉城队现在每次比赛完，球员绕场一周谢幕的时候，保留节目是所有球迷不离场，共同唱一首歌，这样的氛围已经影响到整个联赛。


（韩杰 摄）

凤凰山体育公园设计师李峰


（韩杰 摄）

东安湖体育公园设计师蒋玉辉（右二）及其团队

作为本次大运会的主场馆之一，凤凰山体育公园不仅要承担本次赛事的篮球项目，而在赛后，它同时能够承揽包括冰球、冰壶等冰上项目，设计时就考虑了“冰篮转换”，这也是从赛后运营角度出发的设计。“对于成都来说，大运会更像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作为本次盛会的标志之一，我们希望凤凰山体育公园能在大运会之后，依然是成都市民喜爱的，日常来观赛的、健身的场所，也希望它像后子门体育中心一样，成为几代成都市民长期的记忆。”李峰说。

东安湖体育公园

成都还有另一个被人喜欢的名字：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在互联网上，流传着很多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西岭雪山与成都城市天际线交相呼应的场景，场面宏大，令人印象深刻。而摄影师嘉楠，就是在其中一直坚持记录城市变化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人之一。

2017 年 6 月，嘉楠发布了一幅由 32 张照片拼接而成的长图，名为《雪山长卷》，海拔 5353 米的大雪塘、海拔 6250 米的四姑娘山幺妹峰、海拔 7556 米的贡嘎山等 94 座高海拔山峰同框，映衬着车水马龙的繁华成都，气势恢宏。这大概也就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这一概念的由来。

为了拍出理想图片，摄影师常常会几个月甚至几年如一日地前往同一地点，等待、捕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如同拍摄雪山那般的执着、坚持，嘉楠的镜头也聚焦在东安湖，一拍好多年。“从开建一直到竣工，我一直在围绕东安湖拍摄。”嘉楠如是说。

东安湖体育公园是龙泉驿区最大的公园之一，也是成都大运会的开幕式举办地。嘉楠觉得，记录东安湖的整个建设过程是本土摄影师应尽的责任，而他也的确尽到了这一责任。这不仅仅是一次历史事件，同时也是成都城市变迁的真实记录。

而在东安湖体育公园的设计师蒋玉辉看来，能够让整个建筑呈现出成都的韵味，向世界展示出成都的体育气质，同时在城市里显得并不违和，尤为重要。所以，蒋玉辉在设计之初，就把安逸这样的气质融入到了建筑之中。“成都是一座很安逸的城市，东安湖除了表达蜀地的文化之外，它所要传达的一定是一种轻松舒适的状态，而不是宏大叙事，这也更加贴合大运会的精神，竞技不是主题，重在教育意义与青年人的交流。通过大运会的载体，实际上让全世界的青年人能够聚在一起，一同展望未来。大家应该在一种惬意、轻松、时尚、休闲的氛围当中完成独特的运动之旅。”

圆形设计本身就带有着融合包容之意，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也更符合成都本身的城市精神，如果你从空中俯瞰东安湖，象征古蜀文明的太阳神鸟被镌刻在了东安湖主体育场上。蒋玉辉觉得，这代表了一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就像是青年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与此同时，蒋玉辉特意将“望山见水”融入到了场馆设计中，龙泉山、东安湖与周边的锦绣田园交相辉映，描绘出一幅既带有现代化氛围，又充满了自然野趣的田园盛景。

这同时也是大运会留给成都市民的礼物，在大运会结束之后，这里的活动将不仅有露天音乐节、演唱会，还有数不胜数的群众体育活动。就像蒋玉辉所说：“在以赛营城理念的推动下，这里未来的发展将形成高端赛事、全民健身以及群众体育这种泛体育的三个维度。”

而这似乎也代表了成都城市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

包容的蓉城与未来

文 · 张弛

7月，大运火炬“蓉火”在神州大地传递之后最终回到成都，并将在7月28日20时准时点燃，而对于初次成为火炬手的王颜青来说，这也是一次格外与众不同的经历。

王颜青是浙江绍兴人，今年是她在成都的第二年，在四川大学这种人才济济的双一流高校里，她能考取全专业第七的成绩，同时还是大学生全国游泳锦标赛混合泳冠军。尽管有着出色的表现，但接到大运会方面通知自己成为火炬手的那一刻，自己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有那么一会儿，我都以为这不是真的，直到我反复确认通知我去北京，我才知道，梦想成真了。”

“拿着火炬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尽管脑子里一直在告诉自己跑慢点，但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频率。”王颜青的火炬传递的下一棒是著名的乒乓球国手丁宁，直到丁宁和她击了掌，她才从紧张的情绪中缓过来。传递完火炬之后，王颜青看到了邹敬园、杨倩和吴静钰这些优秀的运动员，能和他们一起传递火炬，她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

王颜青练习游泳14年了，在成为专业运动员和继续求学之间，王颜青选择了后者，这更多来源于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不同的人生阶段，人总是要尝试不同的选择。而从她的身上，你也能看到更多当代大学生的风貌。

比如，因为训练的关系，王颜青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往返于川大江安校区与望江校区，才能保证学习和训练时间都不被压缩：“所以我只能压缩自己碎片化的休息时间。”大多数时候，王颜青都会把课表安排成半天满课加半天无课。

她常常从望江校区游完泳，再背着游泳包准时出现在江安校区的教室里；晚课和训练时间冲突，她就白天抽空自己去游泳馆训练保证训练时长……这种更积极更向上的风貌，大概就是她能够代表成都在校大学生的原因。

王颜青刚来成都的时候有点不适应，受不了这里辛辣的饮食，还有慢节奏的生活。相比浙江绍兴这种重商主义氛围相对浓厚的城市，成都的生活节奏的确是慢太多了。但是，两年的校园生活过程，让她逐渐适应了这里，这里的节奏虽慢，但难挡的却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对于生活的热爱。街头随处可见的运动的人群，一流的运动场馆，让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以及可以预期的未来。

这大概就是成都体育精神对一个年轻人的影响和改变方式，潜移默化地让你融入其中，不声不响地你就把自己当成城市的一分子。



2023年6月10日，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北京大学站，第30棒火炬手王颜青（右）与第31棒火炬手丁宁（左）

大运群像，由普通人组成的“闪光的城市”

文 · morlee

成都大运会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大运会执委会）的办公区位于成都天府国际金融中心，如果把大运会比作一个奋力向前奔跑的人，那么这里无疑就是驱动全身的“大脑”。人体的大脑每做出一次决策，看似是在瞬间轻松完成的，但其实这离不开每一颗脑细胞和每一赫兹脑电波的精密运作。组织和筹备一场大运会同样如此，外人看到的水到渠成、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上百个办公室里，无数工作人员日拱一卒地辛勤工作。这样一项体育、文化交流盛会的筹备与运作，离不开他们充满辛勤汗水的努力。

在成都大运会即将举办的此刻，除了美丽的城市和美轮美奂的场馆，这些在幕后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的普通人，也值得被看到。

(韩杰 摄)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外联部语言服务处处长余然

用语言服务，让世界听到“成都声音”

当我们在大运会执委会办公室“浩如烟海”的人群中找到余然时，她正在和同事焦急地讨论着工作。

“抱歉，请稍等我一下，我们正在处理一项很紧急的工作。”说完，面露歉意的余然迅速把脸转向工位彼端的同事，神情也在瞬间再次严肃起来，随之而来的，是若干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讨论。在我们走马观花的探访中，这样的场景正在大运会执委会的无数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地发生。

余然是大运会执委会外联部语言服务处的处长，身上有种四川女孩特有的干练。大运会不仅是体育的盛会，更是全球青年文化交流的舞台，而语言服务恰恰是文化交流最直接也是最必要的前沿阵地，她肩负的重担可想而知。

虽然年纪不大，但余然已经是成都大运会的“老兵”了。在大运会申办阶段，还在成都外事办工作的她就已经参与了后方的协调工作。2020 年 6 月，成都大运会执委会正式成立，余然随一干从各单位抽调的精兵强将一起，成为了一名“大运翻译官”。

“我头一天接到通知，第二天就要报到，很兴奋、很期待。能为大运会服务是一项难得的荣誉。”余然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不过，兴奋之后，她立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责任与压力。

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业务本身。对于大运会专业术语的翻译，是语言服务处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许多人觉得，大运会的术语翻译可以“照搬”奥运会，但其实不然。国际大体联和奥委会有着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所以大运会的翻译工作没有参考答案。这就需要语言服务处平均近视 700 度的女将们，将摆在面前的几千条待整理的专业术语“从头来过”。

回想起整个翻译整理的过程，其中的艰难自不必说，有些令人莞尔的趣事也让余然难忘。“‘kiss and cry corner’是什么意思你猜猜？是‘候分区’，你想想，还是很形象的。”说到此处，余然忍俊不禁。

对于余然来说，更多的挑战来自业务之外。在此前，余然的工作大多是照章办事、有章可循的，可在大运会执委会则不然，所有工作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她要在不断的经验积累中“摸着石头过河”，为“大运翻译官”们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流程和规范。比如在工作中余然发现，面对高强度、高密度的工作，想要保证语言服务的质量，必须需要时间和人次的不断累加，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保证充分的校对。因此，她和同事们建立了“三审三校”制度，哪怕凌晨3点睡觉已经成为她们最常见的作息，也要确保关于成都大运会的每篇文章、每个单词的翻译都是准确无误的，从而向世界传递出最及时、最精准的“成都声音”。

在业务之外，余然面临的更多挑战是沟通和协调工作，而各部门协作的背后，是大家为办好大运会共同的光荣与梦想。在筹备大运会的3年时间里，她亲眼看到了为了顺利完成火炬接力，直接睡在活动现场的伙伴；也见到了外联部的领导们三年里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日；更见到了偌大的办公楼中，无数既“鸡飞狗跳”又血脉偾张的大运日常……

这不仅是余然自己的故事，更是所有大运人的故事。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余然，无数个语言服务处夜以继日的努力，才有了这场即将开幕的盛会。

残疾人工匠，用双手“走”向世界

除了大运会执委会，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也在为大运会辛勤地工作着。在余然走进办公室，开始自己一天工作的同时，在距她20余公里的成都市温江区，残疾人工匠王林江也开始了他的“大运冲刺”。

每天清晨，王林江都会来到位于温江区公平街道的“衍匠文创”残疾人文创基地进行衍纸工艺品的制作。衍纸画，是一种用纸组成不同图案的工艺品。在他手中，一张张彩色纸条，会在短短几分钟之内通过瓦楞器和衍纸笔，变成一个个圆形的锯齿状纸环，这些纸环按照固定位置粘贴好后再稍加装裱，就会变成独具特色的成都大运会特许商品——衍纸大运吉祥物“蓉宝”和大运会徽。

作为工作室的“首席工匠”，工作中的王林江神采奕奕，但自幼患有矮小症的他，有过很长时间的“至暗时刻”。

今年34岁的王林江，身高还不到1.4米，看起来像个10岁左右的孩子。因为身体原因，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十分自卑，“过去在上学的路上，总有人指指点点……”王林江这样回忆自己曾经的种种经历，其中的苦涩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越是这样，王林江就越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父母很爱我，告诉我即便不工作，他们也会养我一辈子。可是，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人不是更好吗？”为此，他曾去家附近的电子厂打过工，负责粘贴胶带。不过后来电子厂搬走了，找不到其他工作的他又赋闲了好一阵子。

直到27岁的时候，社区组织残疾人进行手工艺培训，王林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学习最初级的技法，到成为一名成熟的衍纸匠人，王林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日子对于王林江来说，既是磨炼手艺的时间，又是一个教会他融入社会的过程。

王林江说：“来到衍纸工作室之前，因为害怕别人嘲笑，我很少和家人之外的人说话。但来到这儿之后，都是和其他残疾人朋友在一起工作，相互之间的交流自然就多了起来，从而渐渐地有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

真正让王林江和同事们走出自卑、走出人生华彩的是自食其力后的成就感。现在，“衍匠文创”



衍纸匠人王林江正在介绍自己制作的大运会特许商品（图源：“衍匠文创”残疾人文创基地）


（韩杰 摄）

成都大运会志愿者陶渊

工作室正在通过手工艺品的售卖、衍纸工艺团建培训等市场化方式，逐步实现自负盈亏。现在，包括王林江在内，“衍匠文创”共有专职残疾人工匠 40 名，灵活就业残疾人 60 多名。这其中，手艺相对纯熟的残疾人工匠有时月收入可达 8000 元以上。

2021 年，在成都市残联的牵线搭桥下，“衍匠文创”的衍纸工艺品成为大运会特许商品。两年多以来，“衍匠文创”的残疾人工匠们已经制作了 4233 个大运会特许商品，销售额 20 余万元。

今年 3 月 27 日，王林江与残疾人同事们一起制作的衍纸工艺“会徽”作品，被成都市政府作为成都人民的礼物，赠送给了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Leonz Eder）一行。那天晚上，王林江高兴得久久不能入睡，“成为‘大运工匠’之后，我终于觉得自己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可以真正挺胸抬头了”。

王林江的许多残疾人同事患有肢体残疾，对于行动受限的他们来说，或许从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前往世界的其他地方。但通过大运会特许商品的制作，他们得以以文化为载体，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走”向世界，纵横四海，让自己对全球青年的心意走向世界各地，更让每一位成都残疾人的乐观与积极感染来自五大洲的朋友。

大学生志愿者，用真诚向全世界微笑

在成都市的另一端龙泉驿区，来自泸州警校的岳滕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大运故事。作为大运会开幕式上负责引导各国代表团走位的旗帜标兵，他已经和同学们一起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极其严格且高密度的彩排演练。

岳滕是大学生志愿者中的佼佼者，不仅被优中选优地安排参与了不久前举办的成都世乒赛，而且作为学生干部的他，还肩负了大运会开幕式彩排期间的学生组织工作。谈起对于同学们的管理，岳滕滔滔不绝：“我觉得与人打交道是一门艺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面对每类同学时，都要有不同的相处模式……”

从成为大运会志愿者至今，岳滕的工作始终颇为顺利，这并非源于他“老辣”的管理经验，而是因为同学们为大运会无私付出的精神与觉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彩排时间和考试时间冲突的问题。“现在是开幕式彩排的关键时刻，同时也是准备期末考试的时段，既要保证开幕式彩排，又不耽误同学们的复习。我要和带队老师们一起和学校沟通，为同学们争取改期考试的机会。”岳滕这样说。

在说这段话时，岳滕的脸上涌起了一种自豪且自信的笑容，这种笑容与我们在另一位大学生志愿者陶渊脸上所见到的如出一辙。

陶渊将在大运会中负责交通引导工作，这项工作她在上半年接待各国大运考察团的“春团会”上已经演练过一次。在那次经历中，陶渊对自己

的要求是无时无刻都要面带自信的笑容。对于她来说，自信地笑不只是将嘴角上扬起来这样的简单。在接待工作中，她会遇到许多突发情况，比如考察团的行动临时有变怎么办？成员们走错路、忘带东西怎么办？只有从容有序地处理好这些意外情况，才能让来访嘉宾们“宾至如归”地了解到中国的大熊猫、四川的变脸、金沙博物馆中的古蜀国文化和关于中国文化、四川文化的一切……这正是陶渊笑容背后的真正意义。

陶渊说："我的笑真的不是刻意的，是为我们中国文化的自豪，是年轻人之间，被对方的青春朝气相互感染之下的真情流露。"

或许很多年过去之后，来参与成都大运会的各国大学生们会忘记关于比赛的许多事情，但他们一定会记得岳滕们的真诚与阳光、陶渊们的开朗与笑容，以及成都这座美丽且充满朝气的城市，这或许就是大运会对于青年们最重要的意义。

学英语的耄耋老人，属于每个成都人的大运会

本届大运会，不仅属于大运会执委会、志愿者和相关工作人员，更属于每一位成都市民。

当我们来到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南虹村社区“迎大运，学英语”的课堂上时，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很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老师开讲前，他便早早地坐在座位上，而开讲后，他将身体坐得笔直，把每一个新学到的单词都认真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那天老师教的其中一个单词是 badminton ball（羽毛球），开始，他会用充满四川口音的音调艰难跟读："摆得米特宝"，奋力地又跟读了几遍后，他的发音终于和 badminton ball 越来越接近了。

这位老人是南虹村社区家喻户晓的老党员，名叫王华，今年已经 82 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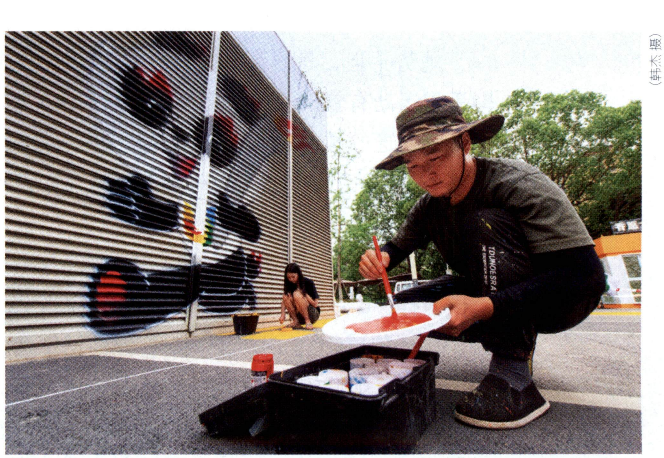
据南虹村社区书记刘强介绍："王老曾经是一名军人，转业后在工厂工作，作为老党员，尽管他的退休工资并不丰厚，但依旧常常以万元为单位进行捐款。在社区最初组织老年人‘迎大运，学英语’活动时，他没有接受动员就直接报了名。3 年来，王老没有缺席过一堂课，有时候下大雨，他还是会披着雨衣、骑着自行车来。"

"Welcome to Chengdu"，现在，许多介绍成都、欢迎外国客人的英语，王华已经可以脱口而出。学习英语不只是为了迎大运，更是城市国际化的需要，这不仅充满榜样的力量，更体现出一种新老交接的传承力量。

或许，当大运会真正举办时，王华和他的老年人同学不一定能说出多么复杂的英文句式，但他们已经可以让来到成都的外国友人，感受到城市开放的热情、市民的友爱。

这是余然、王林江、岳滕、陶渊、王华的大运故事，一篇小小的文章，很难放得下成都人对于大运会的全部热情，但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依然可以管中窥豹般地看到，从大运会执委会成员到大运会特许商品工匠，再到大运会志愿者以及每一位普通市民对于大运会的光荣与使命。正是无数个他们的力量汇聚到一起，才让这一场体育、文化的交流盛会变得分外真挚、分外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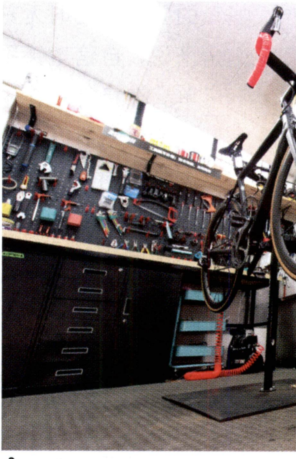
成都是一座热情的城市、包容的城市、开放的城市。当大运会结束时，来自各国的客人乘坐飞机飞离这里时，一定会看到夜空下的大地上，由无数灯火组成了一张成都地图。这就像在这届大运会中，无数最普通不过的成都人都焕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最高光，这些可能微茫、可能不起眼的闪光最终凝聚成一幅宏大的、耀眼的大运图景，这幅图景会永远留在每一位参与过、关注过这届大运会的人们心中。


（韩杰 摄）

在街头绘制大运会吉祥物“蓉宝”的成都市民

（韩杰 摄）

1



2



3

新生活方式：无处不在的运动场景

文 · 王铁砣

地势平坦，气候温和，位于川西平原的成都，似乎与运动有着天然的契合度。虽然人们总以为成都是座安逸的城市，但凡事都讲究“耍一哈儿”的成都人，又难免会对一项运动情定终身。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睹这座城市蓬勃生长的运动气场。

在成都，再小众的运动都有人耍，耍得还都有模有样。5 月份刚去重庆打过比赛，连队徽都是当天设计的成都女子腰旗橄榄球队 NewBies 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的训练场地在锦江立交桥下，就夹在待开发的荒地和时不时有高铁驶过的铁道之间。每周二晚上 7 点半，一群白天还是学校老师、公务员、品牌公关和健身教练的女孩子换上手套和钉鞋，在教练的带领下热身、扔球接球、跑战术，一直练到 10 点。

虽然组建只有两个月，但 NewBies 是成都唯一一支系统训练的女子腰旗橄榄球队。她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想待在混合组看着男生们冲锋陷阵。队长曾宇佳说：“5 月份去重庆打车轮战的比赛，上下半场 24 分钟不停表，就这样一天打了 6 场，再累也想打，因为比赛实在太少了。”

而另一项对女生相对友好、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运动——飞盘，已经在成都扎下了根基。每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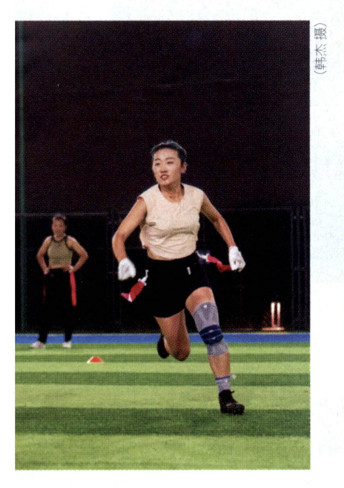


（韩杰 摄）



（韩杰 摄）

4



（韩杰 摄）



（韩杰 摄）

5

1.2022 — 2023 年中国飞盘联赛·总决赛现场

2. 罗伟在自己的自行车店 RETURN BIKE 中

3. 训练中的成都女子橄榄球队 NewBies

4. 成都锦城湖运动中心的热门运动——皮划艇

5. 成都尖峰旱雪场，一位小朋友正在整理装备

一，由成都市飞盘协会牵头举办的成都飞盘超级联赛固定有 12 支本地球队开打。飞盘协会还同步开展了飞盘裁判员的一级、二级和三级培训，力推飞盘赛事的正规化。今年 6 月中旬，20 支来自各省飞盘联赛的冠军队还齐聚成都，在全国飞盘总决赛成都站的现场一较高下。央视也派出专业转播团队，分别在 CCTV 奥运频道和 CCTV5 进行了直播和录播。在决赛现场，能坐满 1000 人的看台几乎爆满，喝彩助威的气氛甚至不亚于英国低级别足球联赛，没有几个来自外地的飞盘爱好者见过如此庞大的阵仗。成都飞盘协会秘书长尧牧野说："成都的飞盘运动正在从小众往全民健身的方向发展。这是在全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情况，成都走在前面了。"

值得一提的是，飞盘既不是有加分的传统体育项目，也不存在职业运动员的说法，是功利性不强的运动，就连成都飞盘协会也属于非营利机构。成都之所以拥有如此火爆的飞盘氛围，几乎完全源于众多爱好者的坚持和投入——早在2010年左右，成都就有两三百人的飞盘爱好者。当时他们成立的成都飞盘大队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一举成为这次飞盘总决赛的季军。

在成都，运动才是要紧事

如今在成都，即便你不会滑板，不懂陆地冲浪板，也应该听说过三色路滑板公园的名字。作为新手友好的滑板和陆冲场地，这里聚集了太多躁动的心。三色路的主理人李昶郴告诉我：在那


（韩杰 摄）

三色路滑板公园主理人李昶郴

条本身是为陆冲板准备的泵道上，他见过骑自行车的大叔、踩小轮车的年轻人，就连外卖小哥也忍不住开着自己的电动车，在上面穿梭几遍。

三色路滑板公园最火爆的时候，是没有休止的。滑手的聚会通常始于太阳落山以后，泵道、路旁、江边处处都能听到摔板的声音。哪怕在晚上 11 点，市政系统的灯光关闭之后，滑手们似乎也放下了工作时间内的掩饰，要么选择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继续滑，要么随意坐在某个路边，认识新的朋友。大家也不需要太多开场白，从滑板聊起就够了。沿街几百米的路旁，拥挤的人流中只能隐约看见一排排售卖咖啡、酒水和汉堡小食的私家车。运动带来的活力，可见一斑。

从野蛮生长到尽人皆知，三色路滑板公园或许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连玩滑板十几年的李昶郴也说："我也没见过这么多滑手出现在我面前。其中有十几年前的老朋友，有外地来的年轻人，还有小朋友。完全是现象级的存在。"

与体操、跳水这类运动项目不同，滑板更强调风格，也就是说相同的动作，越是做得夸张，越是不拘一格，越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可。相较李昶郴刚刚接触滑板的年代，这几年在大运会的背景下，成都不断涌现出许多专业的滑板公园，也间接激发了滑手们的表达欲和创造力，并在三色路滑板公园得到了彻底的体现。某种程度上，三色路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也不是可以复制的模式，而是一群成都年轻人创造出来的浪潮。这恰恰与滑板运动的本质不谋而合。

除了这群风格鲜明、追求极限的滑板玩家，在成都四周的公园、绿道、山间，还有一群数量众多、追求速度的自行车爱好者。参与过业余和专业骑行赛事、如今身为自行车店老板的罗伟就介绍了几个知名的成都骑行路线，包括空港、成都三环、东安湖、兴隆湖、龙泉山，足以满足竞速、爬坡和休闲观景各种需求。

由于地处平原的关系，成都算是一座拥有自行车群众基础的城市。虽然因为共享单车的出现，使自行车市场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但也间接

推动了公路骑行健身走入大众视野。从去年初开始，罗伟店内的自行车品牌全部出现断货的情况，连交货的周期也无法确定。他说："现在来店里买车的人，有通勤需要的少，有健身需求的多，大家骑着骑着，就想着自己是不是每周固定训练几次，未来有机会再参加个比赛？"

作为一项不存在对抗的运动，骑行的灵活性是吸引自行车爱好者的一大亮点。如果为了竞速，爱好者可以在手机 App 查看别人设置的赛段，然后自己骑一次看看水平或者试着刷新赛段纪录。对于只想骑车观景的人来说，拉上几个朋友找一处景色好的地方，不快不慢地骑一圈，既起到了健身锻炼的目的，也放松了心情。

在竞技体育层面上，成都的尖峰旱雪场则为具有国际赛事水平的运动员提供了专业、安全的运动场地。所谓旱雪，是由表面上看就像一颗颗"金针菇"的改性聚酯化合物雪毯和铝合金制成的底板组成，可以为运动员带来近乎真雪的滑行体验。同时，在大跳台的底部放置了有缓冲作用的气垫，更进一步减轻运动员在落地之后的受伤风险。最后，运动员再踩上"魔毯"回到跳台顶端，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次训练。

早在北京冬奥会前，尖峰旱雪场就担任过中国单板滑雪运动员进行冲刺备战的场地。谷爱凌的最后一跳转体 1620，也是在这里完成了打磨。除此以外，尖峰旱雪场还在滑雪教学上实现创新，在专用的雪道上放置了几条长长的坐垫，帮助双板的滑雪初学者以内八字的方式练习滑行和刹车，稍有意外就可以坐到身下的坐垫，避免摔伤的风险。在过去很多次中小学和残联举办的活动里，这种教学方式都得到了安全性上的认可。

换种角度看城市

在成都，就连天空也是运动场之一。在距离市区不到 20 公里的"木星一号"滑翔伞基地，几乎随时都能看到"飞起来"的人们。这里是成都市内唯一一处能在空中将双子塔、环球中心、龙泉山、339 电视塔尽收眼底的地方，也是成都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滑翔伞爱好者的聚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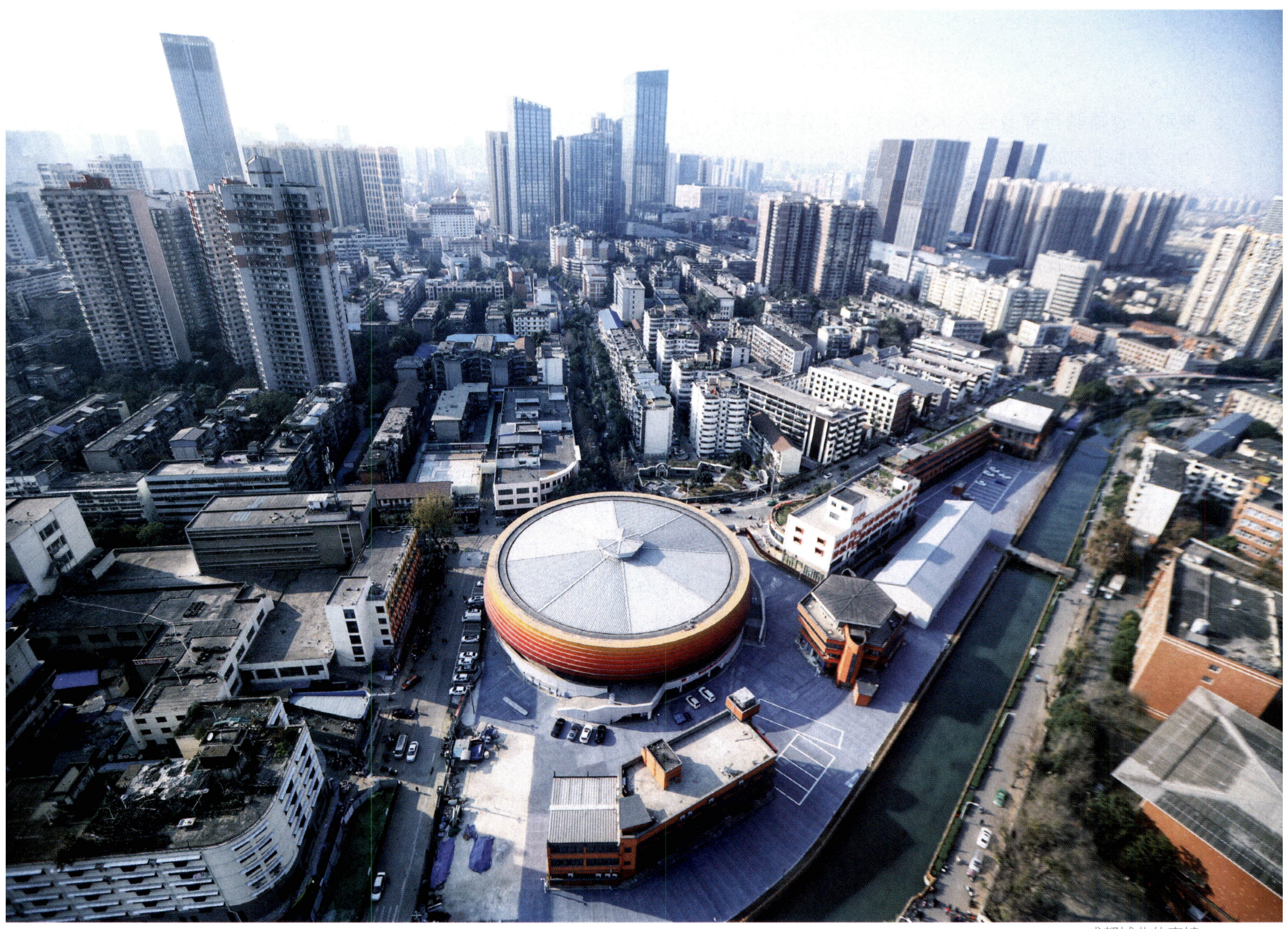
很少有人知道，滑翔伞并不属于极限运动，它甚至不会给人失重感和离心力。所以当一个人飞起来的时候，坐在坐垫上的感觉就像待在家里的柔软沙发中，安全、舒适。老手甚至可以边玩手机，边用身体调整重心，控制方向。接触滑翔伞快 10 年的胖教对我说："想象一下，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你飞起来就看到落日正沿着双子塔的方向慢慢下坠，你一旦见过就一定会上瘾。"

短短一周时间，我发现成都处处充满活力。在那些隐匿在街巷里的美食小店之外，有太多尚未被大众熟知的运动场和运动空间深入在城市的纹理之中，为爱耍的成都人带来美好生活体验。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下，不时有一座热火朝天的篮球公园或羽毛球场；看似与运动毫无关系的商圈附近，也能找到一座小巧、精致的匹克球场；在各大公园的湖边，不经意间又能看到几位皮划艇或桨板爱好者的运动身影。

作为"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开展各类城市运动和徒步登山提供了条件。每一种运动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受众，进而让抱有相同热爱的人们产生共鸣，带给他们另一种看待城市的角度，另一个热爱生活的方式。

某种程度上，运动本身的包容与成都的包容形成了不约而同的默契，进而造就了成都浓厚的运动氛围。本届大运会，既是成都向世界展现城市运动文化的窗口，更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内，成都将继续迸发能量的重要佐证。


（韩杰 摄）
"木星一号"滑翔伞基地



成都城北体育馆

属于本地人的体育场

文 · 王铁砣

把体育场“还给”居民

与绝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不同，成都是一座拥有体育传统的城市。

早在 1995 年四川省体育馆改造以前，位于成都北门的城北体育公园（1994 年更名为城北体育馆）就已经于 80 年代初改造升级，由最初的露天球场改为设施一流的室内体育馆，并成为当时的城市地标。在这里，中国女排打过比赛，费翔唱响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乒乓球、篮球、模特大赛等一系列大型文体活动落地于此。购票的长队就像如今的成都球市，一票难求。

然而，好景不长。90 年代中期，城北体育馆出租变为电子产品商场，馆内的体育元素则仅剩一家保龄球馆。馆外，去游泳和打太极拳的人们要穿过密密麻麻的人流，躲开装货、卸货的货车，在柴油发动机的黑烟和小沙河的臭气之下苦苦坚持。住在附近快 30 年的李渝生回忆说：“过去十几年我不止一次想搬走，因为这里既不适合运动，也不适合生活。”

李渝生的苦恼，代表了无数成都人的“运动困境”。作为一环路内少有的大型体育馆，城北体育馆本应是成都北门、东门地区居民运动健身的绝佳去处，却很难承担相应的功能。2016 年，随着电子商场的 20 年租约到期，城北体育馆变为城北体育中心，开始进行第二次改造，还馆于民。改造过程中，场馆得知这里将作为大运会武术项目比赛场地的消息，又依据国际赛事标准和科技、节约、环保的改造理念进行调整，成为本次大运会的 36 座改造场馆之一。城北体育中心的主任刘凌琳说，原本的改造计划可以承接全国赛事，如今能达到国际大型 A 类赛事的标准，“这意味着未来居民们活动的场地将是绝对专业和正规的，足以让城北再次成为城市的运动时尚地标”。2021 年，全新的城北体育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不仅吸引了附近居民过来打卡、运动，更激起了几代成都人的“体育记忆”，点燃城市对大运会的期待。

作为成都市内第一所专业体育场馆，城北体育中心代表着过去数十年来体育场馆运营理念转变的缩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老场馆中相对落后的管理模式既无法满足全民健身的需求，又很难承担长期闲置的后果。于是自“十二五”以来，国家体育总局一直在推动场馆免费、低收费向公众开放。2019 年，国务院同样提出：政府投资新建体育场馆应委托第三方企业运营。这一以市场化运作为导向的理念，同样在成都大运会的新建场馆里得到了多重展现。

成都人的“体育馆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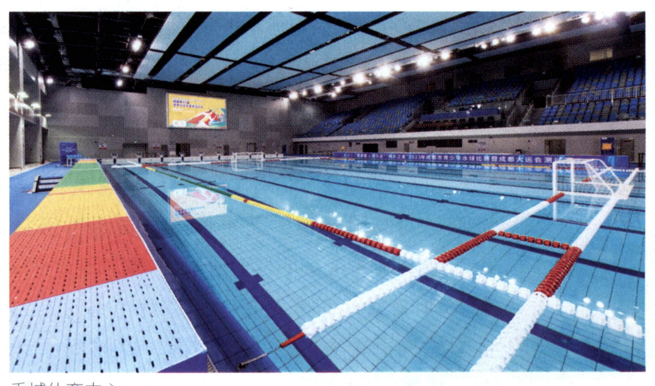
在成都人口第一大区的新都区，香城体育中心就满足了服务大运、全民健身和商业赛事的多重需求。虽然它的建造时间早于大运会成功申办，但依然保持了高度的专业水准。作为大运会水球项目的举办地，香城体育中心水球馆采用水质在线监测的模式，在开赛前两小时、比赛中和赛后分别进行 pH 值、水温、余氯等数值的检测，并通过内外双循环的水循环模式实时调整水质，避免对比赛造成影响，而在大运会之后，前来游泳的居民也可以享受到“大运级别”的体验。在另一块用于大运会篮球训练场地的多功能场馆，则于一个月前刚刚承接了 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四强争霸赛。那个周末，香城体育中心的户外足球场还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节，让当地居民感受到了体育与文艺的双重魅力。

得益于香城体育中心与市场化体育场馆运营公司的联合运营模式，香城体育中心对空间的利用达到了某种极致——这也是很多老场馆常常为人诟病的一点。通过合作与协商，香城体育中心设计了全年公益的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排球场和乒乓球台，同时积极引进高能级的赛事，还将一些功能房设置为儿童绘本屋、艺术教室，并计划引入餐饮、快消品类的商家，让运动场馆的形态不再单一。

在香城体育中心出现以前，附近几公里的居民很难找到一处既能散步放松，又能运动健身的大型场所。而在大运会之前，放眼整座成都市，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



（韩杰 摄）



香城体育中心



1

1. 改造后的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排球场馆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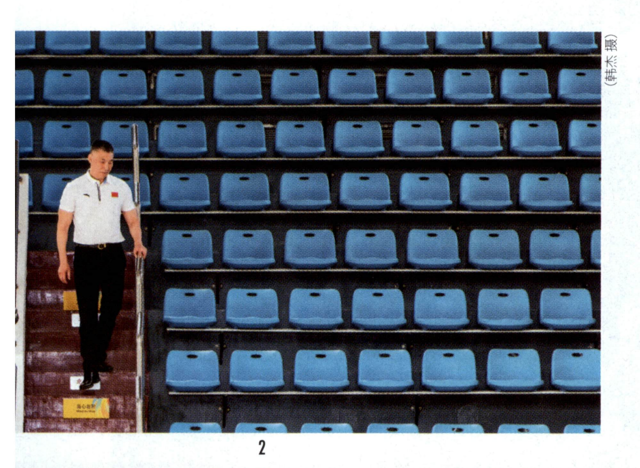
2. 西南财大体育学院院长杨远波

3. 东安湖多功能馆

本次大运会，成都市一共新建了 13 处体育场馆。作为大运会开幕式所在地，东安湖体育公园承担的设计和施工压力可想而知。即便如此，负责场馆运营的华润集团仍然要求运营团队介入，围绕未来的运营计划调整场馆细节，担任东安湖体育公园活动部工作人员、体操场馆中心志愿者主管的喻涛就介绍了一个常人很难发现的设计：在东安湖多功能体育馆的内场，东侧区域明显比西侧要大，场内也并非标准的椭圆形，这样举办室内演唱会的时候无需再浪费空间搭建舞台，也可大大增加可售票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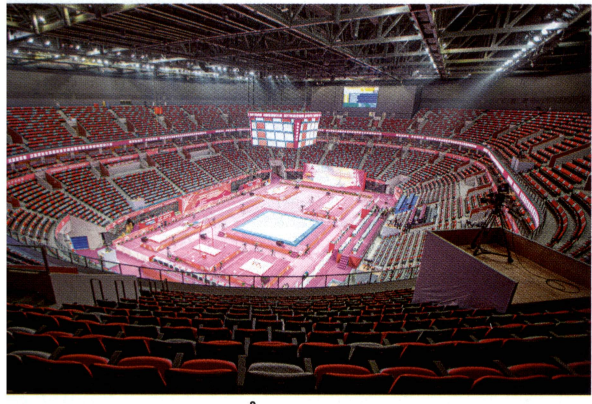
如今新建的体育场馆，不再只是为某项运动服务的专用场地，而更像一种灵活性极强的容器，可以在昼夜之间实现不同赛事、活动的转换。2023 年 4 月，东安湖多功能体育馆临时接到承办全国体操冠军赛的通知。然而，此时间原计划举办一场舞美相当复杂的万人企业活动，两场活动存在交叉施工及压缩施工时间的问题。面对这个难题，运营团队与国家体育总局及活动方经过多次的磋商，最终决定利用 2 天时间，先搭建企业活动所需的灯光及吊挂系统，而后同步在场心搭建体操竞赛器材，进而保证了两场活动的顺利举行。除此之外，东安湖多功能体育馆还可以实现“冰篮转换”——从篮球场变为花滑、速滑、冰球或冰壶等冰上运动场地，这也是国内少数可实现“冰篮转换”的多功能体育馆。

东安湖体育公园由“一场三馆”组成，“一场”指的是容纳 4 万人的综合性体育场，“三馆”指的是一座容纳 1.8 万人的多功能体育馆、一座容纳 3000 人的游泳跳水馆和一座多功能综合性小球馆，如此“豪华”的配置几乎可以匹配任何赛演活动的需求。如果再算上“一场两馆”的凤凰山体育公园、高新区体育中心等其他新建体育场馆，成都人或许真的实现了“体育馆自由”。



（韩杰 摄）

2



3

这对成都提供了不可小觑的推力。它不只体现在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增多，也大大填补了西南地区演出市场的空白——大运会之前，成都并没有多少可以举办演唱会的专业场馆，一个经常举办演出的场地也只能做三面台的活动。更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深圳大运会，同样由华润集团建造、运营的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就将深圳的南山区推向公众视野，进而影响了一座城市的发展。

体教融合，回归运动本质

与强调竞技性的奥运会不同，大运会更看重运动的教育意义，培养大众的运动习惯，回归运动本质。在这次大运会中，西南财大光华校区排球馆作为大运会排球小组赛举办地，一方面对场馆进行大规模改造，坚持“能改不建，能修不换，能租不买，能借不租”的理念，包括用布套替代了空调管道、改装按摩床以更低成本满足比赛需要、增加金属收声条、减少场馆回声、实现两灯一组的亮度调控等一系列改造，另一方面还在隔墙上大量使用轻质材料，这样在大运会之后，原本的功能房可以迅速改为师生的运动、训练和办公空间，最大限度地满足后大运时代的学校场馆运营和管理。

虽然西南财大排球馆所在的光华校区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习区域，但学校十分支持体教融合的教育方向。西南财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杨远波说，高校作为系统教育的最后一站，需要让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意识和习惯。于是西南财大专门为研究生、博士生开设可计入学分的体育课程，实现了学校全学段、全覆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

过去几年，西南财大排球馆不只服务校内师生，也在有计划、有秩序地向公众进行开放。在大运会结束之后，未来西南财大的运动场景也将在青羊区政府的协调下，出现更多像健身房、瑜伽房等与运动强相关的运动场地，并且继续与社区和中小学形成紧密联系，形成以体育为核心的文化氛围。

以赛营城，以赛兴城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体育场馆之于城市的意义，莫过于以运动的名义，让一个个散落在角落的个体走出家门，走向彼此。这便为城市注入了当下尤为难得的活力。

众所周知，一座城市的魅力与兴盛，建立在自身的活力之上。作为一座拥有体育文化的城市，成都通过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大运会的契机之下再次激发了人们的运动热情，让寻找一块运动场不再是件“恼火”的事情，进而改变了许多人对这座城市的刻板认知。

这些或改造、或新建的体育场馆，既代表着成都为筹备本届大运会所做出的努力与奉献，更意味着后大运时代下，它们将带给成都人的长远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成都的体育、文化、娱乐等产业将发挥其原本的潜力，给年轻群体另一个热爱这座城市的理由，并在西南地区、全国乃至全球各地提升自身独特的吸引力，最终为成都带去更为蓬勃与持久的活力。



罗伟和一众自行爱好者们在雨中夜骑

在成都，没有人假装生活

文 · 陈药师

千年古韵，历久弥新

太阳神鸟、蜀锦、大熊猫这些颇具成都特色的文化元素被运用在大运会的视觉表现上，火炬、奖牌、会徽似乎幻化成一幅广袤的图景，让世人通过一场浩大、充满活力与热情的运动会来重新认识和审视属于四川和成都的文化韵味。

艺术家许燎源笃信，文化应该去探索而不仅仅是研究。研究是在既有的框架内去发现过去，而探索则代表着从大地起飞去寻找文化新的疆域。作为大运会火炬“蓉火”的设计师，他希望火炬既表现出奥运精神，又能融合川蜀独特的文化，“物被赋予灵魂和生命，就是设计的意义”。于是，我们看到了眼前的火炬：大熊猫憨态可掬象征着乐观、友善的成都城市氛围，太阳神鸟和火炬侧面的三星堆青铜立人造型则代表着川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传承；火炬的主色调是朱红、明黄、翠绿、湖蓝的渐变色，喻示着这是一场与青春有关的体育盛会。

许燎源解释说，这个设计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想法：“大熊猫除了象征着中国，还意味着四川生态优质，利于大熊猫的成长，熊猫吃竹子，而竹子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坚忍不拔和高洁的品质，这又暗合了大运会的精神。再加上太阳神鸟、三星堆青铜立人这些历史的痕迹，说明四川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精神都极为出色。”

通过火炬来彰显文化特色，许燎源似乎已经做到了极致。而奖牌的设计也同样被赋予了浓重的文化意味。周颖参与了奖牌设计的全过程。那还是在 2020 年 6 月，当时，设计团队被分成三个小组，分别提交自己的想法。“第一组聚焦新国潮风格，第二组彰显国际范儿，第三组则强调成都的人文精神，试图将蓉城底蕴融会其中。”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推敲，历经 100 多稿的多次修订，最终他们决定将国际视野和成都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完善设计。于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奖牌不拘一格，既有国际化的结构主义特点，又让川蜀文化跃然


（韩杰 摄）



左图：设计艺术家、大运会火炬设计师许燎源

右图：成都大运会火炬

于上。太阳神鸟周围散发出耀眼的阳光，又与奖牌的名字“蓉光”颇为契合。而奖牌的整体形状并没有设计成传统的圆形，而是刻意增加了一些棱角显得更加立体，充满了当代艺术的设计理念。虽然奖牌的设计风格独树一帜，甚至开创了体育赛事奖牌设计的先河，但却给绶带的设计带来不小的困难。

蓉城之光

其实在筹备期刚刚开始，成都大学就牵头组建了一个20多人的设计团队来推动绶带的设计工作。绶带的样式当然也要体现四川的文化特征，于是设计团队决定采用有着3000年历史的蜀锦作为主要材质。但问题是，古法蜀锦织造工艺相比传统的绶带更加复杂，难度更大。简单来说，绶带采用的五色织线要全部用传统的织机手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进行二次转译，设计师马丽娃解释说：“如果最终实物呈现效果不佳，那就还要进行再次修改调整设计。”

同样，绶带的设计团队也先后拿出了40多稿设计方案，历经100多次调整修改才最终设计出预想中的绶带。太阳神鸟、芙蓉花、祥云等文化符号坐落在绶带上，而蜀锦独特的质感又让绶带看起来更加立体且充满光泽。

鲜为人知的是，如果不是一个人矢志不渝地致力于蜀锦工艺的传承，那么今天或许我们就无法见到如此美轮美奂、充满寓意的奖牌绶带了。他叫胡光俊，今年74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蜀锦织造技艺省级传承人、成都古蜀蜀锦研究所所长。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他一直致力于传承蜀锦织造技术，并且不遗余力地传播蜀锦文化。

在他看来，与其他织锦相比，蜀锦展现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层次感极强，而蜀锦的手感也非常柔和。“蜀锦应该也能够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去。”

2021年，绶带的设计方案被确定，胡光俊和他的团队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生产过程。“蜀锦的传统织造工序繁琐精细，设计图不能直接使用，需要纺织师傅进行图案的二次转译，整个转译十分复杂。以换线为例，需要织绶带的是宝蓝色经线，就要把原来织机上的黑色经线换掉，重新接经，这个过程需要近一周时间。”结果就是，胡光俊生产出来的绶带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而国际大体联官员更是不吝溢美之词。

2023年6月2日，成都大运会城市宣传系列新闻发布会召开，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会徽、吉祥物“蓉宝”、火炬“蓉火”、奖牌“蓉光”集中亮相，并且迅速成为热门话题。人们惊喜地发现，在这些大运会的标志物上既展现了国际化的视野，又突出了川蜀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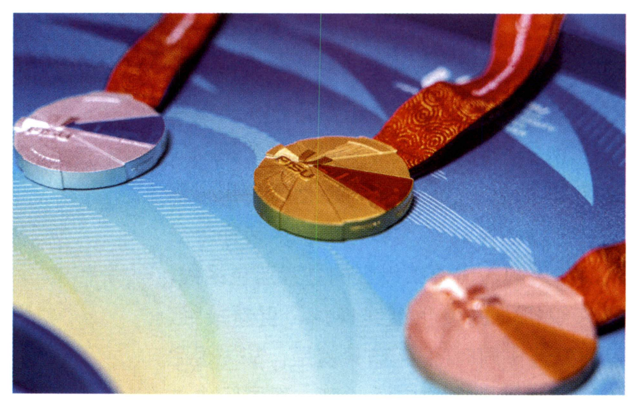
而大运会的场馆设计也是一场富有挑战的探索。韩国建筑师承孝相说，建筑是思维的符号。同时，建筑也是文化的表征、历史的蔓延，缺乏文化的建筑没有灵魂，罔顾历史的建筑则显得乏



(韩杰 摄)

上图：成都古蜀蜀锦研究所所长胡光俊

下图：成都大运会奖牌



味。蒋玉辉试图在两者间找到新的表现形式，于是东安湖体育公园脱颖而出。作为总设计师，蒋玉辉认为，作为大运会的主体育场，东安湖体育公园既要表现古蜀文化的无穷魅力，也要兼顾现代美学的标准。

今天，我们看到的主体育场呈现正圆形，如果从天空中俯瞰，整体样貌好似神秘的飞碟，而代表古蜀文明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则被放大了近270万倍，由12540块玻璃拼装组成，宽46米，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太阳神鸟”拼图。在科技感方面，除了外形富含探索精神之外，场馆也大量运用了较尖端的太阳能等环保技术，让参与者享受体育带来的快感的同时，感知科技进步的力量。

通过一场体育盛会，成都的独特韵味开始不断展现在世人眼前，一座城市的魅力尽情挥洒。

诗意成都

成都把自己变成了一首诗。关于成都最出名的诗句之一恐怕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了。诗以言志，天府之国的美誉除了表明四川物产丰饶、景色绝佳之外，也说明这个区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许燎源就认为四川非常独特，“它是一个移民大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八方来客，同时能将不同的文化融合进四川的文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海鲜经过四川人的手可以改造成香辣蟹、香辣虾，你说是不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同时，四川也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地域。

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于成都，比欧洲纸币的出现早600余年；而今天依然屹立在成都的“蜀都大厦”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只股票……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会发现，世界上第一口盐井、世界上第一口天然气井、中国最早的漆艺中心之一、世界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这些第一都出现在成都。

而四川作为一个内陆省份能如此海纳百川、持续创新，不得不说这就是文化的张力和影响力。

今天，成都独特的文化依旧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诗人、歌手、艺术家或在这座城市里穿行，寻找自己的梦想，或是坐在茶馆里享受当下的生活。诗人杜甫曾经居住在成都并且在这里留下了200多首诗歌，而成都本身也是一首诗。上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欧阳江河、翟永明、吉狄马加都与成都有着不解之缘。现在，成都国际诗歌周已连续举办6届，获得了海内外诗人的关注和认可。民间自发举办的各种诗歌活动更是数不胜数。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成都一些地名也会发现，这座城市总与诗相连：杜甫草堂、浣花溪公园、诗圣文化园和唐风街，还有“诗歌大道”“新诗小径”“诗歌广场”“游客诗墙”“诗歌典故”“诗歌意境”……成都是一座被诗歌覆盖的城市。

艺术家也无法拒绝成都的魅力。画家何多苓说：“成都就是一个很休闲、生活简单、相对便宜，但是又很开放、包容、有很大的信息量的地方，这种环境对我们搞艺术的人来说得天独厚。这表现在我身边很多人曾经去了北京或者别的地方，但大部分都回来了。成都人，‘往回跑’的太多了！”作家余秋雨也曾经说：“蜀道虽难，有成都在，再难也是风雅！”说起来，四川让人迷恋的自然风光、数量众多的寺院和道观，当然还有三星堆的历史遗迹都能给作家、诗人、艺术家带来全新的灵感，再加上温和的气候、闲适的生活，你很难不爱上成都。

而本届大运会也一定会让成都以更好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成都人对生活的热爱也代表着一种体育精神。

充满幸福感的体育精神

众所周知，成都是一座非常休闲的城市。坐在街头吃火锅的食客、在江边喝茶的居民，太古里穿着时尚的潮人……或许闲适就是成都人最强烈的特质，也是成都最吸引人的地方。

人们从来不吝惜将成都描绘为理想生活的城市，它多年当选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中国最宜居的城市……那么生活于如此美妙城市中的人，怎么可能不热爱生活呢？

实际上，这些年来，成都正在向一个体育城市迈进。《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情况通报》就显示，在全国110个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的各项得分中，成都市公共体育质量满意度得分83.99分，位列各市第一。大运会的举办更加激发了成都人的体育精神。东安湖体育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高新体育中心等49个大运场馆的改造和落成为成都人提供了更多的运动空间，而城市中的社区运动角、健身空间更是随处可见，数量也位居中国各个城市前列。

还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打造了绿道健康行、社区运动节等诸多体育IP，构筑了麓客岛、西村“文创+足球”园区等一批时尚运动综合体，实现了八大类型100个体育消费示范场景的聚能升级……毫无疑问，成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之城。

另一方面，大运会对成都人来说，正是他们向世界传递幸福感、体育精神的绝佳时机。4月9日，以“迎大运，动起来”为主题的2023中国家庭自行车健康营在成都开幕，参赛者年龄从2岁幼童至70岁长者不等。全民健身活动持续开展，成都市民在体育活动中感受快乐，迎接成都大运会到来。

如此难怪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德（Leonz Eder）在参观完重点体育场馆时评价：“从我最近相继考察的大运场馆，以及‘春团会’期间了解到的关于赛事筹备的信息，我确信，成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办赛准备。我也相信，组委会将尽最大的努力与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当然，展现在世界眼前的不仅仅有成都人的热情和他们脸上洋溢的幸福，那些镌刻在火炬、奖牌和绶带上的川蜀文化风貌也一定会凭借独特的魅力征服世界，就像成都的美景、美食一样让人流连忘返。

CPI 涨幅为零，还会负增长吗？

主笔 · 谢九

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的物价指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来到了负增长的边缘。

今年以来，国内CPI指数一直在低位运行，为中国经济带来了通缩的阴影。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正式进入负增长区间，严格来说，中国也没有迎来真正的通缩。6月份的CPI同比涨幅为零，距离通缩更近一步。从今年上半年的CPI走势来看，1月份到6月份，CPI涨幅分别为2.1%、1%、0.7%、0.1%、0.2%和0%。接下来的悬念就在于，CPI指数会进入负增长区间吗？

从最新的6月份物价数据来看，CPI篮子中的商品，物价走势其实是涨多跌少，八大类商品中6涨1平2跌。这也是当前物价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之处，很多普通人的直观感受似乎更多是物价上涨，对通缩的感受并不明显。

在6月份的物价指数中，食品价格涨幅最大。除了猪肉价格下跌，其余主要食品价格都在明显上涨，鲜菜价格上涨10.8%，鲜果价格上涨6.4%，粮食价格上涨0.5%，水产品价格上涨0.5%。由于食品和普通民众关系最为直接，大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带给老百姓的感受更多是通胀而不是通缩。

物价下跌的因素，主要来自非食品类。6月份的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下跌了6.5%，是CPI篮子中价格下跌最大的品类；其次是生活用品以及服务类商品，价格下跌了0.5%；居住价格在过去几个月一直下跌，也是影响今年CPI的主要类别，不过6月暂时止住了下跌的趋势，同比涨幅为零。

从价格下跌最大的交通通信类商品来看，主要是汽车和手机价格下跌比较明显。从汽车价格来看，去年以来，在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战推动之下，国内汽车价格快速下跌。表面上来看，车价大跌是价格战所致，但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汽车市场需求不足。除了汽车之外，手机价格也是持续下行。去年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了13%，创下有史以来最大降幅。进入2023年，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继续下行，今年一季度下降了12%。手机市场的不景气，核心因素也是需求不足。过去很多年里，中国消费者一年半就换一部新手机，而现在换机周期拉长到三四年。

当前国内的物价走势呈现出明显的分裂状况，一方面，以食品为主的物价指数还在上涨，这更多是受到了货币政策宽松的影响，在流动性的推动下价格上涨。与此同时，耐用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因为这部分商品价格较贵，主要靠人们的实际需求能力来支撑，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由于需求不足，所以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最终拉动物价走到了通缩边缘。

在6月份物价涨幅为零之后，进入下半年，物价涨幅有可能进入负增长区间。从统计方式来看，CPI的同比涨幅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新增涨价因素，二是翘尾因素，也就是去年的基数效应。如果去年同期的物价涨幅基数越高，今年的物价涨幅就会相对较低；反之，如果去年同期的物价涨幅基数较低，那么今年的物价涨幅就会相对较高。

如果从基数效应来看，去年下半年的物价涨幅明显高于上半年。去年1～6月，我国的CPI涨幅从0.9%上升到2.5%，进入7月之后，CPI涨幅快速提升，7月、8月、9月的涨幅分别为2.7%、2.5%和2.8%。如果下半年的物价走势不发生明显变化，仅从基数效应来判断，在6月份CPI为零的基础上，进入三季度之后，CPI有可能开始负增长。不过，去年四季度的物价指数涨幅开始放缓，10月、11月和12月的CPI涨幅分别为2.6%、1.6%和1.8%，翘尾因素带来的物价负增长压力，在今年四季度将会得到缓解。

对于下半年的CPI走势，央行副行长最近表示："今年以来CPI同比涨幅震荡回落，7月可能还会下行，主要是需求恢复时滞和基数效应导致的阶段

性现象。”央行方面同时还表示：“我国货币条件合理适度，居民预期稳定，随着政策效果不断显现，供需缺口将进一步弥合，8 月份后 CPI 有望逐步上行。预计全年 CPI 总体走势呈‘U’形。年内物价水平先降后升，年底有望向 1% 靠拢。”

对于物价的长期走势，除了观察基数效应之外，更核心的是要看物价的新增因素。这一轮物价低位运行，核心原因在于需求不足。所以，未来物价是否能够走出通缩阴影，很大程度上要看需求的恢复情况。

当前市场上的需求不足，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居民层面，二是企业层面。从居民层面来看，当前 CPI 指数低位运行，汽车、手机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主要是因为市场上的供应越来越大，而需求越来越萎缩，在供过于求的状态下，相关商品的价格也就难免下跌。

如果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供应层面需要经历一个“去产能”的漫长过程，更重要的是，需求层面需要居民的收入得到实质性提升，同时对未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唯有如此居民才敢放手消费。当供需两个层面同时得到改善，物价就有可能摆脱通缩的压力。

当前市场的需求不足，同时还体现在企业层面。一个更具体的指标就是 PPI（生产者价格指数）。今年 6 月份，我国的 PPI 同比下跌 5.4%，自 2022 年 10 月份以来，已经连续 9 个月下跌。与消费领域相比，工业领域的通缩压力更大，下跌趋势更加明显。

长期来看，PPI 和 CPI 之间存在上下游的传导关系。如果 PPI 的下跌趋势不能有效逆转，甚至将来继续扩大降幅，那么上游 PPI 的价格下跌压力最终会向下游传导，进一步拉低 CPI 的价格走势；反之，如果企业信心增强，工业品价格上涨，最终也会拉动终端消费的价格回暖，让物价指数摆脱通缩的压力。

对于当前的物价形势，央行最近做出公开回应，表示“在外部经济高通胀的背景下，我国的物价相对是比较平稳的”；“我国宏观经济稳步恢复、M2 保持较快增长，与历史上的典型通缩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当前和未来的通缩走势，央行的基本判断是——目前没有出现通缩，下半年也不会有通缩风险。



（插图：老牛）

以管教的名义：一所城郊武术馆的暴力漩涡

实习记者 · 夏杰艺　李慧琪　编辑 · 王珊

一个在青岛市区逐渐遭遇冷落的武术俱乐部，在城市外围的工业村镇找到了自己的生意——在这里，他们向无暇管教孩子的外地务工家长鼓吹棍棒教育，同时与附近的小学紧密合作，获取了源源不断的青少年生源。

经年累月，教练、家长、孩子都对武术俱乐部中的暴力习以为常，甚至形成了稳固的认同，直到一个 8 岁男孩突然离世。

离世的琦琦

翟家村距离青岛市中心近 25 公里，背靠青岛崂山景区，这里的房子颇有海岛风情，粉的、橙的、蓝的，带着西洋风格的尖屋顶。进村后，沿着村子往上步行半小时，到了一个陡峭山腰上，才能看到几间不起眼的灰色小平房，附近奇石林立，其中一间房子外墙上用白色颜料写着“散养山公鸡、山鸡蛋”，字体歪歪扭扭。这里便是翟浩家：字是他妻子写的，为了贴补家用，她在山上的树林里养了些土鸡。

翟浩是一名快递员，负责村子附近的快递收

发。儿子出事后，他就停掉了工作，一直在家里守着媳妇。媳妇不怎么吃饭，几乎不睡，瘦了将近20斤，两颊深深凹陷进去，额头前的头发也白了一片。7月上旬，我跟翟浩的两次见面都是在他们家门口，他拿了两张小板凳坐在门外和我谈话，他的眉毛和眼睛一直微微向下耷拉着，眼神盯在地上，他原本就话少，出事后更沉默了，大多数时候，他只回答简短的两三个词，然后便是大片的寂静。他声音很小，因为担心任何关于琦琦的零星话语传到妻子耳朵里，都是又一次重击，“她的情绪承受不了”。

到现在，距离事情发生已经1个月，翟浩依然不知道孩子琦琦去世前到底经历了什么。6月16日星期五放学后，琦琦被接到离家15公里的武术俱乐部训练，俱乐部是寄宿制，按说孩子会在星期日中午回到家。可再见到孩子却是在医院里。

翟浩和妻子是在周日下午两点左右赶到青岛市城阳区第三人民医院的。刚到医院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惨痛的消息，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在20分钟前就停止了呼吸和心跳。经过半小时的抢救，打了9支肾上腺素，仍未挽回琦琦的生命。据医院诊断，孩子死于颅脑损伤、颈椎骨折、心肺功能衰竭等多重原因。

6月26日，根据青岛警方的通报，琦琦的离世被认定为一起故意伤害案，他所在的武术俱乐部有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月18日在医院那天，武术俱乐部负责人张贤武和史芳都在，但翟浩和妻子的注意力都在琦琦身上，他们没来得及质问两人，究竟对孩子做了什么。到目前，他们也没有看到武术俱乐部的监控视频。能够解答疑问的，只有琦琦被送去医院前，史芳发来的一段30秒左右的视频，是她拍摄的。

视频中，8岁的琦琦被武术教练架到椅子上，低垂着头，四肢无力，连坐都坐不稳，接着，教练仿佛做试验一般，轻轻弹了一下他的头，而琦琦就像一个无意识的稻草人，直挺挺地向右倒去，滚落到地板上。

没有人去扶琦琦，他嘴唇发白，手心已经完全变黑，手臂和腿部都有大片紫色淤青，有明显被殴打的痕迹。他试图用细细的手臂将自己支撑起来，但失败了，趴在地上艰难地扭着双腿，最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他（教练）刚才踢到我了。”

此时，视频里传来史芳洪亮地质问：“啥玩意儿？谁踢倒你了？什么时候？”她问旁边的孩子们：“是他自己倒的还是教练推的啊？”一个孩子附和道：“他自己倒的。”

“哎哟我天，幸亏这么多人做这个证呢。”她的声音带着笑意，“你妈跟我说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一年都不会来接你了。”

琦琦没有再回应。

翟浩说，伴随着视频发过来的，还有史芳的一句话：“你家小孩在装样呢。”但他和妻子意识到琦琦状态不对，便不断地拨打对方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于是赶紧在微信上提醒对方注意孩子的身体情况。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等到了史芳的回复：孩子不行了，正送去医院。

非常规运营

聚英武术俱乐部的城阳分馆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后古镇村的工业园里，门前是一条烂泥路，凹凸不平，刻着一道道车辙，风吹过扬起阵阵黄土，要走过几个盛满泥汤的水洼，绕过一间肥料厂，才能看见藏在后边的俱乐部——一间集装箱组成的大仓库，仓库旁还养了两只近一米高的大型犬，



2019年6月16日，青岛聚英武术俱乐部举办晋级考试



（陈勇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有些父母认为孩子学习武术能锻炼身体、培养坚强不屈的品质，愿意送孩子来学习武术

右图：2019年8月，青海某广场正在学武术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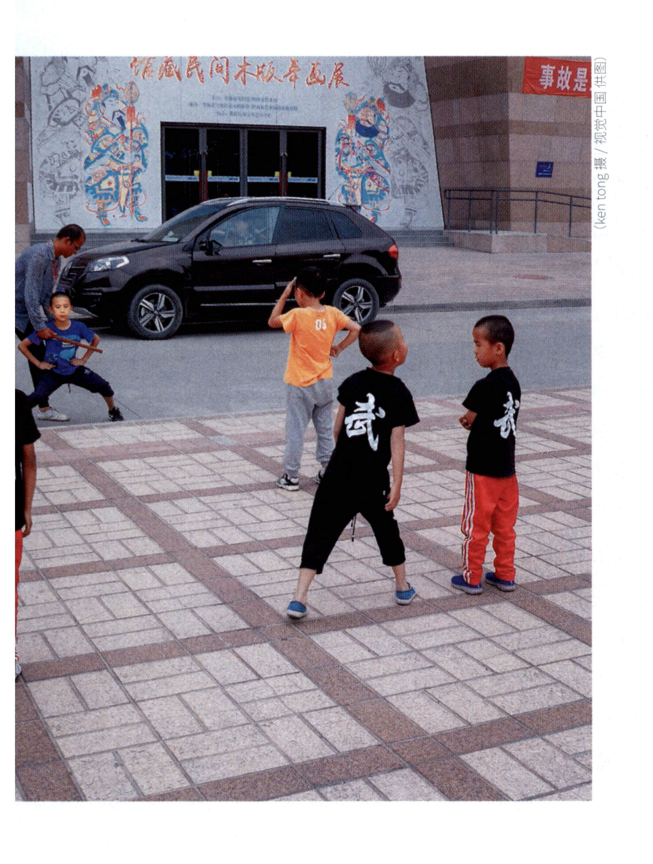
见人就止不住地狂吠。仓库旁边是一幢两层高的宿舍楼，每层楼有6～7个寝室，以及一间大卫生间，卫生情况堪忧。7月5日，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事发后，翟浩和妻子才第一次来到这里，他们发现这家俱乐部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看着灰扑扑的”。翟浩和妻子最初是在村里赶集时遇到俱乐部的负责人张贤武和史芳的。两人说，他们要在村口开一个武术俱乐部。那是一栋两层小楼，红色屋顶，刷着明亮的黄色油漆，跟村里其他建筑类似，翟浩每天送快递都会路过那里。门口的招牌已经立好了，蓝底白字，上面印着“青岛振宇聚英武术运动俱乐部”。这对于身处崂山偏远村子的翟浩来说“挺新鲜的”，所以当这对外来的男女拜托当快递员的翟浩帮忙散发传单，他也没有拒绝。

到现在，翟浩村里的许多人家还留有武术俱乐部的传单，传单上方印着“磨炼意志、强身健体、文武双全”的口号，背面还附有多张学员训练和获奖的照片。传单上写这是一家“经青岛市体育局、体育总会核准”的正规武术俱乐部，在青岛市有3家分馆，前两家分别在市北区和城阳区，现在正要在崂山区开设第三分馆。翟浩现在对两人的介绍还印象深刻，说俱乐部不仅可以学武术，还提供托管服务，有专门的老师辅导语数外功课，“不少孩子都在这里提高了成绩，有的还考到了第一名”。

琦琦是村子里唯一报名的孩子。村里大部分人靠外出打工和种果树为生，平均年收入在五六万元，武术俱乐部一年的报名费7680元，食宿另算，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还是太贵了。对翟浩来讲，这也差不多是一家人一整月的收入。翟浩和妻子的考量主要是从孩子角度出发的：琦琦今年8岁，正是活泼好动的时候，在学校喜欢跑步和踢球，在家里也总是上蹿下跳，“感觉孩子应该会对武术感兴趣”；另一点则是，上了小学三年级后，琦琦背诵和抄写的功课变多，“喊他写作业，他就玩积木、搭乐高，有时候能拖到九十点钟”。

夫妻俩脾气温和，都不喜欢逼迫孩子，而武术俱乐部“既可以辅导学习，又可以强身健体”，他们当天就爽快地交了费用。两人的打算是，周末和假期都送孩子到武术俱乐部托管。由于只招到一个学生，村口的俱乐部也没有开，琦琦需要



（ken tong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乘坐校车去城阳的俱乐部训练，路上需要 20 分钟。翟浩和妻子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门脸就在村口，那么近”。

事实上，一直到事发前，这家看起来粗放的聚英武术俱乐部，在城阳附近的社区是颇受欢迎的。在城阳区后古镇村，8～12 岁的孩子几乎没有不知道聚英武术俱乐部的。这有赖于俱乐部与古镇小学紧密的“合作关系”。多名就读于古镇小学的孩子告诉本刊，聚英武术俱乐部的教练同时也是学校的武术老师，每天早上第二节课后的课间操时间，他们都会带着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练武术。在古镇小学的重要节日和活动上，聚英武术俱乐部总不会缺席。就在 5 月 19 日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上，古镇小学组织了一场演出，聚英的教练还带领孩子们上台表演了节目。

陈东在青岛武术行业从业超过 15 年，他说，青岛市一直有“传统武术进校园”的活动，政府鼓励学校外聘教练来开展武术教育。不过这对大部分武术培训机构而言，并不是一个拓展生源的好办法，“去学校当武术老师课时费很低，一节课一般就 200 块钱，也接触不到家长”。

陈东与聚英其中的一名教练李海丁相识，他了解到，聚英以学校演出排练的名义，把学生带到俱乐部训练，再让家长来接，这样就能接触到家长。陈东说，这在市北区这样的市中心是不可能的，“哪个学校敢让你把学生带走？谁负得起这个责任？”陈东表示，自己在市区的武术俱乐部拓展生源的方式，主要靠“老带新”和线上宣传。本刊走访了近 30 名就读于古镇小学的学生，发现在小学三年级以上的男孩中，大约有五成曾通过学校的渠道进入聚英免费体验，其中近两成孩子曾留下来转化为付费学员。

然而家长们不知道的是，这家提供托管服务的武术俱乐部，在法律上长期处于灰色地带。据“天眼查”的记录，聚英在城阳区的俱乐部成立登记时间为 2023 年 4 月，但早在 2018 年就开始营业了，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存续了五年。而崂山区的俱乐部至今尚未登记。并且，作为一家在青岛市体育局注册的社会组织，其登记业务范围是“培养武术运动人才、开展武术竞赛及交流活动”，其中并不包括校外托管和辅导服务。“在青岛，这种武术培训加寄宿托管的设置，我只听说过这么一家。”一位当地武术教练告诉本刊。

暴力的触角

从招生人数来说，聚英城阳区的学生都算多的，每次上课，少的时候数十人，多时 100 多人。俱乐部总共有 4 个教练负责教授武术：张贤武和他的儿子，还有另外两个教练，一个姓李，一个姓齐。史芳是张贤武的女友，主要负责后勤事宜，包括和家长沟通、照顾学生食宿，史芳的女儿则负责辅导功课。

张贤武一米七左右，剃着光头，长得壮实，外表看起来有些凶。他手中的木棍给后古镇的孩子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小远就读于古镇小学五年级，2021 年时曾在聚英上了一年半的课程，是班主任推荐他去的。他说，自己当时最害怕的是“张教练”，一旦动作做得不准确、练得没达到要求，张贤武就会拿起一根粗木棍，一棍抽在他的腿上。他比画着，木棍的直径大概有五厘米粗。他记得“张

教练基本上每天都会打人”，但他记不得自己被打了多少次。他的腿上经常留有淤青。

小远看上去是个“孩子王”，玩游戏时指挥着六七个孩子，下巴抬得高高的，但一谈起在那里训练的感受，他的眼神和动作突然变得瑟缩起来，说话时头很低，不断用手按压自己的棒球帽，声音很小，当问起被打时的感受，他咬着嘴唇不说话。他从来没告诉过父母，“我怕他们担心”，忍耐着把100多节课程上完。另一个孩子对张贤武的记忆则是“特别会嘲讽人”，“假如你不练了，他就会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缩头乌龟’，还说练一半就逃跑的人是逃兵”。

在聚英待过的孩子，都对暴力不陌生，甚至默认被殴打是正常的，而不被殴打反而是一种“偶然”和“特权”。阿晨在俱乐部训练至今已有快一年，他表示，由于练习出色，自己很受教练喜爱，经常站在第一排表演，从没被打过。不过，他依然目睹了很多次惊心动魄的场面——一个小孩试图逃跑，趴在俱乐部门口的水洼里躲着，结果被张贤武发现，“张教练就拎他的衣领，把他拽回来，然后用棍子使劲打了好多下，他后来腿都是黑的，瘸了好几天”。还有一次，另一个孩子“不知道是装晕还是真晕，张教练把他拉到办公室说要给他扎针”，他记得那个孩子出来后，手臂上有一大片紫色的针孔。

陈东是市北区一家大型武术俱乐部的负责人，他告诉本刊，这样殴打学生的事情，在市区俱乐部是很难想象的。他认识张贤武是在2010年左右，那时张贤武的儿子曾来到他的俱乐部学习过一两年的武术。他对张贤武的印象是“有点凶的学生家长”：不会武术，却一直要求多教训自己的儿子，“不行（就）揍”，这让陈东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儿子当时才五岁左右，性格很乖巧、温顺，像一只小绵羊”。

再次与张贤武有交集，是在2016年。当时，他的朋友李海丁决定和张贤武在市北区开一家武术培训机构。据他了解，张贤武是在找青岛武术协会办理资质时，机缘巧合结识了李海丁。李海丁是副会长吴秀美的徒弟，在青岛武术圈有一定的人脉和影响力，对张贤武开办机构很有帮助。

张贤武与李海丁合伙的俱乐部最早开在市北区同和路。现在看来可能不是一个好时机。青岛习武氛围浓厚，2010年以来，武术俱乐部的数量更是井喷式涌现。根据青岛市武术协会的数据，2010年注册的团体组织仅为59家，2018年就增加到了155家，翻了2.6倍。张贤武进入的这段时间，青岛市中心的武术俱乐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格局。“比如市南区有‘曹家班’开办的‘精英散打’，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存在了，而市北区有‘精武国术’和‘格斗熊’，名气都很响，后来者不好混。”陈东说。

聚英不占优势的另一点是，聚英只教“武术套路”。中国武术中有三大并行体系，包括兵道、散打、套路。兵道是指持兵器的武术动作，散打是对抗性质的中式搏击运动，而套路则是一套固定的表演动作。以陈东的俱乐部为例，除了教武术套路，还教散打搏击、巴西柔术和桑搏，能够涵盖更多不同年龄和兴趣的人群。陈东表示，学习武术的大多是4～12岁的孩子，“套路依靠的是肌肉记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没有养成自律性，你有时候就需要打一打，纠正一下，他才能记住”。

而市北区位于青岛的中心地段，市区家庭条件都比较好，讲素质教育、兴趣教育，在这里，打孩子并不受欢迎。陈东一般只是用手指宽的戒尺或小木棍轻轻抽打一下，以示提醒，“如果用张贤武那种大木棍肯定是不可能被接受的”。陈东注意到，聚英在市北成立一年多之后，生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学生数量从起初的上百个，减少到数十个。

2018年，聚英在城阳后古镇村建立了第二家分馆，看起来像张贤武的一次战略转移。一方面，城阳分馆租住的场地是工业厂房，大大降低了办学成本；另一方面，李海丁在言谈间向陈东表示过，“城阳好招生”，“孩子更皮实”。“他们暑假时候一口气能招上百个，还有不少外地学生过来”，多位当地武术教练也提到，聚英在城阳的俱乐部算是“比较大型、名气比较响”。

就像旋风会向适宜它的方向旋转，聚英就这样留在了城阳区后古镇。

默认与选择

后古镇是位于青岛市北部外围的“城中村”。这里有好几处现代化的小区，洋红色屋顶，洁白的外立面，小区的运动设施、绿化环境和安保水平，都不输于城市里的社区。但附近没有商场、酒店、购

物中心或连锁便利店，只有两家大型超市和一些家庭小卖部，沿街的商铺大多是村民的自建房，小吃店、理发店挨着五金铺子和化肥店。这里的道路还没有修缮完整，有一半的道路是平坦干净的，还有一半是烂泥路，有时还能看到上个世纪的排水沟。

后古镇村的发展源于企业的办厂入驻。上世纪90年代，这里先后涌入了不少来自日韩的轻工业工厂，包括箱包、鞋业、制刀，进入21世纪后，又引入一批机械制造、电子科技类企业，密集的工厂吸引了不少外来打工者。一位在当地工作了10年的地产中介介绍，后古镇村房价仅为青岛市中心的三分之一，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只需要20万元的首付款，很多外地务工者在这里安了家，“他们多打工或者做生意，文化程度不高，没时间管孩子”。

34岁的王妮和父母兄妹是2000年左右过来打工的。如今，她和丈夫在附近开了一家饭店。她算得上聚英的忠实顾客，孩子从3岁开始就到聚英训练，至今已有5年。孩子从前是爷爷奶奶照顾，养成了一个爱吃零食的“小胖墩”，3岁就长出了肉下巴和小肚腩。最初，她是为了给孩子减肥才将他送进聚英。

她记得，第一次去聚英，张贤武就给她打了预防针，“孩子不听话我们是要打的”。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害怕，反而感到放心：“我送那里去，不就是因为我自己舍不得打吗？他们能帮我管得服服帖帖的。”我们交谈时，她的孩子出现了，一个脸圆圆的8岁男孩，走过来径直伸出手心，“我要手机”，王妮没理他，男孩猛然拽住母亲，另一只手不停拍打她的手臂，嘴里重复着“我要手机，我要手机”。王妮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将手机递给孩子。男孩终于安静下来，坐在她旁边专注地玩起了游戏。“跟以前比，现在都已经懂事很多了。”王妮说。

近两年开了饭馆后，夫妇俩每天早上7点就出门，晚上9点才到家，“真的没力气，每天回家话都不想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辅导孩子的作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告诉我，这些年来，她的家庭对聚英的依赖很深，因为聚英提供了一种规律的托管生活——周一到周五，孩子一般是下午4点放学，教练会接他们到俱乐部，有专门的老师辅导他做完作业，6点吃饭，饭后休息一会儿，7点开始练武术，八九点，她和丈夫会去接孩子。周末她也会把孩子送去聚英托管，因为她和丈夫每周只能休息一天。

在后古镇，“棍棒教育”并不算一个“贬义词”。王妮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在聚英的管教下，成绩才有了明显的飞跃，从刚开始“经常考个位数，3分5分”，后来变成“稳定在八九十分”。而王妮身边的另一位家长，孩子有在超市偷东西的习惯，在她的推荐下进入聚英后，不仅戒掉恶习，成绩还名列前茅。平时孩子从聚英回来，腿上时不时留有淤青，也会向王妮哭诉，但她很少感到心疼，“都是些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再者，她认为孩子被打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不好好练，不听话”。

家长对聚英的信任来自于另一个维度。王妮曾几次偶遇史芳买菜，“他们买肉买排骨很大方的，挑最好的肉，一口气买几十斤，从来不短孩子们吃的”。虽然张贤武剃着光头，“看上去一脸凶相”，但是她了解到，在俱乐部里是史芳买菜，张贤武负责做饭，这让她很有好感，“会做饭的男人坏不到哪里去，他下手肯定有轻重的”。因为这些细节，她始终对俱乐部抱有信任，相信其中的暴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谈到琦琦的死，她问我：“这个孩子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一般来说教练不会这么打人啊。”

而在多位邻居和亲人的描述中，琦琦都是一个“勤快懂事的小棉袄”。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四左右，说话奶声奶气，在外人面前比较腼腆，但是在亲近的伙伴和家人面前，会变成一个十分活泼的“话痨”。他平时经常帮父亲给村民送快递，帮母亲提水桶和饲料到山上喂鸡，放学后还会自愿留下来帮同学打扫卫生。翟浩回忆，琦琦即使发脾气，也只是安静地待在一旁，自顾自玩积木，固执地不说话。

陪在琦琦母亲身边的朋友说，一个月以来，琦琦母亲一直在自责和愧疚中，她不断想起6月18日那天上午10点，她站在村口等孩子回来。当时，教练开车带着琦琦回来了，却不让她接走，“你家孩子没练好，要加练一下午”。琦琦用怯怯的声音跟她说了一句：“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想练武术了。”但当时，她以为只是孩子犯懒撒娇。“一下午就一下午吧。”

她还记得，教练当着她的面，拍打了几下孩子的背。

（文中陈东、翟浩、王妮为化名，应采访对象要求，翟家村为化名）

（视觉中国 供图）

上图：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药可救的“猫传腹”是猫主人的噩梦

下图：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皮特森关注“猫传腹”已经二十几年



制售猫药获刑 15 年："猫传腹"的用药困局

记者 · 吴淑斌

33 岁的上海女子因违规制售猫药获刑 15 年，但背后的一个困局是，对于含 441 化合物的兽药，无论是药商还是药厂，都未能通过审核拿到合规的生产批文。目前，对若干不幸遭遇"猫传腹"的猫主人来说，大概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猫咪深陷于致死率几乎 100% 的疾病，要么在混乱的猫药市场里搏一把。



在江苏东西部小动物临床兽医师大会上，胡虹艳（右）向人介绍"传腹康"

致命"猫传腹"

7 月初，上海进入梅雨季节，闷热的空气里透着一股潮湿。胡衡明打开客厅空调，把厕所、厨房和卧室的门挨个关上，唯独敞开紧挨着客厅的一个小房间。房间不大，只有五六平方米，靠墙放着两个 1.5 米高的大书架，堆满资料，大部分是用 A4 纸打印出来的英文文献，上面用笔做了注释，还贴着许多彩色的标记贴。走进房间后，能闻到一股轻微的纸张受潮的气味——这也是特地不关门的原因，为了方便进出拿取资料，也是为了让冷气透进来，防止纸张发霉。

架子上的资料是胡衡明的女儿胡虹艳留下来的。这是她在研究配制治疗猫传染性腹膜炎（以下简称"猫传腹"）药物时查阅的文献，以及对患有"猫传腹"的猫使用药物后恢复过程的记录。自从 2021 年 4 月，胡虹艳被警方逮捕后，家人把她的几大箱资料搬到了妹妹租住的地方，"实在放不下，还扔掉了好多"。

今年 33 岁的胡虹艳深陷一起"猫药案"中。一审判决书显示，胡虹艳获悉美国吉利德公司研发的化合物"GS-441524"（以下简称"441"）可能对"猫传腹"有治疗效果，遂萌生利用 441 化合物作为活性物质，开发治疗"猫传腹"的兽药并销售营利的意图。2019 年 2 月起，胡虹艳与他人合作，将仿制、提供 441 化合物以及研发含有 441 化合物成分的猫用兽药等工作发包给南京一家公司，并利用正规兽药"清瘟败毒片"作为载体，将 441 化合物成分加入清瘟败毒片中。同时，她将代工生产含有 441 化合物成分的清瘟败毒片（商品名"传腹康"）的工作发包给山东一家兽药公司。

至 2021 年 4 月案发时，胡虹艳已经累计生产和向境内外市场发出三种剂型猫用产品 10 万余盒（支），销售金额计人民币 8000 余万元。今年 6 月 30 日的一审判决中，胡虹艳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处罚金 4000 万元。

"441 是什么？是一种核苷酸，一种无害的物质，添加到药品里能治好猫。"胡衡明对一审判决很是不满，熟练地谈论起一些化学名词。他今年快 60 岁了，穿一件军绿色的 T 恤，上面印着年轻时入伍部队的名称。胡衡明说，自己"没多少文化，是最普通的底层农村人"。但这两年来，为了女儿的案子，他无数次往返上海和湖南老家之间，翻看了许多从前不可能接触的法律书籍，还特地找

到老家的化学老师咨询各种分子式。“她做的事情，救了那么多只‘猫传腹’的猫，怎么会想到最后要站在被告席上？”

“猫传腹”是一种致死率高达95%以上的疾病。它是由猫冠状病毒（FCoV）突变引起的，大多发生在3个月到1岁的幼猫身上，生活在多猫家庭、免疫力低、容易出现应激反应的猫有更大的患病风险。病猫最初会出现精神萎靡、嗜睡、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和波动性发烧等常见症状，随着情况恶化，有的猫会出现体腔内积液、腹部肿胀，没有积液的猫则会发生器官的严重炎症。大多数猫会在1周到3个月之内死亡。猫作为家庭养育普及率最高的一种动物，“猫传腹”是所有养猫人的噩梦。“它的诊断和治疗对于每一个兽医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兽医外科博士姚海峰告诉本刊记者，“原因有四个：发生率高、很多时候诊断困难、在多猫环境下几乎无法阻止发生、在很短时间内几乎是不可逆转地出现死亡。”

2017年以前，还没有针对“猫传腹”的有效药物出现，患病的猫相当于被宣判了死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皮特森（Niels Pedersen）关注这种病已经20多年了，2017年，他发表的论文显示，化合物GC376对“猫传腹”治疗有一定效果，但这种化合物的治疗效果并不稳定，对于已经出现神经系统问题的猫咪不起作用，还有猫咪出现复发情况。到了2018年，皮特森的新论文确定了另一种化合物441对于治疗“猫传腹”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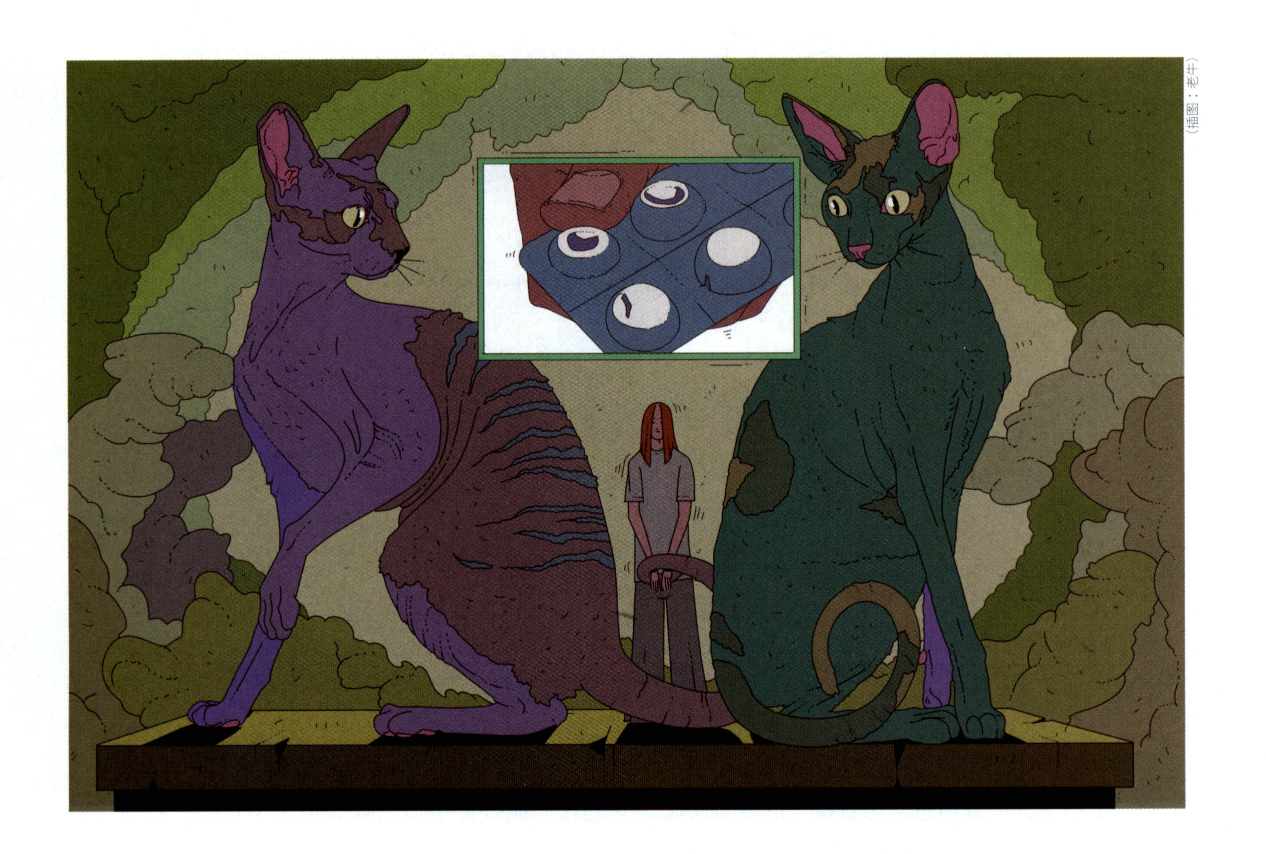
但441的专利掌握在美国制药公司吉利德手中，至今仍未授权任何兽药企业使用。2019年，皮特森曾表示，由于441和瑞德西韦（可治疗埃博拉和新冠的抗病毒药物）非常相似，“可能必须报告441在猫中发现的任何不良反应，以确保瑞德西韦对人类的安全性。吉利德公司担心，猫研究会阻碍瑞德西韦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程序”。吉利德公司也在2019年这么回复媒体的采访邮件，“这是为了避免对监管程序的任何干扰”。即使在2020年，FDA为瑞德西韦发放了治疗新冠肺炎的紧急使用授权，441仍未在兽药领域开放。一位生物制药行业的工作人员向本刊分析，与人药市场相比，兽药市场“太小了”，吉利德不会进行兽药研发；而其他441产品有可能影响瑞德西韦的市场，因此吉利德公司也不太可能售卖专利。

僵局中的一条出路是，吉利德公司“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共享该化合物”，在网络上公开了441化合物的分子式。这也是胡虹艳能够将441添加到普通药品、制售“猫传腹药”的前提。即使知道市场上所有的441都无法获得正规批文，没有安全保障，绝望的猫主人也只能铤而走险。一位曾经向胡虹艳购买过药品并成功治好了猫咪的主人告诉本刊记者，“她可能真的赚了非常多的钱，按现在的法律法规，这个药也可能就是‘假药’，但我不在乎，否则我的猫在三年前就死了”。

引以为傲的女儿

一审宣判那天，是丁涟两年里第二次见到女儿。听到宣判后，她几乎哭着晕倒在法庭之外。除了大女儿胡虹艳，她最小的儿子也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这档生意里，他帮助姐姐负责生产对接、发货、记账等工作。这一次见面，两个孩子都比记忆中消瘦了不少，情绪始终有些低落。丁涟没有单独的会面时间，只是胡虹艳在离开法庭，匆匆路过母亲身边时，带着哭腔叮嘱她：“妈妈，你别哭了。”

这是他们多年来引以为傲的女儿。从湖南益阳的农村出发，胡虹艳一步步走进上海，站稳了脚跟。采访的一个下午，丁涟夫妻俩反复提起两次少有的旅游经历，是胡虹艳陪着他们，“北京、云南雪山，跑了个遍”。胡衡明50岁生日时，“她还花好几万请了个导游专门带我们玩”。在这个中国中南部普通的农村家庭里，夫妻俩生养了四个孩子，胡虹艳排行老大。年轻时，胡衡明和丁涟走南闯北地做水果收购生意，不同季节要到不同省份去看果子、谈生意、办采购，长年不着家。四个孩子寄住在学校或是其他亲戚家中。胡虹艳和外婆生活在一起，丁涟说，他们对孩子的照顾“实在太少”，但胡虹艳从来不让他们操心。只有一次例外。有一天，丁涟在市里照看生意时，接到学



（插图：老牛）

校老师打来电话说，最近一周里，胡虹艳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哭。从市区回老家有三个小时车程，丁涟乘大巴一路摇晃着到学校。一见到妈妈，七八岁的胡虹艳又哭了，抽搭着告诉她，“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有一只猫突然死了，我只好给埋起来了”。

胡虹艳爱猫，从小就是如此。老家院子里养着三四只猫，上小学时，胡虹艳每天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猫咪玩耍，吵着要外婆把饭做好后，自己拌饭喂猫，晚上睡觉还得“搂着一只小猫”。

虽然没有深度参与女儿的成长，胡衡明对女儿大致的人生脉络总是熟悉的：2006 年考上大学，毕业后曾经在广东的电视台短暂工作过，因为“喜欢自由”，又去了上海发展。聊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什么，起身走进小房间找到一本还带着塑封膜的书。这是胡虹艳在 2012 年出版的作品集，集合了她大学时曾经写过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作品是 10 年前流行的网络文学风格，堆砌不少辞藻华丽的词句，扉页上还有胡虹艳的照片，留一头长卷发，化很浓的眼妆。几篇小说的情节不同，但大多讲述了年轻男女从小镇来到大城市后，经历了失败的爱情。“她的文笔很好，很会写文章！”胡衡明或许没有读过，或许已经忘记了书里的具体内容，但并不影响他以此为傲。

和文笔相比，胡虹艳更明显的特长还在于商业头脑。还在广东工作时，她到韩国做美容项目，发现韩国已经十分发达的美容行业在国内还是一片蓝海。到上海后，靠自己的积蓄和父母赞助的启动资金，2014 年，胡虹艳与几位韩国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美容院。店铺不大，开在一栋居民楼里，做半永久文眉、皮肤美容项目。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时髦的行当，美容院的预约总是爆满，胡虹艳既是老板，也亲自上手做服务，每年还要抽时间去韩国两次，培训新技术。那时候，丁涟只能在深夜和她通电话，“她不是在店里干活，就是在路上。问我一句‘最近身体好吗’，就结束了”。

这种忙碌的回报也很明显，大概过了一年多，美容院就从居民区搬到了上海一个繁华的商圈里，店面扩大了一倍，还在其他六个城市有加盟店。胡虹艳让妹妹也来上海，边学美容，边帮忙打理



猫已经成了家庭养育普及率最高的动物

生意——或许是作为大姐的责任感使然，每一次有更好的机会，胡虹艳总是想着拉一把弟弟妹妹。

有了妹妹帮忙，胡虹艳终于能从生意里抽身出来喘口气。大概在2015年，独居的她开始养猫。那是一只有着深蓝色瞳孔的布偶猫，软绵绵的，名字叫“Miumiu”。为了挑选好的猫粮，她在朋友圈里征求朋友们的“使用意见”，再一款一款去查产品信息。布偶猫的毛长，掉毛很严重，不及时打理就容易得毛球症。每天不管多晚回家，胡虹艳至少要花15分钟给Miumiu梳毛，再用粘毛器清理自己。有一次来上海看女儿时，丁涟开玩笑，“不知道以后你照顾爸妈时，会不会像照顾猫一样耐心”。

即使如此用心，Miumiu还是病了。2017年，它开始出现腹部肿胀情况，胡虹艳辗转四家宠物医院做检查，最终猫被确诊为“猫传腹”。没有现成的对症药，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安乐死”。胡虹艳不死心，她在网上查到了皮特森教授关于GC376化合物的论文，决定搏一把。那时，国内已经出现了少数制售含有GC376化合物针剂的商家。胡虹艳从药商处购买了一部分药品，又通过化合物交易网站从国外买到一些原料，给Miumiu用上。宠物医院的复查结果证明，虽然恢复效果并不显著，但猫咪的病情没有太明显的恶化。胡虹艳坚持给猫咪用了半年药，花费将近30万元后，Miumiu才最终痊愈。

“黑市”

如今，Miumiu被送到了妹妹在上海的出租房里。被羁押的两年里，每次见到律师时，胡虹艳一定会问两件事，一是国内“猫传腹”药品的研发情况，另一件则是Miumiu的健康。它几乎是国内最早一批通过GC376药物治疗存活下来的猫咪。不过，自从“441治疗效果更稳定”的研究结果在2018年公布之后，441很快取代GC376，成为“猫传腹”圈子里最热门的药物。

罗琦曾经也是一位经历过“猫传腹”折磨的猫主人。2018年，家里8个月大的英国短毛猫生病时，他还是一位在校的化学系博士生。通过之前认识的生物试剂代理商，罗琦花费2万元从国外买回2克441原料。“卖原料的人会告诉你，‘只能用在科研用途’。大家心里都知道有专利问题，这相当于一个免责声明。”他按照网上公开的分子式进行配药，3个月后，猫咪痊愈了。罗琦把整个过程记录发布在网络上，短短两天里就收到上百

条私信。所有人都在问他相似的问题：原料在哪里买的？能不能把用剩下的药转让给我？能不能配一些药出来卖？“有一个人跟我说：‘求求你了，花多少钱我都愿意。’”罗琦从中感受到一种很强的无力感，“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配药。”

昂贵的价格和庞大的需求很快催生出地下市场。“猫传腹”的治疗费钱、费时间，猫咪体重不同，需要注射的药品剂量有区别，但按照12周的治疗周期计算，每只猫咪大概需要13瓶5mL容量的针剂——2018年初，每瓶针剂的价格在800元到1200元不等，仅针剂的费用就超过一万元。网上销售441药品的药商也渐渐多了起来。猫主人慧欣管理着一个四五百人的“猫传腹”群，据她观察，到了2019年初，“叫得出名字的大药商至少有六七个，不知名的更多了”。

胡虹艳就是其中的一个大药商，也是最早一批售药者。治好自己的猫咪后，原本就是生意人的胡虹艳发现了商机。她化名“林七夕”，在网上售卖“猫传腹”药品。朋友张芊芊记得，胡虹艳最初是从国外购买441原料，与某些实验室合作配成针剂售出。当时的原料成本很高，最贵时甚至达到过每克五六万元，为了降低成本，她开始研究自己合成化合物。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胡虹艳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钻研制药上。她下载了许多关于“猫传腹”治疗的研究文献，在分子式上写满标注，再找实验室尝试提取、合成，如此反复。

她的药确实救回过许多猫，在圈子里一度被称为“药神”。成为药商后，胡虹艳亲自打理自己的淘宝店，有时晚上12点还在回复猫主人的咨询。她有不错的买家基础——早在自制GC376药物治愈Miumiu时，胡虹艳曾经在一个“猫传腹”大群里热心分享自己的经验，给别人提建议。许多人对她印象不错，叮叮至今还记得，2018年初，她在群里求助关于“猫传腹”治疗的问题时，胡虹艳是第一个响应的人，“她说，自己家里还有两瓶没有用完的药，不要钱，可以马上开车送给我救急”。她们分别租住在上海东边和西边，距离超过20公里。

但当药物的需求和提供变成一个庞大的市场后，由于缺少明确的规范和可参照的正规产品，市场里的产品真假难辨。441针剂一般是15%或20%浓度，5mL一瓶，大多数药商仍然是“小作坊式”生产，猫主人拿到手的总是个“素瓶”，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浓度和卫生条件都无法保证达标。售后也是一个难题，慧欣记得，曾经有一位猫主人购买了两周量的针剂，猫咪情况却始终没有好转。猫主人打了兽药举报电话，对方要求提供具体地址，但药商发的快递只有某个小区，最终只好不了了之。

商家多了之后，药商们似乎把大力气花在了营销上。“大多数购买者还是靠口口相传和熟人推荐。常常有销售在求助帖子下回复，或者假装是猫主人，发文章分享自己的治疗过程，再趁机推荐药品。”慧欣见过太多新手猫主人，猫咪一旦确诊，他们就乱了分寸，“销售会很仔细地询问猫咪情况，猫主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很容易就接受了别人的建议。我每次都要和他们仔细私聊，多比对、多查资料。”

胡虹艳出售的药品也曾出过问题。2019年初，购买了“林七夕”针剂的猫主人自发组织将药剂送到实验室检测，发现针剂实际浓度远远低于标注浓度。在一封公开信里他们写道：“很多猫咪集中恶化，家长之前打针的钱打了水漂，猫也特别受苦。”“为什么口碑这么好的一家药商，会忽然出现这么多情况？”“以您的亲身经历，可能很难相信曾经的‘救世教主’能做出这样狠毒的事情。”双方你来我往地撕扯了很久，这场风波最终以胡虹艳宣布退出市场作为结束。

对猫主人而言，想救回自己的猫咪，不仅需要有足够的财力，还得有信息搜索、甄别能力，在繁复无序的市场里挑出一款虽然不正规却真正有效的药品。他们最好还能直接阅读英文文献，知道正确的用药方法，再加上几分好运气。即便有人想求助正规宠物医院，医生也无能为力。林芳是一家全国连锁兽医医院的医生，她告诉本刊，这些没有获得审批的药品无法进入医院，常常会有猫主人带着自己从网上买的药剂来到医院，请医生为猫咪注射。她总是拒绝，但允许猫主人在一旁观看其他猫打针，许多人学会后，再回家自己注射。“大多数医生知道，有一些不合规的药确实有效，但我们不能说，也不能给猫咪打。”

这个庞大的“地下市场”甚至引起了皮特森的注意。2019年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皮特森说，随着猫——尤其是更容易患这种疾病的纯种猫——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流行，“猫传腹”在中国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他关注到有一家中国公司未能获得（吉利德公司）许可，但仍开始销售治疗“猫传腹”的药物，其具体配方尚不清楚，但该公司明确宣传其配方为441。“中国拥有庞大的药品制造基地，原料GS-441524的合成并不是特别困难。‘黑市’的兴起填补了吉利德留下的真空。”

膨胀的生意

在胡衡明存放资料的小房间里，还有一摞宣传册，16开的硬纸材质，封面印着“传腹康”（xraphconn）字样，其中“传”字的左侧被精心设计成了一个猫的形状。品牌名称下方是一行小字:中国兽药批准文字。这就是此次“猫药案”里，胡虹艳被控诉生产的“伪劣产品”，那行批文，其实属于另一款兽药“清瘟败毒片”。

2019年的检测风波后，胡虹艳虽然宣布退出市场，但又很快带着新产品“传腹康”回归。她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将441添加到一款正规兽药中，制成药片形式。这是一种看似聪明的改变。以往，441是以油剂形式注射到猫咪体内，打针时猫会因强烈的疼痛感而挣扎，长久注射还会发生局部皮肤变硬、灼伤的情况，药片则减轻了对病猫的折磨。但药片形式是否真正有效，一直存在争议，皮特森教授将其称为“中国的发明”。他关注到了胡虹艳所宣传的“药片能够预防‘猫传腹’”，并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里明确点出了该品牌，称“反对这种所谓预防‘猫传腹’方法，原因是这可能导致猫产生耐药性”。

最初选定这种方式时，胡虹艳心里也打鼓。张芊芊告诉本刊，胡虹艳在网上查了案例，也咨询过律师和兽药生产的专业人士，知道往正规药品里直接添加441成分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她还试图通过改变分子结构等方式研发出另一种非常接近GS-441524的新型化合物，避开专利权限制，以此在国内提出新兽药审批的申请。但按照我国的现行规则，新兽药审批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等程序，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走完审批流程。或许认为5年太漫长了，胡虹艳选择冒险。“她觉得药是有实际治疗效果的，相比于收益，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可以承受的。”张芊芊这么推测朋友的决定。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传腹康”一改曾经的小作坊模样，成了一款有包装、有品牌的“正规药”，每盒售价1000元，一个疗程12盒。在2019年以后,这个价格高于市场上大部分药品——随着原材料降价和生产厂商的增加，大部分含441成分的药剂已经慢慢降价到800元、500元一瓶。至于药品效果，胡虹艳一方的辩护律师说，在一审庭审现场有15位使用过该药品的猫主人出庭，其中14位的猫咪通过使用“传腹康”痊愈。

截至被查前，胡虹艳的生意像脱缰的马儿一样，迅速圈下了国内“猫传腹”市场，甚至还进入海外。在国外社交平台一个关于“猫传腹”的社群里，胡虹艳的品牌和其他三个品牌一起，被称为“最可靠的”药品。

生意的迅速膨胀似乎让胡虹艳渐渐忘记了，自己是在“擦边”做生意,生产的也是非正规药品。一审判决书里提到，为扩大市场份额，胡虹艳与一位销售人员冒充吉利德公司员工，以保护吉利德公司权益的名义向上海等地的公安机关报案，打击同行。张芊芊说,被举报的同行就是传统的“小作坊”生产,“她觉得小作坊生产的都是三无产品，安全性完全没有保障。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有工厂、批文、质量把控”。不过，检方提供的证据里有一组聊天记录，胡虹艳曾对团队成员说，她的药卖到1000元一盒，其他药商卖四五百元一盒，必须把他们“搞下去”才能挣钱。

作为胡虹艳最好的朋友，张芊芊觉得，胡虹艳是真心想为猫做更多事情。她对本刊描述的胡虹艳不像个商人模样：五六年来，胡虹艳的微信头像始终是一只白猫的简笔画，朋友圈里都是病猫治疗恢复的过程。“她每天不爱出门，就在家里看文献、撸猫。”生意稳定之后，胡虹艳几乎不再参与具体的管理，整日沉浸于药品研发，还打算开发三款新药用来治疗慢性肾病、慢性龈口炎等疾病。她又收养了三只猫，都是生病后遭到遗弃

的流浪猫。有一次午饭时间，丁涟和胡虹艳通话，听到她在噼里啪啦地敲键盘，就劝她，三十几岁该成家了。胡虹艳边吃外卖边回她："妈，我每天接触到的人有谁呢？外卖员、快递员、兽医，和谁发展？"

虽然野心很大，胡虹艳却算不上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者。2020年，她报名一场交流会，想在展会上介绍"传腹康"和研发中的新药。深夜时，张芊芊看到她还在一点点制作海报图，"这么小的事情，交给美工做就行了，她非要自己动手"。在大事情上，她却显得有些迟钝。"她有点分不清朋友和合作伙伴的界限，会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对方，没法强硬地拒绝，感觉慢慢失去了对经销商的制衡能力。"张芊芊听她说起，一位把持了大部分渠道的海外经销商行事激进，总是希望能吞并更大份额，到后来，经销商甚至住进了胡虹艳家里，随时监测胡虹艳的决策，她只有在下楼取快递时，才敢偷偷地给张芊芊打电话。但胡虹艳说自己"没法和她决裂，（如果这么做）就像卸掉了一只胳膊"。

大厦倾覆之前，胡虹艳已经有了隐隐的不安。她好几次和张芊芊提到，要把更多资源集中到审批和新药研发上，调整和经销商之间的关系，还邀请张芊芊一起加入这档生意——即使张芊芊从没有过从商的经历。

不过，这些设想都没来得及实现。羁押两年后被判15年刑期，这样的判决结果是全家人都没有想到的。胡虹艳方的代理律师认为，胡虹艳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因为"传腹康"对于猫传腹治疗确实有效果，而且无证据证明患有猫传腹的病猫因服用"传腹康"发生病情加重或死亡，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存在《刑法》第147条"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所规定的"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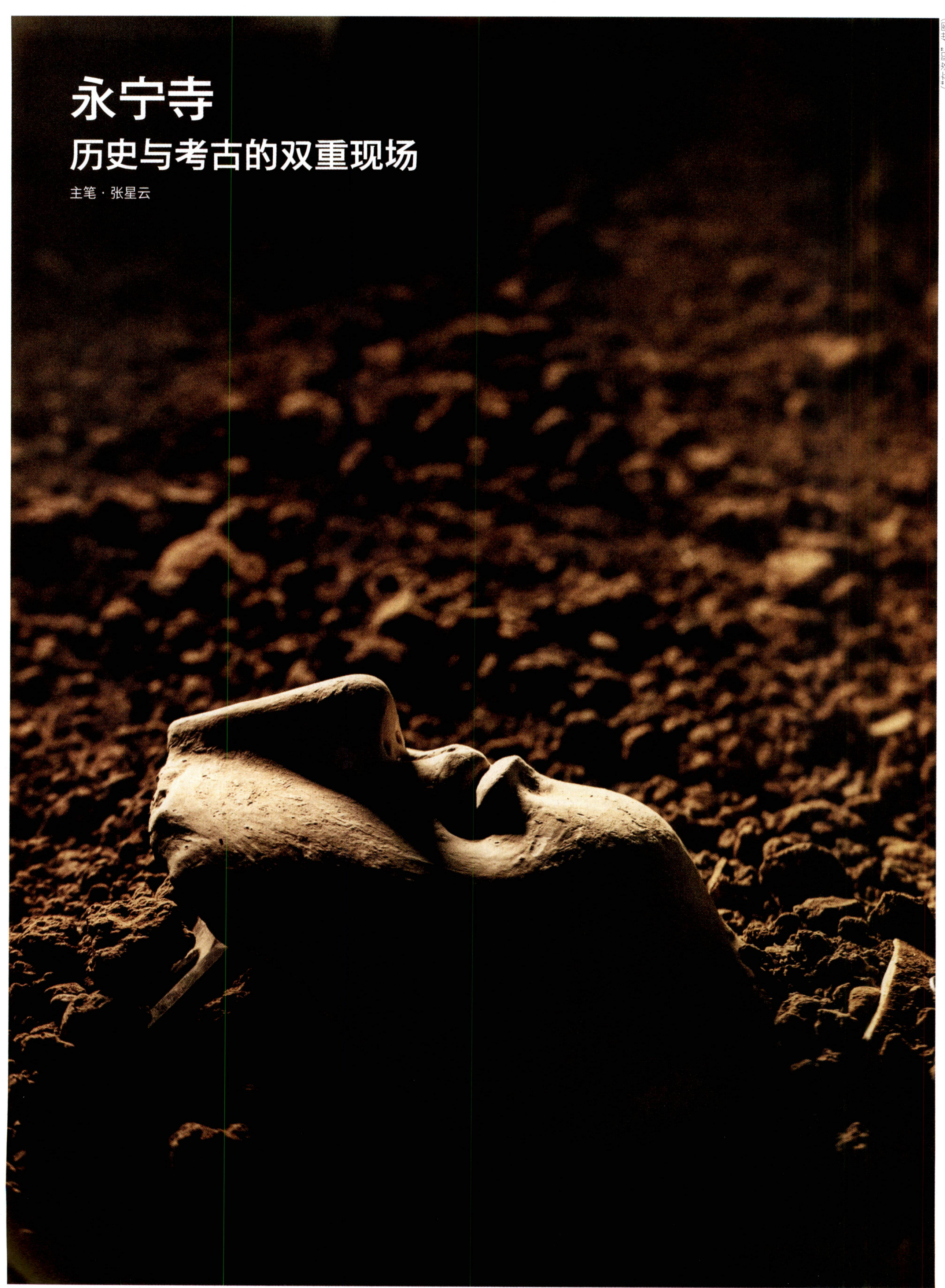
胡虹艳被逮捕后的几个月里，"猫传腹"药品市场一度风声鹤唳，每周都会有走投无路的猫主人找慧欣求助购药，而平日里热情活跃的药商收敛了许多，只说自己"不干这行了"。2023年宣判之后，这种紧张气氛又重现。慧欣说，两年过去，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些默认的规则，有几家大药商被默认是"靠得住的"，价格也稳定在了500元以下，承诺无效包退，"药品能正规化是一种奢望。家长们只希望这个小圈子不要再被关注，免得再被整顿，猫咪又变得无药可救"。

（文中胡衡明、慧欣、张芊芊、罗琦为化名）

永宁寺

历史与考古的双重现场

主笔 · 张星云



（“在洛阳”供图）

展览中复原的永宁寺泥塑佛面相出土场景


（“在洛阳”供图）
精致的北魏泥塑造像风格独特

在汉魏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60周年之际，洛阳博物馆“其宁惟永——北魏洛阳永宁寺特展”首次大规模展出永宁寺遗址的出土文物170余件、泥塑造像近130件。作为北魏迁都洛阳后建造的皇家寺院，永宁寺曾是北魏洛阳城的地标性建筑，虽然仅存在了18年便被大火焚毁，却至今仍是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古建筑学者的共同研究对象。

废墟

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抚军司马杨衒之出公差路过洛阳城，这是他时隔十几年重回故地。北魏时期，洛阳城曾经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城市，杨衒之当时在这里做官，经历过这里的繁华盛世，他虽然官职不高，但也见过皇上，参与过一些重要事件。534年孝静帝迁都邺城，东、西魏分立，洛阳城废，杨衒之跟着去了东魏。

昔日繁华的城市成了一片废墟，杨衒之描述眼前景象：所见城郭摧毁，宫殿倾覆，寺观被烧成灰烬，庙塔被毁为废墟。墙头上被杂生的蒿艾野草覆盖，巷道里丛生着荆棘。野兽在荒废的阶石上打洞居住，山鸟在院子里的树上做巢。游走的儿童和放牧的人在大路上徘徊，农夫和耕种的老人在宫门前双阙的空地上种黍。旧京内外，曾经有1000多处寺庙，如今空空荡荡，已经听不到钟声。

杨衒之痛惜北魏洛阳城曾经的辉煌会因为无人记载而从历史上消失，开始着手撰写《洛阳伽蓝记》。他追忆北魏洛阳城的繁华，以介绍城内外诸多佛寺为主线，穿插记述了许多的政治事件、重要人物、风俗地理，和这座城市里出现过的佛教传奇故事。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耿朔每学年都会带着刚开始接触史料的大二学生细读《洛阳伽蓝记》，他认为杨衒之写这本书，是为了给后世留下一个历史教训：为什么那么繁盛的洛阳城会在短时间内轰然倒塌？《洛阳伽蓝记》全书分为五卷，每卷里寺庙独立为篇，第一篇便是永宁寺。耿朔说，



现在的永宁寺塔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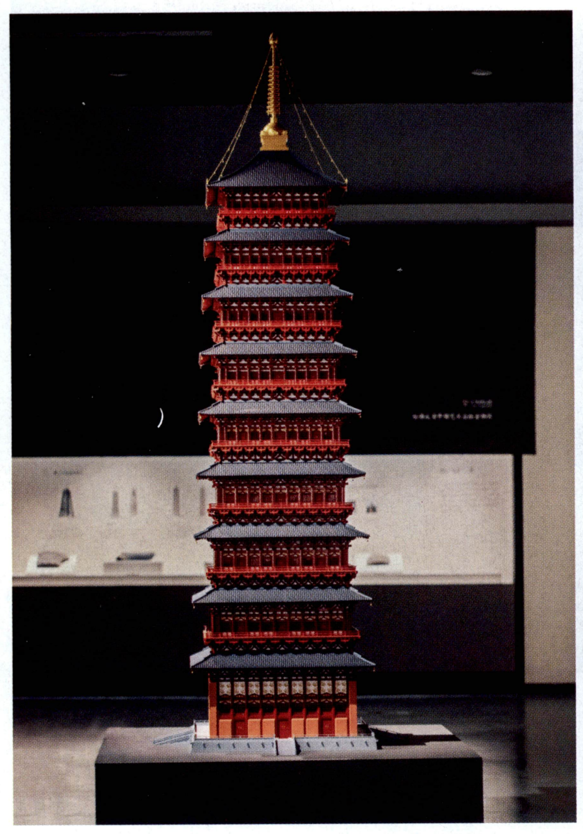
杨衒之将永宁寺放在开篇，不仅因为其地位重要，还因为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永宁寺，重要历史人物都与永宁寺产生过关系，北魏后期的历史浓缩于永宁寺的历史之中。

永宁寺始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这座皇家寺院中有一座九层佛塔，规模之宏大为洛阳千寺之冠。杨衒之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塔高千余尺，距离京城100里开外都能远远看见，是当时洛阳城的制高点，且装饰有绣饰的柱子、金饰的门面，穷尽土木构造设计巧思，塔檐上缀饰金铎，多达5000余枚，每当长夜深深，高天风来，宝铎和鸣，铿锵的声音十多里外都能听到。

不过，这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佛塔只短暂地存在了18年，便被大火焚毁。杨衒之在书中记述了大火发生的过程：永熙三年（534年）二月，宝塔被火所烧，孝武帝登陵云台观火，派南阳王元宝炬、录尚书事长孙稚率领上千羽林军救火。所有人都感到悲伤，流着眼泪前往救火。火最初是黎明时分从第八层烧起，当时打雷下雨，夹着雪珠。百姓和僧人都来观火，悲声震动京城。当时有三个和尚，投身火内自焚而死。火整整烧了三个月不熄灭，有火顺着木柱焚烧直钻入地下，烧了一年还有烟气散出。

永宁寺和被焚毁的佛塔成了废墟。新土覆盖在塔基废墟上，形似土冢，渐渐成了洛阳古城里众多土冢中的一座，之后历朝历代都没有发现这里埋藏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佛塔的遗址。清代洛阳县令龚松林编撰《洛阳县志》时，认为这里是汉质帝静陵，为此在土冢东侧立碑，至今仍在。

就这样，这片废墟历经千年，直到1963年才被重新发现。当时中科院考古所派队对汉魏故城进行发掘，他们先找城墙，再依次找门、道路、大型土冢。考古队对古城遗址里最大的一处土冢





（本组图片："在洛阳"供图）

左、右图：展览中复原的永宁寺塔模型

进行了勘探，发现是建筑遗迹，于是对照《洛阳伽蓝记》，测算距离，很快确定这里就是永宁寺塔遗址。考古学者们在1979年和2000年先后两次组织清理塔基，过程中，又发现了数千泥塑造像，堪称北魏艺术佳作。

洛阳博物馆馆长李文初告诉本刊，这次永宁寺特展的思路就是以废墟为入口。从历史的废墟到考古学者面对的废墟，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所呈现的双重“现场”，展览将脉络从永宁寺塔延伸到永宁寺再扩展到洛阳城，再现这段40多年短暂而绚烂的历史。

高塔

从现在的洛阳城区向东开车20公里驶入偃师县，先过东汉白马寺——这里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然后就到了汉魏洛阳故城遗址，旁边有战国时期的东周王陵金村大墓。再往东边，则是二里头遗址。这片区域在中国上古史时期非常重要，除了隋唐洛阳城，洛阳古城540多年首都历史，几乎全部浓缩在这一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队员莫阳对本刊说，汉魏故城遗址的遗迹现象非常复杂，多座都城在这个区域内重叠。在都城旧址上营建新城的传统，从很早就已经开始。按照目前考古发掘得出的结论，城始建于西周，到了战国晚期、秦汉时期，城墙向南北增扩。西汉刘邦本来想定都洛阳，但张良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于是去西安建了汉长安城。东汉刘秀回返洛阳建都，兴建了东汉洛阳城，当时他采用多宫制，在城内，皇家的宫殿和官署占据大部分区域。

西晋时期，曹丕称帝，重选洛阳为曹魏都城，但因为汉末时期被战乱破坏得厉害，旧宫殿都不


（"在洛阳" 供图）

永宁寺遗址出土了几千片泥塑造像碎片

能用了，于是在原址上重建，城市布局也从多宫制变为单一宫制。这一改变对后世影响巨大，直到明清，北京城布局也采用单一宫制，即在整座城市的中间偏北设置唯一的宫城。单一宫制的另一结果是产生了中轴线，曹魏时期的洛阳城里出现了中国都城史上第一条被考古实证的中轴线。我们从外郭城走到内城，再走到宫城正门阊阖门前的广场，脚踩在中轴线上，莫阳介绍说，孝文帝当年看到的汉魏故城遗址废墟，应该和我们眼前的样貌差不多。

作为北魏第七任皇帝，孝文帝当政后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并将国都从平城（今大同）迁至洛阳，这被视为华夏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事件。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的明确证据可知，从中轴线到内城，北魏宫城基本沿用曹魏时期的宫城，在原址上修补、建造。到了继任者宣武帝时，又修建了外郭城，共三重城圈，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这使得北魏洛阳城不仅是中古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此外，内城以外和郭城以内还建了里坊区，这种崭新的城市布局和管理方式后来被隋唐长安城继承下来。

迁都洛阳后，东西南北的文化在此汇聚和碰撞，也因此在政治和文化上迸发出热烈的新风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木塔——永宁寺塔诞生了。

宣武帝时期，北魏才开始大规模营建佛寺。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最盛时洛阳城内外有1000多座佛寺，城内公共活动都以这些佛寺为中心，整个洛阳城车水马龙。

在这1000多座佛寺中，永宁寺算比较晚才建立起来的，下令建造者是孝明帝的生母，历史上有名的胡太后。她主政后进行了一系列佛教建设，永宁寺便是其中之一。据传永宁寺和永宁寺塔原本没打算建得如此宏大华丽，但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出金佛像30尊，北魏拓跋贵族有通过佛像占卜的传统，胡太后认为是天兆，于是加倍投入资金、人力，短短一两年时间就建好了。作为洛阳城制高点，此塔也成了她权力的象征，自此她下令其他人不能再上塔。

永宁寺塔究竟多高？在已知北朝文献中，还有两处对永宁寺塔高度的记载，《魏书·释老志》写“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郦道元《水经


（"在洛阳"供图）

复原的永宁寺塔塔基遗址

注》说“浮图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丁垚说，按照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的描述，永宁寺九层宝塔为木材构造而成，达 90 丈之高，宝塔之上有金饰的塔刹，又高达 10 丈，两者加在一起，离地 1000 尺高。丁垚认为，如此细致的文字记载，不应该会有笔误，但如果记载属实，永宁寺塔的高度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一汉尺基本为 23 厘米，到了汉末、北魏时期，一尺应当更长，如果只按汉尺来换算，那千尺永宁寺塔就得有 230 米高，而作为中国现存最高木结构建筑的应县木塔，也只有 67 米高。

从考古资料一出，建筑史学者就开始对永宁寺建筑进行理论上的推测复原。按照考古学者清理出的信息，塔基上有 5 圈共 124 根木柱。以目前的推测，第 4 圈木柱以内是以夯土砌成的方形实心体，包裹着其中的木柱，用来作为佛塔的核心承重，而佛塔外围的第 4 圈和第 5 圈木柱则构成环塔回廊。由此夯土实心体就成了中心柱，围绕中心柱向内挖出一圈弧形壁龛，佛像造像就放在这些壁龛之中。

这是一种与应县木塔完全不同的结构。丁垚用客家土楼举例，夯土部分成了结构的主体，插入夯土的梁架等木构件只承担局部的荷载，而不像纯木结构的应县木塔，是依靠层层相间的柱子和斗拱支撑承重。屡屡见于文献的古代高台，其实都是巨大夯土结构的主体，才能获得惊人的体量和高度，在这一点上，永宁寺塔也有类似的表现，拥有夯土中心柱的设计，使得它有可能建得极高。

还有一些古建筑学者根据百米见方的塔基范围、39 米见方的塔座，以及深至 9 米的夯土，按照古塔高度和地基阔比，推测永宁寺塔的实际高度可能达到 140 米，是应县木塔高度的两倍多。

造像

除了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想象永宁寺塔的形制面貌以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大量永宁寺出土的泥塑造像，观众可以通过这些实际文物感受北魏艺术所达到的高度。

从容自信的神态，悲悯含蓄的微笑，给人一种安宁祥和的感受。

李文初对本刊介绍，洛阳城出土的北魏文物并不算多，因为洛阳作为北魏首都只存在了40多年，时间太短了，并且大部分墓葬都被盗掘过。此外，很多生活在洛阳城的北魏贵族都死在了“河阴之变”里，之后被匆忙下葬，墓葬形制很简单，出土的精彩文物自然也就少了。永宁寺出土的泥塑造像是北魏文物中少见的精品。

考古学者在永宁寺塔基周围发掘出彩绘泥塑残块4000余件，这些是永宁寺遗物中最精彩的部分，有原永宁寺塔内各龛所供奉的主尊和胁侍，也有贴于壁面的僧俗影塑及各类装饰。与同时期龙门石窟的石刻造像不同，永宁寺出土的泥塑都采用了手工与模制相结合的手法雕塑而成，可以进行更精细的刻画。杨衒之描述永宁寺塔的装饰“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尽管并未对塑像具体着墨，但仍可从中窥见这座木塔装饰之华美绚烂。

展览中的上百件泥塑造像，其精致程度超乎想象。无论是佛菩萨、僧尼，还是世俗人物像，其面貌、发髻、服冕、鞋履都被刻画得细致逼真。为了呈现衣物的多层次，工匠用极薄的泥片，层层贴塑，有的泥片厚度仅0.05厘米。衣物上不仅褶皱写实，还有描线的花朵图案。仕女头上有着一根一根的纤细发丝，发髻上留有小孔，其他材质制作的簪花装饰可以插在小孔中。

精致是北魏洛阳风格造像的特点之一。汉代造像往往风格粗犷，到北魏平城时代，云冈造像多少还保留着古印度犍陀罗遗风。李文初推测，北魏迁都洛阳后，造像吸收了南朝发达的人物画绘画风格——孝文帝迁都洛阳原本就是为了对抗南朝，所以在艺术上也要做得比南朝更好，以表明自己更正统。在汉化改制和南朝士族文化的影响下，北魏洛阳造像大多面相清秀、体态瘦削修长，被形容为“秀骨清像”。

北魏永宁寺泥塑与北魏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一起，形成了独特的风貌，辨识度极高，有别于平城，也有别于南朝，是多元风格的融合、中外文化交融的结果，成就了中古时期艺术变革的高峰，同时也奠定了隋唐盛世的艺术基础。

由于受到佛教影响，北魏造像在刻画上开始关注人。永宁寺泥塑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出土了大量的世俗人物造像，在南京和平城的同等级佛寺出土文物中都没有这样的现象。永宁寺出土的体量最小的塑像被称为“影塑像”，其中虽然也有神像、僧人像，但大部分是世俗人物，他们通常都是佛寺供养人，以组群形式出现，因为是纯手工制作，形态各不相同，有的影塑像甚至只以背部示人，成为复杂人物关系和构图中的一部分。

在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有件泥塑佛面像就出土自永宁寺遗址。因为1000多年前那场大火，它在出土时已经是残碎状态，考古学者找到两块离得很远的碎片，将其拼接后，脸部勉强可见鼻子和嘴的下半部分。但在眼睛缺失无存的情况下，这尊佛面像仅凭借舒展光洁的面部、紧闭的双唇以及微微上翘的嘴角，仍能深刻地触动观众——从容自信的神态，悲悯含蓄的微笑，给人一种安宁祥和的感受。

研究者们指出，这尊佛面像的唇线清晰而饱含感情，很可能是一笔而成，下刀果断，没有犹豫，可见工匠技艺之高超。佛面像残高约25厘米，以此推测，佛像整个脸部长度在40～50厘米，如果佛像是站立身姿的话，那么整体高度应在3米左右，很可能是永宁寺最大的佛像，放于佛塔一层的佛龛内。按照学者们的推测，这尊面容随和坦然的佛像应该见证过几任北魏统治者命运多舛的故事，以及王朝晚期的衰落和灭亡。

大火、倒塌和灭亡

528年的“河阴之变”是北魏洛阳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来自代北地区的尔朱荣借着“勤王”的机会，以军事实力坐大而入主中央权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诛杀胡太后一党后，尔朱荣并未就此罢手。这一年的四月，就在黄河南岸与洛阳城之间的河阴地区，他精心筹划了一场大屠杀，将

受骗前来拜谒新帝的洛阳城王亲贵族、文武百官屠戮殆尽，史称“河阴之变”。这也是为何北魏洛阳城曾有上千寺庙的原因之一，大屠杀导致城中诸多贵族灭门，于是很多豪宅被捐出来，用作佛寺，是为“舍宅为寺”。

按照杨衒之的记载，“河阴之变”后，尔朱荣领兵入主洛阳城，其兵马就驻扎于永宁寺，之后，他扶植的傀儡新皇帝孝庄帝在永宁寺的太极殿宣布大赦天下。第二年，趁着孝庄帝北巡，他的堂兄元颢带兵进入洛阳，也曾在永宁寺集结军队，随后短暂地登上皇位，但很快被击败斩首。

再一年，孝庄帝不满尔朱荣专权，设计召他入朝，在明光殿亲手刺杀了他，进而引发了另一场血债血偿的战争。得知尔朱荣死后，他的表弟尔朱世隆领兵从黄河北岸直取洛阳，在皇宫大殿上擒获孝庄帝，并将他囚禁在永宁寺门楼上示众。时值十二月，孝庄帝饥寒交迫，高烧之中写信向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乞求一块头巾，尔朱兆不给。这一切，都发生在永宁寺大佛的注视下。

最终孝庄帝在晋阳被吊死在三级寺里。临死前，孝庄帝虔诚礼佛，希望转世不再做国王，又作五言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他所作的五言诗被用作了挽歌，朝野上下听了，个个掩面垂泪而泣。

按照学者们的推测，杨衒之便是在此后有机会登上了永宁寺塔。下令建塔的胡太后已在“河阴之变”中被杀，她所下的登塔禁令不再被人遵从，身为小官的杨衒之，终于与他的朋友、同样官位低微的河南尹胡孝世一起登塔，生出“下临云雨”的高处的感喟。显然，此时的永宁寺不再是权力的象征。

孝庄帝去世4年后的一个冬日清晨，永宁寺燃起了大火，杨衒之写道，当政的孝武帝曾立即派遣一千羽林军前去救火，但面对高塔无计可施。古建筑研究者丁垚将其比作“9·11”中的世贸大厦，在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大火之后，永宁寺塔夯土中心柱内的木柱在高温下碳化，失去支撑，最终坍塌。

而关于这场大火的起因，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队长刘涛对本刊的分析，含混着史实与神话传说的《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并不可信——洛阳在二月初八雨夹雪的情况下还产生闪电雷击，最终因为雷击引发永宁寺塔的火灾，这在时间和季节上都有不合理的因素。但如果这是一场人为纵火，则有合理的解释。当时北魏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孝武帝与实际掌权的大丞相高欢之间的矛盾公开，大战一触即发，如果说欲亡其国先亡其文化，那作为故城地标的永宁寺塔便是最好的攻击目标了。

《洛阳伽蓝记》中，杨衒之在描述完这场大火后，紧接着描述了一个别有意味的场景：同年五月中旬，也就是传说中大火烧了3个月后终于熄灭的时间，传说渤海上出现一座永宁寺塔，有人看见宝塔漂浮在海里，光辉四射，就像新造的一样。权臣高欢最初的封号便是“渤海王”，就这样，佛教被用来参与到王权的塑造中，与150年后武则天将洛阳改建成转轮王“神都”异曲同工。

之后的历史，孝武帝逃离洛阳，前往关中投靠宇文泰；宇文泰杀孝武帝，另立新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而高欢则从洛阳迁都邺城，立孝静帝，史称东魏。自此，东西魏对峙的局面形成，而北魏洛阳城也从此成了一座废墟。

高欢决定迁都邺城时，不仅将洛阳城的工匠全部带走，还下令拆毁洛阳城宫殿，将木石料运到邺城用于建造新都。但改朝换代后，统治者不一样了，审美也不再相同，邺城出土的文物中不再有永宁寺这样精细的塑像了。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展出了诸多与永宁寺时代接近的其他佛寺或考古遗址的出土文物，如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辽宁朝阳北魏思燕佛图、邺城东魏北齐赵彭城佛寺，以及与南朝延兴寺相关的南京红土桥遗址，此外还有境外的韩国百济泗沘时期的佛寺遗址，通过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物对比，寻找永宁寺的艺术源流。从平城永宁寺到洛阳永宁寺，废墟下埋藏的是融合南北、联通东西的多民族交融的历史。

（参考资料：《洛阳伽蓝记》，杨衒之著，尚荣译注；《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唐克扬著）

战高温

主笔 · 袁越

气候变化加上厄尔尼诺现象，让2023年的夏天来得格外的早。今年6月份的全球平均气温便已突破有记录以来的6月最高值，7月初更是连续两天打破了最高气温的历史纪录，成为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两天。

高温会加速冰川融化，导致粮食减产，加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但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肯定是自身的健康问题，因为高温会给心血管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增加老弱病残者的死亡风险。

具体来说，高温会让人体发生两个显著的变化，一个是出汗，一个是心率提升，其目的都是为了降低身体的核心体温（Tc），即内部脏器的温度。如果核心体温降不下来，不但会影响身体的各项生理机能，还会让心血管系统因不堪重负而发生应激反应，其表现形式为心率持续不断地增加，如不及时处理可能会导致死亡。

通常情况下，医生们主要通过测量病人的核心体温来预判应激反应的发生，但核心体温测的是大肠内部的温度，操作起来不太方便，于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蕾切尔·考特尔（Rachel Cottle）博士决定寻找一种替代方法，以便能更早地发出预警。

研究人员招募了51名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先让他们吞下一枚温度传感器，以便准确测量他们的核心体温，再让他们在控制室内做简单的体力活动（比如走路），同时测量他们的心率。结果发现当环境温度逐渐升高时，他们的心率也随之增加，但很快就会达到峰值。此时如果继续增加环境温度，那么他们的心率就会再次开始提升，而且提升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即使停止实验都降不下来，这就说明他们出现了心血管系统应激反应。

出现应激反应的温度转折点和环境的湿度有关。如果是干燥环境，那么这个温度转折点是41℃；如果环境的湿度很大，那么这个温度转折点就会降到34℃。更重要的是，此时他们的核心体温仍属正常，直到20分钟之后才会开始上升。

考特尔博士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23年6月22日出版的《应用生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上。文章指出，核心体温不但难以测量，而且有滞后效应，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心率开始持续上升，说明他的心血管系统应激反应已经开始了，此时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否则就来不及了。

当然，偶尔发生的应激反应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可就不一样了。根据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环境温度每上升1℃，死亡率就会增加2.1%，其中绝大部分死亡都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2023年7月10日出版的《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刊登的一篇论文也证实了这一点。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来自巴塞罗那的全球健康研究所（IS Global），他们发现2022年夏天出现的欧洲热浪在3个月的时间里导致61672人死亡。

这项研究最具价值的一点就是研究人员采用的统计方式。因为一般医院很少把高温列为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研究人员和位于卢森堡的欧盟统计局（Eurostat）合作，调出了最近几十年的死亡数据，再和温度做对比，计算出高温导致的额外死亡人数，从而得出了上述结论。

欧洲上一次发生严重的热浪事件是在2003年，当时有超过7万人死于高温。虽然因为衡量标准不同，这两个数字并不能完全匹配，但这个结果说明欧洲至今仍然没有为高温天气做好充足的准备。

根据国际气象组织的预测，未来几年内都将是厄尔尼诺年，高温天气很可能会愈演愈烈，大家准备好了吗？



ISSN 2096-9740
国内统一刊号：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 元

四库全书纪事之五纂修（8）

《纂校事略》

文 · 卜键

古人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乾隆一生阅人无数，尽管也曾重用过和珅之类，而多数情况下仍可称知臣。得知翁方纲在办书时的表现，他很欣慰，传谕："办理四库全书处现有分纂之翁方纲，因前在学政任内缘事降三级调用，其处分本所应得。第念其学问尚优，且曾任学士，着加恩授为翰林院编修。"就这样，在进入四库馆半年后，也是在翁方纲初任编修20年后，再回翰林院任编修。

此年翁方纲40岁，比程晋芳得举人时的年龄还小些，开始重走仕宦路：乾隆四十一年兼文渊阁校理，四十四年担任江南乡试副考官，四十七年以洗马署日讲起居注官，四十九年升詹事兼日讲起居注官，五十一至五十四年任江西学政，任满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为其一生所任最高官职；之后，方纲在五十六年出任山东学政，换届时被留任，然后又出了麻烦——家仆刘四、刘五酗酒打人，被抓到历城县衙审讯，递解回籍。山东巡抚吉庆奏报此事，说被打者已经痊愈，翁方纲只是不能约束家仆，但学问尚优，平日对公务也尽心。这本是皇上说过的话，可乾隆此时已不认可，说他学问中平，半年后命解任回京。至六十年春，事情已过去一年半，又遇到三年一届的京察，有旨称"内阁学士翁方纲，前在山东学政，并不能约束家人；近看其和诗，学问亦属平常"，降为内阁侍读学士。就这么多的升升降降，倒也有些像他所仰慕的苏东坡。

从"学问较优"到"学问中平"的评价之变，应与乾隆对翁方纲办书印象相关，具体的原因已难厘清。而开列以上的任职简历，意在说明从开馆之初到《四库全书》"北四阁"全部完成，翁方纲始终担任编校等事。他做过的事情较多：挑选内府书目，协助大典辑佚，考订金石、篆隶，办理各省呈送书籍，且一个人就撰写出约1000条分纂提要稿。论其能力足够担任总纂或总校，或也正因为如此，上面那些"总"字号人物也会有防范心理，到皇上跟前递点儿小话。在《四库馆臣职名表》上，翁方纲列于"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且排于仅干了一年多的姚鼐之后。官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理所当然地要进入皇家项目，师父门生，大圈小圈，争名夺利，尔虞我诈，在四库馆哪一样都不缺。姚鼐的辞馆与此相关，方纲善能忍耐（或可说性格豁达），坚持留了下来。

更为难得的，是翁方纲留下了一部在四库馆的纂修笔记，现存南京图书馆，稿本二册：上册封面隶书"四库全书纂校事略"八字，为书名；下册封面题"苏斋纂校四库全书事略"，亦书名。苏斋，即宝苏斋，方纲也曾以此二字为号。当时四库馆盛吹贬低宋儒之风，他虽不像姚鼐的拍案争吵与拂袖而去，也以自己的方式表明态度。

山东大学李振聚对《纂校事略》作了精细的研究，值得关注。文中将《纂校事略》所拟分类书单，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相对比，认为"翰林院四库全书馆臣拟定分类之后，还要经过总纂、总裁等一系列的覆审程序，在覆审时，会有调整修订的情况出现"；将《纂校事略》所列应刻、备刻者，与现存《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比勘，就有关书名进行详悉比对印证；以《纂校事略》与《武英殿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互证，论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誊录是以内府藏本为底本开始的，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来源于采进本并非完全一致"。感谢他的比勘考索，颇有利于认知四库开馆之初的具体运作。

至于《纂校事略》的成书时间，李振聚的说法有些含糊：先称其"当为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八日之间翁方纲在翰林院四库全书处工作记录"，很具体；复说"内发书单后附有翁方纲致程晋芳信札一通，末题四月九日，以此可以推测，翁氏校核内府书单的时间有可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九日之前"。两者相差一个月，在开



（视觉中国 供图）

北京国子监“金榜题名——中国古代科举展”展出的翁方纲书法册页

馆之初的高节奏工作的情形下，“五纂修”当然不会闲着，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四库馆的办事地点，从一开始就分为两处：一在紫禁城内的武英殿，一在皇城天安门外偏东的翰林院。两处各有侧重和分工，而业务相通，人员亦相互流动。翁方纲的两本簿册，主要是对“五纂修”涉及编校事宜的记录，也包括自己关于选目和分类的思考，具体说就是几份书目。他之所以题名“纂校四库全书事略”，应在于标明了几个时地的节点，我们的探讨应围绕这些节点展开：

其一，“闰三月十六日同诸公敬阅内发书单，商定应刻者凡二十种”。未注明地点，但较有可能是在武英殿（方便翻阅检核原书），五人应是在修书处翰林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内府书单进行斟酌的选择，排出次序，很快即办竣。此乃“五纂修”获准入馆的第六天，以当时用人之急迫，推想不是第一次集结。

其二，“三月十八日到馆”，结合《翁氏家事略记》所述（漏写“闰”字），应即“五纂修”正式到翰林院办书的日子。

其三，四月九日写信给程晋芳，提议在前期初选内府书目阶段，“必五人集于一几办之者，盖此事须虚公研讨，又须各种书目，应取备检阅之件粗足以供攟摭，而后此目可就”，并建议“明日即写一知单，列五人者之名，而各疏所必携之书目等……其不足，而五人稍能忆及者，即乘明日午后于厂肆索之”。可知其工作重心仍是书目，也不一定仅指内府书目。

其四，“五月二日，取原心亭纪、励诸公校《永乐大典》册子三本，即于宝善亭校讫，交鱼门手。又取原心亭京中各家所进遗书册二本，于初三日亦交馆，此五本俱送还。其诸公所校《永乐大典》之册子尚有几本，应取对”。已转为核校大典辑佚的成书，也包括对京师私人献书的核阅挑选。

其五，“五月初八日，于宝善亭分看外省遗书，每人分廿四部”。再转为办理各省送到书籍。

李振聚认为，“翁方纲的《纂校事略》是翁氏入职翰林院四库全书馆初期时的记录”，很有道理，但又觉得其记录重点在于书目，并非编校的全记录。试想，即使从闰三月十六日到四月九日，也是20天有余，不太可能都用以讨论书目，若此岂不成了神仙会？这一时期的重中之重在于大典辑佚，总裁着急，馆中上上下下也都渴望出成果，第一部辑佚成书应是《乾坤凿度》，于当年四月即蒙御览和御笔题诗。到馆之初，“五纂修”应也投入《永乐大典》辑书之事，留宿加班，承担校勘，也会临时领一些抄写的活计。如翁方纲诗中所云“六十卷第钞已疲”，分明就是纂修干了誊录的活，不是吗？

好想再赢的母狮军团

文 · 张斌


（视觉中国 供图）

7月15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英格兰女足训练备战女足世界杯

一袭艳粉的英格兰女足活像是芭比娃娃战团，上周便早早兵发澳大利亚，悄然扎营于昆士兰的阳光海岸。赢得欧洲冠军后的一年，匆匆而过，将在南半球经历一个前景莫定的冬日。母狮军团的备战精细程度几乎达到极致，英足总倾力要营造一个姑娘们没有任何异域感的世界杯训练营，英国人偏执地认定，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去年本土夺冠的所有势能。

东道主的热情让下车伊始的母狮军团还是与异域风情迎面相遇，土著手中挥舞的干柴木棒绽放着星星火种，敲击与舞动让木棒升腾起烟火，眼前的一切就该是脚下这片土地丰厚的文化积淀。赛程推演告诉我们，英格兰从小组出线后，存在着与东道主澳大利亚决战八强名额的可能性。那可是生死一瞬，主帅魏格曼暂时不去焦虑这场理论上存在的恶战，她的球队当下急需进球和胜利，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热身赛中，0比0与加拿大战平，连续三场无进球平局让人还是嗅到了窒息感。

荷兰人魏格曼自信是运筹球队的高手，率领荷兰和英格兰连夺两届欧洲冠军，世界最佳教练的头衔实至名归，她悉心地教给球员们化解现实困境的方法论。比如，4月份0比2败给澳大利亚，终结了连续30场不败纪录后，在圣乔治国家训练基地里，面对心理起伏不定的姑娘们，魏格曼轻声说道："都想赢，但输球何尝不是好事，让我们振作起来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端坐在阳光海岸的训练营房间里，抬眼即是大海，魏格曼希望球员们可以平静融入这场大战的惊涛骇浪，寻回去年的战斗力和好运气。来澳大利亚后三天，温网赛场的王室看台上迎来了惯常的"体育明星日"，三位母狮军团的杰出球员接受全场掌声致意，那一天恰是本土夺冠一周年，好日子里却隐隐有些惆怅。老队长斯科特急流勇退，不能再助力母狮军团，新队长威廉姆森膝部伤重痛别世界杯，前锋线上最锋利的一员米德也被伤病困住了手脚，退役和伤病一道掳走了常与母狮军团相伴的好运气。回看去年欧洲杯，强劲对手在伤病挣扎中的运势如今转到了英格兰队一方，即便"每个人都希望她们能继续赢下去"。

乘车一小时，英格兰队便可从训练营抵达首场比赛场地，每个细节都被反复打磨。让一支遭受伤病困扰的高期待值球队找寻到最恰当的心理位置，显然是新科欧洲冠军的最新挑战，她们未曾就此封闭疗伤，而是让球队在最后备战期保持与外界的有效沟通。训练营左近便是诱人的动物园，早有规划，全队放假放松参观。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国脚们与可爱动物的合影照，队内规矩只有一个，释放的现场信息中不能与国家队商务权益有任何冲突，剩下的那就是面对镜头绽放你的笑容，让你有机会感知到与众人始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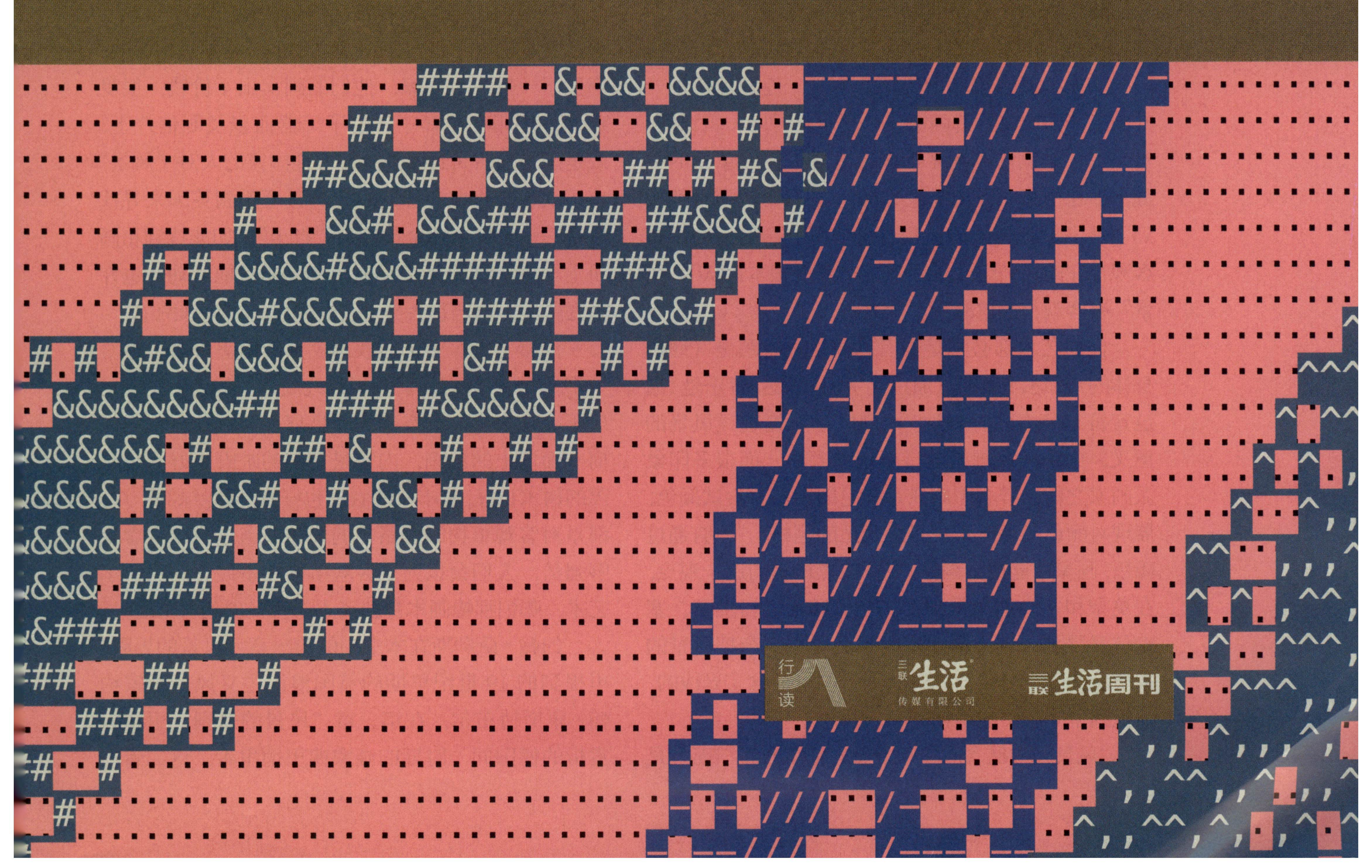
魏格曼出面吸引着媒体的火力，想采访吗？除了现实少谈之外，只要关于足球的话题绝对敞开心扉。出生在1970年的魏格曼自小爱上踢球，18岁时随荷兰队受邀到广东参加了国际足联力促的女足邀请赛，那是三年后首届世界女足锦标赛的雏形。1988年，水庆霞22岁，大概率也会在那届邀请赛中，大家命运不同。魏格曼在中国结识了美国女足教练，日后去了美国大学踢球，那时候北美是女足发展的沃土，欧洲业余训练还难成气候。30多年了，魏格曼甚是感慨，这代人的努力终让社会改变，她的两个女儿在荷兰接触足球的最初阶段只能在男孩女孩混合队中找到机会，而如今女孩子踢球天经地义，为此自豪胜于一切。

8月1日，小组赛最后一战，中国队将与好想再赢的英格兰队相遇。上一届输给美国队的心碎让母狮军团的老球员们曾痛彻心扉，胜负差距只是毫厘之间，若想成为胜利者，就必须在世界杯赛场上步入一个全新境界。

第二届行读图书奖　2023 年 6 月长名单

中文原创图书 01《镜迷宫：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世界》（全六册）| 02《艺术与物性》| 03《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 04《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 05《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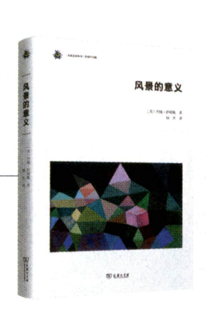
外文翻译图书 01《米沃什传》（全两册）| 02《图像：从文艺复兴到社交媒体》| 03《博尔赫斯，写作课》| 04《狐狸》| 05《托尔金：中州缔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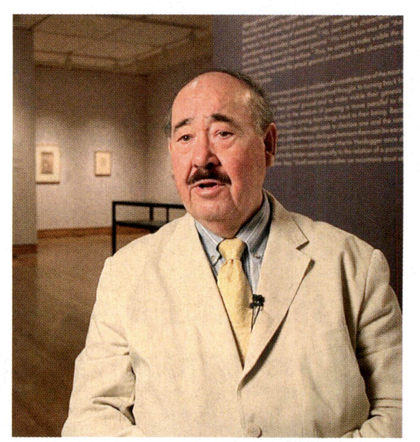


风景画家面对风景的焦虑

文 · 云也退

观看19世纪以后的现代派绘画，我们最该有的收获是什么？





约翰 · 萨利斯（上）和他的著作《风景的意义》

阳光充沛的山间小路上，一个孩子静静地看着一位白胡子老人，老人天天在这里，描画眼前的山、河流和绿树。后来两人交上了朋友，老先生教孩子观察景物、选择颜色，孩子发现，老人笔下流出的画面，大不同于眼睛看到的事物，却吻合于孩子心中“理解”的风景。

这是保罗 · 塞尚的故事。塞尚流连于普罗旺斯的家乡，带着乡间的小朋友画风景，这是一段常被写入书本、画入绘本的美谈。塞尚，连同那些被一并归入“印象派”的画家——莫奈、毕沙罗、雷诺阿、马奈……是彻底革新了绘画艺术之人，而革新的关键，即在于将“视觉经验”、将“感受”的重要性拔到了最高。塞尚画的风景，是他感受到的，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他用自己的感受根本否认了“风景”有客观存在这回事。

任何艺术都必须是作者的表达。舞蹈是（通过身体的）表达，诗歌是（通过文字的）表达，音乐是（通过音符与节奏的）表达。约翰 · 萨利斯在《风景的意义》中讲，绘画是通过颜色的表达，而很多印象派画家之所以醉心于画风景，是因为那对尝试颜色、展现对颜色的感觉来说是最合适的题材。“只有通过颜色，画家才能成为画家。”——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在莫奈和塞尚那里得到了完全的印证，当然莫、塞二位又是那么地不同：塞尚不会同意莫奈把风景的本质看作光，尽管塞尚的画面分明是饱含了光线的，捕捉到了光影中的事物的某一瞬息。

“风景”的概念，在印象派之前就有了，而且是因人的创作而来。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首先出现了“风景如画”（picturesque）一词，它的含义是：人得先有“画”的本领，或者至少得有审美的文化品位，才能欣赏风景。一般人看到大海，只能说“大海啊大海，真大”，但画家持笔坐在画布前，就开始创作，看到他的作品，人们会说，哦，这是“风景画”。

英国和法国，凭着各自的条件和机遇，较早走上了财富积累之路。在18世纪，英法两国互相影响，产生了一批风景画家，他们的画卖出了价钱，很受欢迎，还印在了杯子、盘子等器皿以及明信片上，或是出版画册卖到国外，使其他国家的人对“风景”有了认识，也在自己的本土，甚至跑到英国来寻找风景——也算是那个年代的“打卡”。如能找到和画册上一模一样的风景，旅游者会非常地激动，也许兴之所至，自己也会坐下来展开设备，涂抹两笔。

浪漫主义至今仍在我国民众的审美中居于绝对主宰。一说“风景画”，相信九成以上的人，第一反应不会是塞尚、莫奈等，而是那种可以挂在室内任何一面墙上的油画，内容是苍凉的旷野也好，是繁茂的树木也好，是丰收的农田也好，黄黄绿绿的一片，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套路化的模仿。当这样的观念足够强势，人们会以为是客观事物在不经意间模仿了艺术，哪怕那幅画本身都谈不上有多少艺术水准。

约翰 · 萨利斯在本书中的第一章“风景的界限”里提到的19世纪早期的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约翰 · 康斯特布尔，在第三章“风景的悲剧”里重点赏析的德国同一时期的画家弗里德里希，这二者的

创作都已冲破18世纪的传统。尤其是弗里德里希，他有一段话其实透露了画家面对风景的焦虑："我必须孤身一人，要意识到我的孤独是为了完全地感受和观察自然。我必须投身于我周围的事物，与我的云彩和岩石融为一体，这是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

弗里德里希感到不满：我怎么可能把我看到的壮阔的风景画下来呢？那风景是三维的、时刻在变的，我的技艺再高超，也不可能企及它本身的"客观"的样子。所以，绘画的意义何在？难道我只能尽力成为事物的臣民、附庸、记录者，让别人按图索骥即可？故此他才渴望"与我的云彩和岩石融为一体"。你要是熟悉老庄，恐怕会觉得这里有道家"天人合一"的智慧。为了追求"成为真正的自己"，弗里德里希将自己放进了他的画面，他与风景平起平坐，不做风景的照搬者和传声筒，而做一个有原创力的人，一个对画布上的产物拥有绝对发言权的人。即便如此，相信普通人看到他的《海边修道院与教堂墓园的废墟》《雪中的小屋》等画作的时候，仍然不会将它们与自己刻板印象中的"风景画"做出区别，直到与那幅举世闻名的《雾海漫游者》——一个黑衣背影站在山巅的岩石上，独自面对茫茫雾海——相遇，才会感到它非同一般。萨利斯犀利地发问："我们是否也站在画前方另一块看不到的岩石上？或者我们可能被悬在空间里的某个位置来复现他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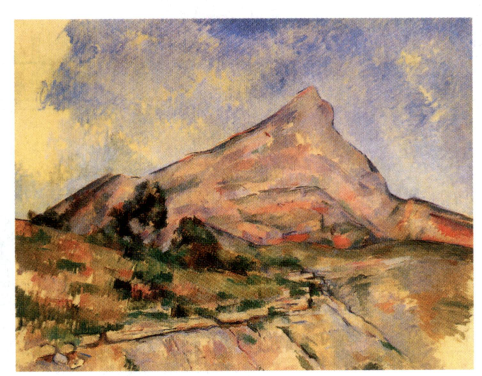
观者的位置是不固定的——这一点很重要：观看19世纪以后的现代派绘画，我们最该有的收获是什么？是关于"自我"的意识。弗里德里希描绘的风景，哪怕标注了作画地点，我们都不能按图索骥地访寻到，因为那是被他的"自我"融入了的风景。而在看到比弗里德里希更晚的印象派诸人的作品后，你就可以彻底打消"实地打卡"的意愿了。比如保罗·塞尚，他将自己从"被客观"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了，当你面对塞尚的各版《圣维克多山》，你面对的不是风景，而是一幅幅画，你知道自己在看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什么东西，而是一个人的独创的艺术。

但是塞尚依然坐在那里，与他所热爱的自然环境之间保持最谦卑的关系：他写生，日复一日。他的画作不是对风景的屈从、谄媚或者商业代言，而只是对他自己，对他的视觉经验的表达。面对这样的画面，我们也无须脱帽致敬，无须大声赞美，我们应该提问：我看到了什么？

每一个现代派绘画的画展上都有无数人在问同一个问题："这画的是什么？"人们仍然习惯于从画中识别出"客观事物"，仍然想用"像"或"不像"来评判画作的水平。萨利斯的这本书，不是给需要启蒙的人读的，他使用的是学术语言和抽象概念。但他写得如此之好，在讲评了塞尚、莫奈、弗里德里希等人后，他还有更加漂亮的章节——对保罗·克利的解读，而克利笔下的"风景"已完全是心灵的产物，在美的外观中激发人的智性体验。

"艺术将我们的视野向更高的领域打开。"萨利斯写道。在这个领域里，形式图像和自然形式之间产生了富有想象力的关联，"在这一高度上，作品经过必要的变形后，保持其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的表面外观的呼应"。

（《风景的意义》，［美］约翰·萨利斯著，杨光译）





（TPG/Alamy 供图）

上图：塞尚创作的《圣维克多山》系列中的一幅

下图：弗里德里希《雪中的小屋》

大家都有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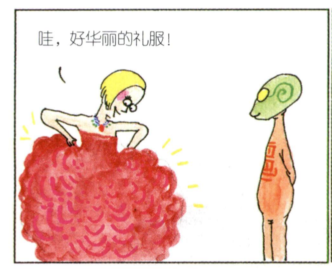
朱德庸


外星老公，
我有抑郁症。
我用外星超能
力治好你了。


我还有狂
躁症。
治好了。


还有焦虑症。
治好了。


还有狂买症。
我卡里只剩二百
元，没钱让你狂买，
就当做治好了。
什么玩意儿！任何穷老公都能治。


哇，好华丽的礼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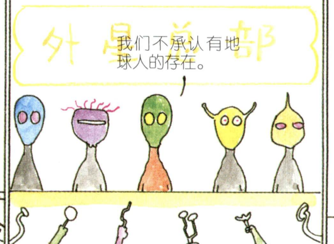

哇，好奢华的珠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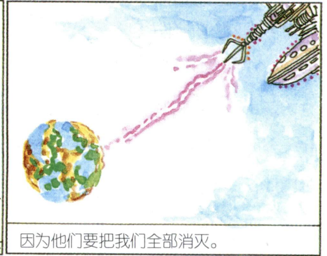

哇，好多的金条！


还好有外星幻术脑
波枪，不然地球女
人真难应付。
只要是男人都不可靠。


地球总部
我们承认有外星人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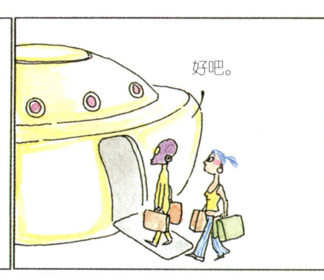

地球总部
现在外星人总部
也召开记者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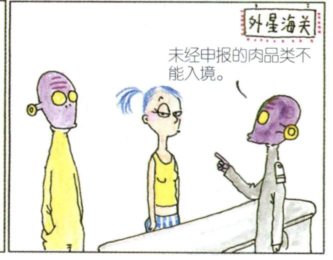

外星总部
我们不承认有地
球人的存在。


因为他们要把我们全部消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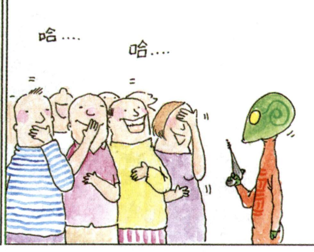

亲爱的，地球即将被
外星人摧毁，我要返
回我的母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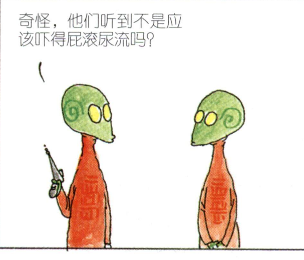

我们交往这么久，
你别想扔下我一个
人在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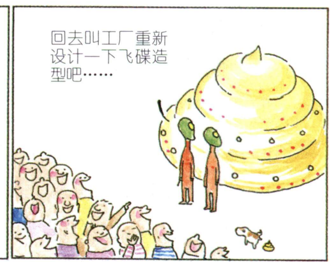

好吧。


外星海关
未经申报的肉品类不
能入境。


我们是来灭亡
人类，摧毁地
球的！


哈....
哈....


奇怪，他们听到不是应
该吓得屁滚尿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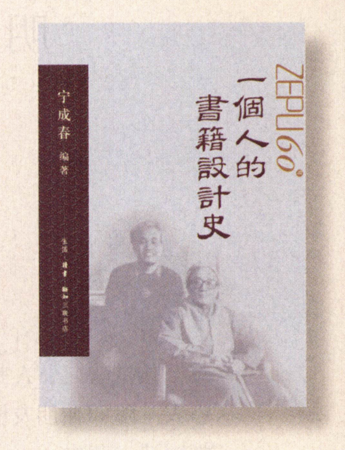

回去叫工厂重新
设计一下飞碟造
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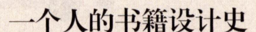


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

冯俊文 主编 定价: 88.00元

收录许倬云先生学术著作之评述，学行记录及媒体访谈、口述，撰写者有同辈学人、世交晚辈、青年学者等。附录则意在从先生自身的视角，“交代”其学术渊源。读者可由此一窥前辈学人风采，及先生平生行履之所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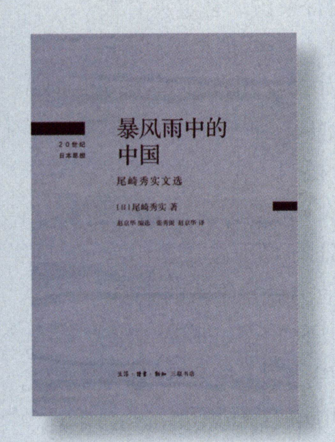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

宁成春 编著 定价：2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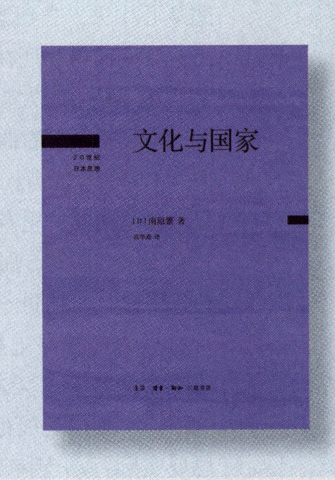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知名书籍装帧设计师宁成春的个人作品集，在作者口述的基础上精心整理，收录1500多件书籍设计作品及手稿，选择四十余种经典案例详细阐发，从装帧设计角度记录了一本本书籍的诞生。



暴风雨中的中国：尾崎秀实文选

[日] 尾崎秀实 著 张秀阁 赵京华 译 定价: 7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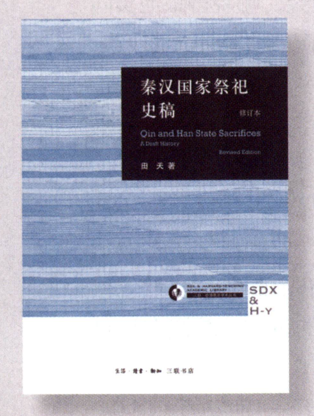
尾崎秀实革命传奇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与中国息息相关。本书收录篇目涉及抗日战争，中日关系的解决之道，如何建设亚洲社会主义圈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等，力图从思想和学理层面开掘其卓越的中国论遗产。



文化与国家

[日] 南原繁 著 高华鑫 译 定价：8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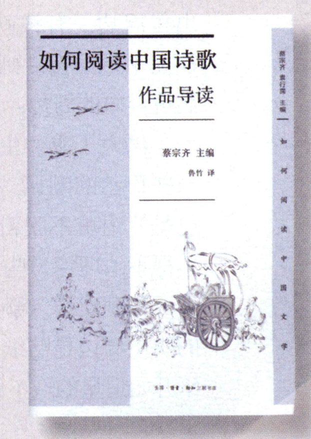
收录南原繁担任要职期间发表的各种演讲，它们均发表于战后初期（1945—1952）这一决定日本未来走向的重要阶段，为南原繁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一份生动的记录，是了解战后日本思想的“起源”绕不开的著作。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修订本）

田天 著 定价: 88.00元

对秦汉各阶段国家祭祀的具体制度，如祠畤位置、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举证与考辨，勾勒出统一王朝国家祭祀范式“形成期”的演变进程。修订版对近年考古新发现做了补充。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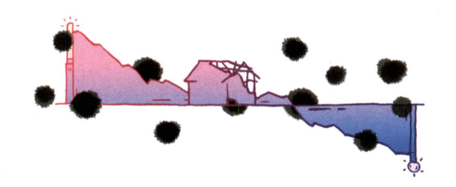
蔡宗齐 编 定价：78.00 元

17位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共同打造的诗歌导读集。引入当代文本阅读与理论分析的方法，解读近200首从先秦至明清的中国经典诗歌，剖析诗歌作为情感表达的艺术结晶，如何在千百年间渗透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



明星塌房后，那些年买的周边产品怎么办?

文 · metro 图 · 陈曦



睡觉前，小A把微信状态换成一个抱膝的emo小人，随即在朋友圈发了张二次元漫画，配文：非常崩溃。原来，小A喜欢的某位明星，最近正遭遇塌房事件。

小A在粉丝群跟人打了两天口水仗，关在房间里干嚎了十分钟。清醒过来后，看看四周，不由得悲从心中来，自己怎么花了那么多钱买周边产品？有些订购的单品还在路上。

墙上贴着超大幅海报，书架上堆着这几年收集的杂志，桌子上摆着偶像的手办、代言的香水。打开抽屉，是一摞摞塞满小卡的相册簿。自己正靠着的抱枕，是去年从粉丝群里专门订做的，更不用说玄关还放了一箱不舍得用的专属口罩……这些她曾视若珍宝的周边们，此时如鸡肋一般，望之生气，弃之可惜。

小A的追星史从几年前开始，她省吃俭用，看了明星演唱会，又去了握手会，花钱买了林林总总的周边。虽然花钱花得肉疼，但心里高兴，应援嘛，总要实际行动支持一下的。平时没事的时候，小A拿出这个看两眼、那个摸几下，念叨着要当成传家宝，叫子孙世世代代传下去。

现在，小A只得拍个视频放到网上，宣布低价出售周边，有钱就送。跟她一样有想法的人不少，社交平台一搜，到处有人在抛售，一时之间，原来高价难求的周边，全变成大白菜。

供大于求，生意没那么好做，还要同时忍受另一些粉丝的嘲讽，有些卖家不得不表明立场，说自己是“退坑不脱粉”，抑或只是“刚好家里大扫除，不得不清理掉一些”。

说到周边，哪个粉丝不喜欢囤点什么呢？最古早的明星周边是贴纸，上世纪80年代的小孩都是从贴纸开始追星的。不像现在的娱乐产业链化，把明星周边当专门的生意做，那会儿偶像文化刚开始流行，一名粉丝对偶像的支持，主要是买买专辑和演唱会门票。

我是工作以后有了自己的收入才开始追星，最早入手的是杂志海报，哪一期有采访，必定夹着被叠成四方的大开精美海报。代言产品也是要买的，越火的偶像代言的品种越多，如印有头像的奶茶杯、笔记本电脑、明信片等。后来去演唱会听歌也有讲究，最好穿着专属T恤，五块钱一根的荧光棒也拿不出手了，必须是那种特制的电控荧光棒。

收集周边也存在鄙视链。那时不像现在渠道丰富，除了官方还有粉丝群和站姐，官方就是唯一的来源。没有授权的肖像，很容易就会被视作侵权。如果去签售会，举办方会特别说明哪些周边是不接受签名的，来路不明或地下研发的周边有可能被看作黑货。

我有个朋友很有生意头脑，那会儿上海有SHE新专辑签售会，他打听到时间，也进去排了一下午队，买了一打专辑，准备放到网上卖。我问他哪个是Selina，哪个是Hebe，还有Ella？他统统分不清。当天晚上，朋友就把签名专辑上架，哪晓得跟他卖同样东西的人，一夜之间都冒出来了，别人还便宜5块钱。

痛定思痛，朋友想，找这种太火的明星不行，得找那种暂时没那么火但将来可能是无价之宝的潜力股。

有一次他去书城买书，看见别人排队，队伍从二楼排到三楼，一问，原来是一位明星学者在做新书签售会。朋友想，这个可能有点盼头，虽然他只在电视上看过几分钟这位学者的讲座，并没有读过他写的任何一行字。20年过去了，学者亲笔签名的三本书还在我家书柜的底层躺着——朋友搬家时说，送你了，将来说不定价值连城。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


佛雪
茶
手梨
雪梨佛手茶
传统做青
经典炭焙
高采摘标准·嫩采芽叶

